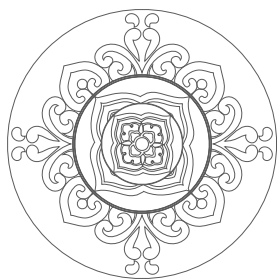


曹山志

(征求意见稿)



# 目录

序言（暂略） / 5

凡例 / 5

第一章 地理风物 / 7

一、曹山地理 / 7

二、曹山十景 / 7

三、曹山灵迹 / 7

四、物产 / 9

第二章 历史沿革 / 9

一、曹洞宗沿革 / 9

二、曹洞宗法系传衍 / 9

三、曹山寺沿革 / 11

第三章 新时期曹山寺的建设 / 13

一、寺院工程建设 / 13

二、禅堂日常钟板行持 / 14

三、传戒、弘法活动 / 19

四、特色教学 / 21

五、慈善事业 / 22

六、文化交流 / 22

第四章 高僧大德与檀越护法 / 25

一、开山祖师 / 25

二、历代住持 / 27

三、现任住持 / 31

四、过化高僧 / 32

五、其他曹山本寂知名法嗣及其所传禅系 / 33

六、檀越护法 / 36

第五章 艺文 / 37

一、官府文翰、政府文件（暂略） / 37

二、记 / 40

三、诗偈 / 41

四、曹山宝积寺楹联 / 43

五、曹山公案及其拈颂 / 45

第六章 典籍文献 / 51

一、曹山本寂的基本史料 / 51

二、典籍文献中的本寂传记 /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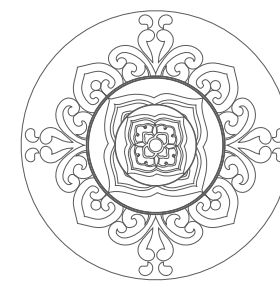
三、曹山本寂语录 / 58

四、曹山研究文献 / 90

第七章 大事记 / 112

参考文献 / 118

后记（暂略） / 118



## 序（暂略）

### 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准绳，全面系统地反映曹洞宗祖庭曹山宝积寺历史文化、兴衰与发展；科学、辩证地记述曹山祖庭的佛教文化遗产；较完整地记叙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既尊重宗教说偈语相续的内蕴，又贯穿党的宗教政策和社会主义的美学观点，以期达到正确宣传贯彻党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为经济文化发展服务的目的。

二、本志的编纂原则是基于曹山寺的基本文献，统合古今，略古详今。剔芜存菁，去伪存真。上限始于，因事追溯。下限截至2017年7月底。

三、本志以述、记、录、图、传等形式编撰之。横排纵叙，三级编目。全志共分七章，若干节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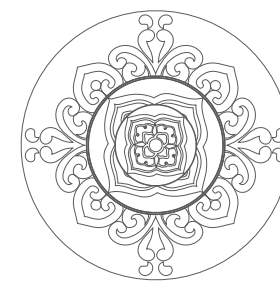
四、本志纪年方法：建国前用朝代号纪年，括号注公元纪年，省略“公元、年”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法。志中涉及“解放前”、“解放后”称法，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

五、志中涉及地名、物名、称谓，按“叙何时事，用何时名”的方法记载，括号注今名。组织机构名称，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其后用简称。

六、本志“艺文”章中所辑的散文作品，建国前只辑与曹山有关的作品，建国后限在省级以上刊物及各大媒体正式发表的与曹山有关的作品。

七、本志所采用的资料来源，少数随文加注。编纂者对相关的古代文献重新加以点校。有关参阅资料辑入附录，以便于专业研究者查考。

八、本志一律使用国家规范的简化字。



# 第一章 地理风物

## 一、曹山地理

宜黄县地处江西省中部偏东、抚州市南部，建县于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因县治设于宜水、黄水汇合处而得名。县域总面积1944平方公里。地形地貌特征以山地、丘陵为主，概况为“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气候属于华南气候区与华中气候区的过渡地带。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宜黄的农业生产条件比较优越，农产品种类丰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利于佛教禅宗农禅经济的开展。

宜黄境内多山，距离县城约15公里的曹山即为其中最知名的一座山。

曹山原名荷玉山，晚唐时期本寂禅师因礼曹溪六祖，回来后将其改名为曹山。曹山最高峰是罗汉峰。

曹山“魁大秀伟，雄视一方”，重峦叠嶂，山峰环拱，宛若数瓣青芙蓉耸立。

曹山寺，始建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至十四年间（870—873），由本寂禅师所创，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大派系之一，禅宗支下曹洞宗发脉地之一，世称“曹洞祖庭”。四周的山就像一朵朵的莲花瓣，曹山寺便坐落在莲花瓣当中，犹如一颗莲心。正对着寺庙的山叫供养山，它的形状就像一碗盛满的斋饭，供奉着菩萨，与供养山相对的是虎山，虎山的右边是龙山，它与虎山形成了龙虎之势，与四周的莲花瓣围抱着曹山寺，让曹山寺院端正坐落在正中广阔的空间，面对供养山，形成一个天然的大佛法坛。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到宜黄时说：这块地方会成为曹洞宗的发祥地，很正常，根本没什么悬念，即使有，也只能说是大自然的造化、宜黄的造

化。佛祖出世时，步步生莲，莲与佛教有缘，曹山与佛教有缘。

由于佛教禅宗尊崇六祖慧能禅师，广东韶关曹溪、曹山，成为天下禅师仰慕的胜地，大江南北以曹山命名的知名寺院有很多。其中宜黄曹山寺因本寂禅师在此完成曹洞宗的创建而最为有名。

曹山之水，曰曹水，或曰曹溪、曹源。源于曹山，流经宜黄县境，是宜黄四大河流之一。

## 二、曹山十景

曹山风景以曹山寺为中心展开，充满着佛教禅宗文化意蕴。据清同治《宜黄县志》卷四《地理·山川》载，曹山有十景：狮象关、七星石、罗汉峰、雨花岩、钵盂山、问津亭、回龙洞、将军墓、祖师塔、卓锡泉。

## 三、曹山灵迹

曹山是禅宗曹洞宗祖庭，千百年来，曹山灵迹不断。据清同治版《宜黄县志》记载，曹山寺有古铜钟、贝叶经、罗汉笠、卓锡泉、雨花崖、问津亭、显圣崖、狮象关、七星石、钵盂山、将军墓、油盐洞、祖师塔诸灵迹。时代变迁，现仅存本寂禅师塔、卓锡泉、雨花崖、回龙洞、显圣崖、本寂手植的千年银杏树、油盐洞和一些高僧墓塔等灵迹。当然，随着新时期佛教禅宗的复兴，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灵迹。

### （一）本寂祖师墓塔

释本寂为曹山寺开山祖师，公元901年圆寂后葬于曹山寺西侧的凤形坑。墓塔方向座西朝东。数毁数

建。清初，本寂墓塔被毁，顺治十三年（1656）时曹洞宗三十三世宗匠、博山能仁寺住持方丈觉浪道盛禅师，率弟子药地大智等人，在地方士绅和护法的支持下，重修墓塔，大智撰写了塔铭。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重刻墓碑，碑首刻篆体字为“曹山第一代本寂禅师塔”，碑文为正楷体，记载本寂生平及重修墓塔经过。本寂墓塔半圆形石砌壁墙正后方镶砌墓塔碑文，碑前为六面体墓塔主体。墓塔为三部分，塔基为正六面体，每面边长0.45米；六面体的塔身高0.88米，每面边长0.3米，正面阳刻篆书“本寂禅师塔”字样。塔身上为高0.35米的山顶形石顶，以高0.35米、直径0.26米的石葫芦盖顶。本寂禅师塔竖立于三道条石砌的佛家称为金刚圈的石圆圈之中，内圈、中圈各由8块扇形石块砌成，外圈则由17块石块砌成。祖师塔于1983年重新修复，保持原貌。

在2000年，曾发生一件奇事。北京的几位游客来此墓塔前拍照留念，当洗出相片后，发现在相片中有一老僧像，右手抱着一个小沙弥，形同本寂原相。大家都说是本寂禅师显圣。这张照片被收藏在寺庙中。

### （二）闭关棚

坐落于虎山脚下，为一木房茅棚，供长老闭关之用。禅师年高退事时，在此闭关修禅。现为复制，但地点、形状、大小均依原样。

### （三）卓锡泉

由荷玉山和背后大山及虎山石岩中流出的泉水集成，清澈见底，水味清凉甘甜，终年不竭。据说，宋代时寺中僧人、居士上千人，都吃此处泉水。

### （四）雨花岩

这个宽9米，深5米的石岩洞窟，是本寂禅师打坐的地方，相传，岩洞中曾藏有一只大蟒蛇，千年修炼成精，常变成人形与寺中僧人下棋，每次离寺回去，行至桥边便倏然不见踪影。后来，本寂禅师设计，让小僧将一针线缝在他的衣服上，次日便循线而寻，方知其藏于雨花岩洞之中。时隔多日，终不见他来寺下棋。由于那针线连在蟒蛇身上，蛇疼痛不已，最后只得如实告知本寂禅师，乞求禅师放水助其离开。本寂禅师考虑到放水会淹没农田和村庄，执意不

肯。众僧和当地百姓央告禅师作法将其除去，禅师沉默不语。蟒蛇精闻风匆忙游入曹河离开。蟒蛇精在山中艰难地走了三天三夜，才借曹溪之水离开。游到宜黄河时，发现本寂禅师早已于凤凰山上拱手与它告辞，蟒蛇精十分感激，因为本寂禅师不但没有取它性命，还亲自来与它送行。蟒蛇精腾空而去，再也没有回到曹山寺。

雨花岩前有一棵神枫，高20多米，枝干高1米处变为二枝，相传是本寂禅师在此坐禅时，点的两支蜡烛。

### （五）回龙洞

《宜黄县志》卷五十《杂类志》“轶事”：宝积寺僧雅有棋癖，一日有士人来与对局，衣服辞貌都雅，问其乡贯，则曰：“徽州纸商。”念乡中素未见如此人，心殊骇异。他人俟其去，迹之，则见登山后小径化为黄龙，从石孔中蜿蜒而入，因名其地为回龙洞。

### （五）油盐洞

相传，宋代兵荒马乱时，寺中僧众的日常生活供给十分困难，有离散之势。有一天，菩萨来此显灵，将左洞流出的泉水变成盐水，右洞流出的泉水变成清油，时取时有，源源不尽，寺中数百名僧侣一时得救。故名“油盐洞”。然而，当时有一个叫“三赖子”的和尚不安于清修，欲念萌动，有意返俗。意在离开寺院之前赚点钱财回家，趁某一深夜，挑了一担油箩来到洞中，舀取油盐。刚刚装满，得意之时。忽然，洞中“嘭”的一声巨响，只见天上弧光一闪，顿时，油盐撒了一地，三赖子竟吓死在地。洞中的油变成了洞前的一泓涓涓清流，盐变成了洞前的细细黄沙。从此，再也没有油盐流出了。

### （六）千年银杏

此银杏树种在曹山寺的后院，需五人合抱。传说是曹山寺开山祖师本寂禅师住山伊始时亲手所植。银杏树见证了曹山寺的风风雨雨。千年中，它曾被雷霹烧焦过，主杆只剩下一尖形光秃秃的枝杆。自1982年，曹山寺迎来了复苏契机，开始了祖庭的中兴新时期，银杏树下神奇地发出了许多新的枝叶。尤其是近几年来，古树迎风，枝叶繁茂，果实累累。被雷击焚

毁的主杆左右长出了两棵大枝干，似有两个威武的侍卫守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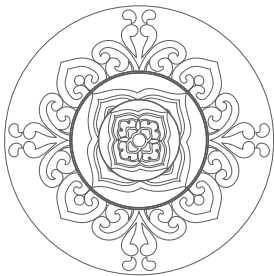
### （七）佛衣通灵

曹山寺的藏经阁供奉着释迦牟尼卧佛。这尊汉白玉卧佛重8.3吨，长5.3米，头、手和脚的部分是白色的，身上袈裟的部分是褐色的，这褐色并不是玉石本身所有，也不是后来人工着色的。它是在2009年11月开光之后，逐渐显现出来的，就像是释迦牟尼佛所穿的袈裟，本来就应该是褐色的，而不是其他颜色。

这尊汉白玉的卧佛身上的色彩变化，至今无人能说清其中奥妙。所以说这块玉石不仅通人性，而且通佛性，是一块通灵美玉。

## 四、物产

千百年来，曹山寺僧众基于本地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发扬禅宗“农禅并重”的传统，培育出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寺院农副产品，主要有：稻米（红米）、莲子、竹荪、笋干、盐炒姜、蜂蜜、茶叶、米酒。



## 第二章 历史沿革

### 一、曹洞宗沿革

（暂略）

### 二、曹洞宗法系传衍

昔日灵山会上，世尊拈花示众，众皆默然，唯迦叶破颜微笑。世尊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河迦叶。”故摩河迦叶尊者肇开禅宗。其后，历二十八祖，至菩提达摩，于六世纪初的南北朝中后期浮海至中国，面壁少室山，肇创中国禅宗。故菩提达摩为中土禅宗初祖。兹后，历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法衣相传，至唐朝前期中国化禅宗终于确立。接着，唐宋禅宗“一花五叶”、“五家七家”，多派繁荣与竞争、分析整合，于元明时期形成“临天下，曹一角”（注：“临”为临济宗，“曹”为曹洞宗）的形势。曹洞宗成为中国禅宗主脉之一。

### （一）西天二十八祖

初祖摩河迦叶尊者

二祖阿难陀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优婆鞠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弥遮迦尊者

七祖婆须蜜尊者

八祖佛陀难提尊者

九祖伏陀蜜多尊者

十祖肋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马鸣尊者

十三祖迦毗摩罗尊者

十四祖龙树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罗睺罗多尊者

十七祖僧迦难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鸠摩罗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罗尊者  
二十三祖鹤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师子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  
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尊者

## （二）东土中华禅宗六祖

初祖菩提达摩尊者  
二祖慧可大师  
三祖僧璨大师  
四祖道信大师  
五祖弘忍大师  
六祖惠能大师

## （三）青原禅系五世祖

一世青原行思大师  
二世石头希迁大师  
三世药山惟俨大师  
四世云岩昙晟大师  
五世洞山良价大师

## （四）曹洞宗派曹山本寂系

一世洞山良大师  
二世曹山本寂大师  
曹山本寂系  
曹山本寂——洞山道延——上蓝庆、同安慧  
曹山本寂——金峰从志——天池智隆  
曹山本寂——鹿门处真——谷隐智静、益州崇真、鹿门谭、佛手岩因  
谷隐智静——谷隐知俨、普广法显  
谷隐知俨——谷隐樊崇  
曹山本寂——曹山慧霞——嘉州东汀  
曹山本寂——草庵大义——龟洋慧忠  
曹山本寂——曹山光慧

曹山本寂——曹山智炬  
曹山本寂——育王弘通  
曹山本寂——华光范  
曹山本寂——广利荣  
曹山本寂——小溪行传  
曹山本寂——布水岩  
曹山本寂——蜀川西  
曹山本寂——韶州华严

## （五）曹洞宗派云居道膺系

一世洞山良价大师  
二世云居道膺大师  
三世同安道丕大师  
四世同安观志大师  
五世梁山缘观大师  
六世大阳警玄大师  
七世投子义青大师  
八世芙蓉道楷大师  
九世净因自觉大师  
十世青州一辩大师  
十一世大明僧宝大师  
十二世玉山师体大师  
十三世雪岩慧满大师  
十四世万松行秀大师  
十五世雪庭福裕大师

## （六）嵩山少林寺曹洞正宗续派

十五世第一代福裕大师  
十六世二代灵隐文泰大师  
十七世三代还源福遇大师  
十八世四代淳拙文才大师  
十九世五代松庭子严大师  
二十世六代凝然了改大师  
二一世七代俱空契斌大师  
二二世八代无方可从大师  
二三世九代月舟文载大师  
二四世十代小山宗书大师  
二五世十一代幻休常润大师  
二六世十二代无言正道大师  
二七世十三代心悦慧喜大师  
二八世十四代彼岸海宽大师

二九世十五代通强大师  
(以上为少林寺住持和尚传灯时期)  
(以下为少林寺宗门法嗣传灯时期)  
三十世十六代行海大师  
三一世十七代超福大师  
三二世十八代同梅大师  
三三世十九代玄兴大师  
三四世二十代祖轻大师  
三五世二一代清耀大师  
三六世二二代净魁大师  
三七世二三代真礼大师  
三八世二四代如阜大师  
三九世二五代海珠大师  
四十世二六代湛恒大师  
四一世二七代寂盘大师  
四二世二八代淳智大师  
四三世二九代释贞绪禅师

四四世三十代释素喜禅师（原少林寺首座、名誉方丈）  
四十五世三十一代释德禅禅师（原少林寺名誉方丈）、释德政禅师（中岳嵩山少室寺开山僧）、释德相（河北满城北少林寺开山僧）、  
四六世三二代释行正禅师（原少林寺方丈）  
四十七世三三代释永信大和尚（少林寺方丈）、释永国法师（南少林寺住持）  
四十八世三十四代释延佛禅师（嵩山法王寺方丈）、延莞法师、延秧法师、延印法师、延飞法师、延樽法师

## （七）鼓山涌泉寺曹洞宗鼓山系法脉

曹洞宗鼓山系由十五世雪庭福裕法师承法下传八世有宗镜宗书法家（小山宗书法家），宗书法嗣有廩山常忠、少室常润。廩山常忠又传无明慧经禅师开寿昌系，慧经禅师弟子永觉元贤法师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大兴曹洞宗，为明清曹洞宗最盛一支法脉。是为鼓山系又称鼓山禅。鼓山一系子孙派字为：“慧元道大兴，法界一鼎新。通天兼彻地，耀古复腾今。今日禅宗振,宏开洞上传。正中妙挟旨，虚融照独圆。”第三十三世为霖道需禅师继其师元贤主鼓山法席,继宏曹洞宗“鼓山系”。鼓山禅法系之传承为永觉元贤、为霖道需、惟静道安、恒涛大

心、圆玉兴五、象先法印、淡然法文、堂敏法澹、遍照兴隆，传续至清代末年。

近代，一代大德虚云长老，“一肩担五宗”，嗣法曹洞宗第四十六世鼓山涌泉寺鼎峰耀成禅师而为曹洞宗第四十七世。虚云法嗣遍布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国外多个地方。虚云座下著名弟子有具行禅师、观本禅师、灵源长老、本焕长老、佛源长老、净慧长老、圣一长老、宣化长老、传印长老、一诚长老等弟子。

## 三、曹山寺沿革

宜黄是中国佛教禅宗重要的发扬光大之地，在中国佛教禅宗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一地位，与位于县城西约十五公里的陈坊桥村后的曹山山麓，而作为曹洞宗祖庭的曹山寺（曹山宝积寺）的创立、发展密不可分。

曹山寺建在虎形山下，座落于形如莲花瓣的曹山之中。寺周树竹茂密，群山环抱，溪俗邃深，清泉长流；寺旁芭蕉滴翠，银杏吐绿，风景秀丽，优雅恬静。全山翠竹摇曳，古木参天，曹溪环绕。

在曹山寺肇建的唐咸通年间（860—874）之前，曹山名何玉山，又作荷玉山。山上已有修心养性者栖住，僧徒、道者、隐者或均有出没。然最早何时何人开山，现已不可考。约唐朝中期——至迟于唐咸通年间，居士王若一依山名建“何王观”，再名“荷玉观”，依建筑物名，推知王氏可能是一位修道的人物。

唐咸通年间，本寂禅师在江西宜丰洞山参学于释良价座下得承心印后，寻山开法，受梦境指示因驻荷山，得信士王若一的资助，居荷玉观，又因仰慕曹溪六祖慧能大师，改荷玉山为曹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荷玉观亦当改作“荷玉寺”（或“荷玉院”），或由所改山名而称之为“曹山寺”。本寂驻锡曹山长达三十余载，完善曹洞宗理论，并积极弘扬。由此“洞山之宗，至即为盛”。作为禅宗五家之一的曹洞宗在此正式建成。本寂与乃师洞山良价被尊为创宗祖师，曹山从此也与洞山一样成为曹洞宗祖庭。清谢阶树有诗曰：“曹山传得洞山衣，要识千丝共一机，贝叶香留荷玉观，善男今日善皈依。”《曹山寺碑记》载：“其时，卓锡涌泉，策马挥枪，往往有异人出其间，事在何太守掇记及谱载。”本寂禅师当年的“曹

山寺”规模已不可知，但据禅史记载，本寂住山后“法席大兴，学者云萃”，其貌当可想见。

本寂之后，嫡传弟子慧霞了悟、光慧元悟、羌慧智炬相继住持曹山寺，维持曹山寺发展的情势。然二世之后，曹山寺的本寂禅系即已沉寂。接着，法眼宗慧济法安禅师住持过一段时期。其后，住持者不详，但应总体上维持了曹山寺的兴盛。

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荷玉观依真宗皇帝之敕，改名为曹山宝积寺（曹山宝积禅院），因地处曹山，远近善信及世俗民众仍具称之“曹山寺”。

宋代有黄龙宗雅禅师、道震禅师相继住持。据《曹山寺碑记》载：曹山寺“布施之产，田畴遍野，竹树连云”，“鰥寡孤独，生则于食之，歿则殓埋之”，“如是者数百年”。自本寂禅师开山至北宋，曹山寺十分兴盛。

北宋末，经靖康之乱，曹山寺遭受重大破坏，一时“变为荆棘瓦砾之坊”。绍兴年间（1131—1162），殒石下落将曹山寺方丈寮震坏，住持了如禅师得邑人邓经出力修葺，同时对大雄宝殿、禅堂等加以修复，使之面貌一新。数年之后，整座寺殿“雄丽靔深，为一时伟观”，“四方游客，日至千余，倍蓰他日”。邑人刘芑有诗曰：“宝积重来异昔年，修廊千步阔山边。南分灵派渠行玉，北敞高台花雨天。日照青林犹带润，云收翠岫尚藏烟，庞眉老子升猊坐，不惜家风示众贤。”当时，金兵南侵，战乱加剧，江淮一带寺庙被毁，僧众周走道途。幸存的一些偏僻小寺虑人多难维系，多“惧而不纳”，曹山寺住持了如禅师却以慈悲为怀，广开山门，长开海单，收容逃难僧众，以至宝积寺内住僧数百，同时其法门之正、道风之严也随之远播四方。

元末，社会动荡，寺遭兵毁，破坏严重。明洪武(1368—1398)年初，寺复遭兵燹，几乎成为一片废墟。时有高僧释显化（俗姓廖）“任勤苦，剪蒿莱”、“修佛殿、建法堂、天王殿巍于前面，钟鼓楼列于东西”，“长廊环绕，居住鳞次”，把曹山寺整修得焕然一新，僧尼多达二百多人。洪武六年（1373），江西一带遭受严重水患。释显化将寺内积蓄的一千多担稻谷捐出来赈济灾荒。明太祖得报，特敕封显化禅师为“斯道禅师”，赐寺额“宝积禅林”。随后，曹山寺与全国绝大多数禅寺一样，陷入沉寂之中。

约明朝中后期，临济宗三十一世万如禅师、三十二世行秀禅师相继住持。曹山寺当有所振作，但详情不知。明代崇祯后期（约1640年前后），观心禅师应张知府、蔡县令之请，从崇仁龙济寺迁住曹山寺，期间着力经营，将三间大殿修葺一新，显得十分壮观。时有僧徒数十，略呈复兴之情势。“自眉而后，继以观心，古刹高僧，世守勿替。”

清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剧烈，社会动荡不安，因兵乱，曹山寺当遭受较为严重的破坏，本寂禅师墓塔被毁。顺治十三年（1656），时为博山能仁寺方丈的曹洞宗三十三世觉浪道盛禅师，率高徒药地大智禅师（方以智）、地方缙绅和护法等多人，主持重葬本寂祖师灵骨并建塔立碑，大智禅师撰塔铭。

康熙、乾隆年间，仙源、智胜、明敏等禅师相继住持曹山寺法席。曹山寺虽无大的发展，或亦能勉力维持。清雍正十二年（1734），加封释本寂“宝藏元证禅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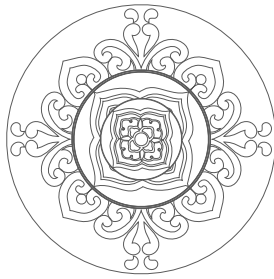
清道光（1821）后，国弱民穷，佛教禅宗亦毫无起色，曹山寺日渐衰落。期间，道光五年（1825）曾重修曹山寺古墓，立有《重修曹山寺碑记》。碑记载述当时曹山寺“殿宇荒凉，香销烛灭”。

民国期间，国将不国，佛事难继。曹山寺破坏不堪。庙宇仅保留部分旧殿堂和一些佛像，有斋公照顾香火，但已无僧尼住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又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佛教事业不甚受重视，几乎废弛。曹山寺已无人管理，只有一户农民居住。1958年大炼钢铁时，寺内铜、铁所造的佛教法物被拿去炼钢。

“文革”期间（1966—1976），曹山寺遭受完全破坏，寺院殿宇、僧舍全被拆除，附近山上历代禅师墓塔、塔铭碑均遭不同程度破坏。惟《曹山寺碑记》和本寂禅师墓塔幸存。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落实，曹洞宗祖庭曹山寺为海内外信徒所瞩目，迎来复苏契机。当时，曹山依旧，寺址犹存。正殿基石，依稀可辨。为加强对曹山寺遗址和文物的保护，1982年宜黄县人民政府决定将本寂墓塔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由政府拨款修复。至1985年，曹洞宗创始人之一本寂禅师的墓塔整修完毕。同年，本寂禅师墓塔被列为江西省第一批省级重点风景名胜。



## 第三章 新时期曹山寺的建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曹山寺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有力落实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大力加强了寺院的软硬性建设，成就不凡，并日渐呈现出自己的文化特色。

### 一、寺院工程建设

曹山寺历经沧桑，但自清代后期以来日渐衰落，至20世纪70年代末，庙宇几乎全面荒废。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切实关怀下，在佛教界的积极努力下，曹山寺开始进入恢复建设的历史时期。至21世纪10年代，曹山寺雄姿再现，或臻达历史最好时期。

1982年，宜黄县政府将曹山寺的本寂禅师墓塔列为县次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江西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拨专款5000元开始加以修复。1984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再拨款2000元，用于修复本寂禅师墓塔；至1985年5月，本寂禅师墓塔修葺一新。

1992年11月，江西省佛协会会长一诚长老，委派江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吴月兴、秘书李辉一行来宜黄考察曹山宝积寺遗址，提出应尽快修复曹山宝积寺。一诚长老捐款3万元，用于修复大殿。

1993年4月，宜黄县县委县政府同意修复曹山宝积寺，并成立了宜黄县曹山宝积寺旅游区开发领导小组。在全县募集善款40多万元，用于整修进寺公路、架设高压供电线、搭建茅棚、工棚、安装自来水等。同年4月19日—21日，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陪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长老，来曹山宝积寺考察，提出关于修复寺庙“要由僧人主持”的建议。4月29日，宜黄县礼聘江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萍乡宝积寺住持释怀善法师任曹山宝积寺修复委员会主任、

曹山宝积寺住持。5月，经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同意，曹山宝积寺修复委员会主任、曹山宝积寺住持释怀善法师前往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汇报曹山宝积寺中兴规划图纸及有关情况。此后，寺院修复建设步入实质阶段。

1994年6月27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率诸山长老、居士大德、各地善信二千多人，参加“修复曹洞宗祖庭曹山宝积寺奠基法会”。

1994年8月4日，宜黄县人民政府批准曹山宝积寺对外开放。

1994年底，应曹山宝积寺住持怀善法师的恭请，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曹山宝积寺亲笔题书“曹山宝积寺”寺、“大雄宝殿”匾额。

1995年至1998年期间，曹山宝积寺先后修复了客堂（伽蓝殿）、西厢僧舍、斋堂、观音堂等建筑。日本驹泽大学第十六次中国佛教史迹参拜团、美国佛教居士以及宜黄籍旅台同胞先后到祖庭朝拜，并乐捐定制香炉一罇，置于伽蓝殿前。

1999年9月19日，缅甸信众梦见曹山，先后两次捐赠玉佛卧佛（释迦牟尼佛、身长5.5米）、观世音菩萨、如来佛、药师佛、阿弥陀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韦驮菩萨等共计13尊玉佛。成为江西省玉佛最多、最全的寺院，是为江西省首座全国少有的汉白玉佛寺，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04年5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护法大德居士、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来曹山宝积寺视察，希望重振祖庭宗风，愿意出资恢复修建曹山宝积寺。时任宜黄县委书记黄晓波、宜黄县长谢祖鹏与杨钊先生对重建工作达成共识。并礼请心

叫香三阵，末尾一下，监值把帘子放下挂好（若监香、监值未到，则悦众师代打三阵叫香，当值师代挂帘子）。早板香行大行香，时间应略长，负责饭气难消。到时维那喊：煞叫香，放帘子。监香师出门打叫香一阵，末尾一下，回堂行香，监值放帘子，维那催香二至三个圈子后喊：起。和尚在堂即接着喊，不在堂班首顺序喊，末后一个维那师喊，此支香六个“起”字，起字答音要落，当值挂二板二钟，众香板头落地，监香站两边，班首站前后，皆横持香板，和尚或班首出位讲开示，讲毕，当值打催板二下，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师喊：“行起来”，众人行香，几个圈子后，维那师至东北角打连二香板，喊“起”字，四个起字喊过，答音要落，当值打一椎木鱼抽解，众香板头落地，监香与班首依前站立，维那师持香板从东绕西一圈，监值、监香跟后，至门边对面站，监香横持香板，维那至香桌白砖上卓香板，喊“小圃赶快”，监值出门挂帘子，众人出堂小圃，监香师敲三阵叫香，末尾一下，待众人回尽，维那师招呼监香师“煞”，打叫香一阵，末尾一下，监值放帘子，维那师持香板与监香师一东一西绕佛龛后，交叉至佛前两块白砖上，维那师喊:早板香打起精神来，一同卓香板，音声要落，当值敲三板三钟止静，维那师听钟敲毕，持香板归位，监香师外开一步，收脚于白砖第二块砖面向上横持香板静静站立，当值自持引磬走方圈，四椎引磬礼佛三拜，起身向下居中问讯，监值关门。监香师持合掌香板，走草鞋圈子。监值师将棕垫放佛前东边白砖上，向西铺开二尺许，放好后归位坐香，监香走草鞋圈后至中站立，半寸香后副监香下位，二人各站佛前东西两块白砖上，香烧寸许开始走圈子。早板香四个圈子，两位监香至维摩龛前交叉，一圈走过后，二人各至白砖上站定。监香下八种香板：轻昏点头，弹指抓痒，静中讲话，嬉笑放逸，冲盹大呼，前冲后仰，东歪西斜，靠壁扒位。监香一职乃代众之劳，坐香若无监香，则疲倦死睡，毫无利益。如香板一打，则昏沉消散，此乃是提拔人之功德无量。监香行步，约离人之坐位大约二尺许，在三块砖上行，如靠近则有衣风，如离远了则不够下香板。如下香板时，须限领缝为度，打在挑肩上，不得伤人颈耳，不得打在脊背上。见有昏沉，如欲下他香板，必手速眼快，略

监香师至对面佛前边白砖上卓香板，当值敲催板二下，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喊：行起来！众起行香。行香几个圈子后，维那打连二香板，喊“起”，四个起子喊过，答音要落，当值打木鱼一下抽解，维那持香板从东绕西走一圈，监值、监香跟后；维那至本位卓香板，喊“小圃赶快”，监值出门挂帘子，监香门口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见众人回尽，维那招呼煞叫香一阵，末尾一下，进堂，监值放帘子，监香持合掌香板，从东绕西至佛前白砖旁向东站，维那持平仄香板，从西绕东至佛前白砖旁，对西站，各站丁字步，维那喊：“早课香打起精神来！”，二人一同卓香板落在白石砖上，尾声要落，当值敲三下椎木鱼止静，维那归位，监值关门，此支香，早六支香，养息香不铺棕垫，监香持合掌香板，从东绕西走草鞋圈子后至中站定，半寸香后副监香下位，二人并站两块白砖上约一寸香，见有昏沉即走圈子，此支香走四个圈子，至早课下殿，悦众在外敲三下引磬（悦众随引磬问讯），监值下位开门，半掩堂门，如和尚、侍者、行堂等公务人员在堂，须行公务者可提前出去，听外面叫香一阵响过，开梆，当值放腿子下位，持木鱼椎，梆声煞尾，当值一椎木鱼开静，听维那三下叫香，众人放腿子下位，当值敲两椎催板，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喊：行起来。众起行香，监值把布帘卷起来挂好，稍后维那喊：监香师先出堂！监香师先出，一路执香板照应，维那见当值监值行到佛前，在香桌边白砖上卓香板，当监值带头出堂，行香大众跟之顺次出堂，外圈先出，内圈后出，维那持香板在后，班首自末后，堂主、后堂、西堂、首坐顺次而出，维那行至监香师处，监香师归班跟大众一道进斋堂过早堂。

### （二）早板香

禅七期间众人不念供养咒，只有悦众和僧值念，大众至斋堂坐下即用斋，用毕即起身回堂行香。监香与班首的香板依墙而放，或放自己桌下，吃毕回堂，持香板的可在斋堂门口墙上敲一短阵，末尾一下，以示警策，当值先回堂点香盘上的香，众人回堂即行香，待悦众吃毕回堂，在门外划格子响，当值以板椎一击格子，悦众敲三下引磬，当值在内，套敲一板一钟二木鱼起香，监香师即可打

## 二、禅堂日常钟板行持

曹山宝积寺自祖庭中兴以来，大力加强了僧侣的禅修功课制度，制订和完善了《曹山禅堂暂行仪轨》。

### 曹山禅堂暂行仪轨

#### （一）早课香

早四板前香灯、司水、护七公务人先起床各办己事，4:30打四板，夜巡从禅堂打四板，绕寺一圈回禅堂门口，煞四板：板 板 板板，板 板 板板第二个煞板开始，维那在堂内套打三下叫香。（因为原来的人是在禅堂里住，打完人可以去洗漱，本寺僧人没有在禅堂住，下单叫香不打。）诸师入堂。

四板回来大约2-3分钟后，维那招呼夜巡煞五板（煞法：板 板 板 板板，五遍）。

接“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三阵，煞尾三下：板 板板。当值套接报钟，三交三接：板 钟 板 钟 板 钟。

接着，当值打禅堂报钟：

大方广佛华严经（快）华严海会佛菩萨（慢）萨 萨 萨 萨。

当值煞报钟末，后三推钟，与钟楼的大钟三交三接：

钟 钟钟 钟 大钟 钟 大钟 钟 大钟。

禅堂内，维那敲三下下单叫香。当值敲大鱼二下起香，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喊：行起来，众起行香。监香至门口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香到，维那招呼“煞叫香，放帘子”，监香至堂外煞叫香一阵，末尾一下，监值放帘子，维那催香两三个圈子后，打连二香板，喊“起”，如果和尚不在堂，班首喊两个，末尾一个维那喊，答音要落，当值打站板一下，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在香桌头白砖上卓香板，喊“两边坐”。众人两边子单挂腿子坐，吃盐姜开水。护七进堂散杯子倒开水，散盐姜，东边先散香桌三个，如和尚在堂即散五个，后顺序散，西边先散首座，后顺序散，护七端盐姜碗随后，接后一人斟开水。第一、二圈不交圈，倒交头即回，第三巡交圈，吃好收杯子毕，杯篮出堂，监值拿拖把拖佛前水。此过程，正是外面敲大钟大鼓的时候。

亮法师担任曹山宝积寺住持，衍梯法师为监院。其后，宜黄县委县政府征地征山380余亩，无偿划拨给曹山宝积寺。

2004年9月3日在曹山宝积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中国佛教协会咨询委员会主任佛源长老和江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纯一、纯闻、印空等大和尚和江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局局长陈卫民、抚州市委副书记罗建华、抚州市政协主席李品行、抚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晓媛、宜黄县委书记黄晓波、宜黄县政府县长谢祖鹏等领导出席曹山宝积寺重建奠基仪式。

2004年10月5日，在香港旭日大厦会议室里，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护法居士大德、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主持召开了曹山宝积寺重建工作会议，原则通过了曹山宝积寺重建总体规划和研究了重建中的相关工作。2005年建三学堂，2006年建斋堂，2007-2008年建藏经阁，内设法堂、祖师殿，2009年建大雄宝殿及两侧走廊、配殿、天王殿、钟鼓楼、客堂、养净院等，并塑造各殿圣像。由此使祖庭重光大唐风貌。

2004年到2005年，香港大屿山宝莲寺退居方丈圣一长老先后多次关心视察曹山宝积寺建设情况，并为祖庭重兴多方奔走筹资。

2007年秋，曹山宝积寺重修本寂祖师墓塔。本寂禅师真身灵骨被重新装殓安置。

2014年8月16日，曹山宝积寺举行二期工程奠基仪式。

如今，曹山寺基本完成了寺院主体工程的建设。整座寺院宝相庄严，风格独特，一座江南一流的集佛学院、佛学研究、观光、谒拜为一体的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和现代仿唐建筑丛林已呈现世人眼前。新时期修复的曹山寺完全按照唐代的建筑形式进行建设。唐代建筑最能体现中国建筑的精神，其特点是严整开朗，气魄宏伟，形态优美。曹山寺建筑较好地反映了唐代建筑艺术加工和结构的统一。斗拱的结构、柱子的形象、梁的加工等都令人感到构件本身的受力状态与形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了力与美的统一。而且，寺庙建筑色调简洁明快，屋顶舒展平远，门窗朴实无华，给人庄重大方的印象。现代科技也在庙宇的建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曹山宝积寺的建筑可谓是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精妙结合。



膝对胷膝，脚到手到，下过边走，不准互相毗望。若下香板，须当响亮。

香到当值一椎引磬开静，维那师敲叫香三下，众人下位。早四支香监香卓香板，当值敲木鱼两下起香，众香板头落地，众起行香。

### （三）早四支香

监香师堂外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小圃回堂跟众行香，香到维那师喊：煞叫香放帘子，监香师门口煞一阵叫香，末尾一下进堂，监值放帘子，维那师催香二三个圈子后，至东北角打连二香板，喊“起”字，如果和尚不在堂的话，班首喊两个，后一个维那喊，答音要落，当值打站板一下，众香板头落地，监香两边站，班首前后站，众人原地站立，维那师持香板拨圈子，香板拨推，谁就动。将人拨拢后归位，放香板作声，和尚或班首即出位，持香板讲开示，讲毕喊“参”，当值打催板二下，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师喊“行起来”，众人行香，香到维那师催香几个圈子，至东北角打连二香板，喊“起”，四个起字喊过，答音要落，当值打一椎木鱼抽解，众香板头落地，监香两边站，班首前后站，众人原地站立，维那师持香板，从东绕西一圈，监值师及监香师跟后，维那至香桌头白砖上卓香板，喊“小圃赶快”，监值出外挂帘子，监香师出门敲叫香三阵，末尾一板，与维那师同去小圃，待看众人回尽，维那喊“煞”，监香煞叫香一阵，末尾一下，监值师放帘子，维那持香板与监香绕圈交叉至白砖上，维那师喊“早四支香打起精神来”，卓香板，音声要落，当值打木鱼三下止静，监香持香板走草鞋圈子，监值先关门后铺棕垫放开二尺许，归位坐香，此支香监香走四个圈子；香到当值一椎木鱼开静。监值先开门挂帘子，后收棕垫，护七进禅堂散杯子，顺序如前，众人吃点心，吃毕，杯子收完，杯篮出堂，监值拿拖把拖佛前水，维那师打叫三下叫香，众人下位，监香至对面白砖上卓香板，当值打木鱼二下起香，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师喊“行起来”，众起行香。

（如遇朔望日，上四圣与大殿供，听僧值开梆，四支香开静，点心吃过后，悦众在外划格子作声，当值用板击格子一下，悦众敲三下引磬扬板，扬毕，三椎报钟，维那师套敲下单叫香三下，众人下位，悦众大殿上供，监香至对面佛龛旁白砖上卓香

板，当值敲二椎木鱼起香，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师喊“行起来”，众起行香。）

### （四）早六支香

监香师打叫香三阵，末后一下。香到，维那师喊：煞叫香，放帘子。监香师出门打一阵叫香进堂，监值放帘子，维那师催香二三个圈子后至东北角打连二香板喊“起”，此支香三个起字，第二个起字和尚或班首喊。末后一个维那喊，喊过答音要落，当值打站板一下，众香板头落地，监香师，班首师，众人如前站立，维那师持香板绕一圈拨拢人后归位。放香板作声，和尚或班首师出位讲开示，或静默行三圈毕喊“参”，当值打催板二下，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喊“行起来”，众人行香。几个圈子后，维那打连二香板，喊“起”字，三个起字喊过，答音要落，当值一椎木鱼抽解，众香板头落地，监香、班首、众人站同前，维那师持香板从东绕西一圈，监值监香跟后，维那归位卓香板，喊“小圃赶快”，监值挂帘子，监香出门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众人回尽，维那招呼“煞”，监香师煞叫香一阵，监香师与维那师进堂，绕维摩龛前交叉至佛前两块白砖上，维那师喊“早六支香，打起精神来”，一同卓香板，音声要落，当值打木鱼三下止静，监值关门，监香走草鞋圈子，此支香短不铺棕垫，监香监巡三个圈子。（如遇打斋上供，听鼓声后，悦众在外打引磬三下，去大殿上供，上过殿回来亦打引磬三下，）听叫香响监值将堂门打开半掩门，以便和尚、侍者、行堂等公务人提前出堂，听外面开梆声，当值放腿子下位持好板椎，梆声第三阵末尾二下后，当值一椎木鱼开静，悦众在外划格子响，当值用板椎一击格子，悦众敲三下引磬扬板，扬毕三下报钟，维那师每一下报钟套打叫香一下，堂外套报钟接云板，众人下位，悦众去斋堂，当值敲催板二下，众香板头落地，众起行香，监值把布帘卷起来挂好。稍后，维那师喊：监香师先出堂，监香师持香板先出堂往斋堂沿途两旁横持香板站立，维那见当值监值行到佛前，在香桌边白砖上卓香板，当监值带头出堂，行香大众跟之顺次出堂，外圈先出，内圈后出，维那持香板在后，班首自末后，堂主、后堂、西堂、首坐顺次而出，维那行至监香师处，监香师跟大众一道进斋堂过午堂。

（如遇朔望日，开梆扬声既已提前至早四支香后，则早六支香坐毕不再扬板，众人听维那叫香下单后，当值直接敲两椎催板，众人行香出堂过午堂。）

### （五）五板香

午斋回堂，当值先点香盘上的香，持板椎本位站定，待悦众回堂，在门外划格子响，当值以板椎一击格子，悦众敲三下引磬问讯，当值在内，套敲一板一钟二木鱼起香，板椎放桌边随众行香，监香师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监值把帘子放下挂好（若监香、监值未到，则悦众师代打三阵叫香，当值师代挂帘子）。午板香行大行香，经行时间较长，先应慢行。香到维那喊：煞叫香，放帘子。监香师出门打叫香一阵，末尾一下，回堂行香，监值放帘子，维那催香三五个圈子后至东北角打连二香板，喊：起。和尚、班首顺次喊，末尾一个维那师喊，共喊六个起字，最后一个答音要落，当值敲二板二钟，众香板头落地，监香、班首、众人站同前，维那师即在香桌头白砖上卓香板，喊“两边坐”。众人两边子单，挂腿子坐，吃二板茶，护七进堂散杯子斟茶，第一、二巡不交圈，第三巡交圈，吃好收杯子毕，杯篮出堂，监值拿拖把拖佛前水，监香卓香板，维那喊“行起来”，众起行香，维那师看香到，打连二香板，喊“起”，六个起字喊过，音声要落，当值敲一椎木鱼抽解，维那师持香板从东绕西一圈，监值师、监香师跟维那师后，至香桌白砖上维那卓香板，喊“小圃赶快！”监值师出门挂帘子，监香师门外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待众人回尽，维那师喊“煞”，监香师煞叫香一阵，末尾一下进堂，监值师放帘子，监香师持香板与维那师绕佛龛后交叉至佛前白砖上，维那师喊“午板香打起精神来”，二人同时卓香板，手扶香板尖不动，当值敲三板三钟止静，钟声过后，维那师持香板归位，监香横持香板移脚面向上站立，待当值师敲引磬走方圈礼佛三拜后，向下居中问讯毕，监香走草鞋圈子，监值师先关门后铺棕垫，放开二尺许归位坐香，稍后副监香下位，持香板与监香各站一白砖，寸许香后开始监巡，在维摩龛前交叉，一巡后二人仍站两块白砖上，面向上立，此支香需走六个圈子，香至半支，维那师静中打叫香三下，众人下位，原地垂手站立，维那师持香板从东

绕西，如果和尚在，维那师至维摩龛西侧即转身回本位，放香板作声。此即请和尚打警策，和尚即下位持香板，从西到东打警策，在值的监香师、书记不打。如和尚不在，或和尚将布帘放下，维那师持香板绕至西单书记位，即转身回头归位，放香板作声。此即请班首师父打警策，班首即持香板出位，从西绕东打警策，打毕插香板作声，维那师即在本位白砖上卓香板，众人各归位坐香，香到当值一椎引磬开静，监值下位，先收棕垫后开门挂帘子，维那师打三下叫香，众人下位，监香师至对面白砖上卓香板，当值敲催板两下起香，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师喊“行起来”，众起行香。

### （六）午四支香

监香师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随众人行香，香到维那师喊：煞叫香，放帘子。监香师出门煞叫香一阵进堂，监值师放帘子回堂，维那师催香二、三个圈子，至东北角打连二香板喊“起”，此支香四个起字，喊过答音要落，当值师打站板一下，众香板头落地，监香，班首站同前，维那师持香板从东绕西拨圈子，和尚班首持香板出位讲开示，每逢七期第四天，午四支香要问话，和尚、班首回寮，维那师归位，横持香板讲规矩，班首开示按位次顺序讲，开示讲毕，当值打催板二下，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师喊：行起来！众人行香，几个圈子后，维那师打连二香板，喊“起”，四个起字喊过，答音要落，当值打一椎木鱼抽解，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师持香板，从东绕西一圈，监香师、监值师跟后，维那师至香桌头白砖上卓香板喊“小圃赶快！”监值师出门挂帘子，监香师出门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维那师看众人回尽，喊“煞”，监香师煞叫香一阵，监值师放帘子，监香师持香板与维那绕佛后交叉至佛前白砖上，维那喊“午四支香打起精神来”，一同卓香板，当值敲三下木鱼止静，监值关门（除问话日半掩门外，其余皆关门），监香师走草鞋圈子，监值铺棕垫放开二尺许，监香走过圈子至白砖中间站立，如果副监香在西单坐，正监香移步，站到东边的白砖上，如果副监香在东边坐，正监香移步到西边的白砖上站法相同，稍后副监香下位，持香板在相应的白砖上站立，一寸香后二人开始监巡，此支香四个圈子，当值师听开梆声，放腿子下位，持好板椎，末尾两下梆声后，一椎木鱼

悦众三下引磬，扬板开大静，扬毕接敲报钟三下，维那套打叫香三下，众人下位，当值打木鱼二下起香，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喊“香板放下，满天星行起来！”，众起行香。

（诸方禅堂24支香，此时喊“行起来！”本常住暂减晚六支香和晚八支香，晚四支香后即行满天星，待因缘具足再恢复。）

### （十）末后香

监香师至门外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进堂行香，见有空档即行，不用跟圈子，只有当班监香师与维那夯香板，其他监香与班首均不拿香板。香到，维那师喊“煞叫香，放帘子”，监香出门煞叫香后进堂，监值放帘子，此支香喊“起”是平喊平答，只是维那与当班监香一喊一答，维那与当班监香师行至香桌前，维那拿香板在衣袖上连打二下，喊“起”，监香随后答“起”，行到维摩龕前，监香喊“起”，维那答“起”，此时维那招呼当值师向前，当值快步跑到香桌前，持好小板椎，维那与监香要到香桌前，维那喊“起”，监香答“起”，当值椎小板一下，大众站立，和尚或者班首在众中绕逆圈说偈或简短法语至佛龕前以手一招云：“参！”或静默走到佛龕前以手一招云：“参！”，当值亦椎小板二下，大众行满天星，数圈过后，维那将香板于衣袖上连打二下，喊“起”，监香答“起”，大众仍跑满天星，三个起字喊毕，当值一椎木鱼抽解。维那在本位卓香板，喊“盘腿子坐！”众人归位坐香，此支香不许外出小圃，监香出门打三阵叫香进堂，监香与维那绕佛龕后交叉至佛前二块白砖上，维那喊“末后香点头就卓”，维那与监香一同卓香板，当值打木鱼三下止静，监值关门，监香走草鞋圈子，监值铺棕垫放开二尺许，此支香监香监巡时，手持香板名“怀中抱月式”，见有昏沉点头即卓香板，下位至佛前跪参，香到看香师在外敲小板三阵打三板，即板板板三阵，当值一椎木鱼开静，维那喊“养息！”众人回寮养息。

### 三、传戒、弘法活动

自曹山宝积寺祖庭中兴以来，即担负起传戒弘法、续佛慧命的历史重任。大众精进修行，檀越尽心

包子。和尚在堂，悦众先用小盘子送和尚包子及水。诸师将坐垫下放参板拿出摆直，放茶杯用。斟开水，散包子均走三圈，看有杯子落地随收，包子吃完，杯子收毕，杯篮出堂，监值拖好佛前水。维那打三下叫香，众人下位，监香至对面白砖上卓香板，当值敲木鱼二下起香，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喊：行起来！众起行香。

### （九）晚四支香

监香师至堂外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进堂行香。香到，维那喊：煞叫香放帘子！监香出门打一阵叫香，末尾一下进堂，监值放帘子。维那师催香，三、五个圈子后，打连二香板喊：“起！”和尚、班首按顺序喊四个起，末尾一个维那师喊，此支香六个起字，答音要落，当值打一椎站板，众香板头落地，和尚站在维摩龕前，监香、班首与诸师依前站立。维那师持香板绕圈，拨拢人后，归位放香板作声，此支香由和尚持香板出位，从佛前起绕东行各个打警策，如和尚打警策，监香师可放香板于子单上，站圈子边给打警策，和尚打毕即讲开示。如果和尚不在堂，由头一班首代替打警策讲开示，讲毕当值打催板二下，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喊“行起来！”众人行香，行几个圈子，看时已到，维那师打连二香板，喊“起！”，六个起字喊过，答音要落，当值一椎木鱼抽解，众香板头落地，监香、班首、诸师依前站立。维那师持香板绕一圈，监值、监香跟后，维那至香桌边白砖上卓香板，喊“小圃赶快！”监值出门挂帘子，监香堂外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跟维那师小圃，待人回尽，维那招呼监香煞叫香一阵，末尾一下进堂，分别从东西两边绕佛龕后，至佛前白砖上，对面站立，维那喊“晚四支香打起精神来”，一同卓香板，音声要落，当值敲木鱼三下止静，监值关门，监香走草鞋圈子，监值铺棕垫放开二尺许，归位坐香，一会副监香下位，二人分别站佛前两块白砖上，一寸香后，监巡交叉如前，此支香走四个圈子；香到当值一椎木鱼开静，监香归位，监值先收棕垫，后开门挂帘子，护七拿杯篮出堂，照前面方法散杯子，斟茶，和尚在堂，悦众先斟一杯茶，用小盘捧杯子，送和尚吃，吃毕收完杯子，杯篮出堂，监值拖佛前水，悦众在外击格子回应，当值用板椎一击格子，

静，维那师喊：放养息，众人下单，小圃养息。

### （八）养息香

养息香起香时将至，维那当值悦众及当班监香应提前进堂，先点香桌上的香，然后敲木鱼二下起香，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喊：行起来！监香在门口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进堂行香，悦众持叫香到各寮口各打三阵叫香，催外寮诸师进堂。时间到，维那喊：煞叫香放帘子！监香师至门口煞叫香一阵，末尾一下。监值放帘子进堂行香。维那催香。数圈子后，至东北角打连二香板。喊“起”，和尚与班首共喊两个“起”字，末尾一个起字维那喊，答音要落，当值敲二板二钟，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师本位白砖上卓香板，喊“两边坐”，众人分两边挂腿子坐，护七拿杯篮子进堂，分东西顺序散杯子。东序先散香桌上五个杯子，如和尚不在堂即散三个杯子后顺序散。西序先散首座后顺序散，散毕，杯篮子放佛前两块白砖上，二人分东西两边斟茶，第一巡交头即回，斟第二巡，或放佛前白砖上稍后再斟第二巡。第三巡交圈子，巡毕，壶放白石砖上，众人吃茶，随吃随放杯子，护七随收杯子，收毕杯篮子出堂，监值拖佛前水；监香师至对面佛龕边白砖上卓香板，当值打催板二下，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喊：行起来！众起行香。

香到维那打连二香板，喊“起”字同前。末尾一个答音要落，当值打一椎木鱼抽解，众香板头落地，监香，班首与诸师依前站立，维那持香板，从东绕西走一圈，监值与监香跟后，维那至本位白砖上卓香板，喊“小圃赶快！”监值出门挂帘子。监香门外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跟维那小圃，看众人回尽，回来煞叫香一阵，末尾一下，持香板与监香进堂，分别绕行至佛前两块白砖旁，丁字步站立，维那喊：“养息香打起精神来！”一齐卓香板，手扶香板尖不动，当值敲三板三钟止静后，维那归位，监香横持香板，移步转身向上站立。当值自持引磬礼佛三拜后，至下居中间问讯毕，监值关门，监香走草鞋圈子。此支香不铺棕垫。监香师走过草鞋圈子后，居中站立片刻，可归位坐半支香后再下位监巡。如有打呼仍须下位打醒，此支香监巡三个圈子。

香到当值一椎引磬开静，监香归位，监值开门挂帘子。护七提杯篮子进堂，顺序散杯子斟开水，散

开静，监香归位，监值收棕垫开门挂帘子，护七拿杯子进堂，顺序散杯，斟茶水，散食品，吃毕收好杯子，杯篮出堂，监值师拖佛前水，悦众在外划格子作声，当值用板椎击一下，悦众三下引磬扬板，扬毕三下报钟，维那刚套敲三下叫香，众人下位，当值敲木鱼二下起香，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喊：行起来！众人行香，监香到门外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进堂行香。

禅七期间扬板

磬磬磬板磬板磬板磬板磬板磬板磬板板板板板板板板

### （七）晚课香

夜巡在外用板椎击格子一下，当值敲三下报钟，夜巡套接三椎板，

钟板钟板钟板

后各处打一圈晚殿板，回来至禅堂门口煞板二下，维那随即招呼煞叫香放帘子，监香师煞叫香一阵，监值放帘子，悦众敲引磬三下，当值套接报钟，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海会佛菩萨，三阵，维那师催香，三遍报钟煞尾三下后，维那师打连二香板喊：“起”，此支香四个起字，前三个起字，每喊一个起字，大众答音要落，当值敲一下报钟，末尾起字，答音要落，当值打站板一下，众香板头落地，诸师与监香，班首依前站立，维那师持香板，从东绕西一圈，将人拨拢好后，归位放香板作声，班首即持香板讲开示，讲毕，当值打催板二下，众香板头落地，维那喊：行起来！众人行香，几圈子后，维那师打连二香板喊“起”，四个起字喊过，答音要落，当值一椎木鱼抽解，众香板头落地，监香、班首诸师如前站立，维那师持香板，从东绕西一圈，监值师、监香师跟后，维那师至香桌头白砖上卓香板，喊“小圃赶快！”监值出门挂帘子，监香出门打叫香三阵，末尾一下，等众人回尽，维那招呼监香煞叫香一阵，末尾一下，进堂与维那从东西两边绕佛龕后，交叉至佛前白砖旁站立，维那师喊“晚课香打起精神来”，一同卓香板，当值敲木鱼三下止静，监值关门，监香走草鞋圈子，监值铺棕垫放开二尺许，归为坐香，副监香下位站法同前二人交叉监巡亦同；此支香四个圈子，晚课下殿，悦众在外击格子作声，当值放腿子下位，手持板椎，悦众敲三下引磬，当值套敲一板一钟一木鱼开

护持，均不敢有丝毫懈怠。

2000年4月4日至24日，曹山宝积寺举行“万佛忏”法会，进寺朝拜观光参加法会并进香拜佛的信众达3000余人，共收长生禄牌号1381位；4月24日在县城举行了宜黄县有史以来首次放生仪式，放生了2000多元的鱼苗，观看仪式的善信达5000余人。

2001年3月24日—4月12日（农历2月30—3月19日），曹山宝积寺举行“万佛忏”法会，并在宜黄县城举行了放生仪式，法会吉祥圆满。

2006年9月22日，由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护法居士大德、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全资兴建的三学堂启用，曹山宝积寺筹办佛学院首届戒律班开学，六十余位来自全国各地寺院的学员开始为期两年的佛学专业学习。

2007年11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省佛教协会会长、湖北四祖寺方丈净慧长老在曹山宝积寺举行“曹洞宗重回祖庭传法法会”，心亮法师、衍悌法师等七位比丘尼成为曹洞宗第四十九代衣钵传人。

2013年11月20日，曹山宝积寺住持心亮法师，将曹洞宗第五十代衣钵传与养立法师。

2013年12月20日，由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诚长老推荐，曹山宝积寺隆重举行新任住持养立法师晋山仪式。受一诚长老嘱托，江西宝峰禅寺代住持衍珍法师协助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挂起曹洞钟板，恢复禅堂制度，丕振宗风。一诚长老特意 为曹山宝积寺禅堂撰写对联“蒲团坐破法传曹洞宗旨，众流截断僧乘达摩禅风”以及匾额“选佛场”。2013年冬，曹山宝积寺如理如法举行冬季禅七法会。这是自祖庭中兴以来首次举办冬季禅七法会。

2014年7月，曹山宝积寺举办首届女子禅修夏令营，来自全国各地的6-18岁的女孩子参加为期一周的禅修夏令营。她们与寺院的尼众师父们一同作息，不但上殿、过斋、出坡、行脚，还参与了书法、尺八、瓷画等丰富多彩的禅修活动。

2014年7月15日（阴历六月十九日），曹山宝积寺举办盛大的观音诞法会。寺院的大众师父与著名花道家孙可教授一同学习佛前供花。来自海内外的数千名信众参与法会，同沾法喜。

2015年1月7日，曹山宝积寺甲午冬月禅七起

七，本次禅七共打四个七，四众弟子共有八十人参加。住持养立法师在起七开示中指出，《金刚经》的开篇另有四个字让人明悟——还至本处！修行就是找回自己的本来面目，返本还源。众流截断栖心地，选佛场中不动尊。找回纯善纯净的初发心、第一念。

2015年1月31日，宜黄县宗教局洪晓兰局长率宜黄居士众等，前来曹山宝积寺请法。住持养立法师为大众开示了三法印、住持三宝以及三皈、五戒、四法等，令众人法喜充满，信受愿行。

2015年2月5日，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赴北京广济寺，向恩师上一下诚长老汇报曹山宝积寺冬季禅七情况。长老对禅七予以充分肯定，嘱咐要继续保持，把曹洞宗风立起来，令正法久住；长老希望女众能好好用功办道，并嘱咐养立法师，继续好好发心为大众服务。

2015年2月20日-26日，乙未年正月初二至正月初八，曹山宝积寺隆重启建一年一度的药师忏吉祥法会，祈福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会期间，四众弟子，每天礼拜《药师宝忏》，在法师的引导下，逐一礼敬诸佛。

2015年2月21日，大年初三，曹山宝积寺的元宝香在禅堂起香。住持养立法师开示元宝香的典故，以及打禅七是为了克期取证，元宝香后的长香，是日常的用功办道。有日常的功夫才有禅七的克期取证。养立法师鼓励僧众通过元宝香以后的长香来慢慢发现自性的“摩尼宝珠”。

2015年3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五），玄奘大师圆寂纪念日，香港旭日集团新春祈福消灾吉祥斋僧大法会在曹山宝积寺举行，寺院常住随喜信施大檀越的发心，全体僧众于早八点半云集大殿举行普佛上供法会，中午十一时，咏诵《佛说吉祥经》回向。

2015年结夏安居期间，二部僧三坛大戒传戒法会期间，以及女子禅修夏令营期间，江西省佛协副会长纯一大和尚先后三次莅临曹山宝积寺为众人做开示。

2015年5月29日-6月27日，曹山宝积寺承办江西省佛教会第十九次二部僧三坛大戒传戒法会，会期有来自全国的300多僧众在曹山宝积寺学习受戒圆满。其中三师分别是：心亮法师、果孝法师（字衍悌）、宏戒法师；七证分别是：印定法师、顿成法师、能律法师、衍药法师、青莲法师、果禅法师、

法平法师。

2016年5月14日（农历四月初八），是伟大的释迦牟尼佛的诞辰，曹山宝积寺举行盛大的浴佛节法会，诸位施主善信把握这次殊胜的因缘，积极报名佛前供花同修。此次法会共有海内外数千信众踊跃参与，法会现场庄严肃穆，吉祥圆满。

2016年11月5日，曹山宝积寺举办“千人抄经祈福法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僧众、居士共同抄写心经。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抄经法会，当天除在曹山宝积寺现场进行抄经的四众之外，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在线抄经的人数超过30万人，有2760万人点击观看，盛况空前。

2016年12月14日，江西曹山宝积寺丙申年冬季禅七法会起七。上午吉时于大雄宝殿内举行洒净仪式，下午四众弟子上殿后至法堂告生死假。本次冬季禅七共四个七，至2017年1月7日解七。曹山宝积寺是全国女众道场唯一挂起曹洞宗钟板的祖庭寺院，早晚四支香，冬季参禅夏安居，如法如律行持，至今已举行八个禅七法会。禅宗丛林，每逢冬日农事已了，便举行克期取证的修行，以每七日为一期，称作为打禅七。禅堂又称选佛场，七日为限用功办道，以资选佛。

## 四、特色教学

### （一）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

曹洞佛学院以“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为办学宗旨，形成“文禅与农禅”并重的特色办学模式，并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培养方式，全面落实“正信、实修、悲智、行愿”的办学方针，为弘扬佛法，培养爱国爱教，正信正见，佛学基础扎实，人文修养全面，熟悉各项佛教仪轨，能够在僧伽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对外弘法交流，推广和传播佛教文化的僧才。

自2006年以来，曹山宝积寺开办“僧伽培训班”，现已培养出两届300余名女众僧材，一大批毕业学员走上了各级佛协、寺庵领导岗位，为住持佛法，净化人心，造福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15年4月，国家宗教局到曹山宝积寺考察办学和僧寮设施等条件，认定曹山宝积寺作为全国唯一一家禅宗的女众驻锡地，拥有丰富的办学经验和充沛的师资力量，

充分符合设立尼众佛学院的条件，并批准正式成立曹洞佛学院。

佛学院现固定资产投入逾亿元，教学大楼总面积过万平方米。教室全部配备互动式多媒体电子白板、投影仪等先进的教学设备，教师备课全部实现电脑互联，图书馆（藏经楼）现有纸质图书4万余册，电子书1万余册，光盘3万件。曹山宝积寺现有僧尼106人，专职教师15人，在专兼职师资队伍中，本科学历22人，研究生学历8人，博士2人，外聘教师10人。僧众教师队伍素质优秀，为办好“曹洞佛学院”提供了坚实的师资力量。

曹洞佛学院设置禅学、戒律学、佛教美学与传播、养生养护等四个专业的学习，2017年度将招收：禅学和戒律学专业的学僧。禅学专业：以禅宗为主，会通、兼容南传佛法等其他禅修方法，教学方式以丛林参修为主；重点学习传统法的禅法，以及研读禅门公案等。戒律学专业：学习四分律藏，三大部、二大部、戒相表等。

曹洞佛学院重视对学僧进行正规的教育。现在正努力进行教材的建设，着手编写《中国曹洞宗文化教程》《中国佛教历史文选》等。

曹山宝积寺，作为全国唯一一座由女众驻锡的祖庭，以及挂曹洞宗钟板修行的禅修道场，禅堂是极为重要的修行场所。曹洞宗以“正觉默照”为禅法特色，主张以“坐空尘虑”来默然静照，不必期求大悟，唯以无所得、无所悟之态度来坐禅。并通过默默地实修坐禅，来去掉妄念，了悟万法本源自佛性，心即是佛，人自具自性清静之真如之心。只因无明风起，阻隔事理，无从见性，所以求佛无须去外界，只要能静坐默究，顿悟即可成佛。选择照彻本源自性之道，即是立志于佛道生活的默照禅。

### （二）“农禅并重”与“文禅并重”

#### 农禅并重

“农禅并重”是中国禅宗的基本特色。农禅，并不是仅仅在田间地头劳作，更是作为触类见道、直指本心的修行方式。曹山宝积寺周边植被丰富，土地肥沃。作为山林寺庙的代表，开展农禅并重的修行生活是曹山宝积寺的特色之一。自2014年始，曹山宝积寺遵古训，重拾祖师遗风，每年初夏，上至住持养立

心，全体僧众于早八点半云集大殿举行普佛上供法会，中午十一时，咏诵《佛说吉祥经》回向。

2015年8月17日－23日，在“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禅茶博览会”上，由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设计的“清水供”，凭借其精美的工艺，脱俗的造型和润若羊脂的瓷质，获得本届世博会中国禅茶博览会金奖。

2015年9月，曹山宝积寺全体僧众在住持养立法师的带领下，沿丝绸之路西行行脚。先后拜谒了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张掖大佛寺、嘉峪关、安西榆林窟、玉门关、鸣沙山等祖师西行求法足迹所到之圣处。并聆听了由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首席摄影师吴健老师所做的题为《丝路文明与佛教传播》的专题讲座。学僧们亲身体验了当年祖师取经之路的艰难坎坷，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修机会，决心深入经藏，精进修行，尽速成就菩提道业。

2016年7月18日，斯里兰卡凯莱尼亚大学副校长Prof.LakshmanSenevirathne和人文学院资深教授Rajitha到曹山宝积寺参访祖庭并视察了曹洞佛学院的办学情况，同时邀请宝积寺参加即将于该年9月举办的中斯合作交流国际研讨会。

2016年8月21日，曹山宝积寺僧众一行踏上普陀山朝圣行脚之旅。此次行脚僧众们先后拜谒了浙江天童寺、阿育王寺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雪窦寺、太虚大师舍利塔、慧济寺、法雨寺等诸圣道场。于经典中闻佛法，于行脚中悟真谛，于万千对境中修心修行。

2016年9月10日－9月17日，由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与剑桥大学文化保护项目康河计划主办的“徐志摩花园艺术展”于伦敦亚洲之家（Asia House）举办。由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设计烧制的玉兰杯在此次艺术展中与众名家作品一齐展出。在佛教中，玉兰代表报恩。此件玉兰杯由两部分组成，底部托盘舒展若莲花，洁白无瑕；杯身晶莹剔透，杯口设计远观如朵朵绽放的玉兰，清新脱俗。杯身底部是小篆“曹山”二字。注入茶水，杯身显映茶色，饮者清心。

2016年9月22日，应斯里兰卡凯莱尼亚大学中斯合作交流国际研讨会邀请，在曹山宝积寺西堂上养下戒法师、曹山宝积寺堂主能律法师的带领下，由十五位比丘尼组成的僧团抵达科伦坡，与凯大围绕“学术共建”的主题就佛教教育、巴利语、佛教心理学等三

众善信，勠力同心，使千年古刹重放异彩，曹洞祖庭再现庄严。并捐赠1000元外汇券。

1986年11月，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陪同以日本花园大学著名禅宗学者柳田圣山教授为团长的佛教史迹考察团一行14人，考察曹山宝积寺遗址，礼拜本寂禅师墓塔。

1992年10月16日，日本佛教民间旅游观光团一行20余人，参观曹山寺遗址，礼拜本寂禅师墓塔。

1993年4月19日－21日，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陪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长老，来曹山宝积寺考察，提出修复寺庙“要由僧人主持”的建议。

1994年6月底，日本摄影家丸山勇夫妇在新华社记者与省佛协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曹山宝积寺摄影并参拜本寂禅师墓塔。

1996年4月17日，韩国《中央日报》社编辑局专门委员李殷允先生一行3人，考察曹山宝积寺本寂禅师墓塔、雨花崖、本寂禅师手植的千年银杏树等唐宋佛教史迹，并进入伽蓝殿礼佛。

1996年9月日本驹泽大学第十六次中国佛教史迹参拜访中团一行12人，参拜曹山寺。

1998年3月，美国佛教居士（在台湾的学者）2人，考察曹山寺史迹。

1999年9月日本佛教徒及居士5人参访曹山寺。2004年12月30日，香港大屿山宝莲寺退居方丈圣一大和尚来到曹山宝积寺视察，2005年元月1日离寺去南昌。

2005年8月28日－30日，香港宝莲寺退居方丈圣一大和尚再次莅临曹山宝积寺。视察曹山宝积寺建设情况，并多方筹资。

2014年9月，曹山宝积寺全体僧众在住持养立法师的带领下，开始自东向西的“祖庭拜谒之旅”。一路上，僧众们先后拜谒了少林寺、白马寺、龙门石窟、草堂寺、净业寺、香积寺、护国兴教寺、大慈恩寺、净居寺、南华寺、云门寺等祖庭道场。禅宗祖庭、律宗祖庭、净土宗祖庭、三论宗祖庭、玄奘法师译经处……每一处，都承载着祖师们的加持，每一处，学僧们都深刻体会到祖师传法的艰辛，更坚固了在未来荷担如来家业，弘法利生的道心。

2015年3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五），玄奘大师圆寂纪念日，香港旭日集团新春祈福消灾吉祥斋僧大法会在曹山宝积寺举行，寺院常住随喜信施大檀越的发

公益事业。2016年2月23日，由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与泰国僧王办公室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杰出领袖”颁奖盛会在泰国曼谷举办，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获授“世界佛教卓越领袖奖”，此奖项旨在表彰她30年来致力于佛教慈善事业的赤诚付出。

2016年11月17日晚，“心手相连·我梦最美”江西省抚州双残协会募捐晚会在抚州汤显祖大剧院隆重举行。由曹山宝积寺发起的江西曹洞慈善基金会，现场捐赠爱心助学捐款壹佰万元整，用于精准扶贫——即通过成立抚州市双残家庭子女教育助残协会（简称：双残协会）的方式，具体落实和推进双残家庭的非义务教育子女助学项目。截至目前，曹洞慈善基金会及双残协会已经筛选出200个符合条件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孩子将在曹洞祖庭的帮助下，完成学业，开始崭新的生活。

2017年4月6日，由曹山宝积寺发起，江西省民政厅批准的公募型慈善基金会——江西曹洞慈善基金会（代码53360000MJC728748C），在有效运作一段时间后，其成立揭牌仪式在宜黄县曹山宝积寺举行。江西曹洞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由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担任。基金会的基本宗旨和纲领是“致力于寺庙文化、文物保护与维修、宗教养老和失业妇女、失学儿童的再培训”。

2017年4月5日－15日，江西曹洞慈善基金会秉承“弘法济世，慈心为民”的宗旨，联合北京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开展为期十天的慈善义诊活动。义诊活动先后在曹山宝积寺和抚州市东乡区西隐寺举行，累计共有近万人次在此次活动中受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 五、文化交流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禅宗的复兴，曹山宝积寺不断加强与海内外的文化交流，次数频繁，并由前期的以“引进来”为主转向现在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成效日渐显著，影响日渐扩大，成为曹山宝积寺文化建设的一大特色。

1982年9月，以日本驹泽大学（曹洞宗系的大学）教授宋田文雄先生为团长的第四次佛教史迹考察团一行15人，来到曹山宝积寺遗址，虔诚参拜本寂祖师墓塔，流连忘返，感慨万千。表示还将有更多的佛教团体来曹山拜谒祖庭，广结法缘。同时希望海内外

法师，下至沙弥尼，一齐在寺院周围的水稻田里插秧种植红米。从劳动中悟修行，以修行促劳动，践行百丈怀海禅师的“禅苑清规”。于劳动中体悟“若得心净如明月，万里长空了无尘”的禅心，在劳作中感受愿景与欢喜。

### 文禅并重

文禅是中国禅宗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曹山寺打出了“文禅并重”的口号，并努力践行。文禅并重，既可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又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培养人才。曹洞佛学院通过书法，绘画，篆刻，文学，传统文化，抄经，插花等美学形式，表现禅文化所倡导的祥和静怡之美，通过禅修发现人人具有的佛性。

### （三）行脚参访

“行脚”作为禅宗修行的重要法门之一，曹山宝积寺的尼师们效仿先贤，追随祖师大德的参学之路，近年来已经先后拜谒了“禅宗第一祖庭”——少林寺，“中国佛教第一祖庭”——洛阳白马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龙门石窟，佛教“八大宗”之一的“三论宗”祖庭——长安草堂寺，高悬于终南山上的律宗祖庭——净业寺，中国佛教净土宗祖庭——香积寺，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首，玄奘法师的长眠之地——护国兴教寺，长安城中四大译经场之一，法相唯识宗祖庭——大慈恩寺，以及浙江天童寺、阿育王寺、弥勒菩萨道场的雪窦寺、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的法雨寺、慧济寺。感念祖师精神，尼师们远行西域，重走玄奘路，参拜了甘肃瑰宝马蹄寺、金塔寺，张掖大佛寺，安西榆林佛窟，并在行脚途中与敦煌莫高窟研究院做了关于佛教艺术的学术交流。

## 四、慈善事业

慈善是佛教的本质之一。自曹山立寺以来，历代曹山人无不以慈善作为奉行佛法的重要方式，南宋绍兴年间的了如禅师、明洪武初的显化禅师广施善行，就是著名的丛林慈善先例。在新的历史时期，曹山宝积寺的慈善事业亦适应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呈现出全新的风貌。

当今曹山宝积寺的住持养立法师积极投身慈善

个专业进行了办学方面的交流，在女众传戒方面进行了探讨。僧团后到凯莱尼亚皇家寺院和甘加拉玛雅寺朝拜。9月27日，第一届中斯国际合作交流研讨会在科伦坡圆满结束。大会共收录发表论文摘要八十余篇，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曹山宝积寺释宗显法师、释普净法师、释果兴法师的论文入选优秀论文并在研讨会上发言。

2016年10月5日，国内首部寺院VR纪录片《参见小师父》震撼上线。深山幽林隐，禅宗祖庭兴。虽地处山林深处，曹山宝积寺在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进行宣传方面，走在了全国寺院的前列。

2016年11月8日，曹山宝积寺住持方丈养立法师陪同英国科学院与欧洲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及其夫人一行与抚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鸿星进行了友好会面。陪同会面的有副市长万凯，市宗教局局长朱萍、宜黄县委书记姚飞翔。麦克法兰教授一行随后来到曹山宝积寺参观养立法师书画、摄影展。麦克法兰教授对曹洞佛学院开设的佛教艺术专业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并充分肯定，希望能与曹洞佛学院在宗教艺术领域有进一步的合作。

2016年11月，日本国立东北大学宗教学泰斗铃木岩弓教授参访曹山宝积寺，并进行了一场关于临床宗教师的讲座。11月下旬，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一行回访日本国立东北大学，受到铃木岩弓教授的热情接待。曹洞佛学院养生养护专业将有望与日本鹤见女子大学（日本曹洞宗主办大学）等高等学府合作办学，令未来中国的养老事业向更加专业化、国际化的领域发展。并且，该专业对在家众开放招生，旨在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一批宗教养老方向的人才，而《临床宗教师》课程将作为养生养护专业的重要课程内容。

2016年12月26日，中国首部《中医药法》正式通过，这是百岁大国医邓铁涛教授的百年心愿。2017年1月17日，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专程探望恩师邓铁涛教授。法师向邓老汇报了曹洞佛学院养生养护专业的情况。佛学院将与日本别府沟部等大学合作，旨在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一批宗教养老方向的人才。邓老认为方向正确，重点在“养”。邓老亲手写下新年寄语：“宗教养老，应予推广。”并赠予养立法师。

2017年1月，由曹山宝积寺出品的最美寺院VR《参见小师父》获邀参加2016CHINA VR新影像

奖，并荣获“最佳人文纪录片奖”。《参见小师父》是首部关注00后沙弥尼的VR纪实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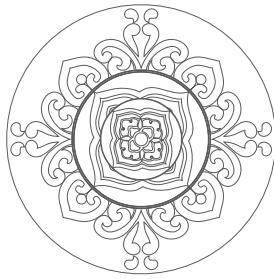
2017年3月14日，继铃木岩弓教授来访之后，日本国立东北大学教授谷山洋三及助手来到曹山宝积寺拜谒，并应邀于曹洞佛学院进行为期三天的《临床宗教师》课程讲座。谷山洋三教授系日本国立东北大学宗教学研究室副教授，专攻“临床死生学”（心灵抚慰、宗教关怀）、“佛教福祉学”等专业，从事“临床宗教师”领域研究多年。曹洞佛学院即将开设的养生养护专业，将引进“临床宗教师”课程内容，以“非宗教语言，站在超宗教、超宗派的立场，为人们提供心灵关怀”。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中，其中一项即为“心灵健康”。

2017年3月22日下午两点，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受凤凰佛教、凤凰网风直播《师父来了》栏目邀请，分享佛陀的“智慧饮食”观念。全球共有近20万人次在线观看了养立法师的直播分享。在曹洞佛学院大讲堂内，全体僧众也在同一时间收看直播，这意味着地处偏僻山区的曹山宝积寺完全跟上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

2017年4月19日下午两点，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再次接受凤凰佛教、凤凰网风直播《师父来了》栏目邀请，为大众分享“禅与养生的奥秘”，全球有超过33万人次在线观看了此次直播。

2017年5月14日，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江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闻大和尚来曹山宝积寺做重要开示。大和尚回顾了虚云老和尚法脉传承及恩师上人一诚长老的教诲，提到了曹山和云居山的深厚渊源。高度赞扬了曹山宝积寺自养立法师晋山升座以来，挂起曹洞宗钟板，如法如律地行持。相信曹山宝积寺在养立法师的带领下僧团整肃、佛法昌隆。开示结束后，大和尚一行在养立法师及寺院僧众陪同下至本寂禅师塔前上香礼拜。

2017年7月9日-12日，首届中国曹洞宗禅学国际研讨会在曹山宝积寺隆重召开，研讨会的主题是《全球格局中的曹洞禅法：历史、现实与未来》（Caodongchan in the World: Past, Present and Future）。来自日本、韩国、英国、东南亚等多个国家的政要、宗教学者与佛教高僧大德共襄盛会。



## 第四章 高僧大德与檀越护法

曹山寺之所以成为禅宗曹洞宗的祖庭之一。除了开山祖师本寂禅师的卓越贡献外，离不开历代高僧大德的不断努力，和檀越护法的悉心护持。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曹洞宗的文化性格，在曹山寺历史上留名的知名禅师、檀越护法很少，与之历经千年的历史似不相符。但从这些留存下来的人物资料中，亦可略见曹山寺的若干层面。

### 一、开山祖师

#### 本寂禅师

本寂（840—901年），俗姓黄，名元证，又名崇精，父昌岌，母郑氏，世居黄巷（今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黄霞村）。据黄氏族谱记载，本寂是涵江区江口镇囊山慈寿寺开山祖师妙应的同胞兄弟，莆仙佛门世代称为“黄家兄弟禅师”。宋赞宁等《宋高僧传》卷第十三《梁抚州曹山本寂传》载：晚唐莆田多衣冠士子侨寓，儒风振起，有“小稷下”之称。本寂“少染鲁风，率多强学，自尔淳粹独凝，道性天发。”19岁时父母已经去世，不愿仕途进取，弃儒学佛，往福唐县（今福清市）灵石山翠石院，礼元修和尚为受业师出家，法名身章，号本寂。本寂出家后的五、六年之间，同他的俗兄妙应舍祖上所遗住宅改为佛寺，并将其父母葬于寺东，号称“双燕栖梁”，墓碣书刻“五大夫黄公之墓”。佛寺于五代闽王审知赐匾命名“国欢院”。在此期间，他应邀回乡开创九峰寺，此寺而今犹存。

唐咸通五年（864），25岁的本寂受具足戒。然“而举措威仪，皆如旧习”。其后离开了师门，

出省北上云游，寻师证悟，以求发明宗旨。本寂后到江西宜丰县的洞山普利寺，参谒良价禅师。此时良价禅师在江西洞山弘扬其首创的一家禅风，世称“洞上宗风”，深得四方赞仰。《五灯会元》载：“山（洞山）问：‘黎名甚么？’师（本寂）曰：‘本寂’。山问：‘哪个囊？’师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从此入室、密印所解。盘桓数载，欲辞去。洞山问：‘甚么处去？’曰：‘不变异处去。’洞山曰：‘不变异岂有去耶？’师曰‘去亦不变异。’山遂密授洞山宗旨。”本寂与良价，相逢问答，颇相契合。良价非常器重本寂，自此入室为他的首席弟子。本寂在洞山盘桓数载，朝夕请益，终于获得良价秘密印证悟解，心传洞上宗旨。得心印后，辞师往曹溪（今广东韶关）礼六祖（惠能）塔。决心寻找新的曹溪，广弘禅法。

唐咸通十一年（870），本寂禅师拜别洞山良价禅师，先往广东韶州曹溪礼拜禅宗六祖慧能真身塔，迅而返回吉水（在今江西临川县）。当地僧众久仰本寂盛名德望，请他开法接化。然他追念六祖慧能在曹溪所创的道风，便把吉水山改名曹山，卓锡于斯举扬本家的宗风，故有“曹山本寂”之称。唐乾符五年（878）三月，因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进驻该山，本寂决心迁出寻找新的曹溪以广佛法。相传他一路风餐露宿，磨破了许多僧鞋，脚上也打起了血泡，找了好些地方也未找到新的曹溪。一夜，本寂梦见六祖在他手上写了“心坚石穿”四字，遥指东北方。本寂会意，终于在抚州宜黄县城西郊15公里的陈坊村荷玉山找到酷似曹溪的圣地。乃又迁往荷玉山，把一位信士所舍的何王观改为荷玉寺，继续聚徒广阐玄化。本寂禅师志慕六祖，改何玉山

#### （四）羌慧智炬禅师

智炬，生卒年、籍贯、俗姓，以及早年事迹不详。智炬初问先曹山曰：“古人提持那边人，学人如何体悉？”山曰：“退步就已，万不失一。”师于言下，顿忘玄解，乃辞去遍参。至三祖，因看经次，僧问：“禅僧心不挂元字脚，何得多学？”师曰：“文字性异，法法体空。迷则句句疮疣，悟则文文般若。苟无取舍，何害圆伊？”于曹山本寂坐下得法后，后离三祖到瑞州，众请住龙泉。僧问：“如何是文殊？”师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师曰：“正是第二月。”问：“如何是如来语？”师曰：“猛风可绳缚。”问：“如何履践，即得不昧宗风？”师曰：“须知龙泉好手。”曰：“请和尚好手。”师曰：“却忆钟子期。”问：“古人道，若记一句，论劫作野狐精。未审古人意旨如何？”师曰：“龙泉僧堂未曾锁。”曰：“和尚如何？”师曰：“风吹耳朵。”问：“如何是一句？”师曰：“无闻。”问：“如何是声前一句？”师曰：“恰似不道。”问：“如何是和尚为人一句？”师曰：“汝是九色鹿。”问：“抱璞投师时如何？”师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师曰：“不琢不成器。”（《五灯会元》卷十三）

#### （五）法安慧济禅师

法安（？-967），太和（今江西泰和）人，俗世姓名及早年事迹不详。于法眼宗祖师文益禅师处得法后初住曹山（今江西宜黄境内）崇寿院弘化，禅侣四集，倾动一方。上堂：“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诸上座且作么生会？不作方便，又无渐次，古人意人甚么处？若会得，诸佛常现前；若未会，莫向《圆觉经》里讨。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尝不现前。诸上座，一切时中，咸承此威光，须具大信根，荷担得起始得。不见佛行风猛利底人堪为器用，亦不赏他向善、久修净业者，要似他广额凶屠，抛下操刀，便证阿罗汉果，真须恁么始得。所以长者道，如将梵位直授凡庸。”僧问：“大众既临于法会，请师不吝句中玄。”禅师曰：“谩得大众么！”曰：“恁么则全因此问也。”禅师曰：“不用得。”问：“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为宗。如何是不生宗？”禅师曰：

“曹山法身”、“曹山孝满”、“曹山四禁”等公案传世。当时有“德山棒”、“临济喝”之说，还有“曹山锥”之语。曹山之禅,利人钢锥,可见其禅风之锐。

本寂住山三十年，教法上承希迁“即是而真”，扬良价“五位君臣旨诀”，善接三根，大阐一音，广弘万品。横抽宝剑，剪诸见之稠林；妙叶弘通，截万端之穿凿。道合君臣，偏正互回。由是禅法大成，四方参者颇众。本寂禅师弟子过百，信徒数千，知名的法嗣有14位：洞山道延、南丰金峰从志、曹山慧霞、光慧、了如、了悟、元悟、羌慧智炬、智静，鹿门处真、草庵法义，阿育王寺弘通、华光范、广利容、布水岩、小溪行传，四川西禅、韶州华严。

唐天复元年(901)夏夜，本寂问知事曰：“今日是几何日月？”曰：“六月十五。”禅师曰：“曹山平生行脚到处，只管九十日为一夏。明日辰时吾行脚去。”及时(六月十六日)，焚香宴坐而化。世寿62，僧腊37。葬于曹山西阿的凤形坑，塔名“福园”。由于他对曹洞宗的形成和发展贡献巨大，唐昭宗赐谥元证大师。南岳玄泰撰铭。清雍正十二年（1734）被加封为“宝藏元证大师”。本寂禅师“文辞道丽，富有法才”，著有《解释洞山五位显诀》和《注寒山子诗》7卷（已佚），后人又辑得《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和《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2种存世。《全唐诗补编零·续拾》卷34录其诗偈凡12首。《全唐诗》卷823署作耽章，收诗一首，实为大梅法常之作误入。

## 二、历代住持

曹山历史绵长，禅宗底蕴深厚，住持当有不少。然而，禅史记载下来的并不多，在较多的时期显得有较大的断层。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曹山不时处于战乱灾害之中，另一方面也与曹洞宗的禅法重隐修、默照，不以文字记载为重有关。现就禅史所见，罗列于下，以略见曹山禅宗演进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

**（一）慧霞了悟（暂缺）**

**（二）光慧元悟（暂缺）**

**（三）荷玉匡慧（暂缺）**

## 二、“君臣五位”。

以正偏回互解君臣的关系认为君臣之间存在著五种形式：

（一）“君”，正位，“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虚”。

（二）“臣”，偏位，“灵机宏圣道，真智利群生”。

（三）“君视臣”，正中偏，“妙容虽不动，光烛本无偏”。

（四）“臣向君”，偏中正，“不堕异诸趣，凝情望圣容”。

（五）“君臣道合”，兼带，“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

正位即是君位，是体、是理、是空，“本来无物”。偏位即是臣位，是用、是事、事色，“有物象形”。君臣关系上，可以产生两种错误的情况：

一是正中偏，即君视臣，“背理就事”，唯见事相，不见理体。

一是偏中正，即君向臣，“舍事入理”，唯见理体，不见事相。

君臣之间应该是兼带关系，即君臣道合，“冥应众缘，不随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

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君臣五位”一方面反对地方割据势力，一方面又不主张王权绝对化，提出君臣道合，非君非臣的兼中到。

## 三、“王子五位”。

一是“诞生王子”，嫡生太子，不假修证，本自圆成。

二是“朝生太子”，庶生或朝封，未得本心，须借修证。

三是“末生王子”，群臣位，借助功修，终无污染。

四是“化生王子”，将军位，万缘具尽，借位明功。

五是“内生王子”，与诞生王子根本同出，不假修证。

曹山虽继承洞山,亦自有其风格。本寂开示学人以三种方法，即“曹山三种坠”，认为修行有三种境界，即“曹山三然灯”；有“曹山眉目不识”、

为曹山，何王观为荷玉观。后因观堂扩建和曹溪六祖的功德，将荷玉观改名为曹山寺。

曹洞宗属南宗青源法系，中经石头希迁、药山惟俨、云岩昙晟至洞山良价，曹山本寂继承师法，使其禅法大成。

曹洞宗在教法上承石头希迁“即事而真”，意谓个别事物(“事”)显现世界本体(“真”，理，即佛性)，理事“互回”(相应互涉)，以五位君臣旨诀为宗要，从理事、体用关系上说明事理不二，体用无碍的道理。本寂禅师在解释、弘扬洞山良价禅师的“五位君臣旨诀”上表现了更深邃的独到之处，他解释“五位君臣旨诀”(即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兼中至、兼中到)为：“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从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当详审辨明。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他指出：“所谓君，即‘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虚。’所谓臣，即‘灵机弘圣道，真智利群生。’臣向君是‘不堕诸异趣，凝情望圣容。’君视臣是‘妙容虽不动，光烛本无偏。’君臣道合是‘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称君，不敢斥言也，此吾法宗要。”本寂对洞山宗要的解释，使前来参学者豁然开悟，四方学者云集，因而当时的曹山成为禅宗五家之一最盛之圣地。

本寂在洞山处参学数年，开悟以后就辞别，洞山遂密授宗旨，嘱云：“从先师云岩处，亲受《宝镜三昧》，今付于汝。”有“如临宝镜，形影相睹；汝不是渠，渠正是汝。”以体验真我、佛性。“意不在言，来机亦赴”、“但形文彩，即属污染”，以强调“得意忘言”，反对在文字上下功夫。

### 一、“三种堕”。

一是“类堕”，“披毛带角”，堕入异类。二是“随堕”，随声逐色，“不断声色”。三是“尊贵堕”，有所不取，“不受食”。学人悟解到声不是声，色亦非色，一切都是虚妄不实，才能不落于三种堕之中。

**（十三）行秀禅师**

按：晚明的行秀禅师，正统的禅史并没有记载他与曹山寺的关系。这里仅就有行秀的生平事迹作一叙述，以供参考。

行秀，字眉庵，号文素，俗姓夏，南京人。石车通乘禅师之法嗣。出家宝光寺，听讲于南京清凉寺。初参临济宗三十世天童密圆悟禅师，密云问：“何处来？”行秀礼拜曰：“正日学人疑处。”密云便打，行秀又作礼拜，密云更加一踏，行秀茫然。一日闻大众论三峰举临济义玄要话，时行秀方看汾阳颂，上方丈请益曰：“既是一句明明该万象，岂止三玄三要已哉？”密云曰：“你唤甚么作一句？”行秀方伫思，密云劈腮一掌。其后，行秀入浙江海盐金粟寺。金粟石车通乘和尚入招之。行秀到后问曰：“函盖乾坤即不问，箭锋相拄是如何？”通乘拟拈棒，行秀约住与一掌。通乘曰：“试道看。”行秀曰：“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见师。”粟便打，行秀便礼拜，成为通乘禅师法嗣，临济宗三十二世。江西崇仁孝廉李龙孙延行秀居龙济院，数年后，行秀主青原。行秀在青原，庄严佛像，开法七载。上堂曰：“垂万时钩，驻千里乌，雅布漫天，网打冲浪。金鳞是乃从上，大宗匠建法幢，利生接物之标格。若是知有底人，等闲用得去，拈得来，头头尽显，物物全彰，偶然被人拶着，既解翻身，又能吐气，只入得青原之门，望堂奥犹远在。设使上得一层，进得一步，将古人差别誵讹，一时透尽遇境，临机偶然被人拶着直得，南山起去，北山下雨，奈何大法未明，犹是隔靴抓痒。虽能登青原之堂，未许入青原之室。要须入水不动波，入林不动草，生则山生，死则同死。虽然生死山途，却是别行一路，于佛法中，无丝毫气息。此名见卸情忘。自然转长河为酥酪，回大地作黄金。既明大法，可入青原之室，犹未有分付之时。诸昆仲要识有分付时么？”蓦拈拄杖书“叻”字，曰：“更须知有遮一解，始得若是口仔里。海螺禅得少为足，便来做模做样，云我会禅，我会道，急忙要为人师，只要去诸方讨冬瓜印子。青原门下未有插足分在。虽然设有个衲僧出去（云？）：‘老和尚也不得压良为贱，见前一众，那个男儿不丈夫？因甚要向别人讨冬瓜印子？’老僧但笑曰：‘杜撰禅和，如麻似粟’。复举临济义

佐之。与死心周旋垂20载。死心圆寂后，善清应请住持黄龙，大唱晦堂祖心之道。时黄龙号称“法窟”，多奇杰之士。南宋高宗建炎（1127-1130）末，善清因兵乱避地抚州临川。不久，应太守蒋宣卿之请栖住抚州宜黄曹山，期间的事迹不详。其后又应请迁住抚州金溪疏山。门下知名法嗣有：隆兴府黄龙山堂道震，台州万年雪巢法一，福州雪峰东山慧空，庆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等禅师。

**（十）了如禅师**

了如，生卒年、俗姓、籍贯、师承法脉等不详。活动于绍兴年间，重振曹山的一大宗师。宋绍兴二年（1132年），曹山寺方丈寮遭陨石震坏，住持释了如得邑人将士郎邓经相助修复，并对大雄宝殿、禅堂等加以修复，寺院“雄丽靚深，为一时伟观，而四方之游者日至，食指千余，倍徙他日。”当时金兵南侵，江淮寺庙多毁，僧众流亡。一些偏僻小寺虑人多难以维系，多“惧而不纳”，释了如广开山门，长开海单，收容逃难僧众，以致宝积寺内住僧数百。其法门之正，道风之严也声名远播。

**（十一）显化禅师**

显化，俗姓廖。生卒年、籍贯、法脉等不详。明洪武（1368-1398）初，显化住持曹山寺法席，实践农禅并重之祖训，“任勤苦，剪蒿莱”，数年间，致力于毁于元末明初曹山寺。在僧俗信众的支持下，显化“修佛殿，建法堂，天王殿巍于前面，钟鼓楼列于东西”，“长廊环绕，位居鳞次”，重现祖师道场雄姿，住僧达数百人。明洪武六年（1373年），宜黄和周边县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难民剧增涌入曹山寺。显化毅然力排众议，将寺内积蓄的一千多担稻谷全部用来赈济灾荒，此善举声播四方。明太祖朱元璋因此敕封释显化“斯道禅师”之号，赐曹山寺额“宝积禅林”。

**（十二）万如通微禅师**

通微（？-1657），字万如，俗姓张，嘉禾人。初参闻谷禅师有所悟，继参天童圆悟禅师大悟，得圆悟印可，为临济宗三十一世。出世云居山真如寺，次迁宜黄曹山寺，后住龙池十余年。有《万微通微禅师语录》十卷行世。

堂。不经意间，他抬头一看，一轮明月正挂在空中，当即便豁然大悟。于是他匆匆地赶到方丈寮。善清和尚一见，知道他已经彻悟，遂为印可，成为黄龙派的法嗣。道震悟道后，即被人推荐入住曹山。《禅林宝训》卷3记：山堂震和尚，初却曹山之命。郡守移文勉之。山堂辞之曰：“若使饭梁嚙肥作贪名之衲子，不若草衣木食为隐山之野人。”不过，后来道震还是因请而住曹山接众。次迁广寿黄龙。鉴于当时参学之士，知见深重，故道震禅师在接众时，常常用违背常规之语，拶逼学人，令其放弃文字执着。因此，他的开示往往令人拟思不得。现举其上堂法语三则，供读者品味——上堂曰：“举个古人因缘问阇黎，阇黎不得作古会。若作古会，失却当面眼。举个即今因缘问阇黎，阇黎不得作今会，若作今会，障却阇黎本来眼。假饶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犹是药病相治止啼之说。只如透脱一句，阇黎还道得也无？若道不得，直待罗汉峰深谈实相，即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门人各说异端，大似众盲摸象。神光礼三拜，依位而立。达磨云：汝德吾髓。这黑面婆罗门，脚跟也未点地在。”上堂：“石人问枯桩，何时汝发华？枯桩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桩吐异葩。红霞辉玉象，白玉碾金沙。借问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五灯会元》卷十八《黄龙道震禅师》）

**（八）慧言禅师**

按：《续传灯录》卷22“宝峰克文禅师法嗣”中有“曹山慧言禅师”，但无任何文字记载其生平事迹。慧言的生卒年、俗姓、籍贯、事迹不详。据推测，慧言师从黄龙慧南高徒宝峰真净克文，自然是属于生活于两宋之际的黄龙派禅师。其名号前加上“曹山”两字，或表明他曾经住持曹山。

**（九）黄龙善清**

善清（1057-1142），自号草堂，俗姓何，广东南雄保昌人。少依香林寺法恩法师出家。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试经合格得度。善清30岁时始游方，初谒潭州大沩慕喆禅师，机缘不合。次趋隆兴府黄龙山（在今江西修水境）晦堂祖心之席，得祖心印可。善清依止祖心七年，乃辞别，遍访江浙丛林。值法兄死心悟新禅师出世开法，善清辅

“好个问处。”问：“佛法中请师方便。”禅师曰：“方便了也。”问：“如何是古佛心？”禅虬曰：“何待问。”后南唐主请居金陵报恩院，署号（“慧济”）摄众。上堂，谓众曰：“此日奉令住持当院，当众演法。适来见维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当观第一义，且作么生第一义？若这里参得多少省要，如今别更说个甚么即得。然承恩旨，不可杜墨默去也。夫禅宗示要，法尔常规，圆明显露，亘古亘今，至于达摩西来，也只与诸人证明，亦无法可得与人。只道直下是，便教立地构取，古人虽则道立地构取，如今坐地还构得也无？有疑请问，僧问：“三德奥枢从佛演，一音玄路请师明。”禅师曰：“汝道有也未？”问：“如何是报恩境？”禅师曰：“大家见汝问。”禅法主张法尔如是，无法可入，直下便是。开宝中，示寂于报恩院。法嗣有庐山栖贤寺道坚、归宗寺慧诚。（《景德传灯录》卷25、《五灯会元》卷10）

**（六）雅禅师**

按：曹山宝积寺一直将黄龙宗雅禅师纳入自己的住持禅师系列。然雅禅师的事迹失载不详。惟知黄龙宗的泐潭洪英禅师早年间曾至曹山从雅禅师学习禅法。据《五灯会元》卷十七所载黄龙派禅师，禅师中含有“雅”字的有“兴国契雅禅师”、“慧日文雅禅师”。考察这两位禅师的活动，似乎均与曹山无关。

**（七）道震禅师**

道震，生卒年不详，俗姓赵，金陵人。道震少依觉印禅师为童子，觉印英禅师后移居泗州（今安徽泗县）普照寺，道震亦随而前往。当时正好赶上淑妃择度童行，道震因而得度，并受具足戒。过了很久，道震禅师便辞别英禅师，前往参礼丹霞子淳禅师。一日，子淳禅师与道震禅师讨论洞上宗旨。道震禅师恍然有省，遂呈偈曰：“白云深覆古寒岩，异草灵花彩凤衔。夜半天明日当午，骑牛背面著靴衫。”子淳禅师从此便非常器重他。但是道震自以为还有疑滞，于是便离开子淳禅师，往依泐潭草堂善清禅师。道震一见善清和尚，因缘相契，于是便留在善清和尚座下，每天到经堂里阅藏。一天晚上，道震听到晚参的鼓声敲响，于是便走出经

玄禅师行脚，时到龙光，值光上堂。义玄出问曰：‘不展锋铓，如何得胜？’光据坐，义玄曰：‘大善知识，岂无方便？’光瞋目。曰：‘义玄以手指曰：遮老汉，今日败阙也。”行秀禅 师曰：“埋兵调斗，夺角冲关，虽然临济好手，其奈龙光。坐筹帷幄，尚乏决胜之才。当时待云：‘大善知识，岂无方便？何不以手指云：草贼大败。他若拟议踌躇，即拈住杖，打出山门。非惟截断临济后语，亦且不失大宗匠，接人之体裁。大众还知青原老汉底落处么？选佛若无如是，眼假饶千载亦奚为。”卓柱杖下座。清顺治十三年（1656）秋移住龙须山资国院。院为五代青原行思系道殷禅师道场，久颓圯，孝廉刘而平率众请行秀禅师典之。清康熙二年（1663）正月十八，行秀染病，七日后圆寂，弟子于龙须山法堂之后立塔纪念。（《青原志略》、《青原山志》、《佛教人士事略》“行秀禅师”条）

#### （十四）观心禅师

观心（1575–1649），徐姓，浙江人。观心生时嫂梦庭立青莲，莲坐一尊宿。母以鞠子繁将弃之，嫂感梦异，乳之。性笃孝。习儒业，为诸生，善属文，精易通太元，豪侠旷迈，游学吁水，寄情诗酒山水间。慕寿昌无明、章山无怀二大和尚，随梦老衲授衣。明万历四十年（1612）偕吁门人赴乡试，途经章山，瞻像公仪表，恍如梦中授衣者，遂薙发受具。一日，像公举古德“南山起云北山下雨”公案有省，呵呵大笑，时了幻上人在旁，问曰：“师何笑？”曰：“张三喫酒李四醉。”复大笑不止。寻应临川大乘堂之请而住持之。据说，观心每念佛有鸠一队随堂，如听经状。明天启三年（1623），飞锡宜黄县城南陈坊村，创兴福庵，次陟崇仁罗山住静，尝持诵《华严经》，闻天鼓鸣，闭关数载，接续曹洞宗宗脉。其后有纪居士建延寿庵请师居之。明崇禎五年（1632），观心应崇仁吴相国请师住号称古德法窟的龙济寺。时曹山寺已是衰微，县令蔡某、知府张某虔诚邀请观心前来持。观心登方丈席后，十月的某一傍晚，见岭后发光，遂祝曰：“将来祖道重兴，光当益大。”须臾光现十余丈，旋分为五段，收而复放者，三复祝曰：“果首介应吾，光当聚为一。”少顷，光聚一团，竟夕始隐。观心住持后，致力于兴复曹山禅宗事，

较有作为。重新修葺三间大殿，僧徒数十人。不久之后，乐安董司悬师住宜黄黄山寺。观心因而复自号曹黄耦叟。清顺治五年（1648），土寇蹂躏，独逃难曹山人者获免。清顺治六年（1649）九月初十夜圆寂。五色毫光，从顶涌出，腾空而散，荼毗，镵类铄金。僧腊40，世寿75。（参考同治《宜黄县志》卷四十七《仙释》；《佛教人士事略》“观心”条）

#### （十五）仙源禅师

（暂缺）

#### （十六）智胜禅师

智胜禅师，生卒年、籍贯、俗姓及早年生平均不详。先住抚州广寿寺，后住抚州宜黄曹山寺多年。（清道光三年《临川县志》卷25《仙释》）

#### （十七）明敏禅师

明敏禅师，生卒年不详，字文仲，俗姓陈，抚州崇仁人。十四岁母丧后，薙发出家于宜黄曹山寺，后于金溪疏山寺亚目和尚处受具足戒，又参抚州广寿寺智胜长老，职监院。随智胜主曹山五年，洞彻知见，明上上乘。云游信州，入杭抵苏，遍历诸大兰若，识悟益增，竖义超卓，百应不穷。后返曹山。数年后，郡司马李士徵请住抚州上桥多福寺。乾隆六年，众以广寿虚席，请主院事。明敏好诗，晚岁，诗益工。精书法，戒律尤谨，答问以正实为宗，尽扫机锋外谛。或问：“师授曹山衣拂，请示传世度人宗旨安在？”答曰：“即事即理，是圣是佛。昔曹山教某从疑情上参透。某今欲诸公从不疑处随缘做去，自然水到渠成，不待言语文字转相指授。郡侯刘永锡为之传。（清道光三年《临川县志》卷25《仙释》）

#### （十八）怀善法师

怀善法师（1947–），俗姓唐，名建芳，广西全州人。自幼善根深厚，聪慧过人。20世纪60年代就学大专学校，所学为水利工程专业，70年代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工程师，1985年5月，因缘汇聚，在湖南南岳上封寺礼宝昙法师披剃出家，并于同年受具足戒，后又事从本焕长老和一诚长老及佛

源老和尚。1990年，法师应江西省萍乡市邀请，出任萍乡市佛教协会会长，并任萍乡宝积寺住持。法师在精研佛法的同时，在寺院设计、建筑方面亦有卓越才能。在法师的的主持下，萍乡宝积寺积极进行寺院恢复重建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1993年4月29日,宜黄县政府礼聘时任江西省佛协常务理事、副会长怀善法师任寺庙住持。担当起中兴曹洞宗祖庭的重任。怀善法师亲自绘制了曹山寺建设规划蓝图,为了加快曹山寺的建设进程,怀善法师带领弟子结茅而居,不辞辛劳。几年来,先后落成了客堂、斋堂、僧寮、观音堂。1995年，法师调往中国佛教协会，对佛牙塔地宫及塔院作改造设计。1996年被派往尼泊尔，参与中国有史以来在国外的第一座正式寺院——中华寺的设计、筹建工作。2000年5月，法师被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佛教协会任命为中华寺首任方丈。2002年9月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任江西省萍乡市佛教协会会长。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江西省萍乡宝积寺方丈、海拉尔万佛寺方丈等职。法师为国内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工程师、中国佛教界当代建筑设计大师。同时于佛学修行上亦造诣深邃，主要著作有《佛陀故乡驻锡记》《印度朝圣记》《八大人觉经讲记》《中国佛教寺院规划与设计》等。

#### （十九）心亮法师

心亮法师（1956–），号洞恒，俗世姓名洪荣娣，福建省沙县夏茂人。心亮生于一佛化的农民家庭中，从小受传统家庭教育的熏陶，亲近佛教。14岁时入佛门。1978年礼开华法师剃度出家，1982年于豆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并于当年就读于福建省佛学院。1986年于佛学院本科毕业。随后二年，任教于佛学院。1989年亲近通愿老法师学律，并进入福建省将乐县佛教协会工作。1992年任福建省沙县天湖净寺住持，领导并完成了该寺的重建工作。法师从1984年至今曾任全国各地及海外二部僧传戒法会亚部开堂大师父，戒子遍及全国各地。2003年12月，法师应宜黄县政府礼请任曹山宝积寺住持。其后数年间，法师担当起复兴曹山宝积寺重建工作的大任。同时，法师重视寺院僧众的道风建设、人才建设，每年结夏安居。2008年8月，由其开办的第一届曹山佛学院佛学班二年制学员结业。2013年底，

法师退让住持法席，将曹洞宗第五十代衣钵传与养立法师。法师现任三明政协委员、沙县政协常委、中國佛教协会理事、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三明市佛协名誉会长、沙县佛协会会长、沙县佛教法界爱心会会长、福建沙縣天湖淨寺住持等职。

## 三、现任住持

#### 养立法师

法师生于古都长安的佛教家庭，自幼佛缘深厚，自中学时代起常随父母于钟南山各处寺庙供养出家人或依止各方大德参习佛法，四岁起即追随先祖学习中医和针灸绝技，未及充龄便开始治病救人、悬壶济世。受过完整的东西方医学教育。法师在家时于2002年起担任“香港慈辉基金会”副总干事期间，倾力服务于医疗慈善事业，曾经为“专项先心病治疗”募集善款达五千万之多，救治先心病患者1093人。为使边远地区的民众获得基本的传染病疫苗接种，法师远赴藏区甘南为所有的草原医生配备摩托车和相应的疫苗冰箱，并为他们提供每个月所需的汽油费用，让广大的牧民平生第一次接受了基础的疫苗接种，使得甘南地区的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降低。法师无论在家出家时，无时无刻以苍生为念，及众生所及，想众生所想，将利益有情弘法利生的事业做为自己毕生的信仰和行为准则。法师在与禅宗泰斗一诚长老诊治的过程中，受长老熏习，在长老座下披剃染衣出家。法师出家后，接曹洞宗祖庭第50代衣钵，于2013年底晋院升座曹山宝积寺住持。依一诚长老嘱托，法师努力振兴千年禅门古寺，建整道场，重建禅堂挂起钟板依止曹洞仪轨修行，建立“曹洞佛学院”培育深入经藏研究佛学、爱国爱教的高级僧才，曹洞佛学院也是中国唯一一座以宗派命名的佛学院。法师发扬祖师禅传统，提出“文禅”与“农禅”并重的教学特色。曹山宝积寺于2015年 5月29 日–6月27日，承办江西省佛教会第十九次二部僧三坛大戒传戒法会，续佛慧命，祖庭中兴，使全球信众人数最多的曹洞宗祖庭重新焕发出庄严神圣的光彩。2016年2月，养立法师获得世界佛教联合会颁发的“第三届世界佛教卓越领袖奖”，此奖旨在表彰法师自1986年起至今为佛教慈善事业三十年如一日的赤诚付出。



教，对清初曹洞宗的在江西地区的中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大药曾随乃师觉浪道盛禅师参与重建曹山本寂禅师墓塔的活动，撰写了塔铭。

## 五、其他曹山本寂知名法嗣及其所传禅系

曹山开法三十多年，门下弟子众多，杰出者也为数不少。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抚州曹山本寂禅师法嗣一十四人：抚州荷玉光慧禅师、筠州洞山道延禅师、衡州育王山弘通禅师、抚州金峰从志禅师、襄州鹿门处真禅师、抚州曹山慧霞大师、衡州华光范禅师、处州广利容禅师、泉州庐山小溪院行传禅师、西川布水岩和尚、蜀川西禅和尚、华州草庵法义禅师、韶州华严和尚(以上一十三人见录)庐山罗汉池隆山主和尚(一人无机缘语句不录)。按：《祖堂集》录有曹山门人五人，有中曹山慧遐(霞)、金峰从志、晓门真禅、荷玉匡慧、育王弘通，在洞山一门中收录最多，其他如云居、华严门下收录二人，龙牙、疏山、云盖门下各一人。因此至少在《祖堂集》作者看来，当时曹山一门属于洞山系中最为重要的一支，为曹洞宗正传。前文已列的曹山寺住持禅师不再列举。

### （一）洞山道延

道延，俗姓刘，福州长乐人。赴曹山礼本寂禅师为师。因曹山本寂和尚垂语云：“有一人向万丈崖头腾身掷下，此是什么人？”众皆无对。道延禅师出对曰：“不存。”曹山问：“不存个什么？”道延答：“始得扑不碎。”曹山深肯之。道延与曹山问答契旨，深得曹山厚爱。从曹山本寂座下得法后，始居鹿头，号鹿头和尚。杨吴武义二年(920)来筠州洞山，为洞山第四世住，遂又称洞山道延。僧问：“请和尚密付真心。”道延答：“欺者里无人作么!”在此住持三年，于杨吴顺义二年(922)入灭，全身瘞于寺南，谥“洪果大师”、“惠光之塔”。知名门人有惠敏禅师。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灯会元》卷十三、余靖《筠州洞山普利禅院传法记》）

### （二）育王弘通

弘通，生卒年不详，洪州高安县（今江西高

安）禅师法旨精髓，遂辞去。大约于嘉祐中期（1059—1061），洪英客居云居山真如禅寺。后为证宗要，至筠州黄檗山（今江西宜丰境内）积翠庵诣慧南禅师，经努力学习，成为慧南门下的知名法嗣。洪英后开法泐潭宝峰，颇有作为，影响一时。撰有《泐潭英禅师语要》1卷传世。

### （五）觉浪道盛

觉浪道盛（1592—1659），字觉浪，号浪杖人，俗姓张，福建柘浦人。少习举业，但好禅寂，依端严识和尚出家，栖梦笔山。初参博山元来，旋谒晦台元镜禅师于建阳东苑。元镜赞叹曰：“吾寿昌这枝慧灯属子矣!”即付源流，承嗣曹洞宗33世。明崇禈八年(1635)开法于福船寺，迁住庐山园通寺三载，结鸡鸣庵于寺东，与黎川人祠部郎忠节黄端伯友善，旦夕相依，漫话千载因缘。后人主南京天界寺。入清，明遗民大仕纷纷出家为僧。投名僧道盛门下求法者，先后有进士倪嘉庆、方以智等，后皆主江西名山大寺法席。清顺治十二年(1655)，道盛应请回江西，入主广丰博山能仁寺。顺治十三年（1656）五月，道盛与弟子黎川寿昌寺住持等赴宜黄曹山，主持重建本寂祖师墓塔。旋返博山。1659年回到南京天界寺休夏，初住昆卢阁，临寂前忽移锡禅堂亭，日午书偈掷笔而逝。

### （六）药地大智

大智（1611—1671），俗世姓名方以智，字密之。出家后，字无可、弘智、行远、墨历、木立、五老，号“药地愚者”、“浮山愚者”等十数个名号，江南省安庆府桐城县（今安徽桐城）人。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佛学家。大智出身于仕宦书香门第，明崇禈十三年（1640）中进士，按翰林院检讨。明朝覆亡后，从事反清活动。清顺治七年（1650）在广西被清兵俘获，胁降不屈，清帅服其气节，听任其出家梧州云盖寺为僧。清顺治十年（1653）拜觉浪道盛和尚为师，受曹洞禅法，闭关于南京高座寺之看竹轩。清顺治后期，先后卓锡于江西黎川县天峰禅寺、稟山寺、南谷寺、寿昌寺、龙湖寺，金溪疏山寺，南城资圣寺，南丰程山，游方于宜黄白土寺、石 寺等。清康熙初年，大智在青原山祖庭开堂说法，接引学人，传徒兴

师，问：“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本寂反问：“理即如此，事作么生?”道怵言：“如理如事。”本寂再问：“谩曹山一人即得，争奈诸圣眼何?”道怵反问：“若无诸圣眼，争鉴得个不恁么?”本寂因言：“官不容针，私通车马。”

### （三）云门文偃

文偃（864—949），俗姓张，姑苏嘉兴（今浙江嘉兴）人，是云门宗禅的创始人。文偃创宗之前行脚多地，何时参礼曹山本寂禅师，史载不明，推测大约是本寂晚年。

《云门匡真禅师广录·游方遗录》：师到曹山，山示众云：“诸方尽把格则，何不与他道一转语，教伊莫疑去。”师便问：“密密处为什么不知有？”山云：“只为密密，所以不知有。”师云：“此人作么生亲近？”山云：“不向密密处。”师云：“不向密密处，还得亲近也无？”山云：“始得亲近。”师应喏喏。师问曹山：“如何是沙门行？”山云：“吃常住苗稼者。”师云：“便与么去时如何？”山云：“你还畜得么？”师云：“学人畜得。”山云：“你作么生畜？”师云：“着衣吃饭有什么难。”山云：“何不道披毛戴角。”师便礼拜。

《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云门问：“如何是沙门行？”师曰：“吃常住苗稼者是。”门云：“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尔还畜得么？”门云：“畜得。”师曰：“尔作么生畜？”门云：“着衣吃饭有甚么难。”师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门便礼拜。师示众曰：“诸方尽把格则，何不与他道一转语，令他不疑去。”云门在众出问：“密密处为甚么不知有？”师曰：“只为密密所以不知有。”门云：“此人如何亲近？”师曰：“莫向密密处亲近。”门云：“不向密密处时如何？”师曰：“始解亲近。”门云：“诺诺。”又问：“不改易底人来，师还接不？”师曰：“曹山无恁么工夫。”

### （四）泐潭洪英

洪英(1012—1070)，俗姓陈，福建邵武人。洪英自少学儒，然成年后弃儒向佛。年19受具足戒，复奉师命外出游方参学，乃由闽入赣，初至抚州曹山，学道于黄龙宗的尊宿雅禅师，日久，尽得雅

## 四、过化高僧

本寂禅师住持曹山寺以来，曹山即成为天下名寺，禅宗曹洞宗的祖庭。尽管曹洞宗自宋代以来至20世纪80年初，都比较衰落，但时时有禅师过访，留下了历史的痕迹，扩大了曹山寺的影响。

抚州临川崇寿寺是法眼宗的创始地。邻近的宜黄曹山自然也是法眼宗徒行脚参学的丛林。例如，禅史载：文遂禅师问僧：“从甚么处来？”曰：“曹山来。”师曰：“几程到此？”曰：“七程。”师曰：“行却许多山林溪涧，何者是汝自己？”曰：“是。”师曰：“众生颠倒，认物为己。”曰：“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是。”乃曰：“诸上座，各在此经冬过夏，还有人悟自己也无？山僧与汝证明，令汝真见，不被邪魔所惑。”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好个师僧，眼目甚分明。”按：文遂禅师，五代宋初法眼宗僧。浙江杭州人，俗姓陆。自幼出家，十六岁游方，禅教俱修。谒大法眼文益禅师，文益以八还义勘之，不能对，乃服膺请益，后嗣其法。初住吉州（江西）止观院，乾德二年（964）迁长庆寺，更历清凉、报慈诸刹。署雷音觉海大导师。

### （一）米和尚

京兆府米和尚，又称七师，陕西人，俗姓辛。《五灯会元》《指月录》《曹山语录》等禅史有载。《曹山语录》：因米和尚至，未相见。米遂坐却禅床，师更不出，米便去。主事遂问：“和尚禅床为什么被别人坐却？”师曰：“去后却还来，米果回与师相见。”

### （二）镜清道怵

唐代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镜清道怵禅师是禅学大师，道行卓著，名声远扬日本等国，《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碧岩录》等书都载有他的事迹和传略。镜清早年在雪峰山尽得义存大师心要，又开始游方观风，历练机锋。道怵因访先曹山本寂禅师。本寂问“甚么处来？”道怵答：“昨日离明水。”本寂再问：“甚么时到明水？”道怵答：“和尚到时到。”本寂又问：“汝道我甚么时到？”道怵答：“适来犹记得。”本寂于是连声道：“如是！如是！”首肯之。后道怵参问本寂禅

<sup>[1]</sup> 曹山志 曹山志 曹山志 曹山志 曹山志 曹山志 曹山志 曹山志 曹山志 曹山志

安)人。早年出家于青林寺,当依止洞山良价弟子青林道虔禅师(?—904)。冠岁依年具戒。赴曹山礼本寂禅师为师。曹山问:“近离什么处?”师云:“近离明水。”曹山云:“作么生得到这里?”师云:“遇明则行,遇暗则止。”弘通因答对巧妙,受到曹山首肯与器重。弘通在曹山座下得法后,逍遥云水一个时期后,栖居衡州(今湖南衡阳)常宁县育王山。楚王钦仰,三降使人迎请,师誓不从,愿处林峦,寄安光景矣。僧问:“混沌未分时如何?”师曰:“混沌。”曰:“分后如何?”师曰:“混沌。”上堂:“释迦如来四十九年说不到底句,今夜山僧不避羞,与诸尊者共谭。”良久曰:“莫道错。珍重!”僧问:“学人有病,请师医。”师曰:“将病来,与汝医。”曰:“便请。”师曰:“还老僧药价钱来。”问:“曹源一路即不问,衡阳江畔事如何?”师曰:“红炉焰上无根草,碧潭深处不逢鱼。”问:“心法双亡时如何?”师曰:“三脚虾蟆背大象。”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老僧毛竖。”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直待文殊过,即向你道。”曰:“文殊过也,请和尚道。”师便打。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浑身不直五文钱。”曰:“太贫寒生!”师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师曰:“随家丰俭。”问:“如何是急切处?”师曰:“针眼里打筋斗。”问:“如何是本来身?”师曰:“回光影里见方亲。”

(《祖堂集》卷十二、《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灯会元》卷十三)

### (三) 金峰从志

从志,生卒年不详,福州古田(今福建古田)人。自离闽越,便造漕源(曹山),顿契玄猷,更不他往。后来开法,初住抚州金峰山,后住金陵报恩寺,号玄明禅师。

问:“四海晏清时如何?”师云:“犹是阶下汉。僧曰:“王还知也无?”师云:“王不少神。”问:“如何是禅?”师云:“不动转。”“如何是道?”师云:“不同万物。”进曰:“禅与道相去近达?”师云:“近则近,远则远。”“如何是‘近则近’?”师云:“对面弁不得。”“如何是远则远?”师云:“过于兜

率。”问:“古人以调弦,以弁为希。只如熊耳与曹溪,以何为验?”师云:“无纹彩。”进曰:“既然如此,六叶从何来?”师云:“岂是有纹彩那作摩?”僧云:“古人还传也无?”师云:“若不传,争得到今日?”僧曰:“既无纹彩,作摩生传?”师云:“传是无纹彩。”僧曰:“和尚还传也无?”师云:“作摩不传?”僧云:“古人意如何?”师云:“曹溪门前力掌,直至如今不忘。”僧曰:“向后事如何?”师云:“千嘱万嘱。”

僧问:“如何是金峰正主?”师曰:“此去镇县不遥,闍黎莫造次。”曰:“何不道取?”师曰:“口如磔盘。”问:“千峰万峰,那个是金峰?”师乃所额。问:“千山无云,万里绝霞时如何?”师曰:“飞猿岭那边何不吐却?”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壁边有鼠耳。”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金峰门前无五里牌。”新到参,师曰:“不用通时暄,第一句道将来。”曰:“孟春犹寒,伏惟和尚。”师曰:“犹有这个在。”曰:“不可要人点检去也。”师曰:“谁?”僧指自身。师曰:“不妨遭人点检。”拈起枕头,示僧曰:“一切人唤作枕头,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审和尚唤作甚么?”师拈起枕头,僧曰:“恁么则依而行之。”师曰:“你唤作甚么?”僧曰:“枕头。”师曰:“落在金峰窠里。”问:“金杯满酌时如何?”师曰:“金峰不胜酩酊。”僧扫地次,师问:“作甚么?”僧竖起笤帚。师曰:“犹有这个在。”曰:“和尚适来见个甚么?”师竖起拄杖。僧参,才入方丈,师便打。僧曰:“是!是!”师又打。僧曰:“不是!不是!”师作礼拜势,僧作拓势。师曰:“老僧眼暗,闍黎耳聋。”曰:“将饭鲙鱼,还须克己。”师曰:“施食得长寿报。”曰:“和尚年多少?”师曰:“不落数量。”曰:“长寿者谁?”师曰:“金峰。”曰:“果然眼昏。”师曰:“是,是。”问僧:“甚处来?”僧近前,良久师曰:“闍黎参见甚么人?”曰:“参甚么碗?”师曰:“金峰有过。”曰:“是!是!”师良久。师问僧:“甚处来?”曰:“东国来。”师曰:“作么生过得金峰关?”曰:“公验分明。”师曰:“试呈似金峰看。”僧展两手,师曰:“金峰关从来无人过得。”曰:“和尚还过得么?”师曰:“波斯吃胡椒。”问

僧:“姓甚么?”曰:“姓何。”师曰:“至竟不脱俗。”曰:“因师致得。”师曰:“若恁么,过在金峰。”曰:“不敢。”师曰:“灼然金峰有过。”僧问讯次,师把住曰:“辄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则因缘举似你。”僧作听势,师与一掌。僧曰:“为甚么打某甲?”师曰:“我要言话行。”看经次,骈道者来,师擎起经作揽衣势,以目视之。骈提起坐具,以目视师。师曰:“一切人道你会禅。”骈曰:“和尚作么生?”师笑曰:“草贼大败。”问:“是身无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师下禅床,扭僧耳朵。僧负痛作声。师曰:“今日始捉著个无知汉。”僧作礼出去。师召:“闍黎!”僧回首。师曰:“若到堂中,不可举著。”曰:“何故?”师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后无老婆心。”僧问:“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师曰:“问凡答凡,问圣答圣。”曰:“如何是二十年后无老婆心?”师曰:“问凡不答凡,问圣不答圣。”师见僧来,乃举手曰:“此是大人分上事,你试通个消息看?”曰:“某甲不欲瞒和尚。”师曰:“知孝养人,也还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事么?”师曰:“老僧瞒闍黎。”曰:“到这里不易辨白。”师曰:“灼然灼然!”僧礼拜,师曰:“发足何处?”曰:“祇这里。”师曰:“不唯自瞒,兼瞒老僧。”上堂:“我若举来,又恐遭人唇吻;不举,又遭人笑怪。于其中间,如何即是?”有僧才出,师便归方丈。至晚,别僧请益曰:“和尚今日为甚不答这僧话?”师曰:“大似失钱遭罪。”问僧:“你还知金峰一句子么?”曰:“知来久矣。”师曰:“作么生!”僧便喝。师良久,僧曰:“金峰一句,今日粉碎。”师曰:“老僧大曾问人,唯有闍黎门风峭峻。”曰:“不可须要人点检。”师曰:“真不博金。”问:“如何是非言之言?”师曰:“不加文彩。”问:“四海晏清时如何?”师曰:“犹是阶下汉。”上堂:“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还有人道得么?如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与他住。”时有僧出作礼,师曰:“相见易得好,共住难为人。”便下座。僧辞,师问:“何处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师曰:“若到诸方,切忌著金峰为人处。”曰:“已领尊旨。”师曰:“忽有人问,你作么生?”僧提起袈裟角。师曰:“捷弱于闍黎。”

据《林间录》卷二:金峰玄明禅师,曹山耽

章禅师之嗣,道貌奇古,机辩冠众。一日升座曰:“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若人道得,我分半院与伊。”时有僧出众,明下座约住曰:“相见易得好,共事难为人。去!”

师后住金陵报恩院入灭。谥“圆广禅师”,塔曰“归寂”。金峰从志门下知名法嗣二人:洪州大宁神降、澧州药山彦。

(《祖堂集》卷十一、《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灯会元》卷十三《金峰从志禅师》)

### (四) 鹿门处真

处真,讳真禅,其生缘族姓,生卒年不详。于曹山本寂禅师座下得法后,嗣曹山。至襄州鹿门寺开法,大扬曹洞宗风。《五灯会元》卷十三《鹿门处真禅师》:襄州鹿门山处真禅师,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有盐无醋。”曰:“忽遇客来,如何祇待?”师曰:“柴门草户,谢子远来。”问:“如何是道人?”师曰:“口似鼻孔。”问:“祖祖相传,传甚么物?”师曰:“金襴袈裟。”问:“如何是函中般若?”师曰:“佛殿挟头六百卷。”问:“和尚百年后,向甚么处去?”师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还许学人相随也无?”师曰:“汝若相随,莫同头角。”曰:“诺。”师曰:“合到甚么处?”曰:“佛眼辨不得。”师曰:“若不放过,亦是茫茫。”问:“如何是鹿门高峻处?”师曰:“汝还曾上主山也无?”问:“如何是禅?”师曰:“鸾凤入鸡笼。”曰:“如何是道?”师曰:“藕丝牵大象。”问:“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未审此个还坏也无?”师曰:“临崖看浒眼,特地一场愁。”问:“如何是和尚转身处?”师曰:“昨夜三更,失去枕头。”问:“一句下豁然时如何?”师曰:“汝是谁家子?”上堂:“一片凝然光灿灿,拟意追寻卒难见。瞥然撞著豁人情,大事分明总成办。实快活,无系绊,万两黄金终不换。任他千圣出头来,总是向渠影中现。”鹿门处真有门人益州崇真、第二世志行大师谭和尚、襄州谷隐悟空大师智静、庐山行因、襄州灵溪山明禅师、洪州大安寺真上座六人,其中鹿门二世志行、三世行因及智静影响较大。

(《祖堂集》卷十一、《景德传灯录》卷

二十、《五灯会元》卷十三）

- （五）华光范（暂缺）
- （六）广利容（暂缺）
- （七）小溪行传（暂缺）
- （八）布水岩（暂缺）
- （九）蜀川西（暂缺）
- （十）草庵法义（暂缺）
- （十一）韶州华严（暂缺）

## 六、檀越护法

### 王若一

生卒年不详，宜黄人。富有资财，为佛道二教的信士。本寂禅师踏勘宜黄、寻找栖息地时。王若一遂舍自己修炼栖息所何王观，请本寂禅师住持。本寂于是将何王观更名为荷玉观，于此弘法扬禅，发展兴盛曹洞宗。王若一为本寂开法曹山奠定了基础。

### 钟传

钟陵大王响仰德高，再三降使迎请，师乃托疾而不从命。第三遣使去时，王曰：“此度若不得曹山大师来，更不要相见。”使奉旨到山，泣而告曰：“和尚大慈大悲，救度一切。和尚此度若也不赴王旨，弟子一门便见灰粉。”师云：“专使保无忧虑。去时贫道附一首古人偈上大王必保无事。”偈曰：“摧残枯木倚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见之犹不顾，郢人那更苦追寻！”使回通偈，王遥望山顶礼曰：“弟子今生决定不得见曹山大师也。”钟传虽然没有亲炙于本寂禅师座下，但其行为对于张扬本寂曹山禅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 危全讽

危全讽（？-909）字上练，又字忠练，唐末南城东兴乡四十一都苏源村（今属江西省黎川县荷源乡）人。抚州刺史。抚州城的奠基人。唐末时拥有抚、信、袁、吉四州之地，割据称雄。笃信佛教，大力倡导佛学，网罗了一大批禅师来抚州传经讲佛，住持寺庙。曹洞宗师本寂在宜黄曹山寺开山说法，他多次参禅礼佛，并对其倡导的“五位君臣”

法要深为悦服。唐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抚州刺史危全讽上奏称“曹山有梵僧群集山顶，乡民追之，皆飞行而去，遗其笠，制甚奇古。”

### 胥世安

宋时，胥仕隆曾孙胥世安于曹山作今龙堂，“阴行其善，布施之产，田畴遍野，竹树连云。延僧权其出入，鰥寡孤独，生则于食之，歿则殓埋之。”

### 邓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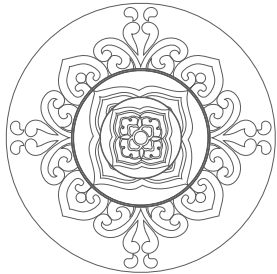
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荷玉观依真宗皇帝之敕，改名为曹山宝积寺（曹山宝积禅院），因地处曹山，远近善信及世俗民众仍具称之“曹山寺”。后，曹山寺方丈寮遭陨石震坏。宋绍兴二年（1132年），曹山寺住持了如禅师得邑人将士郎邓经相助修复，对大雄宝殿、禅堂等加以修复，寺院雄丽靓深，为一时伟观，而四方之游者日至，食指千余，倍徙他日。当时,诗人邓芑有诗赞道：“宝积重来异昔年,修廊千步阔山边。南分灵派渠行玉,北敞高台花雨天。日照青林犹带润,云水翠岫尚藏烟。庞眉老子升猊坐,不惜家风示众贤。”

### 欧阳渐

欧阳渐，字竟无，近代著名佛学居士，生于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江西宜黄人。早年受杨仁山居士教导，对佛学信念坚定。曾在宜黄兴办正志学堂，自订科目，自编课本，亲自讲授。1906年，先生三十六岁，遭母丧，悲痛万分，即于母丧之日“断肉食、绝色欲、杜仕进，归心佛法，以求究竟解脱。”1907年东渡日本寻访佛教遗籍，常与章太炎、刘师培等讨论佛学。1910年依杨仁山居士学佛，专攻法相唯识学。辛亥革命后，埋首佛典，在主持整理、刻印佛经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先生遵照杨仁山居士的遗嘱，于1918年刻成《瑜伽师地论》后五十卷，并做了一篇长叙，阐发慈氏法相唯识学一本十支的奥义，发前人之所未发。1922年，支那内学院成立后，他继续组织师生积极认真地校刻佛典。前期，刻成唐代法相唯识学的重要经论、章疏一百余卷，为研究法相唯识学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原始资料。1927年后，内学院的刻经重点则转向

了刻印《藏要》。有鉴于佛教经籍卷帙浩繁，编次混乱，错讹迭出，给后人的学习和研究带来重重困难，因而他计划精选要典，慎择版本，严加校勘，编成一部《藏要》，以供学习、研究佛学者使用。经内学院师生二十年的努力，最后编选刻印成《藏要》三辑，总计收入经律论七十三种。其中，部分重要的经论都以不同汉译本，以及梵文本、巴利文本、藏文本等多种版本详加校勘，先生又亲作序言，叙其源流及要旨，论说精审，实堪称迄今最佳之佛教经论选刊本。

在佛教教育方面，先生于1914年在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部，聚众讲学。1918年，先生与著名学者沈子培、陈伯年、梁启超、熊秉三、蔡子民、章太炎等，共同发起筹建支那内学院。1922年支那内学院成立，先生任院长。内学院历经三十年，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佛教学者。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卓有成就的梁漱溟、熊十力、吕澄、汤用彤等，都与内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晚年先生自编所存著作为《竟无内外学》，凡二十六种，三十余卷。在他主持下刊印了二千余卷佛典，先生对近代佛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第五章 艺文

曹山风景幽胜，佛教禅宗文化底蕴浓厚，历代文人墨客、高僧大德或因曹山佛教事迹，或因游历揽胜，留下了一些文字。从一个侧面可以推测曹山佛教情形。

曹山宝积寺的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宜黄历届县委县政府，为祖庭的中兴多方奔走，征地征山，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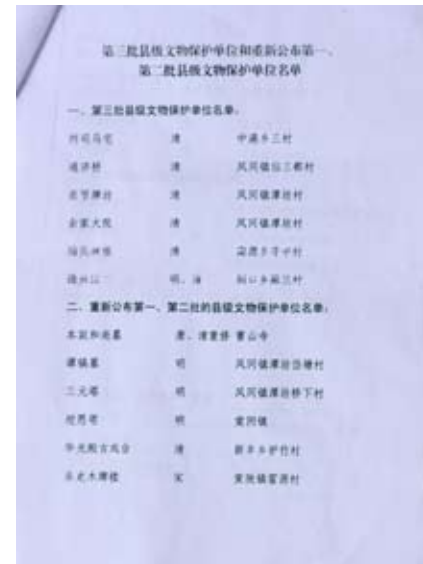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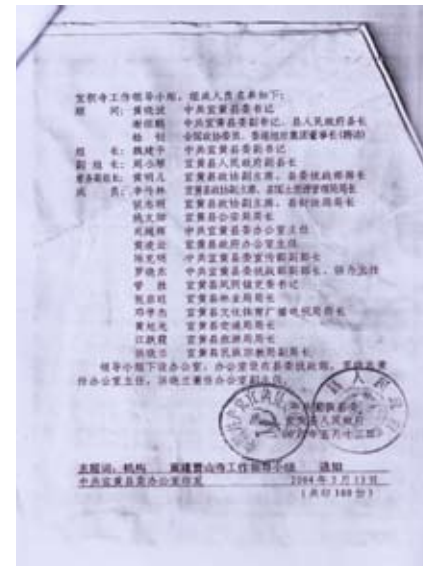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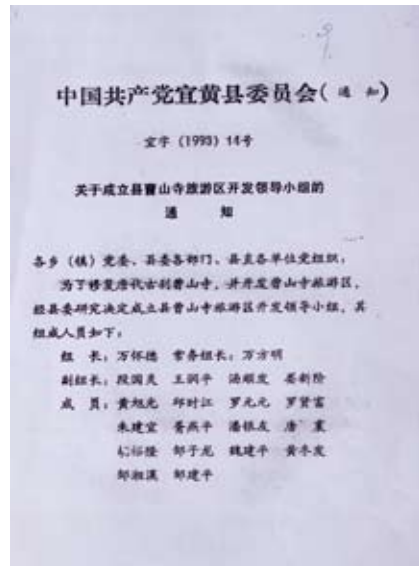
### 杨钊

杨钊先生生于1947年2月，汉族，广东惠州人，博士、太平绅士。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委员会委员。香港旭日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主席，香港纺织商会会长，广东省扶贫基金会名誉会长，广东外商工会会长，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理事。1991年荣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1993年获中国纺织大学名誉博士，1999年获香港管理协会优质管理大奖。2000年获香港工业专业评审局颁授荣誉院士。先生学识渊博，儒释兼通，巧妙地将东方智慧和现代经营理念结合起来，并始终恪守实践着“取于社会，用于社会”的信念，追寻着古往今来有识之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先生与兄弟一起以慈辉佛教基金会的名义，投入于佛教事业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善款超过4亿元人民币。从2004年始，先生围绕着曹洞宗祖庭曹山宝积寺的重建，从寺庙选址，总体规划设计、管理工程建设等方面作了周密安排。先生提出的培养佛教人才的理念，已在曹山宝积寺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施。先生为曹洞宗祖庭曹山宝积寺的振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集善款，礼聘贤德……如今，祖庭历经风雨，重新矗立于曹山，亦有他们的不懈努力在其中。这些从历届宜黄县政府所发出的公函、文告中，可见一斑。

### 一、公函、文告

（暂缺）（见邮件公函文件夹）



**五相偈**

其一

白衣须拜相，此事不为奇。
积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时。

（正中偏，示君位）

其二

子时当正位，明正在君臣。
未离兜车界，乌鸡雪上行。

（偏中正，示臣位）

其三

焰里寒冰结，杨花九月飞。
泥牛吼水面，木马逐风嘶。

（正中来，示君视臣）

其四

工官初降日，玉兔未能离。
未得无功旨，人天何大迟。

（偏中至，示臣向君）

其五

浑然藏理事，朕兆卒难明。
威音王未晓，弥勒岂惺惺。
（兼中到，示君臣合）

**四禁偈**

莫行心处路，不挂本来衣。
何须正恁么，切忌来生时。

**示学人偈**

从缘荐得相应疾，就体消停得力迟。
瞥起本来无处所，吾师暂说不思议。

**读杜顺、傅大士法身偈后作偈**

渠本不是我，我本不是渠。
渠无我即死，我无渠即余。
渠如我即佛，我如渠即驴。
不食空王俸，何假雁传书。
我说横声唱，君看背上毛。
乍如谣白雪，犹恐是巴歌。

**就“吾法宗要”作偈**

学者先须识自宗，莫将实际毒顽空。
妙明体尽知伤触，力在逢缘不借中。

商于夫人口：贫而无告者甚悯焉，授于仙桂之一都作今龙堂，明行其善。布施之产田畴遍野，竹树连云，而延僧权其出入。鰥寡孤独，生则于食之，歿而殮理之，公之惠征博矣哉。自来兴国始，事迄于雍熙，堂改为观，再改日荷王。其时卓锡涌泉，策马挥枪往往有异人出世间，事在何太守撰记及港载曹山宝积禅林图口。宝积者，先代敕赐之名也，曹山其地也，里人志其地仍名之曰：“曹山寺云。公与曹夫人同墓，殿后砌坟竖碑，牌有记，殿之主有事堂，有酸田以供把事。岁之上己子姓咸集殿礼墓下，山僧循例而供给，如日者数百年。然而今昔盛衰之故亦难言矣。自眉而后，继以观心，古刹高僧，世守勿替，今犹有存焉者乎？殿宇荒凉、香销烛灭、墓石激斜、墓碑倾卸，山俗之咎抑后嗣责也，修奄而改建焉。余为综其颠末，神勒诸石，敬告山增且以告为。公歿者，永垂不朽之记耳。

<span> </span>	<span> </span> 芳	<span> </span>
<span> </span>	<span> </span> 资 <span> </span> 宜 <span> </span> 上林	<span> </span>
系卡四房直立孙景	<span> </span> 邦 <span> </span> 文宗	<span> </span>
<span> </span>	<span> </span> 良 <span> </span> 谟 <span> </span> 进明	<span> </span>
<span> </span>	<span> </span> 政	<span> </span>
<span> </span>	<span> </span> 道光五年岁次乙酉仲冬月中烧谷且重修建立	<span> </span>

## 三、诗偈

### （一）本寂禅师诗偈

本寂禅师少年学儒，在诗歌繁荣的唐代，对诗歌颇感兴趣。出家之后，爱好不减，并用之以弘扬禅法。本寂禅师非常注意和喜欢通俗诗作，曾经注“寒山子诗集”。本寂禅师现存的诗偈有13首：

<b>赠廊壁</b>
萧萧秋风送暮钟，江门束鹿傍苍松。 野人未与朝家事，早晚焚香拜九重。

<b>示纸衣道者颂</b>
觉性圆明无相身，莫将知见妄疏亲。 念异便于玄体味，心差不与道为邻。 情分万法沉前境，识鉴多端丧本真。 如是句中全晓会，了然无事昔时人。

既近寺门，则有观心大师拥缁徒数十辈至此，则目不及盼，趾不及举。观师对先生曰：“岸公今日果从曹溪来乎？”先生曰：“适从曹溪来，今日应同大师从曹溪去。”两两相视而笑。至方丈，先生与观师茶话竟夕，均语所得，若云流泉响，缁众夜出寺门处，从黑暗中见方丈，簷牙后红光数朵如毳，缁侣随返方丈前视之，则海岸先生同予与观师偶坐，谈易，画河洛筮变图于几上，及配仰山圆相九十七种。众告师曰：“适自门外望，方丈有光，透簷牙，何以得此？”观师拍案曰：“圆相光现，实从太极已有之。胡乃以今夕独生诧异，汝辈得非门外汉乎？”因指点圆相，合之河洛原委，各有深契。遂就寝，有飞泉落枕上，不知其为风声，为梵铃也。次晨，由寺门西门十亩，即本寂禅师塔。先生拈香扫祝，与观师倡和数偈，随礼将军墓，曲径九轻乃至千仞绝壑，剪榛藤而上，有泉名卓锡，因曰：“彼曹溪与此曹溪，实若气呼神接，诚奇矣。”溯当日纸衣道者，既往遂令此水濛濛无色，何至兹时复登卓锡地，乃得挹天光于石泉之隙，则又奇。环视峦冈，四应如列戟，如旗铃，如食前盘石。下视青涧，紫烟乍近乍远，象生其中，上视绛霄如百匹布幕长空舒卷，若巴山宗，益又奇。久之，僧持鲜茗同饮于百丈，天际凭高倚目精欲瞽足心欲酸岭之，半复饮茗，因述寺自唐以前来，千余百年不知几经兴替，祖师凡三见，今日非观师来此开辟振颓，开辟荒，则殿庑梵相犹若争乐王还空劫事耳。建刹以前山川云物又何从而知之。再一日，欲别观师，语先生，曰：“本寂面孔，尚在未申，何日重相见也。”因答曰：“灵鷲一记，曷去曷来。师当惠金，拄杖应时。可以策足，宁仅斯游耶？”顷间二、三侍者逐一和南，随拈本寂大师当年公案，谓如何是金锁玄路，直须回互等句。师曰：“不随尊贵。”相者应有解悟，两两复相视笑而去。

——同治《宜黄县志》卷四十五《艺文》

### 曹山寺古墓碑记

公讳荣，字世安，宜川昔为黄湓镇公之曾大父。仕隆让基建县，遂世为宜黄人。大父永球、久别凯皆公德，行闻于乡里，公岭来乡荐授姑苏令，升广西柳州府同知。地近苗蛮，教养具备，所载之如父母循良，极最拜爵奉议大夫，既而解组归。公

## 二、记

### 曹山宝积禅院僧堂记

（宋）孙覿

曹山距治之东百二十里，魁大秀伟，雄视一方，有大比邱号元证，避五季兵乱，顾见此山，结屋居之，今为宝积禅院。溪谷深有泉，盆然溢于山之腹，而附协以出梁石为渠水，行空中而坠之庭，锵鸣环珮之音，又折百东伏出山下曰灌山畦，水穷环断，茅竹蒙翳，兽蹄鸟迹交缔于悬崖乱石之中，不类人境，故寺之兴及今百年，屋壁间无一人记游，长老了好少年学道，得出世间法，事佛斋众，严整如官府，会方丈遇陨石震坏，众议相与出力鼎新之。了如曰：“寺有僧堂，岁久腐挠，蛇鼠所穿，日星下入风雨之夕遗湿五，迁卧不安，席公等将筑室馆，我孰若营此与众共之。”于是杂然称善。时有将仕郎邓君红出而言曰：“此堂吾家祖父所营，吾当嗣成之，不可使他人捐一金也。”未几，庀徒伐木，撤故不新屋堂，成雄丽靓深为一时伟观而四方之游者日至，食指千余倍徙他日。了如乃具石求予文记之。自佛法入中国，至宋兴逾百年，衡岳、庐阜、钱塘、天台会之盛甲于天下。靖康之乱，一变为茨棘瓦砾之场，僧尼周走道途依依然无所之，偏州下邑山崖水滨佛所庐尚有存者，久惧众不能容，则喉两夫制梃立其门以拒绝之，甚者营货粟畜妻子牧鸡豚以自封殖，俯而啄，仰而四顾，惴惴然恐户外之履入也。了如独不然，谨身苦志，不择所安，更深居大屋，会其徒而食之，邓君又能继成其美祖孙三世，历百年舍所爱而作佛事，可书也。绍兴二年十月晋陵孙覿记。

——同治《宜黄县志》卷四十五《艺文》“记”

### 三禅堂游记（节选）

（明）罗伸

崇祯癸酉菊月之望，黎川黄海岸先生慕吾宜之禅窟，甲于西江。宜之古刹凡三十有六，如曹、黄、石  ，其最也。……越宿整篮舆，北下十五里，复由陟华亭，西折二十里，为弥陀石，旋过雨花岩，岩堂三禅师像，居民水旱，禳祷之辄应。时从倚衡凝眸望山之前，簇若数青芙蓉，绝岭若葳蕤葢。先生叹曰：“此真禅窟也。”则曹山在焉。

**乙未冬月禅七**

一阳复始，梅桂点睛。
宴坐曹山，只待春还。

**丙申秋季禅七起七**

朱夏荷塘艳，中秋皓月明。
灵山透消息，一笑万古凝。

**丙申秋季禅七解七**

青山断发，能仁寂然。
绵密回互，无有始终。

**丙申冬季禅七起七**

雾霭山岚雨霏霏，层林尽染鸟飞还。
于事无心正恁么？戒定香中如是观。

**丙申冬季禅七解七**

小寒细雨未觉霜，庭前苗木半青黄。
色空两忘全体现，倏尔梅花一阵香。

## 四、曹山宝积寺楹联

**天王殿**

天王护世风调雨顺
弥勒开怀愁消怒散

龙华弘阐唯心唯识同聆三会法
慈心普被或见或闻共结欢喜缘

**三洲感应**

辅正驱邪手执宝杵承咐嘱
护法安僧面向慈尊义不辞

**大雄宝殿**

曹山探宝真实地
本寂不动万象新

洞山得法无一物是中
荷玉接机弘五位君臣

大雄无畏震慑魔军归宗
法眼洞悉降伏外道回心

前武犹传鸿雪爪，高怀如寄鹤云心。
花明佛影口峰老，泉咽龙牙触石深。
法席观师犹未远，禅灯宗旨可能寻。

**宜川杂咏**

（清）谢阶树
曹山传得洞山衣，要识千丝共一机。
贝叶香留荷玉观，善男今日善皈依。

**曹溪溯古**

（清）释道昱
蒲室传心溯壁流，曹溪自古抱林耶。
闲情假水无拘滞，谈兴如鸥任去留。
洗身高踪谁可继，濯缨幽意渺难求。
已知一滴为霖雨，未到人间问不休。

**信游曹山**

丰溪先生
庚辰潮高察曹山，随僧信步祖庭瞻。
供养虽为白斋饭，心诚烛高雨花岩。
宋时油盐仙泉送，曹山观改宝积禅。
八页荷玉层叠叠，龙虎度势威武院。

禅祖日臻曹洞宗，闭关棚中养天年。
卓锡清泉流不断，客堂寮房茶水甜。
善贞二师礼禅事，迎来玉佛坐堂间。
中兴芭蕉遍山野，千年古杏直冲天。

### （三）养立法师诗偈（摘选）

**甲午金秋禅七起七**

荷玉拈提暮鼓钟，尽染层林鸟飞丛。
于心无事月行空，戒定香里二大中。

**甲午金秋禅七解七**

一期一会西来意，拈花微笑无言对。
心中自涵经三藏，百炼成金仍需锤。

**甲午冬月禅七起七**

梅花袭人暗香来，白云彩霞幻化空。
众流截断栖心地，选佛场中不动尊。

柳弱千丝飏，河横一带围。
腰肢春作瘦，鳞甲雨生肥。
逐伴鱼儿出，争巢燕子飞。
匆匆斑草地，不觉卧斜晖。

**曹山寺**

（宋）黄漳
晚宿曹山寺，僧房半劫灰。
参差惟古柏，潦倒有寒梅。
行役经年迈，劳形觉鬓颓。
间情原不减，空忆菊花杯。

**游曹山**

（宋）邹极
一到重来二纪余，身闲方悟昔迷途。
龙回涧合长涧润，圣隐岩空峰转孤。
自放山林随处适，相逢云水有心无。
野僧见我犹生敬，我即休官祇旧儒。

**宝积寺**

（宋）刘芑
宝积重来异昔年，修廊千步闢山边。
南分灵派渠行玉，北敞高台花雨天。
日照青林犹带润，云收翠崦尚藏烟。
庞眉老子升猊坐，不惜家风示众贤。

**宝积寺**

（明）余日章
终日长吟傍古篁，闲心犹笑白云忙。
夙生有业愁难忏，顶礼香台火宅凉。

**宿曹山寺**

（清）黄慎行
行游日已晚，梵刹一宵眠。
地僻门关早，山深寒到先。
焚香僧入定，挥尘客谈禅。
又逐晓钟散，尘心只恹然。

**游曹山**

（清）邓化邦
搘节缓步到禅林，老衲相从话古今。

出语直教烧不著，潜行须与古人同。
无身有事超歧路，无事无身落始终。

**示“枯木里龙吟”章句偈**

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
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

**颂**

今年田不熟，来年种有期。
爱他年少父，须得白头儿。

另外，《辞南平钟王召》：“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见之犹不采，郢人何事苦搜寻。”在一些文献资料上注明作者是耽章，即曹山本寂。事实上，此诗是本寂禅师抄录大梅法常禅师，并非他本人所创作。

### （二）文人诗歌

曹山是佛教名胜之地，风景殊丽，文化底蕴深厚。历代文人士大夫游历曹山，怀念开山祖师本寂禅师。留下了一些兴趣盎然、意味隽永的诗歌。

**曹山**

（宋）孙覿
石栈梯空一线横，路穷台殿两峥嵘。
日光淡淡鸟飞没，云气漠漠龙随行。
道人西归余只履，结茅宴坐千岩底。
草根沥沥暗泉鸣，树外腾腾青嶂起。

翠竹掩冉苍云屯，老藤蔽日白昼昏。
天低尺五雷雨上，身强丈六佛祖尊。
垂老棲棲厌行旅，逢人欲问前生语。
不见高僧杖锡飞，山下空流千斛孔。

**曹山**

（宋）孙覿
翠拥山归座，珠跳水溅裾。
香消尘漠漠，日净竹踈踈。
身老百罹后，春残一梦余。
故林千嶂外，孤抱几时攄。

祇园说法三根普被出苦轮  
灵山布教万类蒙恩证真常

九品莲花狮吼象鸣登法座  
三尊金相龙吟虎啸出天台

宝殿重辉大事因缘无生现生开示悟入佛知见  
积功累德灵山嘉会说而无说信解行证法界心

### 观音殿

耳根圆通返闻自性思修顿入三摩地  
普门示现寻声救苦礼拜共赞一慈航

### 三圣殿

黄金地七宝池圣妙庄严极乐土  
弥陀佛九品莲观音势至共扶持

### 药师殿

药师佛延寿王一称洪名消惑业  
东方主琉璃尊至心敬礼乐而康

### 客堂

僧俗信施到此为何事  
正眼法藏在兹有来因

### 斋堂

粒粒常思佛祖恩  
餐餐不忘耕者劳

远离喧哗正念现前除三毒  
常住寂静随缘度生行六度

常思五观何德何能堪受施  
返省六贼何时何日归正觉

五叶花光丛法宝  
十方饭粒惜珍珠

五观若明千金易化  
三心了了滴水难消

### 三学堂

经师人师传授宇宙真谛  
龙僧象僧体悟人生实相

### 法堂

泉声妙听广长舌  
山色常留清净身

法接曹溪源远流长周沙界  
脉承洞山传灯朗耀照大千

高僧西天取经千辛万苦  
后辈宴坐读诵至诚恭敬

华严七处九会演圆音  
法华五时八教显权实

建法幢施法雨无尽教言成佛藏  
了惑死度苦流有据依凭证菩提

文殊大智骑狮笑破古今佛  
普贤大行驾象导归极乐国

卧佛随意自在任天真  
行藏无处不安露法身

### 养立法师手书对联

#### 山门

青山无语梅花枝头喜迎春  
酉年吉祥龙天护佑万事兴  
横批：人欢喜地

### 观音殿

杨枝柳头甘露水  
遍洒三千满所愿  
横批：寻声救苦

### 药师殿

拔除苦毒妙施药  
化导群生普作师  
横批：究竟解脱

### 三圣殿

四十八愿度众生  
九品莲台登彼岸  
横批：极乐净土

### 伽蓝殿

海众安和道业兴  
龙天护佑正法住  
横批：身安道隆

### 客堂

佛门常会龙门客  
禅林时集翰林人  
横批：喜迎十方

### 大寮

一粒米中藏世界  
半边锅中煮乾坤  
横批：百味调和

## 五、曹山著名公案及其拈颂

公案，原意指官府用以判断是非的案牍（文书）。禅宗公案是记录中国禅宗的主要文献，也是禅宗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禅宗在晚唐五代尤其是两宋，禅法创新改革，十分重视“公案”，并对“公案”形成了代别、拈古、赞颂、评唱等方式，发展出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与内容。曹山公案尤其是曹山本寂禅师公案比较丰富，禅师围绕它的相关拈颂等作略也十分令人瞩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曹山禅宗文化在中国禅宗史上的重要地位。本志收集了一些集中记载公案的禅籍中的曹山公案，进行说明。为简便起见，编者一般在每一则公案前加上阿拉伯数字提示顺序。

### （一）《拈八方珠玉集》

按：《拈八方珠玉集》（说明暂略）

1. 举：镜清问曹山：“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又作么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瞒曹山一人即得，争奈诸圣眼何？”清云：“若无诸圣眼，争鉴得个不

恁么？”山云：“官不容针，私通车马。”

佛果拈云：“二老向泥水窟里，披沙拣金，蓦然突出个如意宝。虽然只鉴得个不恁么，未鉴得个恁么。若鉴得个恁么，直饶千圣万圣(万圣千圣)出头来，也须齐立下风。且如何是鉴个恁么？手提杀佛金刚剑，谁问文殊与普贤。”

正觉云：“不与么太无端，曹山甘被镜清瞒，如如理事谁相悉。毕竟无身也大难，也大难。大家诸圣眼前看。”

佛海云：“镜清理上横身，曹山事上出手。荆山美璞，得切磋琢磨之功，有连城不换之贵。且清虚之理，还有恁么不恁么也无？不见道：官不容针。”

2. 举：僧问曹山：“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尸。’如何是海？”山云：“包含万有者是。”僧云：“为什么不宿死尸？”山云：“绝气息者不着。”僧云：“既是包含万有，为什么绝气息者不着？”山云：“万有非其功，绝气息者有其德。”僧云：“未审向上还有事也无？”山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山云：“道有道无即得，争奈龙王按剑何。”

佛果拈云：“达观之士，大用现前。辩似悬河，心如明镜。纤毫悉照，至鉴无遗。至于正去偏来，一切善能回互。虽则入理深谈，宛有衲僧巴鼻。只如今时参问兄弟，若穷到绝气息处，已是难得。尚有万有非其功在，直饶得到万有非其功处。尚有包含万有在，纵更得到包含万有处。争奈龙王按剑何？敢问诸人，作么生是龙王按剑，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

正觉云：“包含万有，不宿死尸。功用既绝，气息俱非。日冷月热，斯言可移。龙王按剑，妙翅失威。何也？一家不知一家事。”

佛海云：“无渗漏，绝功勋，回互正偏，一切自在。”

圆悟云：“今时参问兄弟，若穷到绝气息处，已是难得。尚有万有非其功在，直饶得到万有非其功处。尚有包含万有在，纵更得到包含万有处，争奈龙王按剑何。报恩即不然，若善参问，便有绝气息底道理。到绝气息处，便有包含万有底道理。若到包含万有处，便有万有非其功底道理。”喝：“假饶栽种得，不是栋梁林。”

3. 举：僧问曹山：“国内按剑者谁？”山云：“曹山。”僧云：“拟杀何人。”山云：“不但一切总杀。”僧云：“忽遇所生父母，又作么生？”山云：“拣个什么？”僧云：“争奈自己何？”山云：“谁奈我何？”僧云：“为什么不自杀？”山云：“直是无下手处。”

佛果拈云：“究本末，识机宜，别镞铊，善回互，则不无曹山。要且不免入泥入水，当时待伊道，何不自杀，好与本分草料，更说什么无下手处。”遂拈拄杖云：“焯出七星光灿烂，解拈天下任横行。”

正觉云：“按剑者谁？一身非两役，无下手处，直道不容私。若论偏正倒邪，能事毕矣。更要始终全节，犹欠一机。具眼者，试点捡看。”

佛海云：“曹山按剑而不用，盖其门风，宛转回互，善终善始。只好向伊问：拟杀何人处？便与一刀两段，免教人道：入泥入水，犹欠一机。”

4. 举：僧问曹山：“四山相逼时如何？”山云：“曹山在里许。”僧云：“未审还求出也无？”山云：“在里许，即求出。”

佛果拈云：“一等放行，不妨有沓和垂手方便，争奈尚欠把定工夫在。若是蒋山，或有人问：四山相逼时如何？只对道：包含万有，待他道，未审还求出也无。对云：正眼顶门开。”

正觉云：“曹山门风，出入互换。不妨奇特，子细点检将来，莫道前言不副后语。”

佛海云：“圆悟云：一等是放行，不妨有沓和垂手方便，争奈欠把定工夫。有问四山相逼时如何？只对道：包含万有。未审还求出也无？正眼顶门开。曹山放行，圆悟把定，天宁也入一分。四山相逼时如何？五凤楼前，还求出也无，须弥顶上。”

5. 举：僧问曹山：“幻本何真？”山云：“幻本元真。”僧云：“当幻何显？”山云：“当幻即显。”僧云：“恁么则同于幻化去也。”山云：“了幻化，不可得。”

佛果拈云：“半寸快刃，是处割截；一点明灯，应时破暗。曹山解向窠窟里，打破窠窟，遂见着着有出身之机。正当恁么时，如何履践？到得清虚安稳地，用时全不费工夫。”

正觉云：“这僧问来，孝顺用力少。曹山答去，棒打石人头。”

佛海云：“等是骑贼马夺贼枪。曹山甚奇特，不费腕头些子力，二边门户向中开。”

6. 举：僧问曹山：“如何是无相道场？”山云：“曹山肚不大。”

佛果拈云：“虚空里架漏，不妨却有包含。，是蒋山即不然。忽有人问：‘如何是无相道场？’对云：“清凉宝山万菩萨。”

正觉云：“这二老宿，与么对话，可谓同途不同辙。若人问山僧：‘如何是无相道场？’但对云：‘黑漆桶里贮墨汁，半夜归来染皂帛。’山僧与他，同辙不同途。利害在什么处。试点捡看。”

佛海云：“塑也塑不成，??也画不就。当机不荐，对面千山。咄，不得钻龟打瓦。”

7. 僧举问曹山，山乃有颂：“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仁那辨浊中清。”僧再问：“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山云：“血脉不断。”僧云：“如何是髑髅里眼睛？”山云：“干不尽。”

佛果拈云：“念不异，心不差。圆融五位君臣，跳过无为三毒，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花，寒岩中吹律。看他三个老宿，一人透语渗漏，一人透情渗漏，一人透见渗漏。若善参详，便可玄关独步。还委悉么？莫守寒岩异草青，坐却白云宗不妙。”

正觉云：“会么？香严采花，石霜造蜜，曹山煎汤。且道知甜底是谁？”

佛海云：“工夫不到不方圆，言语不亲非眷属。古人行到这里，说到这里，更不移易一丝头。点检将来，一人从玄途建立，一人于鸟道扫除。不得曹山，泊合血脉俱断。更一人，不动神色，袖手傍观。若人辨得，透得此公案。”

## （二）《从容录》

按：《从容录》，又作《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从容庵录》，凡6卷。收于《大正藏》第48册。宋·宏智正觉颂古，万松行秀评唱。为曹洞宗诠释公案之著述，系曹洞宗要典。全书系就宏智正觉所

作颂古百则加上示众、着语、评唱而成。各则公案内容均由示众、本则、颂古、着语、评唱五部分组成。“示众”与《碧岩录》的垂示相同，阐释各则的宗旨及着重点。“本则”是古则公案，叙说先人证悟的因缘与所说语句。“颂古”系宏智以偈颂拈提“本则”的宗旨。“著语”是对本则以颂古的语句加上部份的解说短评。“评唱”是对“本则”及“颂古”作整体的解说评述。本书收有曹山本寂公案两则。

### 1. 第五十二则【曹山法身】

示众云：“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若到比不得类难齐处，如何说向他？”举：“曹山问德尚座：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官不容针)，应物现形如水中月(私通车马)，作么生说个应底道理？(叉手近前云喏)德云：如驴觑井(落花有意随流水)山云：道即大晒道只道得八成(欲穷千里目)德云：和尚又如何？(更上一层楼)山云：如井觑驴(流水无心送落花)

师云：“抚州宜黄曹山本寂禅师，或名耽章，必是赐名谥号。初离洞山，入曹溪，礼祖塔。回吉州之吉水。众向山名，遂请开法。师拟曹溪，凡随所居立曹为号。洞山之宗至师最隆，故有曹洞之称焉。山问德上座：‘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作么生说个应底道理？’此四句赞佛，本出古本金光明经。既如虚空，如何应物。觉范赞提婆尊者道：‘应缘而现，不落思惟。是故钵水以针投之。’德云：‘如驴觑井。’此岂情识计较可及，非久经淘炼具衲僧巴鼻，不许到这田地。若是小作无向上关楔子，满口许他也。山云：‘道即大晒道，只道得八成，如秤称斗量来相似。’德云：‘和尚又如何？’这一撈词穷理尽，敢道出他驴觑井一句不得，是他款款地，只与倒过，可谓触类而长之。此所以称曹洞宗派之源也。天童爱此两转语，翻覆一时颂出，颂云：驴觑井(五更侵早起)，井觑驴(更有夜行人)，智容无外(天下衲僧跳不出)，净涵有余(万象莫能逃影质)。肘后谁分印(天眼龙睛不可窥)?家中不蓄书(真文不醋)。机丝不挂梭头事(花又不损)，文彩纵横意自殊(蜜又得成)。”

师云：“般若无知，靡所不知，故净涵有余也。晋元帝永昌元年，王敦镇武昌，举兵犯阙，刀协劝帝，尽诛王氏。王导帅群从，诣台待罪。

周顛将入朝，导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汝。’顛不顾，及入极论导忠诚，申救甚至。及出导尚在门，又呼之不应，乃曰：‘今年杀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寻又上表，明导无罪。导不知甚恨之。敦兵既至，乃问导：‘周顛可得生否？’导不应，敦乃杀顛。导后料中书，见顛救已表，流涕曰：‘幽冥之中负此良友。’丛林又有肘后符，春秋后语。赵简子告诸子曰：‘吾藏肘后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山上，求无所得。唯襄子母恤还曰：‘恤已得之符矣，他人皆不可分。’简子请奏之，母恤曰：‘从常山上下临代可取也。’简子曰：‘母恤贤矣。’立为太子。云岩示众云：‘有个人家儿子，问著无有道不得底。’洞山出云：‘他屋里有多少书籍？’岩云：‘一字也无。’洞山云：‘得恁么多知。’岩云：‘日夜不曾眠。’洞山又云：‘问一段事得也无？’岩云：‘道得即不道，肘后谁分印。深密自得之道，他人皆不可分也。家中不蓄书，得恁多知，生而知之上，学而知之次也。这驴觑井，井觑驴。还许分割领览分也无，还许学解传布也无？’夹山云：‘闻中生解，意下丹青。目下即美，久蕴成病。青山与白云，从来不相到。机丝不挂梭头事，文彩纵横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草无根贤者不贵。’天童末后全用夹山一联，以明此话不落思惟，文彩自备。且道：具何三昧，便得如斯。只个无巴鼻，诸般没奈何。”

### 2. 第七十三则【曹山孝满】

示众云：“依草附木去，作精灵。负屈[口\*(衔-金+缶)]冤，来为鬼崇。呼之则烧钱奏马。遣之则咒水书符，如何得家门平安去？”举：“僧问曹山：灵衣不挂时如何(螻螻脱壳犹抱寒枝)山云：曹山今日孝满(不负平生)僧云：孝满后如何(宽行大步)山云：曹山爱颠酒(有何不可)。”

师云：“僧问同安威禅师：‘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安云：‘路边神庙子，见者尽擎拳。’僧云：‘见后如何？’安云：‘室内无灵床，浑家不著孝。这僧问灵衣不挂时如何？’洞山初道：‘卸了炙脂帽子，脱却狐臭布衫，作个脱洒衲僧。’后来僧问：‘如何是佛？’答：‘麻三斤。’若到这个时节，便会曹山今日孝满。这僧也好，要见今日



6. 曹山问：“僧作什么来？”曰：“扫地来。”山曰：“佛前扫，佛后扫？”曰：“前后一时扫。”山曰：“与曹山过鞞鞋来。”

五祖戒代僧进语云：“和尚是何心行？”天界盛云：“曹山一向只会作主，若是山僧则不然，待道前后一时扫，却唤行者：者僧扫地辛苦，且与他一碗茶吃。”

7. 曹山一日闻钟声，乃曰：“啊?啊?”僧问：“和尚作什么？”山曰：“打着我心。”僧无对。五祖戒代僧云：“作贼人心虚。”径山琇云：“贼不打自招。”宝寿方云：“弄精魂汉有什么限，好与贬向他方。”清化巖云：“没量大人，却向声色里鼓弄人家男女。”丰山严云：“曹山老汉要验作家，殊不知却被者僧勘破。”

8. 曹山因僧问：“如何是狮子？”山曰：“众兽近不得。”曰：“如何是狮子儿？”山曰：“能吞父母者。”曰：“既是众兽近不得，为什么却被儿吞？”山曰：“岂不见道子若哮吼，祖父俱尽。”曰：“尽后如何？”山曰：“全身归父。”曰：“未审祖尽时，父归何所？”山曰：“所亦尽。”曰：“前来为什么道全身归父？”山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国之事。”

宝寿方云：“诸人要识全身归父底意旨么？大用齐彰忘触避，临机杀活更由谁。”寿昌存征云：“既是所亦尽，脚下儿孙拟从何处与祖父相见？”

9. 曹山问强上座：“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作么生说个应底道理？”曰：“如驴觑井。”山曰：“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曰：“和尚作么生？”山曰：“如井觑驴。”博山来云：“豪士之锋，诗人之态。贯协精华，斯无余蕴。曹山提掣过人，如万仞岩头打筋斗下来，攀仰不得，非但三玄五位，直是佛祖髑髅悉穿下过。咦。”

白岩符云：“如驴觑井，说个应底道理，不妨

事。鹤出银笼一句作么生道。九皋才翥翼。千里漫追风。

3. 曹山示众：“诸方尽把格则，何不与他一转语，教他不疑去？”云门便问：“密密处为甚么不知有？”山曰：“只为密密，所以不知有。”曰：“此人如何亲近？”山曰：“莫向密密处亲近。”曰：“不向密密处亲近时如何？”山曰：“始解亲近。”门应诺语。

径山杲云：“浊油更点湿灯心。”天宁琦云：“雪山南面三千里。”白岩符云：“只为密密所以不知有，错。不向密密处亲近始解亲近，错。大小曹山，山僧为诸人捉败了也。且道如何是此人，只如妙喜楚石二老与么道，有交涉无交涉。不可一向忽略放过错会古人，他时阎老子考鞫，莫言不道。”

4. 曹山因僧问：“如何是法身主？”山曰：“谓秦无人。”曰：“者个莫便是否？”山曰：“斩。”百丈泐云：“依门傍户觅主问奴，只如曹山道个斩字。且道意在于何？”喝一喝云：“将谓无人，莫言不道。”白岩符云：“穷峰极顶，不可不到。到得不更进一步，也只是个坐地死汉。曹山为者僧抖擻尿肠，发泄殆尽。虽然，你若便作不守珍御会，却须斩为三段。何故，者里无你着脚处。”

5. 曹山因僧问：“灵衣不挂时如何？”山曰：“曹山今日孝满。”曰：“孝满后如何？”山曰：“曹山好颠酒。”

报恩秀云：“曹山有时醉，醉里醒醒。有时醒，不分昼夜。盖为他黄粮梦断，闺合情忘，新丰所以谓触目荒林，论年放旷也。然则孝满后毕竟如何？四时春富贵，万物酒风流。”

白岩符云：“今时师僧抱个不哭底孩儿，便拟向十字街心掣风掣颠。而堂上尊慈且不曾尽杯水之敬，即望他灵衣着体。已是见卵而求时夜，况所谓孝满乎。又况所谓孝满后乎，实实此事非三病。二光一一透尽，更透尽，连更透尽底气息一点也无者。要与曹山相见，山僧者里断断不许。为什么嚮？不是吾门无肯语，乘龙端是不凡人。”

### （三）《无门关》

按：《无门关》由宋无门慧开撰、弥衍宗绍编的，是无门慧开于绍定元年（1228），在福州永嘉龙翔寺，应学人之请，从诸禅籍中拈提佛祖机缘之公案古则48则，加上评唱与颂而成本书。《无门关》收有曹山本寂有关的“清税孤贫”公案1则。

曹山和尚，因僧（清税）问云：“清税孤贫，乞师赈济！”山云：“税阁梨！”税应诺。山曰：“青原白家酒三盞，吃了犹道未沾唇！”无门曰：“清税输机，是何心行？曹山具眼，深辨来机。然虽如是，且道那里是税闍梨吃酒处？”颂曰：贫似范丹，气如项羽。活计虽无，敢与斗富！

### （四）《宗门拈古汇集》

按：《宗门拈古集》，康熙三年重九日庐陵嗣祖沙门净符书于待麟堂。本书卷30“抚州曹山本寂禅师”收有公案14则。卷37收有“抚州曹山慧霞禅师”公案3则。

### 抚州曹山本寂禅师

1. 僧问：“世间什么物最贵？”山曰：“死猫儿头最贵。”曰：“为什么死猫儿头最贵？”山曰：“无人着价。”

天童觉云：“曹山物货不入市，仔细看来一文不值。曹山遇贱则贵，我者里遇贵则贱。且道还有相违处么？”

报恩秀云：“家无滞货不富。”又云：“世尊拈花，俱胝竖指。且道与死猫儿头是同是别？”

2. 曹山因僧问：“子归就父，为甚么父全不顾？”山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山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山曰：“刀斧斫不开。”

天童觉云：“翡翠帘垂，丝纶未降。紫罗帐合，视听难通。犯动毛头，月升夜户。密移一步，鹤出银笼。还知么？脱身一色无遗影，不坐同风落大功。”

报恩秀云。退位朝君。转身就父。曹山乃竭力提持。罄囊分付了也。天童于夜明帘外空王殿中。借无舌人传宣。来无耳人承旨。此犹是月升夜户边

曹山行履。问：“孝满后如何？”山云：“曹山好颠酒。”觉范道：“心如明镜口如醉汉。”一日僧问：“清税孤贫乞。”师拯济，山召清税，僧应喏。山云：“清源白家酒三盞，犹道未沾唇。”又有僧，问金峰：“金杯满酌时如何？”峰云：“金峰不胜酩酊。”佛果拈云：“承言会宗，明机普应，则不无金峰，子细点检，将来也太漏逗。”若有人问蒋山：“金杯满酌时如何？”只对他道：“山僧自来天戒。”又有僧问曹山：“十二时中如何保任？”山云：“如过蛊毒之乡，水也不得沾他一滴。曹山有时醉醉里醒醒，有时醒不分昼夜。为他黄粮梦断闺合情忘？”洞山问云居：“大阐提人，杀父害母，孝养何在？”居云：“始成孝养，此名孝满颠酒底人。”洞山道：“触目荒林论年放旷。”天童惯曾游戏其间，颂云：清白门庭四绝邻(脑后见腮莫与往来)，长年关扫不容尘(设有一点无著处)。光明转处倾残月(否极泰生)，爻象分时却建寅(阴惨阳舒)。新满孝(泪痕犹未罢)，便逢春(相唤打秋千)，醉步狂歌任堕巾(熟不讲礼)。散发夷犹谁管系(千自由百自在)，太平无事酒颠人(七村里这汉快活)。”

师云：“眼里著沙，不得底太局狭生。曹山道：“若是世间粗重贪嗔痴。”虽难断，却是轻，若是无事无为净洁，此个重无以加也。所以洞山道：“明月堂前时时九夏也。”至道不可形容，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比兴连类以喻至道。报慈赞龙牙半身颂云：“日出连山，月圆当户。不是无身，不欲全露，二老皆洞山儿孙。”觉范云：“其家风机贵回互，使不犯正位，语忌十成，使不堕今时。”而报慈匠心独妙语不失宗，为可贵也，此光明转处。倾残月，喻孝满逢春也。周易乾卦，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疏。九二当据建寅建丑之间，于时地之萌芽初有出者，即是阳气发见之义，乾卦之象其应然也。老杜饮中八仙歌，脱巾露顶王公前。与天子呼来不上舡，皆忘形忽礼，非可以涯岸检束也。丹霞天然，一日横卧天津桥上，留守郑公前导喝之。师不顾问之，徐曰：“我无事僧也。”郑敬异之。雪峰众晚参，峰在中庭卧，太原孚上座云：“五州管内，只有这个和尚较些子。”峰便走去。此皆披襟散发无事酒徒。曹山孝满如何受用？四时春富贵，万物酒风流。”

龙潭观云：“喜善则不然，寒暑到来向什么处??避。只向伊道，三条椽下七尺单前。他若更问只如三条椽下、七尺单前作么生??避？向道热则乘凉寒便添衣。”

3. 曹山因僧问：“四山相逼时如何？”山曰：“曹山在里许。”曰：“还求出也无？”山曰：“在里许即求出。”

瀛山闾云：“潦倒曹山被者僧拶得立地尿出。”白岩符云：“与么答话？大似自语相违。我若作曹山，待道还求出也无。不求出，他必问为什么不求出。却向道，是他受用惯常。”

## 五、《宗鉴法林》

按：《宗鉴法林》凡72卷，清雍正僧迦陵性音编。因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于塞北之法林寺会集编书，至五十三年夏，镌版完工于京师柏林院之宗鉴堂，故题名宗鉴法林。本书广泛搜录历代诸师之古则、公案、拈颂，计2720条。其所列顺序为：世尊、诸经、应化圣贤、西天祖师、东土祖师、旁出诸祖、未详法嗣者、自大鉴下一世至青原及南岳下三十七世、嗣法未详之尊宿等。作者集云堂以某具体公案为例，然后再对此公案进行解说，之后再附上历代禅师的悟境，以此说明公案的作用。

### 卷六十二抚州曹山本寂耽章禅师（29则）

1. 辞洞山。山曰：“子向什么处去？”师曰：“不变异处去。”曰：“不变异处岂有去耶？”师曰：“去亦不变异。”

报恩伦云：“还知不变异处么？你拟心动念早是变异了也。祇如曹山道去亦不变异，又作么生。转尽无功伊堕位，孤标不与汝同盘。□□弘云，者片田地被曹山占却了也。虽然如是，券书还在洞山手里。”

家家门掩蟾蜍月，处处莺啼杨柳风。若谓纵横无变异，犹如掷剑拟挥空。(丹霞淳)

不住琼楼不下阶，年年御榻满荒苔。庭前枯木司春令，任运梅花作冻开。(具德礼)

金针挑逗，玉线投机，纵横文彩也斗转星移。

### 抚州曹山慧霞禅师

1. 僧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山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后如何？”山曰：“不如曹山。”

天童觉云：“佛与曹山主宾互换，出世不出世各具一只眼。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还会么？幽洞岂拘关锁意，纵横不涉两头机。”

报恩秀云：“曹山不如，自携瓶去酤村酒。不如曹山，却着衫来作主人。天童拈处不碍裂开，万松着语何妨捏聚。佛与曹山主宾和合出，世不出世双眼圆明。终日在途中不离家舍，终日在家舍不离途中。还会么？云生洞口还归洞，密密金刀剪不开。”

天宁琦云：“大小曹山口甜心苦，若有人问寿山。佛未出世时如何？好！出世后如何？好！与他三个好，且听一生参。”

龙华体云：“曹山可谓宝镜高悬，妍媸并照。美则美矣，未免话作两橛。今日若有问新弁山，佛未出世时如何，向道以吾为隐乎，出世后如何？吾无隐乎尔，且道与曹山是同是别。”

寿昌浩云：“正偏妙叶还他本分宗师，就里明机，须口当阳有准。若有问山僧，佛未出世时如何？水足草足。出世后如何？牵犁拽耙。”何故：“不见道云散家家月，春来处处花。”

2. 曹山因僧侍立。山曰：“道者可煞热？”曰：“是。”乃问：“只如恁么热，向什么处回避？”山曰：“向镬汤炉炭里口避。”曰：“镬汤炉炭里作么生口避？”山曰：“众苦不能到。”

昭觉勤云：“回机转位，宛尔通方，直下似腊月莲花。虽然如是，斩钉截铁更饶一路。或有问山僧：恁么热向什么处??避？只向他道镬汤炉炭里??避。镬汤炉炭里如何向避？向道热杀也。且道还有为人处也无？”

资福侣云：“亲切提持，圆融自在，还他曹山。然检点将来，尚存义路，山僧者里则不。然若有问镬汤炉炭里作么生??避？向他道知汝信不及。”

洞山度云：“诸禅德！只如镬汤炉炭里苦不可言，因甚道众苦不能到，还知古人落处也无？若知落处，寒则普天普地寒，热则普天普地热。者里会得，更须知有向上一窍。其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过，不觉老从头上来。”

悉么？莫守寒岩异草青，坐断白云机不妙。”

径山杲举圆悟语毕云：“诸人还拣得出么？若拣不出，妙喜不惜眉毛为诸人说破，香严透语渗漏，被语言缚杀。石霜透情渗漏，被情识使杀。曹山透见渗漏，被见闻觉知惑杀。分明说了，具眼者辨。”

天宁琦举妙喜语毕云：“妙喜老人全身坐在三种渗漏里，却不被三种渗漏所拘。虽然，要见古人直是远在，为什么聾？无事教坏人家男女。”

天童觉云：“王居门里臣不出门。”

报恩秀云：“天童能以无量法门作一句说，有时一字法门海墨书而不尽。还识天童安家乐业处么？独鹤有时常伴水。好云无事不离山。”

12. 曹山因僧问：“抱璞投师请师雕琢。”山曰：“不雕琢。”曰：“为什么不雕琢？”山曰：“须知曹山好手。”

云居庄云：“且道者僧会曹山语，不会曹山语？”山僧道：“直饶会得也是无端。”

白岩符云：“大小曹山为一个贩骨董汉，乃费却许多斧凿，未为好手。今日有问觉王，抱璞投师请师雕琢，便蓦头与伊一棒。直饶是荆山良璧，教他百杂碎。为什么？要使伊脱却鹞臭布衫，拈却炙脂帽子。”

13. 曹山因僧问：“皓月当空时如何？”山曰：“犹是阶下汉。”曰：“请师接上阶。”山曰：“月落后相见。”

天童悟上堂举毕，乃云：“且道既是月落后，又如何相见？时万峰藏便出法堂。”悟便下座。

荐福如云：“曹山老汉审症开方，天童万峰依方合药，固皆不愧为杏林中国手。然细捡将来，俱未免带些子医生气态。”

14. 曹山因辞洞山，山问：“子向甚么处去？”曰：“不变异处去。”山曰：“不变异处，岂有去耶。”曰：“去亦不变异。”

报恩伦云：“还知不变易处么？你拟心动念早是变易了也，只如曹山道去亦不变易。又作么生？要委悉么，转尽无功伊堕位，孤标不与汝同盘。”

□□弘云：“者片田地被曹山占却了也，虽然如是，券书还在洞山手里。”

许你东卜西卜。至曰：如井觑驴。你又作么生会？者里着不得一只眼，要做曹山底奴子也未得在。”

10. 曹山因镜清问：“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山曰：“理即如此，事作么生？”曰：“如理如事。”山曰：“瞞曹山一人即得，怎奈诸圣眼何？”曰：“若无诸圣眼，怎鉴得个不与么？”山曰：“官不容针，私通车马。”

汾山喆云：“曹山虽然善能切磋琢磨，其奈镜清玉本无瑕。要会么，不经敏手终成废器。”

东山馥云：“二尊宿唱拍相随，拳踢相应。且道站脚在什么处？山僧为你饶舌去也。曹山向煤墨里突出眼睛，一时被镜清拈虚空楔塞却，其奈曹山如佛图澄胁下有孔，远近森罗人物骈阗，一一殊形无不照见。”

栖霞成云：“朕兆未分，理微莫睹。机轮才转，事相全彰。穷玄于鸟道之先，辨的于羊肠之外，镜清固已卓然有识矣。官不容针私通车马，曹山非等闲语。无身有事超岐路，无事无身落始终。”

演教泐云：“动弦别曲叶落知秋，放去收来明投暗合。正偏不失妙叶无私，不犯当头转身有路。何故，不见道但能不触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

11. 曹山因僧问香严：“如何是道？”严曰：“枯木里龙吟。”“如何是道中人？”严曰：“髑髅里眼睛。”僧不领往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霜曰：“犹带喜在。”“如何是髑髅里眼睛？”霜曰：“犹带识在。”又不领乃问曹山：“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山曰：“血脉不断。”“如何是髑髅里眼睛？”山曰：“干不尽。”“未审还有得闻者么？”山曰：“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曰：“未审枯木里龙吟是何章句？”山曰：“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遂示偈曰：“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

玄沙告别香严初语云：“龙吟枯木。”

昭觉勤云：“念不异，心不差。圆融五位君臣，跳出无为三毒。便可以向枯木上生华，寒岩中吹律。看他三个老宿：一人透语渗漏，一人透情渗漏，一人透见渗漏。若善参详便可玄关独步，还委

看月排夜也山拭云仪，含春古锦天奇。(晴云启)  
月明帘外影千竿，镜照台前玉一团。若谓清光无转就，何如北斗面南看。(寒松操)

2. 曹山因僧清锐问：“清锐孤贫，祈师拯济。”师曰：“锐阍黎，近前来。”锐近前，师曰：“泉州白家酒三盞，吃了犹道未沾唇。”玄觉遂云：“甚么处是与它酒吃。”满屋黄金不肯亲，吁嗟甘怨自孤贫。无端更饮三杯酒，醉后郎当笑杀人。(南华晏)

贩海波斯入大唐，先将珍宝暗埋藏。却来伸手从人觅，争奈难瞒有当行。(肯堂充)  
铜公塘，铁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说苏州话。(无准范)

3. 曹山因镜清问：“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师曰：“理即如是，事作么生？”曰：“如理如事。”师曰：“瞞曹山一人即得，争奈诸圣眼何。”曰：“若无诸圣眼，争鉴得个不恁么？”师曰：“官不容针，私通车马。”大沲喆云：“曹山虽然善能切嗟琢磨，其奈镜清玉本无瑕。要会么？不经敏手，终成废器。”东山洩云：“二尊宿唱拍相随，拳踢相应。且道脚跟在什么处，山僧为你饶舌去也。曹山向煤墨里突出眼睛，一时被镜清拈虚空楔塞却。其奈曹山如佛图澄，肋下有孔。远近森罗，人物骈阗，一一殊形无不照见。”栖霞成云：“朕兆未分理微莫睹，机轮才转事相全彰。穷玄于鸟道之先，辨的于羊肠之外，镜清固已卓然有识矣。官不容针，私通车马。曹山非等闲语，无身有事超岐路，无事无身落始终。”

不与么，太无端，曹山甘被镜清瞞。如如理事谁相委，毕竟无身也大难。也大难，大家诸圣眼前看。(方庵显)

鸿蒙未判绝疏亲，毕竟难将事理分。夜半正明还不露，金刚脑后铁昆仑。(雪岩钦)

4. 曹山因僧问：“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尸。如何是海？”师曰：“包含万有。”曰：“为甚不宿死尸？”师曰：“绝气息者不着。”曰：“既是包含万有，为甚绝气息者不着？”师曰：“万有非其功，绝气息者有其德。”曰：“未审向上还有事也无？”

师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师曰：“道有道，无即得，争奈龙王按剑何。”

白月来青嶂，闲云涌碧潭。累它无事客，沽酒典春衫。(栗庵鼎)

浪子经营泛海过，白茫烟水万重波。轻帆高挂追风急，剑峡徒劳放木鹅。

5. 曹山因僧问：“抱璞投师，请师雕琢。”师曰：“不雕琢。”曰：“为什么不雕琢？”师曰：“须知曹山好手。”

云居庄云：“者僧会曹山语，不会曹山语？山僧道：直饶会得，也是无端。”宗睦和云：“者僧将铺功德，请曹山点眼。曹山尽其神通，只点得偏眼。未审正眼又如何点？呈请好看。”

抱璞投师来意浓，一条狭路忽相逢。谁知妙手不雕琢，分破华山千万重。(笑翁堪)  
敏矣良工善运斤，乘风泥尽鼻犹神。韶光沁入人间好，绣遍名园不犯春。(白岩符)

6. 曹山因僧问：“学人通身是病，请师医。”师曰：“不医。”曰：“为什么不医？”师曰：“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生死既不可求，根尘万病俱休。从此俱空独露，蟾轮一片清秋。(承天宗)

7. 曹山因纸衣道者来参，师曰：“莫是纸衣道者否？”曰：“不敢。”师曰：“如何是纸衣下事？”曰：“一衣才挂体，万事悉皆如。”师曰：“如何是纸衣下用？”者近前应诺，便立脱。师抚其背曰：“汝祇解恁么去，何不解恁么来？”者忽开眼问曰：“一灵真性，不假胞胎时如何？”师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师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师示颂曰：“觉性圆明无相身，莫将知见妄疏亲。念异便于玄体味，心差不与道为邻。情分万法沉前境，识鉴多端丧本真。如是句中全晓会，了然无事昔时人。”

麻缠纸裹若婴孩，优钵罗华火裹开。一点灵光千古在，月轮孤处借胞胎。(南堂静二)

劳形枯骨不知春，得意忘言便出尘。不假胞胎不借借，金乌出海月离云。

神蹄不躡凡间草，铁壁银山都撞倒。带雨乘风

上九霄，怒雷相送云程杳。(山伟)

大鹏展翅出青霄，六合云迸意气豪。千载譔讹俱坐断，春风送雨夹花飘。(穆堂念)

8. 曹山因镜清问：“心径苔生时如何？”师曰：“难得道者。”曰：“未审此人向什么处去？”师曰：“祇知心径苔生，不知向什么处去。”

心径苔生何处去，谢家人不在渔船。芦花万顷水天阔，白鸟深沉任转旋。(自得晖)

心径苔生去莫知，口如鼻孔眼如眉。迢迢劫外封疆阔，明月芦花类不齐。(掩室开)

9. 曹山因僧问：“皓月当空时如何？”师曰：“犹是阶下汉。”曰：“请师接上阶。”师曰：“月落后来相见。”

天童悟上堂举毕云：“且道既是月落后，又如何相见？”时万峰藏出法堂。童便下座，归方丈。

朗月当空未入关，落花流水不相干。明明一句超凡圣，光境俱忘谁解看。(□□□)

皓月光中立问端，上它阶级转颠预。会须月落来相见，别有灵光照胆寒。(在庵贤)

10. 曹山因僧问：“雪覆千山，为什么孤峰不白？”师曰：“须知有异中异。”曰：“如何是异中异？”师曰：“不堕众山色。”

雪覆千山没路歧，孤峰不白峭巍巍。五陵公子虽增气，野老相逢不展眉。(朴翁钰)

混不得，类不齐，六爻宛转见重离。夜深下视千山白，不是其中人不知。(石溪月)

言中彼此带幽玄，尽向言中辨正偏。孤负一条官驿路，茫茫沉在月明前。(绝岸湘)

11. 曹山问金峰志曰：“作什么来？”曰：“盖屋来。”师曰：“了也未。”曰：“者边则了。”师曰：“那边事作么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师曰：“如是，如是。”

运斤成风，匠石之奇。乔松耸壑，梁栋之姿。宗中辨的，量外知机。者边那边兮着着无亏，走盘不定兮落落明珠。(云耕静)

12. 曹山示众：“诸方尽把格则，何不

与它一转语，教它不疑去。”云门便问：“密密处为什么不知有？”师曰：“祇为密密，所以不知有。”曰：“此人如何亲近？”师曰：“莫向密密处亲近。”曰：“不向密密处亲近时如何？”师曰：“始解亲近。”门应：“诺，诺。”

径山云：“浊油更点湿灯心。”天宁琦云：“雪山南面三千里。”

13. 曹山因僧问：“端坐蒲团时如何？”师曰：“望不见身。”曰：“还假用也无？”师曰：“才说坐时，便是用也。不可移山塞海、说禅说道，方为用也。”

团圆莫谓清虚理，若谓清虚总丧身。却是眉毛曾问眼，乌睛那自见瞳人。(本觉一)

14. 曹山因僧问：“世间什么物最贵？”师曰：“死猫头最贵。”曰：“为甚死猫头最贵？”师曰：“无人着价。”

天童觉云：“曹山货物不人行，市仔细看来一文不值。曹山遇贱则贵，我者里遇贵则贱。且道还有相违处么？”

报恩秀云：“家无滞货不富。”又云：“世尊拈花，俱胝竖指。且道与死猫儿头是同是别？”

腥臊红烂不堪亲，触动轻轻血污身。何事官无人着价，为伊非是世间珍。(丹霞淳)

茅堂久失关风雨，雪烂云蒸不记年。滞货不堪时价值，街头摊出取人嫌。(天愚宝)

人知锦上重铺锦，那识寒岩富事奢。风飏石榴条条玉，雪缀梅梢树树花。(密庵可)

15. 曹山闻钟声，乃曰：“阿 ，阿 。”僧问：“和尚作甚么？”师曰：“打着我心。”僧无对。五祖戒代云：“作贼人心虚。”径山琇云：“贼不打自招。”宝寿方云：“弄精魂汉有什么限，好与眨向它方。”

清化巘云：“没量大人，却向声色里，鼓弄人家男女。”

闻钟告众打吾心，游子闲言醉更深。楞严会上圆通者，正法明王观世音。(般若柔)

16. 曹山因僧问：“如何是法身主？”师曰：“谓秦无人。”曰：“者个莫是否？”师曰：“斩。”

百丈泐云：“依门傍户，觅主问奴，祇如曹山道个斩字。且道意在于何？”喝一喝云：“将谓无人，莫言不道。”

17. 曹山问僧：“作什么？”曰：“埽地。”师曰：“佛前埽，佛后埽？”曰：“前后一时埽。”师曰：“与曹山过鞞鞋来。”

五祖戒代云：“和尚是何心行？”器量方圆识得伊，问君扫地是慈悲。前后一时俱扫却，也是拈它第二机。(汾阳昭)

18. 曹山因僧问：“灵衣不挂时如何？”师曰：“曹山孝满。”曰：“孝满后如何？”师曰：“曹山好颠酒。”

报恩秀云：“曹山有时醉，醉里惺惺。有时醒，不分昼夜。盖为它黄梁梦断，闺阁情忘。新丰所以谓，触目荒林论年放旷也。然则孝满后，毕竟如何？四时春富贵，万物酒风流。”

清白门庭四绝邻，长年关锁不容尘。光明转处倾残月，爻象分时却建寅。新孝满，便逢春，醉步狂歌任堕巾。散发夷犹谁管你，太平无事酒颠人。

(天童觉)

灵床出屋喜容多，西社东邨饶放歌。不识太平天子令，常将雪曲调岩阿。(桂穀显)

解纆归来无一事，中山酒醉好逃秦。科头箕踞成潦倒，笑看儿童插柳新。闲倚杖，步清津，落花风送水流春。(晴云启)

19. 曹山因僧问：“如何是狮子？”师曰：“众兽近不得。”曰：“如何是狮子儿？”师曰：“能吞父母者。”曰：“既是众兽近不得，为什么却被儿吞？”师曰：“岂不见道子若哮，祖父俱尽。”曰：“尽后如何？”师曰：“全身归父。”曰：“未审祖尽时，父归何所？”师曰：“所亦尽。”曰：“前来为什么道全身归父？”师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国之事。”

宝寿方云：“要识全身归父底意旨么？大用齐彰忘触避，临机杀活更由谁。”寿昌存云：“既是所亦尽，脚下儿孙拟从何处与祖父相见？”

20. 曹山因僧问：“国内按剑者是谁？”师曰：“曹山。”曰：“拟杀何人？”师曰：“一切总杀。”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么生？”师曰：“拣甚么？”曰：“争奈自己何？”师曰：“谁奈我何？”曰：“何不自杀？”师曰：“无下手处。”

嵯峨万仞是曹山，气岸雄雄坐祖关。横按锁鑰全正令，太平寰宇斩痴顽。(佛性泰)

21. 曹山因僧举“陆互问南泉姓甚么”，泉曰：“姓王。”互曰：“王还有眷属也无？”泉曰：“四臣不昧。”互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僧问：“玉殿苔生事如何？”师曰：“不居正位。”曰：“八方来朝时如何？”师曰：“它不受礼。”曰：“恁么则何用来朝？”师曰：“违者斩。”曰：“违是臣分上，未审君意如何？”师曰：“枢密不得旨。”曰：“与么则變理之功，总归臣相也。”师曰：“你还知君意么？”曰：“方外不敢论量。”师曰：“如是，如是。”

玉殿苔生正不居，四臣无路纳嘉谏。老农知是承谁力，风暖歌声落野锄。(石林巩)

金鸭香销更漏永，沉沉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门照，大道无人独自行。(石泛衍)

22. 曹山问强上座：“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作么生说个应底道理？”曰：“如驴觑井。”师曰：“道则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师曰：“如井觑驴。”

博山来云：“豪士之锋，诗人之态。贯协精华，斯无余蕴。曹山提携过人，如万仞崖头打筋斗下来，攀仰不得。非但三玄五位，真是佛祖髑髅悉穿下过。咦。”

出语从来无十成，有言须是脱凡情。江边玉女呵呵笑，岭上石人侧耳听。(枯木成)

驴觑井，井觑驴。智容无外，静涵有余。肘后谁分印，家中不蓄书。机丝不挂梭头上，文彩纵横意自殊。(天童觉)

驴觑井，井觑驴，冬瓜叶上长葫芦。会不得，莫踟蹰，定盘星上绝锱铢。(无庵全)

杀活齐施信作家，空中剑舞密纷拏。双眸若也移丝忽，变作蔓菁数亩花。(潭吉忍)

拆东篱，补西壁。千古万古同一质，迷头认影，鼻孔打失。不打失，上下四维无等匹。(谛晖辍)

23. 曹山因僧问：“五位对宾时如何？”师曰：“汝即今问那一位？”曰：“某甲从偏位中来，请师向正位中接。”师曰：“不接。”曰：“为甚么不接。”师曰：“恐落偏位中去？”师却问僧：“祇如不接，是对宾，是不对宾？”曰：“早是对宾了也。”师曰：“如是，如是。”

月中玉兔夜怀胎，日里金乌朝抱卵。黑漆昆仑蹋雪行，转身打破琉璃碗。(丹霞淳)

故国安居象帝先，夜明帘外信无传。金鸡啼破玉人梦，晓色依依锦帐前。(古德)

渊默无声拱至尊，才有消息非存存。午夜无人闻禁漏，月上梨花深闭门。(益然济)

24. 曹山因僧问：“子归就父，为甚么父全不顾？”师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师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师曰：“刀斧斫不开。”

天童觉云：“翡翠帘垂，丝纶未降。紫罗帐合，视听难通。犯动毛头，月升夜户。密移一步，鹤出银笼。还知么？脱身一色无遗影，不坐同风落大功。”

报恩秀云：“退位朝君，转身就父。曹山乃竭力提持，罄囊分付了也。天童于夜明帘外空王殿中，借无舌人宣敕，无耳人承旨。此犹是月升夜户边事。鹤出银笼一句，作么生道？九皋才翥翼，千里谩追风。”

妙叶启云：“玉殿苔生，银笼鹤出。祇在寻常行履处，怎奈知恩者少。”良久云：“相续也大难。”

刀斧斫不开，灵机绝点埃。清风埽残雪，和气带春回。(退谷云)

一帘虚寂闭深宫，古镜沉沉不露容。转步归来浑莫辨，月笼彩雾锁长空。(宁远地)

直下浑忘祖父尊，肯将知解论疏亲。从教六国烟尘静，须信乾坤奉一人。(偈岩荷)

密密金刀剪不开，烟沉古鼎浸寒灰。夜深毕竟无人侍，户外谁堪着足来。(频吉祥)

25. 曹山因僧问：“不萌之草，为什么能藏香

象？”师曰：“闍黎幸是作家。”又曰：“问曹山作么？”

一蓑烟雨露春眸，是处垂杨系钓舟。木人睡重不知晓，石女挑灯云外秋。云外秋，暗机酬。风前已失南来雁，雨后还同月一钩。(天岸升)

山悠悠又水悠悠，袅袅垂杨好系舟。星斗夜来璀璨处，几疑明月满沧洲。(山伟)

26. 曹山示众：“莫行心处路，不挂本来衣。何须正恁么，切忌未生时。”

白岩符云：“大小曹山畏刀避箭，若是宝寿则不然。爱行心处路，常挂本来衣。何妨正恁么，不得未生时。大众！你若依曹山则肯宝寿，依宝寿则肯曹山。众中有出类拔萃者，试别道一句看。”良久云：“若无举鼎拔山力，千里乌骓不易骑。”

饭颗山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为问别来何太瘦，祇为从前作诗苦。(少古杰)

生处富贵家，那知富贵毒。不独许由痴，更有痴巢父。(讷)

27. 曹山因僧问：“常在生死海中，出没是甚么人？”师曰：“第二月。”曰：“求出离也无。”师曰：“也求出离，祇是无路。”曰：“甚么人接得伊？”师曰：“带枷锁者。”

神鼎揆云：“脱珍着敝，带锁披枷，乃衲僧家常茶饭。忽遇呼唤不回头，牢笼不住底担板汉。谩道是曹山，直饶千佛出世，祇可退身有分。虽然如是，且道曹山当阳指路耶，奉重全身耶？会么？一气不言含有象，万灵何处谢无私。”

出没从教第二月，毫厘系念三途业。令人千古忆寒山，旧路十年归不得。归若得，寥寥万里一条铁。(一揆揆)

28. 曹山示众：“凡情圣见是金锁，玄路直须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须具三种堕：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断声色，三者不受食。”稠布衲问：“披毛戴角是甚堕？”师曰：“是类堕。”“不断声色是甚堕？”师曰：“是随堕。”“不受食是甚堕？”师曰：“是尊贵堕。”

头角混泥尘，分明露此身。绿杨芳草岸，何处不称尊。(类堕百丈端三)

猿啼霜夜月，花笑沁园春。浩浩红尘里，头头是故人。(随堕)

画堂无锁钥，谁敢跨其门。莫怪无宿客，从来不见人。(尊贵堕)

纷然作息同，银碗里盛雪。若欲异牯牛，与牯牛何别。(类堕 觉范洪三)

有闻皆无闻，有见元无物。若断声色求，木偶当成佛。(随堕)

生在帝王家，那复有尊贵。自应着珍御，顾见何惊异。(尊贵堕)

宜合初心事事祛，十方沙界大毗卢。回头两岸青青绿，笑指时人识也无。(森鉴彻三)

歌管场中打静椎，绮筵绚烂不张眉。圆通大士无多术，一处无心两处亏。

四方八面无相识，独坐寥寥何有极。忽尔清风递远香，空中几瓣花狼藉。

29. 曹山问德上座：“菩萨在定，闻香象渡河，出什么经？”曰：“出《涅槃经》。”师曰：“定前闻，定后闻？”曰：“和尚流也。”师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师曰：“滩下接取。”

琪花指点落梅梢，玉压横抽丈二条。谁信夜寒风料峭，香魂缥缈洞吹箫。(磬山鼎)

### 卷六十六“抚州曹山慧霞禅师”(3则)

1. 僧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师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后如何？”师曰：“不如曹山。”

五祖演云：“若以世谛观之，曹山合吃二十棒。若以祖道观之，白云合吃二十棒。虽然如是，棒头有眼。两人中一人全肯，一人全不肯。若检点得出，许你具半只眼。”

天童觉云：“佛与曹山主宾互换，出世不出世。各具一只眼，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还会么？幽洞岂拘关锁意，纵横不涉两头机。”

报恩秀云：“曹山不如，自携瓶去沽村酒。不如曹山，却着衫来作主人。天童拈处不碍，裂开万松着语。何妨捏聚，佛与曹山主宾和合。出世不出世，双眼圆明。终日在途中不离家舍，终日在家舍不离途中。还会么？云生洞口还归洞，密密金刀剪不开。”

天宁琦云：“大小曹山口甜心苦，若有问寿

山，佛未出世时如何？好！出世后如何？好！与他二个好，且听一生参。”

寿昌浩云：“正偏妙叶还他本分宗师，就里明机须是当场有准。若有问山僧，佛未出世时如何？水足草足。出世后如何？牵犁拽耙。何故？云散家家月，春来处处花。”

法林音云：“转功就位，转位就功。裂开捏聚，正偏圆融。曹山天童报恩三大老各有长处，法林更资一路。佛未出世时如何，勘破了也。出世后如何，勘破了也。虽然，莫将闲学解，埋没师祖机。”

日隐青山瑞气高，梧藏丹凤觑无聊。无端石马潭中过，惊起泥龙翻海潮。(投子青)

古木灵巢鹤梦迷，昆仑白象倒骑归。鱼鳞水涨舟横岸，羊角风生花落蹊。(湛堂深)

曹山不如，花根本艳。不如曹山，虎体元斑。江南地暖，塞北春寒。一把柳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栏杆。(石庵韶)

曹山不如，是马非驴。不如曹山，虎不食斑。龙吟雾起，虎啸风寒。达观之士兮一见便见，中下之机兮千山万山。瘥病不假驴 药，延龄何用九还丹。(辛庵侑)

清标隐隐紫微寒，仰望令人神欲删。无奈彩云更飘缈，夜深空倚玉栏杆。(位中符)

万斛烟云受用奇，双眉日向额堂垂。因思途路波吒者，争似深山种紫芝。(直指南)

银盆盛雪色难别，芦藏鹭鸶类莫窥。对对玉鸡啼午夜，共覘紫气锁彤墀。(如仑正)

针割不入，斧斫不开。身是箭垛，口是祸胎。颠酒曹山醉未醒，朝游南岳暮天台。(巨音选)

2. 曹山因僧侍立，师曰：“道者可煞热？”曰：“是。”师曰：“祇如热向甚处回避？”曰：“向镬汤炉炭里回避。”师曰：“祇如镬汤炉炭又作么生回避？”曰：“众苦不能到。”

昭觉勤云：“回机转位，宛尔通方，直下似腊月莲花。虽然如是，斩钉截铁更饶一路。或有问山僧，恁么热向甚处回避？祇向他道：镬汤炉炭里回避。镬汤炉炭里如何回避？向道热杀也。且道还有为人处也无。”

资福侣云：“亲切提持，圆融自在，还他曹山。然检点将来，尚存意路，者里则不然。有问镬

汤炉炭里作么生回避，向他道知汝信不及。”

洞山度云：“祇如镬汤炉炭里，苦不可言。因甚道众苦不能到？还知古人落处也无，若知，寒则普天普地寒，热则普天普地热。者里会得，更须知有向上一窍。其或未然，祇知事逐眼前过，不觉老从头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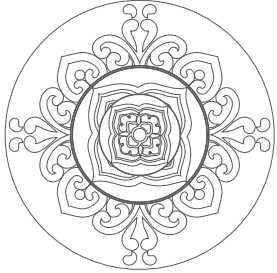
昆仑片玉火中润，碧落孤蟾水底圆。一念翛然无异色，任从沧海变桑田。(丹霞淳)

众苦不能到，特地好乾坤。风光都买尽，不费钱一文。(枯禅镜)

贺家湖上天华寺，一一轩窗面水开。不是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天目礼)

瞎却顶门三只眼，镬汤炉炭里优游。若言众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头。(少室睦)

万仞洪岩势逼天，峻嶒怪石锁云烟。不知谁是



## 第六章 典籍文献

典籍文献是认识一种文化的重要基础与依据。有关曹山寺的典籍文献总体上并不多，但亦可以略以曹山的文化特色。

### 一、曹山本寂基本史料

对于曹山本寂禅师的文献之汇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的进行者，是《祖堂集》(952)与《景德传灯录》(1004)；前者收文献41条，后者再增13条，数量亦称丰富。《祖》集距曹山逝世(840~901)仅51年，只有一代之隔，是故所根据的资料，应是极可信的一手文献。这部文献，大致亦已涵括曹山“心性”思想之完备义涵，可做为

忘机者，撒手无依得自然。(直指南)

3. 曹山因僧问：“四山相逼时如何？”师曰：“曹山在里许。”曰：“还求出也无？”师曰：“在里许即求出。”

瀛山简云：“潦倒曹山，被者僧拶得立地尿出。”白岩符云：“与么答话，大似自语相违。我若作曹山，待道还求出也无。不求出，为什么不求出，却向道是他受用惯常。”

卷六十六“抚州荷玉山玄悟光慧禅师”(1则)僧问：“如何是西来的意？”师曰：“不礼拜，更待何时？”

虚堂寂寂夜深寒，携得瑶琴月下弹。不是知音徒侧耳，悲风流水岂相干。(丹霞淳)

“基本文献类”来利用。

第二阶段的文献搜整工作，由六书先后展开；它们是：《禅林僧宝传》(1124)、《续古尊宿语要》(1131~1162)、《宗门统要续集》(1133)、《联灯会要》(1183)、《人天眼目》(1188)和《五灯会元》(1252)等。以《禅林僧宝传》和《人天眼目》成就最高，先后集出了大量的“偈颂”文献。[60]《续古尊宿语要》和《五灯会元》，分别增补了11条、8条新资料，成绩也是可观的。不过，此期文献毕竟后出，仍只能作为“次要文献类”来利用了。

最后一阶段的文献汇整工作，由《五家语录》(1665)和《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负责。前者

增新文献3条；后者除增新资料8条，在末后的《重编》中，再增〈解释洞山五位显诀〉等资料4种，数量颇为庞大。曹山文献至此，再登另一高峰。

当然，由于出现时间已甚晚，它们只能作为“补遗文献类”来利用。历代记载曹山思想之禅文献，约共有21种；除去上列10种，余11种皆无新资料增补，故在研究利用上是可以省略的。文献先后增补的发展情况，亦表列于下：

### 【曹山文献总数及发展概况表】

- 1.《祖堂集》（952）：基本资料41条
- 2.《宋僧传》（988）：提及有注寒山子书，惜未见
- 3.《景德传灯录》（1004）：新增13条
- 4.《传法正宗记》（1061）：无
- 5.《林间录》（1071）：无
- 6.《禅林僧宝传》（1119）：增大量“偈颂”文献
- 7.《续古尊宿语要》（1131~1162）：新增11条
- 8.《宗门统要续集》（1133）：新增2条
- 9.《从容录》（1166）：无
- 10.《联灯会要》（1183）：新增6条
- 11.《人天眼目》（1188）：增大量“偈颂”文献
- 12.《五灯会元》（1252）：新增8条
- 13.《五家正宗赞》（1254）：无
- 14.《枯崖和尚漫录》（1263）：无
- 15.《虚堂集》（1295）：无
- 16.《指月录》（1599）：无
- 17.《五家语录》（1665）：新增3条
- 18.《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五家语录》卷4
- 19.《五灯全书》（1690）：无
- 20.《御选语录》（1733）：无
- 21.《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1761）：①新增8条②增四类（大量）偈颂文献

搜求那些遗存的文献，再一次汇成更完备的曹、洞语录者，是日僧宜默玄契， 时在日本江户时代宝历11年，相当于清乾隆26年（1761）。这是在《五家语录》的基础上，再添大量新资料，并做了更有系统的条理安排。《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增加①新材料8条。②《本光重编》中再收《解释洞山五位显诀》《五位旨诀》《三种堕》《三燃灯》等4种资料。

——节选改编自（台湾）文化大学哲学系张国

一博士学位论文《石头宗诸师之“心性”思想》

## 二、典籍文献中的本寂传记

### （一）《祖堂集》卷八《曹山和尚》

曹山和尚，嗣洞山，在杭州（抚州？）住。师讳本寂，泉州蒲田县人也，俗姓黄。少习九经，志求出家，年十九父母方听，受业于福唐县灵石山。年二十五，师方许受戒，而举措威仪，皆如旧习。便云游方外。初造洞山法筵，洞山问：“阇梨名什麼？”对曰：“专甲。”洞山云：“向上更道。”师云：“不道。”洞山曰：“为什麼不道？”师云：“不名专甲。”洞山深器之。盘泊数年，密室承旨。因一日辞去，洞山问：“什麼处去？”师曰：“不变异处去。”洞山曰：“不变异处去岂有去也？”师云：“去亦不变异。”自尔之后，兀兀延时，依依放旷，非其道友，无得交言。稳不自由，化缘将至。

初住曹山，后居荷玉。钟陵大王响仰德高，再三降使迎请，师乃托疾而不从命。第三遣使去时，王曰：“此度若不得曹山大师来，更不要相见。”使奉旨到山，泣而告曰：“和尚大慈大悲，救度一切。和尚此度若也不赴王旨，弟子一门便见灰粉。”师云：“专使保无忧虑。去时贫道附一首古人偈上大王必保无事。”偈曰：“摧残枯木倚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见之犹不顾，郢人那更苦追寻！”使回通偈，王遥望山顶礼曰：“弟子今生决定不得见曹山大师也。”如是二处法席咸二十年，参徒冬夏盈于二百三百。

师每上堂示众云：“诸人莫怪曹山不说。诸方多有说成底禅师在，你诸人耳里总满也。一切法不接不借，但与摩体会，他家差别知解，无奈阇梨何。天地洞然，一切事如麻如苇，如粉如葛。佛出世亦不奈何，祖出世亦不奈何，唯有体尽即无过患。你见他千经万论说成底事不得自在，不超始终，盖为不明自己事。若明自己事，即转他一切事，为阇梨自己受用具。若不明自己事，乃至庠梨亦与他诸圣为缘，诸圣与阇梨为境，境缘相涉，无有了时，如何得自由？若体会不尽，则转他一切事不去；若体会得妙，则转他一切事，向背后为僮仆者。是故先师云：‘体在妙处’。莫将作等闲，到

这里不分贵贱，不别亲疏，如大家人守钱奴相似。及至用时，是渠总不得知东西。这里便是不辩缁素，不识清浊。若是下人出来着衣，更胜阿郎，奈何缘被人识得伊。专甲向诸人道：向去语则净洁，事上语却不净洁，且唤什麼事上语？这里没量大人弁不得。”

僧问：“学人自到和尚此间，觅个出身处不得。乞和尚指示个出身路。”师云：“阇梨曾行什麼路来？”云：“到这里弁不得。”师云：“第一不得出身处。”问：“古人道；‘从苗弃地，从语识人。’只今语也请师弁！”师云：“不弁！”僧曰：“为什麼不弁？”师云：“不见道‘曹山好手’？”问：“鲁祖面壁，用表何事？”师以手掩耳。问：“无言如何现？”云：“莫向这里现。”僧云：“向什麼处现？”师云：“昨夜三更失却三个钱。”问曰：“未出时如何？”师云：“昔日曹山亦曾与摩来。”进云：“日出后如何？”所云：“犹欠曹山三月粮。”问：“古人面壁，当为何事？”师云：“两株嫩桂久昌昌。”问：“承教中有言：‘未出轮回而弁圆觉，彼圆觉性则同轮回。’如何是未出轮回而弁圆觉？”师云：“如人在途中说家事。”“如何是彼圆觉性则同轮回？”师云：“宛然在途，不涉途程。”“还有弁处也无？”师曰：“若有弁处则不圆。”“只如无弁处还流转也无？”师曰：“亦有流转。”“如何流转？”曰：“要且不团团。”问：“眉与目还相识也无？”师云：“不相识。”进云：“为什麼不相识？”师云：“为同在一处。”僧云：“与摩则不分也。”师云：“眉且不是目。”“如何是目？”师云：“端的去。”“如何是眉？”师云：“曹山却疑。”僧曰：“和尚为什麼却疑？”师云：“我若不疑则端的去。”问：“常在生死海中沉没者是什麼人？”师云：“第二月。”僧曰：“还求出离也无？”师云：“也求出离，只是无路。”僧云：“出时什麼人接得伊？”师云：“将铁枷者。”问：“朗月当空时如何？”师云：“犹是阶下汉。”僧曰：“请师接阶上。”师曰：“月落后相见。”问：“罕如何假？”师云：“不希夷。”僧曰：“作何你？”师曰：“不申晒。”僧曰：“与摩则零去也。”师云：“不申晒，零什麼？”问：“一牛饮水，五马不嘶时如何？”师云：“曹山孝

满。”问：“于相何真？”师云：“即相即真。”僧曰：“当示何者？”师便提起碗子。问：“国内按剑者谁？”师云：“曹山。”僧曰：“拟杀何人？”师曰：“但有一切总杀。”云：“忽逢本生父母时作摩生？”师云：“捺什麼？”僧云：“争奈自己何？”师云：“谁奈我何？”僧云：“为什麼不杀？”师云：“勿下手处。”俗士问：“古人道：‘人人尽有’，弟子在尘闰，还有也无？”师过手来，遂点头指云：“一二三四五足。”问：“古人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起’，如何是地？”师云：“一尺二尺。”“如何是倒？”云：“肯即是。”“如何是起？”师云：“起也。”问：“具何知解，尚能对众问难？”师云：“不呈言句。”僧曰：“既不呈言句，问难个什麼？”师云：“刀斧砍不入。”僧云：“解与摩问难，还更有不肯者也无？”师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师云：“曹山。”问：“幻本何真？”云：“幻本元真。”僧曰：“当为何现？”师云：“即幻即现。”僧曰：“与摩则始终不离幻也。”师云：“觅幻相不可得。”僧问：“亲近什麼道伴即得常闻于未闻？”云：“共同一被盖。”僧云：“此犹是和尚得闻，如何是常闻于未闻？”师云：“不可同于木石。”僧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后？”师云：“不见道‘常闻于未闻’？”问：“古人道：‘诸佛诸祖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诸佛诸祖为什麼不知有？”师云：“佛为相似，祖为执印。”僧云：“狸奴白牯知有个什麼？”师云：“知有狸奴白牯。”云：“佛祖为什麼相似执印？”师云：“人无阻碍，此中妙会。”问：“教中有言：‘杀一阐提，获福无量。’如何是阐提？”师云：“起佛见、法见者。”云：“如何是杀？”云：“不起佛见、法见者是杀。”师却问僧：“是明阐提，是暗阐提？”僧无对。师代云：“白裹肚着皂袄。此意者起见是明，故云白；不起见者是暗，故云墨。”

师举教中事问大众：“‘无问而自说，称赞所行道。’作摩生是无问而自说？”云：“尽大地未有一人得闻。”师云：“虽然与摩，摘一个字，添一个字，佛法大行。”众无对。师云：“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师垂语云：“此座高广，吾不能升，未审唤作什麼座？”强上座对云：“唤作此

座，早是触污也。”师云：“还有升得者也无？”对云：“有。”师云：“是什摩人？”对云：“不举足者。”师曰：“升得者莫便是座上人也无？”对云：“也是左右。”师云：“如何是座上人？”对云：“不升此座。”师云：“既不升，用座何为？”对云：“无则不得。”师云：“只如座，为当别有人，为复转座为上身？”对云：“即转座为上身。”师云：“如是，如是。”师问僧：“从什摩处来？”对云：“从大光来。”师云：“来时光还现也无？”对云：“不现常现。”师云：“还照不？”对云：“不照。”师云：“大光何在？”僧无对。师云：“将谓是玉玺，元来只是天南角。”师代云：“直得不照，始得大光。”问：“古人道‘得座被衣’，如何是得座？”师云：“不顾东西。”“如何是被衣？”师云：“去离不得。”僧曰：“是个什摩衣去离不得？”师云：“人人尽有底衣即是。”僧云：“既是人人尽有底，用被作什摩？”师云：“岂不见道‘起倒相随，处处得活’？”僧云：“向后自看事如何？”师云：“不认被衣。”又云：“脱却衣来相见。”问：“如何是十年归不得、忘却来时路？”师云：“得乐忘忧。”僧云：“忘却什摩路？”师云：“十处即是。”僧曰：“还忘却本来路也无？”师云：“亦忘却。”僧云：“为什摩不言九年，要须十年？”师云：“若有一方不归，我不现身。”问：“教中有言：‘童子舍全身，夜又说半偈。’如何是童子舍全身？”师云：“失却端正。”“如何是夜又说半偈？”“白云纒荆棘。”“如何是失却端正？”师云：“只是失却少父便是。”问：“王殿荅生时如何？”答曰：“不居正位。”进曰：“八方来朝时如何？”云：“不受礼。”云：“与摩则何用来朝耶？”云：“违则暂违，顺是臣之分事。”云：“君意如何？”云：“枢密不得旨。”云：“与摩则治国之功全归臣相去也。”云：“还知君性不？”对云：“外方不敢论。”师问僧：“名什摩？”对云：“智轮。”师云：“智轮与法轮相去多少？”轮无对。邈公代云：“亦同亦不同。”绍公代云：“纤毫不隔。”强上座代云：“要近则近，要远则远。”师云：“作摩生是要近则近？”对云：“同辙载。”师云：“作摩生是要远则远？”云：“不同众辐即是。”师云：“阿那个

是先？”云：“不同众辐者先。”师云：“如是，如是。”问：“如何是法身主？”师良久。问：“承先师有言：‘学处不玄，流俗阿师。’如何是玄？”师云：“未问前。”僧云：“与摩莫便是玄也无？”师云：“玄则不是流俗阿师。”僧云：“如何是玄？”师云：“换日问来。”问：“三乘十二分教还有祖师意也无？”师曰：“有。”僧曰：“既有祖师意，又用西来作什摩？”师云：“只为三乘十二分教有祖师意，所以西来。”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云：“问与摩醉汉作什摩？”又云：“不因阇梨问，曹山也不知。”问：“如何是异类？”师云：“异中不答类。”又云：“我若向你道，驴年得异摩？”又云：“曹山只有一双眉。”问：“文殊为什摩仗剑于瞿昙？”师云：“为阇梨今时。”进曰：“如来为什摩却称善害？”师云：“大悲覆护群生。”云：“未审杀尽后如何？”师云：“方识不死者。”僧云：“只如不死者，为瞿昙是什摩眷属？”师云：“与阇梨安名即得，只恐不成眷属。”僧云：“时中如何给侍？”师云：“子当善害。”问：“《华严经》云‘大海不宿死尸。’如何是大海？”云：“包含百有。”“如何是死尸？”师云：“绝气者不着。”僧云：“既包含百有，绝气者为什摩不着？”师云：“大海非其功，绝气者有其德。”僧云：“未审大海还更有向上事也无？”师云：“道有道无即得，争奈龙王按剑何。”

师问僧：“手里是什摩物？”对云：“佛头上宝镜。”师云：“既是佛头上宝镜，争得到阇梨手里？”僧无对。师代云：“诸佛却是某甲儿孙。”问：“古人道：‘佛不会道，我自修行。’如何是佛不会道？”师云：“佛界里无会。”石门云：“更会作什摩？”“如何是我自修行？”师云：“向上无事。”僧云：“只这个，别更有也无？”师云：“只这个阿谁奈何？”问：“大保任底人失一念如何？”师云：“始得保任。”僧曰：“作大魔王时如何？”师云：“不见有佛。”云：“末后事如何？”师云：“佛亦不作。”问：“作大利益底人还得相似不？”师云：“不得相似。”僧云：“为什摩不得相似？”师云：“不见这‘作大利益’？”僧云：“此人还知有尊贵也无？”师云：“不知有尊贵。”僧云：“为什摩不知有尊

贵？”师云：“是伊未识曹山。”僧云：“如何是曹山？”师云：“不作大利益。”问：“承甘泉有言‘牵耕人之牛，夺饑人之食。’如何是牵耕人之牛？”师云：“不与露地。”“如何是夺饑人之食？”师云：“去却醍醐。”问：“承古人有言：‘看时浅浅用时探。’浅则不问，如何是深？”师便叉手闭目。学人拟问，师云：“剑去远兮，何必克舟[刻舟]？”问：“如何是玄？”师云：“何不早问？”云：“如何是玄中又玄？”师云：“故有一人在。”问：“承师举新丰有言：‘一色处有分不分之理’，如何是分？”师云：“不同于一色。”僧曰：“与摩则不从今日去也。”师曰：“是也。”“如何是不分？”师云：“无弃处。”僧曰：“只如无弃处，这里岂不是父子通为一身？”师云：“是汝还会摩？”僧云：“正当一色时无向上。”师曰：“向上本来无一色。”云：“只如一色，还是宗门中意旨不？”师云：“不是。”僧云：“既不是，为什摩人说？”云：“我只为宗门中无人承当，所以为这个人说。”僧云：“与摩则有顿有弱去也。师云：“我若说顿说弱，则落那边去也。”僧云：“宗门中事如何承当？”师云：“须是其中人。”“如何是其中人？”师云：“我自住此山来，未曾遇见其中人。”僧云：“今时无其中人，和尚遇古人时如何承当？”师云：“不展手。”僧云：“古人意旨如何？”师云：“阇梨但莫展手也。”僧云：“与摩时和尚还分付也无？”师云：“古人骂汝。”问：“如何是无刃之剑？”师云：“非烹炼之所成也。”僧云：“用者如何？”师云：“来者皆尽。”借云：“不来者如何？”师云：“亦须尽也。”僧云：“不来者为什摩却须尽也？”师云：“不见道‘能尽一切’？”僧云：“尽后如何？”师云：“方知有此剑。”僧问“如何是沙门相？”云：“尽眼看不见。”“还被搭也无？”云：“若被搭则不是沙门相。”“如何是沙门行李处？”云：“头上戴角，身着毛衣。”“此人得什摩人力，则得如此？”云：“终日得他力，只是行不住。”“此人以何为贵？”云：“头上不戴角，身上不被毛。”

师自天复元年辛酉岁夏中，忽有一言：“云巖师翁年六十二，洞山先师亦六十二，曹山今年亦是六十二也。好趁惯作一解子。”至闰六月十五日

夜，问主事曰：“今日是何日月？”对云：“闰六月十五日。”师云：“曹山一生行脚，到处只管九十日为一夏。至来日辰时，师当化矣。”春秋六十二，僧夏三十七，敕谥元证大师矣。

## （二）《宋高僧传》卷十三《梁抚州曹山本寂传》

释本寂，姓黄氏，泉州莆田人也。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侨寓儒风振起，号小稷下焉。寂少染鲁风，率多强学，自尔淳粹独凝，道性天发。年惟十九，二亲始听出家，入福州云名山。年二十五登于戒足。凡诸举措若老苾刍。咸通之初，禅宗兴盛，风起于大沔也，至如石头药山其名寝顿。会洞山悯物高其石头，往来请益学同洙泗。寂处众如愚，发言若讷。后被请住临川曹山。参问之者，堂盈室满，其所訓对邀射匪停，特为龔客标准。故排五位，以铨量区域，无不尽其分齐也。复注对寒山子诗流行寓内，盖以寂素修举业之优也。文辞道丽，号富有法才焉。寻示疾终于山，春秋六十二，僧腊三十七。弟子奉龕窆而树塔。后南岳玄泰着塔铭云。

## （三）《景德传灯录》卷十七《抚州曹山本寂禅师》

抚州曹山本寂禅师，泉州莆田人也。姓黄氏。少慕儒学。年十九出家，入福州福唐县灵石山。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禅宗兴盛。会洞山价禅师坐道场，往来请益。洞山问：“阇梨名什么？”对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师曰：“不道。”曰：“为什么不道？”师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师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盘桓数载，乃辞洞山。洞山问：“什么处去？”曰：“不变异处去。”洞山云：“不变异岂有去耶？”师曰：“去亦不变异。”遂辞去。随缘放旷。初受请止于抚州曹山，后居荷玉山，二处法席学者云集。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师曰：“汝道洪州里许多人，什么处去也？”问：“眉与目还相识也无？”师曰：“不相识。”曰：“为什么不相识？”师曰：“为同在一处。”曰：“恁么即不分也？”师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师曰：“端的去。”曰：“如何

是眉？”师曰：“曹山却疑。”曰：“和尚为什么却疑？”师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问：“于相何真？”师曰：“即相即真。”曰：“当何显示？”师提起托子。问：“幻本何真？”师曰：“幻本元真。”(法眼别云：“幻本不真。”)曰：“当幻何显？”师曰：“即幻即显。”(法眼别云：“幻即无当。”)曰：“恁么即始终不离于幻也。”师曰：“觅幻相不可得。”问：“如何是常在底人？”师曰：“恰遇曹山暂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师曰：“难得。”僧清锐问：“某甲孤贫，乞师拯济。”师曰：“锐阁梨，近前来。”锐近前，师曰：“泉州白家酒三盏，犹道未沾唇。”(玄觉云：“什么处是与他酒吃？”)问：“拟岂不是类？”师曰：“直是不拟亦是类。”曰：“如何是异？”师曰：“莫不识痛痒。”镜清问：“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师曰：“理即如此，事作么生？”曰：“如理如事。”师曰：“漫曹山一人即得，争奈诸圣眼何。”曰：“若无诸圣眼，争鉴得个不恁么？”师曰：“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云门问：“不改易底人来师还接否？”师曰：“曹山无恁么闲工夫人。”问：“古人云：人人尽有弟子在，尘蒙还有也无？”师曰：“过手来。”乃点指曰：“一二三四五足。”问：“鲁祖面壁，用表何事？”师以手掩耳。问：“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师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师曰：“起也。”问：“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尸。’如何是海？”师曰：“包含万有。”曰：“为什么不宿死尸？”师曰：“绝气者不着。”曰：“既是包含万有，为什么绝气者不着？”。师曰：“万有非其功，绝气有其德。”曰：“向上还有事也无？”师曰：“道有道无即得，争奈龙王按剑何？”问：“具何知解善，能对众问难？”师曰：“不呈句。”曰：“问难个什么？”师曰：“刀斧斫不入。”曰：“能恁么问难，还更有不肯者也无？”师曰：“有。”曰：“是什么人？”师曰：“曹山。”问：“无言如何显？”师曰：“莫向这里显。”曰：“向什么处显？”师曰：“昨夜三更，床头失却三文钱。”问：“日未出时如何？”师曰：“曹山也曾恁么来。”曰：“日出后如何？”师曰：“犹较曹山半月程。”师问

僧：“作什么？”曰：“扫地。”师曰：“佛前扫，佛后扫？”曰：“前后一时扫。”师曰：“与曹山过鞞鞋来。”师问强德上坐，曰：“菩萨在定，闻香象渡河。出什么经？”曰：“出《涅槃经》。”师曰：“定前闻，定后闻？”曰：“和尚流也。”师曰：“道也大杀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师曰：“滩下接取。”问：“学人十二时中，如何保任？”师曰：“如经蛊毒之乡，水不得沾着一滴。”问：“如何是法身主？”师曰：“谓秦无人。”曰：“这个莫便是否？”师曰：“斩。”问：“亲近什么道伴，即得常闻于未闻？”师曰：“同共一被盖。”曰：“此犹是和尚得闻，如何是常闻于未闻？”师曰：“不同于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后？”师曰：“不见道常，闻于未闻。”问：“国内按剑者是谁？”师曰：“曹山。”(法灯别山：“汝不是恁么人。”)曰：“拟杀何人？”师曰：“但有一切总杀。”曰：“忽逢本父母作么生？”师曰：“拣什么？”曰：“争奈自己何？”师曰：“谁奈我何？”曰：“为什么不杀？”师曰：“勿下手处。”问：“一牛饮水，五马不嘶时如何？”师曰：“曹山解忌口。”又别云：“曹山孝满。”问：“常在生死海中，沉没者是什么人？”师曰：“第二月。”曰：“还求出离也无？”师曰：“也求出离，只是无路。”曰：“出离什么人接得伊？”师曰：“担铁枷者。”僧举“药山问僧：年多少？僧曰：七十二。药山曰：是年七十二么？曰：是。药山便打。此意如何？”曰：“前箭犹似可，后箭射人深。”僧曰：“如何免得棒？”师曰：“正敕既行，诸侯避道。”(东禅齐云：“曹山是明药山意，自出手。为复别有道理，还断得么？只如遮僧举问曹山，伊还有会处么？忽尔问：上坐年多少，别作么生祇对。”)问：“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填沟塞壑。”问：“如何是师子？”师曰：“众兽近不得。”曰：“如何是师子儿？”师曰：“能吞父母。”曰：“既是众兽近不得，为什么被儿吞？”师曰：“子若哮吼祖，父母俱尽。”曰：“只如祖父母，还尽也无？”师曰：“亦尽。”曰：“尽后如何？”师曰：“全身归父。”曰：“前来为什么道祖父亦尽？”师曰：“不见道：王子能成一国事，枯木上更采些子

华。”问：“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如何？”师曰：“斩！斩！”僧举“有人问香严：如何是道？答曰：枯木里龙吟。学云：不会。曰：髑髅里眼睛。后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石霜云：犹带喜在。又问：如何是髑髅里眼睛？石霜云：犹带识在。”师因而颂曰：“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不尽，当人那辨浊中清。”其僧却问师：“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师曰：“血脉不断。”曰：“如何是髑髅里眼睛？”师曰：“干不尽。”曰：“未审还有得闻者无？”师曰：“尽大地未有一个不闻。”曰：“未审龙吟是何章句？”师曰：“也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师如是启发上机，曾无轨辙可寻，及受洞山五位铨量，特为丛林标准。时洪州钟氏屡请不起，但写大梅和尚山居颂一首答之。天复辛酉季夏夜，师问知事僧：“今是何日月？”对曰：“六月十五日。”师曰：“曹山一生行脚到处，只管九十日为一夏。”至明日辰时告寂。寿六十有二，腊三十有七。门人奉真骨树塔。敕谥“元证大师”，塔曰“福圆”。

#### （四）《五灯会元》卷十三《曹山本寂禅师》

抚州曹山本寂禅师，泉州莆田黄氏子。少业儒，年十九，往福州灵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寻谒洞山，山问：“阁黎名甚么？”师曰：“本寂。”山曰：“那个！”师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盘桓数载，乃辞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复问曰：“子向甚么处去？”师曰：“不变异处去。”山曰：“不变异处，岂有去邪？”师曰：“去亦不变异。”遂往曹溪礼祖塔，回吉水。众向师名，乃请开法。师志慕六祖，遂名山为曹。寻值贼乱，乃之宜黄。有信士王若一，舍何王观请师住持。师更何王为荷玉，由是法席大兴，学者云萃。洞山之宗，至师为盛。师因僧问：“五位君臣旨诀？”师曰：“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玄玄大道无著真宗。从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当详审辨明。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

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僧问：“如何是君？”师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虚。”曰：“如何是臣？”师曰：“灵机弘圣道，真智利群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师曰：“不堕诸异趣，凝情望圣容。”曰：“如何是君视臣？”师曰：“妙容虽不动，光烛本无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师曰：“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师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称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学者先须识自宗，莫将实际杂顽空。妙明体尽知伤触，力在逢缘不借中。出语直教烧不著，潜行须与古人同。无身有事超岐路，无事无身落始终。”复作五相：、☉偈曰：“白衣须拜相，此事不为奇。积代簪缨者，休言落魄时。”☉偈曰：“子时当正位，明正在君臣。未离兜率界，乌鸡雪上行。”☉偈曰：“焰里寒冰结，杨花九月飞。泥牛吼水面，木马逐风嘶。”○偈曰：“王宫初降日，玉兔不能离。未得无功旨，人天何太迟。”●偈曰：“浑然藏理事，朕兆卒难明。威音王未晓，弥勒岂惺惺。”稠布衲问：“披毛带角是甚么堕？”师曰：“是类堕。”曰：“不断声色是甚么堕？”师曰：“是随堕。”曰：“不受食是甚么堕？”师曰：“是尊贵堕。”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贵堕。若执初心，知有自己及圣位，故曰类堕。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时，捺却声色声香味触法，得宁谧即成功勋。后却不执六尘等事，随分而昧，任之则碍。所以外道六师，是汝之师。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门头，见闻觉知，祇是不被他染污将为堕。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岂况其余事邪？”师凡言堕，谓混不得、类不齐，凡言初心者，所谓悟了同未悟耳。师作四柰偈曰：“莫行心处路，不挂本来衣。何须正恁么，切忌未生时。”僧问：“学人通身是病，请师医。”师曰：“不医。”曰：“为甚么不医？”师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问：“沙门岂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师曰：“是。”曰：“忽遇六贼来时如何？”师曰：“亦须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师曰：“一剑挥尽。”曰：“尽后如何？”师曰：“始得和同。”问：“五位对宾时如何？”师曰：“汝即今问那个位？”曰：“某甲从



偏位中来，请师向正位中接。”师曰：“不接。”曰：“为甚么不接？”师曰：“恐落偏位中去。”师却问僧：“祇如不接是对宾，是不对宾？”曰：“早是对宾了也。”师曰：“如是！如是！”问：“万法从何而生？”师曰：“从颠倒生。”曰：“不颠倒时万法何在？”师曰：“在。”曰：“在甚么处？”师曰：“颠倒作么？”问：“不萌之草为甚么能藏香象？”师曰：“阇黎幸是作家，又问曹山作么？”问：“三界扰扰，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师曰：“不辨色。”曰：“为甚么不辨色？”师曰：“若辨色即昏也。”师闻钟声，乃曰：“阿！阿！”僧问：“和尚作甚么？”师曰：“打著我心。”僧无对。〔五祖戒代云：“作贼人心虚。”〕问：“维那甚处来？”曰：“牵醋槽去来。”师曰：“或到险处，又作么生牵？”那无对。〔云居代云：“正好著力。”疏山代云：“切须放却始得。”〕问金峰志曰：“作甚么来？”曰：“盖屋来。”师曰：“了也未。”曰：“这边则了。”师曰：“那边事作么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师曰：“如是！如是！”师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师曰：“须知有不寒者。”曰：“谁是不寒者？”师策火示之。僧曰：“莫道无人好！”师抛下火。僧曰：“某甲到言里却不会。”师曰：“日照寒潭明更明。”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师曰：“汝道洪州城里如许多人，甚么处去？”问：“眉与目还相识也无？”师曰：“不相识。”曰：“为甚么不相识？”师曰：“为同在一处。”曰：“恁么则不分去也。”师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师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师曰：“曹山却疑。”曰：“和尚为甚么却疑？”师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问：“如何是无刃剑？”师曰：“非淬炼所成。”曰：“用者如何？”师曰：“逢者皆丧。”曰：“不逢者如何？”师曰：“亦须头落。”曰：“逢者皆丧则固是，不逢者为甚么头落？”师曰：“不见道能尽一切。”曰：“尽后如何？”师曰：“方知有此剑。”问：“于相何真？”师曰：“即相即真。”曰：“当何显示？”师竖起拂子。问：“幻本何真？”师曰：“幻本元真。”〔法眼别云：“幻本不真。”〕曰：“当幻何显？”师曰：“即幻即

显。”〔法眼别云：“幻即无当。”〕曰：“恁么则始终不离于幻也。”师曰：“觅幻相不可得。”问：“即心即佛即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师曰：“兔角不用无，牛角不用有。”问：“如何是常在底人？”师曰：“恰遇曹山暂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师曰：“难得。”僧问：“清税孤贫，乞师赈济。”师召税闍黎，税应诺。师曰：“清原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玄觉云：“甚么处是与他酒吃？”〕问：“拟岂不是类？”师曰：“直是不拟亦是类。”曰：“如何是异？”师曰：“莫不识痛痒好！”镜清问：“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师曰：“理即如此，事作么生？”曰：“如理如事。”师曰：“漫曹山一人即得，争奈诸圣眼何！”曰：“若无诸圣眼，争鉴得个不恁么？”师曰：“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云门问：“不改易底人来，师还接否？”师曰：“曹山无恁么闲工夫。”问：“人人尽有弟子在尘中，师还有否？”师曰：“过手来。”其僧过手，师点曰：“一二三四五六足。”问：“鲁祖面壁，用表何事？”师以手掩耳。问：“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师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师曰：“起也。”问：“子归就父，为甚么父全不顾？”师曰：“理合如何。”曰：“父子之恩何在？”师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师曰：“刀斧斫不开。”问：“灵衣不挂时如何？”师曰：“曹山孝满。”曰：“孝满后如何？”师曰：“曹山好颠酒！”问：“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尸，如何是大海？”师曰：“包含万有者。”曰：“既是包含万有，为甚么不宿死尸？”师曰：“绝气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万有，为甚么绝气息者不著？”师曰：“万有非其功，绝气息者有其德。”曰：“向上还有事也无？”师曰：“道有道无即得，争奈龙王按剑何！”问：“具何知解，善能问难？”师曰：“不呈句。”曰：“问难个甚么？”师曰：“刀斧斫不入。”曰：“恁么问难，还有不肯者么？”师曰：“有。”曰：“是谁？”师曰：“曹山。”问：“世间甚么物最贵？”师曰：“死猫儿头最贵。”曰：“为甚么死猫儿头最贵？”师曰：“无人著价。”问：“无言如何显？”师曰：“莫向这里

显。”曰：“甚么处显？”师曰：“昨夜床头失却三文钱。”问：“日未出时如何。”师曰：“曹山也曾恁么来。”曰：“出后如何？”师曰：“犹较曹山半月程。”问僧：“作甚么？”曰：“扫地。”师曰：“佛前扫，佛后扫？”曰：“前后一时扫。”师曰：“与曹山过鞞鞋来。”僧问：“抱璞投师，请师雕琢。”师曰：“不雕琢。”曰：“为甚么不雕琢？”师曰：“须知曹山好手。”问：“如何是曹山眷属？”师曰：“白发连头戴，顶上一枝花。”问：“古德道，尽大地唯有此人，未审是甚么人？”师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是第二月？”师曰：“也要老兄定当。”曰：“作么生是第一月？”师曰：“险。”师问德上座：“菩萨在定，闻香象渡河，出甚么经？”曰：“出槃经。”师曰：“定前闻，定后闻？”曰：“和尚流也。”师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师曰：“滩下接取。”问：“学人十二时中，如何保任？”师曰：“如经蛊毒之乡，水也不得沾著一滴。”问：“如何是法身主？”师曰：“谓秦无人。”曰：“这个莫便是否？”师曰：“斩。”问：“亲何道伴，即得常闻于未闻。”师曰：“同共一被盖。”曰：“此犹是和尚得闻，如何是常闻于未闻？”师曰：“不同于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后？”师曰：“不见道常闻于未闻。”问：“国内按剑者是谁？”师曰：“曹山。”〔法灯别云：“汝不是恁么人。”〕曰：“拟杀何人？”师曰：“一切总杀。”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么生？”师曰：“拣甚么！”曰：“争奈自己何！”师曰：“谁奈我何！”曰：“何不自杀？”师曰：“无下手处。”问：“一牛饮水，五马不嘶时如何？”师曰：“曹山解忌口。”问：“常在生死海中沉没者，是甚么人？”师曰：“第二月。”曰：“还求出也无？”师曰：“也求出，祇是无路。”曰：“未审甚么人接得伊？”师曰：“担铁枷者。”问：“雪覆千山，为甚么孤峰不白？”师曰：“须知有异中异。”曰：“如何是异中异？”师曰：“不堕诸山色。”纸衣道者来参，师问：“莫是纸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师曰：“如何是纸衣下事？”者曰：“一裘才挂体，万法悉皆如。”师曰：“如何是纸衣下用？”者近前应诺，便立

脱。师曰：“汝祇解恁么去，何不解恁么来？”者忽开眼，问曰：“一灵真性，不假胞胎时如何？”师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师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师示颂曰：“觉性圆明无相身，莫将知见妄疏亲。念异便于玄体味，心差不与道为邻。情分万法沈前境，识鉴多端丧本空。如何句中全晓会，了然无事昔时人。”问强上座曰：“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作么生说个应底道理？”曰：“如驴觑井。”师曰：“道则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师曰：“如井觑驴。”僧举：“药山问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师曰：“前箭犹似可，后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师曰：“王敕既行，诸侯避道。”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填沟塞壑。”问：“如何是师子？”师曰：“众兽近不得。”曰：“如何是师子儿？”师曰：“能吞父母者。”曰：“既是众兽近不得，为甚么却被儿吞？”师曰：“岂不见道，子若哮吼，祖父俱尽。”曰：“尽后如何？”师曰：“全身归父。”曰：“未审祖尽时父归何所？”师曰：“所亦尽。”曰：“前来为甚么道全身归父？”师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国之事。”又曰：“阇黎，此事不得孤滞，直须枯木上更撒些子华。”云门问：“如何是沙门行？”师曰：“吃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你还畜得么？”曰：“畜得。”师曰：“你作么生畜？”曰：“著衣吃饭有甚么难？”师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门便礼拜。陆亘大夫问南泉：“姓甚么？”泉曰：“姓王。”曰：“王还有眷属也无？”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后僧举问师：“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师曰：“不居正位。”曰：“八方来朝时如何？”师曰：“他不受礼。”曰：“何用来朝？”师曰：“违则斩。”曰：“违是臣分上，未审君意如何？”师曰：“枢密不得旨。”曰：“恁么则變理之功，全归臣相也。”师曰：“你还知君意么？”曰：“外方不敢论量。”师曰：“如是！如是！”问：“才有是非，纷然失心时如何？”师曰：“斩。”僧问香严：“如何是道？”严曰：“枯木里龙吟。”

眼睛。”其僧不领，辞至石霜。问诸禅师曰：“如何是枯木里龙吟？”诸曰：“犹带喜在。”又问：“如何是髑髅里眼睛？”诸曰：“犹带识在。”又不领，乃问章曰：“如何是枯木里龙吟？”章曰：“血脉不断。”又问：“如何是髑髅里眼睛？”章曰：“干不尽。”又问：“有得闻者否？”章曰：“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又问：“未审是何章句？”章曰：“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乃作偈曰：“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有僧以纸为衣，号为纸衣道者，自洞山来。章问：“如何是纸衣下事？”僧曰：“一裘才挂体，万事悉皆如。”又问：“如何是纸衣下用？”其僧前而拱立。曰：“诺即脱去。”章笑曰：“汝但解恁么去，不解恁么来。”僧忽开眼曰：“一灵真性，不假胞胎时如何？”章曰：“未是妙？”僧曰：“如何是妙？”章曰：“不借借。”其僧退坐于堂中而化。章作偈曰：“觉性圆明无相身，莫将知见妄疏亲。念异便于玄体味，心差不与道为邻。情分万法沉前境，识鑿多端丧本真。若向句中全晓会，了然无事昔时人。”僧问“五位君臣旨诀”，章曰：“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形像。偏中至者，舍事入理。正中来者背理就事。兼带者冥应众缘，不随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从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要当审详辨明。君为正位，臣是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问：“如何是君？”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虚。”问：“如何是臣？”曰：“灵机宏圣道，真智利群生。”问：“如何是臣向君？”曰：“不堕诸异趣，凝情望圣容。”问：“如何是君视臣？”曰：“妙容虽不动，光烛不无偏。”问：“如何是君臣道合？”曰：“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称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作偈曰：“学者先须识自宗。莫将实际杂顽空。妙明体尽知伤触。力在逢缘不借中。出语直教烧不着。潜行须与古人同。无身有事超岐路。无事无身落始终。”又曰：“凡情圣见，是金锁玄路，直须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须具三种堕：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断声色，三者不受食。”有稠布衲者，问曰：“披毛戴角是

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滞也。谓之十成，亦曰断渗漏也。只是十道头绝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耽着，名为取次承当，不分贵贱。我常见丛林，好论一般两般。还能成立得事么？此等但是说向去事路布。汝不见南泉曰：‘饶汝十成，犹较王老师一线道也。’大难！事到此，直须子细始得。明白自在。不论天堂、地狱、饿鬼、畜生，但是一切处不移易。元是旧时人，只是不行旧时路。若有忻心，还成滞着。若脱得，拣什么？古德云：‘只恐不得轮回。’汝道作么生？只如今人，说个净洁处。爱说向去事，此病最难治。若是世间粗重事，却是轻。净洁病为重。只如佛味祖味，尽为滞着。先师曰：‘拟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斋。’且唤什么作味？只是佛味祖味，才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说破斋破戒。即今三羯磨时，早破了也。若是粗重贪嗔癡，虽难断却是轻。若也无为无事净洁，此乃重，无以加也。祖师出世，亦只为这个。亦不独为汝。今时莫作等闲。鬻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禅有道。如汝种种驰求。觅佛觅祖，乃至菩提涅槃。几时休歇成办乎。皆是生灭心。所以不如鬻奴白牯，兀兀无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恶因果。但饑来吃草，渴来饮水。若能恁么，不愁不成办。不见道计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牵犁拽耒，得此便宜，始较些子。不见弥勒阿闍，及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唤作无惭愧，懈怠菩萨。亦曰变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么生。大须子细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慢他不得。恁么体会修行，莫趁快利。欲知此事，饶今成佛成祖去，也只这是。便堕三涂地狱六道去，也只这是。虽然没用处，要且离他不得。须与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即是不变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变易也。不见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祸。问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祸。曰只这个总是。问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即得，用免作么。但是菩提涅槃。烦恼无明等，总是不要免。乃至世间粗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即同变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祸，为不小。因什么如此，只为变易。若不变易，直须触处自由始得。香严闲禅师会中，有僧问：“如何是道？”闲曰：“枯木里龙吟。”又问：“如何是道中人？”闲曰：“髑髅里

为三，变尽成五。如荃草味，如金刚杵。正中妙挟，敲唱双举。通宗通涂，挟带挟路。错然则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属迷悟。因缘时节，寂然昭着。细入无间，大绝方所。毫忽之差，不应律吕。今有顿渐，缘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规矩。宗通趣极，真常流注。外寂中摇，系驹伏鼠。先圣悲之，为法檀度。随其颠倒，以缁为素。颠倒想灭，肯心自许。要合古辙，请观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观树。如虎之缺，如马之鼻。以有下劣，宝几珍御。以有惊异，鬻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锋相直，巧力何预。木人方歌，石儿起舞。非情识到，宁容思虑。臣奉于君，子顺于父。不顺非孝，不奉非辅。潜行密用，如愚若鲁。但能相续，名主中主。”《五位君臣偈》其词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昔日嫌。偏中正，失晓老婆逢古镜。分明覩面更无真。休更迷头犹认影。正中来，无中有路出尘埃。但能不触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偏中至，两刃交锋要回避。好手还同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气。兼中到，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常流。折合终归炭里坐。”《三种渗漏》其词曰：“一见渗漏。谓机不离位，堕在毒海。二情渗漏，谓智常向背，见处偏枯。三语渗漏。谓体妙失宗，机昧终始。学者浊智流转，不出此三种。”《纲要偈三首》，其一名“敲倡俱行”，偈曰：“金针双锁备，挟路隐全该。宝印当空妙，重重锦缝开。”其二名“金锁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齐转觉难。力穷寻进退，金锁网鞵鞵。”其三名“理事不涉”，偈曰：“理事俱不涉，回照绝幽微。背风无巧拙，电火烁难追。”黎明章出山，造曹溪礼祖塔。自螺川还止临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为曹。示众曰：“僧家在此等衣线下，理须会通向上事，莫作等闲。若也承当处分明，即转他诸圣。向自己背后，方得自由。若也转不得，直饶学得十成，却须向他背后叉手，说什么大话。若转得自己，则一切粗重境来，皆作得主宰。假如泥里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问药山曰：‘三乘教中，还有祖意也无。’答曰：‘有。’曰：‘既有，达磨又来作么？’答曰：‘只为有，所以来。岂非作得主宰，转得归自己乎。如经曰：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

曰：“如何是道中人？”严曰：“髑髅里眼睛。”〔玄叟别云：“龙藏枯木。”〕僧不领，乃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霜曰：“犹带喜在。”曰：“如何是髑髅里眼睛？”霜曰：“犹带识在。”又不领，乃问师：“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师曰：“血脉不断。”曰：“如何是髑髅里眼睛？”师曰：“乾不尽。”曰：“未审还有得闻者么？”师曰：“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曰：“未审枯木里龙吟是何章句？”师曰：“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遂示偈曰：“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问：“朗月当空时如何？”师曰：“犹是阶下汉。”曰：“请师接上阶。”师曰：“月落后来相见。”师寻常应机，曾无轨辙。于天复辛夏夜，问知事曰：“今日是几何日月？”曰：“六月十五。”师曰：“曹山平生行脚到处，祇管九十日为一夏。明日辰时行脚去。”及时，焚香宴坐而化。阅世六十二，腊三十七。葬全身于山之西阿，谥“元证禅师”，塔曰“福圆”。

### （五）《禅林僧宝传》卷一《抚州曹山本寂禅师》

禅师讳耽章，泉州莆田黄氏子。幼而奇逸。为书生不甘处俗。年十九弃家，入福州灵石山。六年乃剃发受具。咸通初，至高安，谒悟本禅师价公。依止十余年。价以为类己，堪任大法。于是名冠丛林。将辞去，价曰：“三更当来，授汝曲折。”时矮师叔者知之，蒲伏绳床下，价不知也。中夜授章，先云巖所付“宝镜三昧”、“五位显诀”、“三种渗漏”毕，再拜趋出。矮师叔引颈呼曰：“洞山禅入我手矣。”价大惊曰：“盗法倒屣无及矣。”后皆如所言。

《宝镜三昧》其词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其善保护。银碗盛雪，明月藏鹭。类之弗齐，混则知处。意不在言，来机亦赴。动成窠臼，差落顾伫。背触俱非，如火火聚。但形文彩，即属染污。夜半正明，天晓不露。为物作则，用拔诸苦。虽非有为，不是无语。如临宝镜，形影相睹。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婴儿，五相完具。不去不来，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无句。终必得物，语未正故。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

见其道范。足一发其意云尔。维时宝历十一年辛巳正月谷旦，印指月盥香叙。

## （二）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远孙沙门慧印校订

师讳本寂，泉州莆田黄氏子。少业儒。年十九往福州灵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寻谒洞山。山问：“闍黎名甚么？”师曰：“本寂。”山曰：“向上更道。”师曰：“不道。”山曰：“为什么不道？”师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盘桓数载，乃辞去，山遂密授洞山宗旨。复问曰：“子向甚么处去？”师曰：“不变异处去。”山曰：“不变异处，岂有去耶？”师曰：“去亦不变异。”遂往曹溪礼祖塔。回吉水，众向师名，乃请开法。师志慕六祖，遂名山为曹。寻值贼乱，乃之宜黄。有信士王若一，舍何王观，请师住持，师更何王为荷玉。由是法席大兴，学者云萃，洞山之宗，至师为盛。

因有僧“问五位君臣旨诀”。师曰：“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从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当详审辨明。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进云：“如何是君？”师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大虚。”云：“如何是臣？”师曰：“灵机弘圣道，真智利群生。”云：“如何是臣向君？”师曰：“不堕诸异趣，凝情望圣容。”云：“如何是君视臣？”师曰：“妙容虽不动，光烛本无偏。”云：“如何是君臣道合？”师曰：“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师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称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学者先须识自宗，莫将真实杂顽空。妙明体尽知伤触，力在逢缘不借中。出语直教烧不著，潜行须与古人同。无身有事超岐路，无事无身落始终。”复作五相。☉偈曰：“白衣须拜相，此事不为奇。积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时。”☉偈曰：“子时当正位，明正在君臣。未离兜率界，乌鸡雪上行。”☉偈曰：“焰里寒冰结，杨华九月飞。泥牛吼水面，木马逐风嘶。”☉偈曰：“王宫初降

教烧不着，潜行须与古人同。无身有事超岐路，无事无身落始终。”故应机之际，语忌十成机，贵回互。此曹洞宗旨也。为青原下五世。赞曰：越格之资，不存名迹。超方之眼，一见便识。五位虚玄，宗旨绵密。是故至今犹黑似漆。

## 三、曹山本寂语录

编者按：《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1卷，系唐代僧曹山本寂（840–901）撰，日僧指月慧印（1689–1764）参照宜默玄契本，删略校订而成。又称《曹山大师语录》、《曹山本寂禅师语录》、《曹山元证禅师语录》、《曹山录》。收于《大正藏》第47册。辑录本寂之行业、问答、示众语要，并收录慧印之法嗣瞎道本光重编之解释洞山五位显诀、逐位颂并注别拣、五位旨诀、四种异类、三然灯等。《大正藏》第47册于本语录之后，又收录《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2卷；卷上系明代郭凝之所编、日僧宜默玄契校订并重编，内容即“五家语录”所收之曹山本寂禅师语录，卷下则系日僧宜默玄契所编有关曹山之拾遗录。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明郭凝之、雪峽圆信编入《五家语录》的《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曹山本寂禅师语录》）1卷。历年来，曹山语录迭有刊行，版本互异，内容亦略有出入。为方便与简明起见，本志编入通行的《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及《抚州曹山本寂语录》。

## （一）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曹山大师语录序

本寂禅师之于洞山，盖泻瓶而已。自一去不变异处，至住持大法之道，则大与余者别矣。唯因真唱，使人至真证也。唯真也深玄精粹，是以难卒见焉。世以为平坦无活用雄略。呜呼浮浅之人，胡知时世因真伪以致道之否泰哉！实不知之，故有诡辞。夫师之语要，在三堕示修治分位，异类通凡圣，明道之生熟也。洞祖所言“道合人，人合道；老不老，事体妙”者是也。苟知之不可瞒，只今唯瞒也多矣。元文之间，有与洞山录并行焉，而此亦不便众多之遮眼。庚辰之秋，吉祥之众衲就予集录焉。刊版欲与洞祖录并行，而以反正时世妄讹也。可谓好心，冀有好报。且来请引语，乃叙录中至要。以冠其首，但因曹山意

断。”“如何是髑髅里眼睛？”曰：“干不尽。”乃作偈曰：“枯木龙吟员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僧问：“清税孤贫，乞师拯济。”师召：“税闍梨。”税应诺。曰：“青原白家三盏酒，吃了犹道未沾唇。”僧问：“抱璞投师，乞师雕琢。”曰：“不雕琢。”曰：“为什么不雕琢？”曰：“须知曹山好手。”僧问：“如何是和尚眷属？”曰：“白发连头戴，顶上一枝花。”师有三种堕：一披毛戴角，二不断声色，三不受食。有稠布衲问：“披毛戴角是什么堕？”“是类堕。”“不断声色是什么堕？”“是堕堕。”“不受食是什么堕？”“是尊贵堕。”赞曰：“宝镜光寒，髑髅眼活。接武辟门墙，宗网归掌握。堕身尊贵，彩凤来玉树花。立法森严，金鸟喙破琉璃壳。白家酒唇沾未著，几曾济清税孤贫。荆山璞怀抱相投，不轻与者僧雕琢。万机俱扫荡，佛亦不如。一位镇长存，人皆道错。示五圆相，泼家生拈出恶情踪。戴一枝花，恶眷属妆成谁觑著。曹山高矗，摩云怪石露棱棱。洞水逆流，冲浪锦鳞活鱖鳢。不变异处，掉臂独行。故鸟道通玄，无人凑泊。”

### （七）《八十八祖道影传赞》

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莆田黄氏子。少业儒，年十九出家登戒。寻谒洞山。山问：“闍黎名甚么？”师云：“本寂。”山云：“那个囊。”师云：“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盘桓数载，山密授洞上宗旨。遂辞去，往曹溪礼祖塔。回宜黄，众请开法。师志慕六祖，遂以所住之山名曹。法席大兴，学者云萃。洞上之宗，至师为盛。师因僧问“五位君臣旨诀，。师曰：“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带者，理事混融。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从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当详审辨明，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师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称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学者先须识自宗，莫将真实杂顽空。妙明体尽知伤触，力在逢缘不借中。出语直

什么堕？”章曰：“是类堕。”问：“不断声色是什么堕？”曰：“是随堕。”问：“不受食是什么堕。？”“是尊贵堕。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类堕，知有而不碍六尘是随堕。维摩曰：外道六师是汝之师。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食。食者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就六根门头，见觉闻知。只不被他染污，将为堕，且不是同也。”章读杜顺、傅大士所作，法身偈曰：“我意不欲与么道。”门弟子请别作之，既作偈，又注释之。其词曰：“渠本不是我（非我），我本不是渠（非渠）。渠无我即死（仰汝取活），我无渠即余（不别有）。渠如我是佛（要且不是佛），我如渠即驴（二俱不立）。不食空王俸（若遇御饭，直须吐却），何假雁传书（不通信）。我说横身唱（为信唱），君看背上毛（不与你相似）。乍如谣白雪，将谓是白雪，犹恐是巴歌。”南州帅南平钟王，雅闻章有道，尽礼致之不赴。但书偈付使者曰：“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见之犹不采，郢人何事苦搜寻。”天复辛酉夏夜，问知事：“今日是几何日月？”对曰：“六月十五。”章曰：“曹山平生行脚，到处只管九十日为一夏，明日辰时吾行脚去。”及时焚香，宴坐而化。阅世六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门弟子葬全身于山之西阿，塔曰“福圆”。赞曰：宝镜三昧其词要妙，云岩以受洞山，疑药山所作也。先德惧属流布，多珍秘之。但五位偈，三种渗漏之语，见于禅书。大观二年冬，显谟阁待制朱彥世英赴官钱塘，过信州白华岩，得于老僧。明年持其先公服，予往慰之，出以授予曰：子当为发扬之。因疏其沟封，以付同学。使法中龙象，神而明之。尽微细法执，兴洞上之宗。亦世英护法之志也。

## （六）《五家正宗赞》卷三《曹洞宗》（摘录）

曹山元证禅师。师讳耽章，嗣洞山。泉州黄氏子。初谒洞山，依止数载。乃辞山，山问：“什么处去？”曰：“不变异处去。”曰：“不变异岂有去耶？”曰：“去亦不变异。”遂辞去。止于曹山。学徒云集，僧问：“佛未出世时如何？”曰：“曹山不如。”“出世后如何？”曰：“不如曹山。”僧问：“如何是枯木里龙吟？”曰：“血脉

日，玉兔不能离。未得无功旨，人天何太迟。”●偈曰：“混然藏理事，朕兆卒难明。威音王未晓，弥勒岂惺惺。”

师行脚时，问乌石观禅师：“如何是毗卢师法身主？”乌石曰：“我若向你道即别有也。”师举似洞山，山曰：“好个话头，祇欠进语，何不问为甚么不道？”师却去进前语，乌石曰：“若言我不道，即哑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蹇却我舌。”师归举似洞山，山曰：“古佛。”

云门问：“如何是沙门行？”师曰：“吃常住苗稼者是。”门云：“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尔还畜得么，门云畜得。”师曰：“尔作么生畜？”门云：“著衣吃饭有甚么难？”师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门便礼拜。

师示众曰：“诸方尽把格则，何不与他道一转语，令他不疑去。”云门在众出问：“密密处为，甚么不知有？”师曰：“只为密密，所以不知有。”门云：“此人如何亲近。”师曰：“莫向密密处亲近。”门云：“不向密密处时如何？”师曰：“始解亲近。”门云：“诺，诺。”又问：“不改易底人来，师还接不？”师曰：“曹山无恁么闲工夫。”

因米和尚至，未相见。米遂坐却禅床，师更不出，米便去。主事遂问：“和尚禅床为什么被别人坐却？”师曰：“去后却还来，米果回与师相见。”

智炬到，参问云：“古人提持那边人，学人如何体悉？”师曰：“退步就己，万不失一。”炬于言下顿忘玄解。

金峰志至，师问曰：“作甚么来？”志曰：“盖屋来。”师曰：“了也未。”志云：“这边则了。”师曰：“那边事作么生。”志云：“候下工日向和尚。”师曰：“如是，如是。”

僧清锐问：“某甲孤贫，请师拯济。”师曰：“锐阍黎，近前来。”锐近前，师曰：“泉州白家三盏酒，吃后犹道未沾唇。”

镜清问：“心径苔生时如何？”师曰：“难得道(音导)者。”清云：“向甚么处去也。”师曰：“只见苔生，不知向甚么处去。”又问：“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师曰：“理即如此，事作么生？”清云：“如理如事。”师曰：“谩曹山一人即得，争奈诸圣眼何。”清云：“若无诸圣眼，争鉴得

个不恁么？”师曰：“官不容针，私通车马。”

师问德上座：“菩萨在定，闻香象渡河，出甚么经？”僧云：“出《涅槃经》。”师曰：“定前闻，定后闻？”僧云：“和尚流也。”师曰：“道也太杀道，始道得一半。”僧云：“和尚如何？”师曰：“滩下接取。”师又问：“佛真法身，犹若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作么生说应底道理？”德曰：“如驴觑井。”师曰：“道则太杀道，只道得八成。”德曰：“和尚又如何？”师曰：“如井觑驴。”

纸衣道者来参，师问：“莫是纸衣道者否？”云：“不敢。”师曰：“如何是纸衣下事？”道者云：“一裘才挂体，万法悉皆如。”师曰：“如何是纸衣下用？”道者近前应诺，便立脱。师曰：“汝祇解恁么去，何不解恁么来。”道者忽开眼问，云：“一灵真性，不假胞胎时如何？”师曰：“未是妙。”道者云：“如何是妙？”师曰：“不借借。”道者珍重便化。师示颂曰：“觉性圆明无相身，莫将知见妄疏亲。念异便于玄体味，心差不与道为邻。情分万法沈前境，识鉴多端丧本真。如是句中全晓会，了然无事昔时人。”

僧举：陆亘大夫问南泉：“姓甚么？”泉曰：“姓王。”亘云：“王还有眷属也无？”泉曰：“四臣不昧。”亘云：“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问师：“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师曰：“不居正位。”僧云：“八方来朝时如何？”师曰：“他不受礼。”僧云：“何用来朝。”师曰：“违则斩。”僧云：“违是臣分上，未审君意如何？”师曰：“枢密不得旨。”僧云：“恁么则變理之功全归臣相也？”师曰：“尔还知君意么？”僧云：“外方不敢论量。”师曰：“如是，如是。”

僧问：“学人通身是病，请师医。”师曰：“不医。”僧云：“为甚么不医？”师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僧问：“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医。未审是甚么病？”师曰：“攒簇不得底病。”僧云：“一切众生还有此病也无？”师曰：“人人尽有。”僧云：“和尚还有此病也无？”师曰：“此觅起处不得。”僧云：“一切众生为甚么不病？”师曰：“一切众生若病即非众生。”僧云：“未审诸佛还有此病也无？”师曰：“有。”僧云：“既

有为甚么不病？”师曰：“为伊惺惺。”

僧问：“沙门岂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师曰：“是。”僧云：“忽遇六贼来时如何？”师曰：“亦须具大慈悲。”僧云：“如何具大慈悲？”师曰：“一剑挥尽。”僧云：“尽后如何？”师曰：“始得和同。”

僧问：“眉与目还相识也无？”师曰：“不相识。”僧云：“为甚么不相识？”师曰：“为同在一处。”僧云：“恁么则不分也。”师曰：“眉且不是目，目且不是眉。”僧云：“如何是目？”师曰：“端的去。”僧云：“如何是眉？”师曰：“曹山却疑。”僧云：“和尚为什么却疑？”师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

僧问：“五位对宾时如何？”师曰：“汝即今问那个位？”僧云：“某甲从偏位中来，请师向正位中接。”师曰：“不接。”僧云：“为甚么不接？”师曰：“恐落偏位中去。”师却问僧：“祇如不接，是对宾是不对宾？”僧云：“早是对宾了也。”师曰：“如是，如是。”

僧问：“万法从何而生？”师曰：“从颠倒生。”僧云：“不颠倒时，万法何在？”师曰：“在。”僧云：“在甚么处？”师曰：“颠倒作么？”

僧问：“不萌之草，为甚么能藏香象？”师曰：“阍黎幸是作家。又问曹山作么？”

僧问：“三界扰扰，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师曰：“不辨色。”僧云：“为甚么不辨色？”师曰：“若辨色即昏也。”

师闻钟声，乃曰：“阿 ，阿 。”僧问：“和尚作甚么？”师曰：“打著我心。”僧无对。师问维那：“甚处来？”云：“牵醋槽去来。”师曰：“或到险处，又作么生牵？”维那无对。

师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云：“今日好寒。”师曰：“须知有不寒者。”僧云：“谁是不寒者？”师策火示之。僧云：“莫道无人好。”师抛下火。僧云：“某甲到这里却不会。”师曰：“日照寒潭明更明。”

僧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师曰：“汝道洪州城里，如许多人甚么处去？”

僧问：“如何是无刃剑？”师曰：“非淬炼所成。”僧云：“用者如何？”师曰：“逢者皆丧。”僧云：“不逢者如何？”师曰：“亦须头

落。”僧云：“逢者皆丧则固是，不逢者为甚么头落？”师曰：“不见道能尽一切。”僧云：“尽后如何？”师曰：“方知有此剑。”

僧问：“于相何真？”师曰：“即相即真。”僧云：“当何显示？”师提起托子。僧问：“幻本何真？”师曰：“幻本元真。”僧云：“当幻何显。”师曰：“即幻即显。”僧云：“恁么则始终不离于幻也？”师曰：“觅幻相不可得。”

僧问：“即心即佛即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师曰：“兔角不用无，牛角不用有。”

问：“如何是常在底人？”师曰：“恰遇曹山暂出。”云：“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师曰：“难得。”

僧问：“拟岂不是类。”师曰：“直是不拟亦是类。”僧云：“如何是异？”师曰：“莫不识痛痒。”

僧问：“古人曰‘人人尽有，弟子在尘蒙’，还有也无？”师曰：“过手来。”僧过手，乃点指曰：“一二三四五足。”

僧问：“鲁祖面壁用表何事？”师以手掩耳。僧问：“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师曰：“肯即是。”僧云：“如何是起？”师曰：“起也。”

僧问：“子归就父，为甚么父全不顾？”师曰：“理合如是。”僧云：“父子之恩何在？”师曰：“始成父子之恩。”僧云：“如何是父子之恩？”师曰：“刀斧斫不开。”

问：“灵衣不挂时如何？”师曰：“曹山孝满。”云：“孝满后如何？”师曰：“曹山好颠酒。”

问：“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尸。如何是海？”师曰：“包含万有。”僧云：“为什么不宿死尸？”师曰：“绝气者不著。”僧云：“既是包含万有，为甚么绝气者不著？”师曰：“万有非其功，绝气有其德。”僧云：“向上还有事也无？”师曰：“道有道无即得，争奈龙王按剑何。”

问：“具何知解，善能对众问难？”师曰：“不呈句。”僧云：“问难个甚么？”师曰：“刀斧斫不入。”僧云：“能恁么问难，还更有不肯者也无？”师曰：“有。”僧云：“是什么人？”师曰：“曹山。”

僧问：“世间甚么物最贵？”师曰：“死猫儿头最贵。”僧云：“为甚么死猫儿头最贵？”师曰：“无人著价。”

处不移易，元是旧时人，只是不行旧时路。若有忻心，还成滞著。若脱得拣甚么？古德云：‘只恐不得轮回，汝道作么生？’只如今人，说个净洁处。爱说向去事，此病最难治。若是世间粗重事却是轻，净洁病为重。只如佛味祖味，尽为滞著。先师曰：‘拟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斋。’且唤什么作味？只是佛味祖味，才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说破斋破戒，即今三羯磨时早破了也。若是粗重贪嗔痴虽难断，却是轻。若也无为无事净洁，此乃重无以加也。祖师出世亦只为这个，亦不独为汝。今时莫作等闲，鬻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禅有道。如汝种种驰求，觅佛觅祖乃至菩提涅槃，几时休歇成办乎，皆是生灭心。所以不如鬻奴白牯兀兀无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恶因果，但饥来吃草渴来饮水，若能恁么不愁不成办。不见道，计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牵犁拽来，得此便宜始较些子。不见弥勒、阿閼及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唤作无惭愧懈怠菩萨，亦曰变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么生，大须仔细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么体会修行，莫趁快利。欲知此事，饶令成佛成祖去也。只这是便堕三涂地狱六道去也，只这是虽然没用处。要且离他不得，须与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即是不变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变易也。不见永嘉云：‘莽莽荡荡招殃祸。’问：‘如何是莽莽荡荡招殃祸？’曰：‘只这个总是。’云：‘如何免得？’曰：‘知有即得，用免作么？但是菩提、涅槃、烦恼、无明等总是。’不要免，乃至世间粗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即同变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祸为不小。因甚么如此？只为变易，若不变易，直须触处自由始得。”

上堂僧问：“如何是大阐提人？”师曰：“不惧业。”僧云：“如何是无明人？”师曰：“始终不觉悟。”僧云：“此二人谁在前？”师曰：“无明者。”僧云：“阐提人为什么在后？”师曰：“向去者。”僧云：“恁么则无明者不从今日去也？”师曰：“是。”僧云：“既不从今日去，无明从何处来？”师曰：“光处不敢入。”僧云：“岂不是不明不暗？”师曰：“是。”僧云：“正恁么时如何？”师曰：“不受触。”师复曰：“阐

渠)。渠无我即死(仰汝取活)，我无渠即余(不别有)。渠如我是佛(要且不是佛)，我如渠即驴(二俱不立)。不食空王俸(若遇御饭直须吐却)，何假雁传书(不通信)。我说横身唱(为信唱)，君看背上毛(不与尔相似)。乍如谣白雪(将谓是白雪)，犹恐是巴歌(传此句无注)。

师垂语曰：“有一人，向万丈崖头腾身直下。此是甚么人？”众无对。道延出云：“不存。”师曰：“不存个甚么？”延云：“始得扑不碎。”师深肯之。

僧举：“西园一日自烧浴次。僧问：‘何不使沙弥？’西园抚掌三下。”问师，师曰：“一等是拍手抚掌，就中西园奇怪。俱眈一指头禅，盖为承当处不谛当。”僧却问师：“西园抚掌岂不是奴儿婢子边事？”师曰：“是。”云：“向上更有事也无？”师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师叱曰：“这奴儿婢子。”

南州帅南平钟王雅闻师有道，尽礼致之。不赴，但书大梅偈曰：“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见之犹不顾，郢人何得苦追寻。”附使赠之，遂不赴。

师作“四禁偈”曰：“莫行心处路，不挂本来衣。何须正恁么，切忌未生时。”

示学人偈曰：“从缘荐得相应疾，就体消停得力迟。警起本来无处所，吾师暂说不思议。”

示众曰：“僧家在此等衣线下，理须会通向上事。莫作等闲，若也承当处分明，即转他诸圣向自己背后方得自由。若也转不得，直饶学得十成，却须向他背后叉手，说甚么大话。若转得自己，则一切粗重境来，皆作得主宰。假如泥里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问药山曰：‘三乘教中还有祖意也无？’答曰：‘有。’僧云：‘既有达磨又来作么？’药山曰：‘只为有所以来，岂非作得主宰转得归自己乎？’如经云：‘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滞也，谓之十成亦云断渗漏也。只是十道头绝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耽著，名为取次承当，不分贵贱。我常见丛林好论一般两般，还能成立得事么？此等但是说向去事露布。汝不见，南泉曰：‘饶汝十成犹较王老师一线道也。’大难事到此，直须仔细始得明白自在，不论天堂、地狱、饿鬼、畜生，但是一切

僧问：“常在生死海中沉没者是甚么人？”师曰：“第二月。”僧云：“还求出离也无。”师曰：“也求出离，只是无路。”僧云：“出离什么人接得伊？”师曰：“担铁枷者。”

僧问：“雪覆千山，为甚么孤峰不白？”师曰：“须知有异中异。”僧云：“如何是异中异？”师曰：“不堕诸山色。”

僧举：“药山问僧：‘年多少？’云：‘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么？’云：‘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师曰：“前箭犹似可，后箭射人深。”僧云：“如何免得此棒？”师曰：“王敕既行，诸侯避道。”

僧问香严：“如何是道？”香严曰：“枯木里龙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香严曰：“髑髅里眼睛。”僧不领，乃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石霜曰：“犹带喜在。”僧云：“如何是髑髅里眼睛？”石霜曰：“犹带识在。”又不领，乃举似师。师曰：“石霜老声闻作这里见解。”因示颂曰：“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僧遂又问师：“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师曰：“血脉不断。”云：“如何是髑髅里眼睛？”师曰：“干不尽。”云：“未审还有得闻者么？”师曰：“尽大地人，未有一人不闻。”云：“未审枯木里龙吟是何章句？”师曰：“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填沟塞壑。”

僧问：“如何是师子？”师曰：“众兽近不得。”僧云：“如何是师子儿？”师曰：“能吞父母者。”僧云：“既是众兽近不得，为甚么却被儿吞？”师曰：“岂不见道，子若哮吼，祖父俱尽。”僧云：“尽后如何？”师曰：“全身归父。”僧云：“未审祖尽时，父归何所？”师曰：“所亦尽。”僧云：“前来为甚道全身归父？”师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国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滞，直须枯木上更擦些子花。”

僧问：“才有是非纷然，失心时如何？”师曰：“斩，斩。”

师读杜顺、傅大士所作法身偈，乃曰：“我意不欲与么道。”门弟子请别作之，既作偈又注释之。其词曰：渠本不是我(非我)，我本不是渠(非

僧问：“无言如何显？”师曰：“莫向这里显。”僧云：“向甚么处显？”师曰：“昨夜床头，失却三文钱。”

僧问：“日未出时如何？”师曰：“曹山也曾恁么来。”僧云：“日出后如何？”师曰：“犹较曹山半月程。”

师问僧：“作甚么？”僧云：“扫地。”师曰：“佛前扫，佛后扫？”僧云：“前后一时扫。”师曰：“与曹山过鞞鞋来。”

僧问：“抱璞投师，请师雕琢。”师曰：“不雕琢。”僧云：“为甚么不雕琢？”师曰：“须知曹山好手。”

僧问：“如何是曹山眷属？”师曰：“白发连头戴，顶上一枝花。”

僧问：“古德道：尽大地惟有此人。未审是甚么人？”师曰：“不可有第二月也。”僧云：“如何是第二月？”师曰：“也要老兄定当。”僧云：“作么生是第一月？”师曰：“险。”

僧问：“学人十二时中，如何保任？”师曰：“如经蛊毒之乡，水不得沾著一滴。”

僧问：“如何是法身主？”师曰：“谓秦无人。”僧云：“这个莫便是否？”师曰：“斩。”

僧问：“亲何道伴，即得常闻于未闻？”师曰：“同共一被盖。”僧云：“此犹是和尚得闻，如何是常闻于未闻？”师曰：“不同于木石。”僧云：“何者在先，何者在后？”师曰：“不见道常，闻于未闻。”

僧问：“国内按剑者是谁？”师曰：“曹山。”僧云：“拟杀何人？”师曰：“但有一切总杀。”僧云：“忽逢本父母，又作么生？”师曰：“拣甚么？”僧云：“争奈自己何？”师曰：“谁奈我何？”僧云：“为什么不杀？”师曰：“无下手处。”

师问僧：“时节恁么热，向甚处回避？”僧曰：“镬头炉炭里回避。”师曰：“彼中若何回避。”僧曰：“众苦不能到。”师默置。

僧问：“家贫遭劫时如何？”师曰：“不能尽底去。”僧云：“为甚么不能尽底去？”师曰：“贼是家亲。”

僧问：“一牛饮水，五马不嘶时如何？”师曰：“曹山解忌口。”又别曰：“曹山孝满。”

新罗僧：‘未过海时在甚么处？’无对。自代云：‘祇今过海也甚么处。’又如先师代慎微長老出拄杖语云：‘如今出也有人辨得么？此例虽缘中认得，不同向去。辨不得，恐后人收落功勋，将为向上事。’

或有相兼带来者，这里不说有语无语。语里直须正面而去，这里不得不圆转。事须圆转，然在途之语总是病，夫当人先须辨得语句正面而去。有语是恁么来？无语是恁么去？作家中不无言语，不涉有语无语，这个唤作兼带语。全无的的也，他智上座临迁化时向人道：“云岩不知有，我悔当时不向伊说。”虽然如是，且不违于药山蔡子，看他智上座合作么生老婆也。南泉唤作异类中行，且密闍黎不知。逐位拣曰：“相兼带来者。为语势不偏不正不有不无。如全不全似亏不亏。唯得正面而去也。去则的不立的，不立则至妙之言，境不圆常情之事也。如先师对文殊吃茶语云：‘借取这个看得么？’亦如翠微云：‘每日嚏甚么？’亦有功勋中兼带，似向上事，临时辨取。如落净妙之处，则须知有事在。要去则去，要止则止。千万圆转不得莽卤。如大无明底人，为全体，不同阐提。阐提则知有事却鞞，虽鞞却成孝养。鞞者不存祖佛及自己本分父母也。红烂底人为不归全担荷，不立至尊。大保任底人为刺脚入泥里，非小小护持。”别拣曰：“相兼带来者，不落有语无语。如药山带刀语，此是兼带语。临时看语来势，或当头正面而去，或异中虚(句)此(句)若不妙会。则千里万里也。又引相兼带来语例。如文殊吃茶，语兼这个人甚么处去也。云岩云：作么？作么？。又云：即今作么生。此例甚多。”别时拣曰：“相兼带不涉偏正二途，此一位等绝。妙旨难辨，呼为兼带。皆为明这个一段事，况复正位不同。”学士拣曰：“问祖师意。答待特牛生儿则向汝说。”拣云：“此是正位中来。”此一例语切不得呼为正位中来，可云玄学路中问答。俱然也，别是一路。又不得呼为相兼带，为显明故。纵宾主回互，亦祇得呼为有病兼带。又问玄旨，答如死人舌。又如问十二时将何奉献云无物，此二例语不得呼为偏位中来，须各拣。若是玄旨一例语可同于祖师意也。又如十二时将何奉献答无物，此一例语可同于功勋也。此二例语并不得呼为偏位及兼带也。前已明破了，是借功明位，

圣万圣，皆归正位承当。别时拣曰：“正中偏却具。此一位，第一不得动著。”

偏位虽偏，亦圆两意。缘中辨得，是有语中无语。逐位拣曰：“偏位虽偏，亦圆两意者。为用处不立的的，的的则真不常用也。”别拣曰：“偏位虽偏亦圆者，用中无物无触。是两意虽就用中明。”为语中不伤，此乃竟日道如不道。别时拣曰：“偏位却圆，亦具缘中不触。”

或有正位中来者，是无语中有语。逐位拣曰：“正位中来者，不兼缘。如药山云：‘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说。’道吾云：‘相随来，此是他妙会得。’”如湖南观察使语，此例甚多，须合出不得混尊卑，呼为无语中有语。别拣曰：“正位中来者，句句无语。不立尊贵，不落左右，故云正中来也。”又引正中来语例者，如黑豆未生芽时作么生？又引一句子未曾向人说，又如云有一人无出入息，又云未具胞胎时还有言句也无，此例亦多。唤作无语中有语。别时拣曰：“正位来明正位不涉缘，亦有正位中来。无语中有语如云黑豆未生芽时，十方诸佛出身处。又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说。”此句答家须就出不得乖角，乖角则不知有故。

或有偏位中来者，是有语中无语。逐位拣曰：“偏中来者则兼缘，如云即今往来底唤作甚么则得？洞山云：不得，不得。此例亦多。呼为有语中无语。”别拣曰：“偏位中来者，语从四大声色中来，不处所是非。故云缘中辨得是偏位中来也。又引偏位中来语例者，如云甚么物恁么来，亦云光境俱忘复是何物，亦云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例亦多。唤作有语中无语。更有挟功极则，呼为偏位中来，此难辨，须拣得出。”别时拣曰：“偏位来明偏位涉缘，缘性无体皆同正位。偏位中来者，就物明体。如云甚么物恁么来，亦云光境俱忘复是何物，此一例语寄功明位。余旧举：又甚么物恁么来？此一例语虽缘中得，不同向去。又如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一例语亦余初举例语。又如光境俱忘，为是教中之则。不同玄学，只要于他教则出宗门中玄学外事，祇如出息不依众缘，入息不居蕴界而住。此语全是功不同缘中认得，亦是余旧举例。亦主家抽入正位云：有一人无出入息，令渠知有正位。又有借事正位中来者，此一位答家须向偏位中明其物体。不得入正位明也。此一句要如。先师问

荆棘之中，只道在如今日用也，亦无作拈掇处护持保任边事。”时有僧问：“遍身红烂时如何？”师曰：“荷负。”云：“荷负什么人？”师曰：“勿红烂到闍黎。”又问：“丑陋人与满身红烂底人，阿那个是重？”师曰：“大丑陋底人重。”师又举问僧：“大保任底人，保任个什么？”僧无对。自代曰：“终日在背后，不曾觑著。”

俱胝和尚凡有诘问唯举一指，后有童子。因外人问：“和尚说何法要？”童子亦竖起一指，胝闻遂以刀断其指，童子负痛号哭而去。胝复召之，童子回首。胝却竖起指，童子忽然领悟。胝将顺世，谓众曰：“吾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用不尽。”言讫而寂。师曰：“俱胝承当处莽卤，只认得一机一境。”

僧问：“维摩默然文殊赞善，未审还称得维摩意么？”师曰：“尔还缚得虚空么？”僧云：“恁么则不称维摩意也？”师曰：“他又争肯。”僧云：“毕竟有何所归？”师曰：“若有所归即同彼二公也。”僧云：“和尚又作么生？”师曰：“待尔患维摩病始得。”

师于天复辛酉夏夜问知事曰：“今日是几何日月？”对云：“六月十五。”师曰：“曹山平生行脚，到处祇管九十日为一夏。明日辰时吾行脚去。”及时焚香，宴坐而化。阅世六十二，腊三十七。葬全身于山之西阿。谥“元证禅师”，塔曰“福圆”。

## 《解释洞山五位显诀(诸拣统会)》

### 自下本光重编

别时拣云：“夫先师所明偏正与兼带，等用先师本意，不为明功进修之位兼涉教句，直是格外玄谈要绝妙旨。祇明从上物体现前，冥协古圣之道。今见诸学士詮拣先人意度，似有误彰(音障)不免聊为叙其差，当愧(音贵)在不混其功。于中或有借位明功、借功明位，缘绪多端，功在临时。看语来势，不负来机，妙在佳致尔。”

正位却偏，就偏辨得是圆两意。逐位拣出曰：“正位却偏者，为不对物，虽不对物却具。”别拣曰：“正位却偏，正中无用为偏，全用为圆。是两意问如何是全？云不顽者得底人也，此位不明来也。若佛出世也恁么，若佛不出世也恁么？所以千

提有多种。一类者是杀父杀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毁坏伽蓝，此克定实报受种种苦。一类者亦所作如前，此则为杀无明父贪爱母，不信有佛法僧可破，有伽蓝可坏，计为业心所得，故堕亦受种种虚妄果报如前，升降不同。一类者知有自己本来事，呼为父母，不因外得，无修无证，非因非果，不因师受，不从证行所得，不起父见曰杀，不起母见曰害。即是一切本分事不敢不存，故曰杀害。才有纤毫奉重得味，不成知有自己事也，故曰大阐提。以此动拨妙力，即是从上宗乘体会家事承当，要截玄道破诸迂曲，即如新丰老人所玄示也。”

忠国师蓦唤侍者，侍者来立，国师低头。侍者立多时出去，国师唤侍者，如是三度了，曰：“将我孤负汝，汝却孤负我。”百丈举问赵州：“国师三唤侍者意作么生？”州曰：“如人暗里书字，字虽不成，文彩已彰。”又后有人举问师：“国师三唤侍者意作么生？”师曰：“侍者第二遍回来，云某甲不信和尚唤。”

南泉曰：“未具胞胎时还有语也无？”有人举问云峰，峰曰：“道有道，无则吃三十棒。”又问招庆，庆曰：“从他自道。”又举问师，师曰：“有。”云请和尚傍警。师曰：“将什么物闻？”云：“聋者还闻也无？”师曰：“聋者若得闻则具耳目。”云：“什么人得闻？”师曰：“未具胞胎者。”

僧问师：“教云：‘一句能吞百千万义。’如何是一句？”师曰：“针札不入。”

有一座主辞南泉，泉问：“什么处去？”对云：“山下去。”泉曰：“第一不得谤王老师。”对云：“争敢谤和尚。”泉喷水曰：“多少？”座主便出去。师曰：“赖也。”

汾山一日唤院主，院主来。山曰：“我唤院主，汝来作什么？”院主无对。师代曰：“也和尚不唤某甲。”汾山又令侍者唤第一座，第一座来。山曰：“我唤第一座，汝来作什么？”师代曰：“若令侍者唤恐不来。”

师举：“有僧辞药山归乡去。药山曰：‘有一人遍身红烂卧在荆棘之中。’僧云：‘恁么则学人不归去？’药山曰：‘但知归去，与尔休粮方。’云：‘如何是休粮方？’山曰：‘每日上堂不咬破一粒米也。’”师曰：“只如有古佛云遍身红烂底人。祇是丑陋底人，一切人近不得，无拈掇处。更道卧在

被他染污，呼为堕，不同向前怕他。本分事尚不取，况其余。故云：子细子细。”拣曰：“作水牯牛是什么堕？”代曰：“不处正位，不拣其身，始唤作沙门堕。”“不断声色是什么堕？”代曰：“凡情得尽，圣量亦忘，声色尘中不应更断，乃可取食，是为随类堕。”“不受食是什么堕？”代曰：“了达正因，不存胜解，故云尊贵堕也。”又曰：“沙门堕者，亦不无其行，亦不无其闲。虽有其闲，常无其闲。虽有其行，常无其行。此事切须知时节莫东西。”

问：“如何是随类堕？”曰：“不断声色，又不失香味。”“如何是彼师？”曰：“六处。”“如何是彼师所堕？”曰：“田舍老翁入聚落，眼耳鼻舌俱失却。”“如何是汝亦随堕？”曰：“存。”“存个什么？”曰：“不得动著，又不离声色。”又汾山曰：“我百年后作一头水牯牛，左肋上书汾山僧某甲一行字，汝道当见之时唤作甚么？”无对。后曹山代曰：“唤作水牯牛。”问：“未审此水牯牛还解耕稼否？”曰：“灼然。”“是什么类？”曰：“披毛戴角者，四时食何水草。”曰：“不入口者。”“如何是水牯牛？”曰：“不证圣。”“如何是衔一茎草。”曰：“毛羽根似去，是超圣是超类？”曰：“是超圣。”问：“如何是水牯牛？”曰：“冥冥蒙蒙。”“如何是含一茎草来？”曰：“古人道了也毛羽相似去(荷玉向自道取答古人语奈何)。”又曰：“一草者，祇是明得不变异也。”又曰：“祖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为什么狸奴白牯却知有？”曰：“祇是百无所解。”“祇如祖佛为什么不知有？”曰：“祖为执印佛为相似？”“祇如狸奴白牯，知有个甚么？”曰：“祇知有狸奴白牯。”“如何是狸奴白牯知有底事？”曰：“不从西东来，不从三十二相得。”“如何是祖？”曰：“上有。”“如何是佛？”曰：“相似去。”

### 《四种异类》

一者往来异类。谓如今一切声色、言语、阶级、地位，舍父逃逝。尽皆却向上祖父得为异类，又天堂、地狱、饿鬼、畜生、修罗等皆是异类。

二者菩萨同异类。谓失明自己，然后却人生死异类中摄他。已证涅槃之果，不舍生死之类。自

名，是曰偏中至。不是心，不是境，不是事，不是理，从来离名状，天真忘性相，是曰兼中到。”

### 《三种堕》

师曰：“凡情圣见是金销玄路，直须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须具三种堕。水牯牛，不受食，不断声色(今案)只堕去。是甚么人分上事？”拣曰：“欲知则是人异类中，不认沙门边事。所以古人权借水牯牛为异类，祇是事上异类，非言语中异类(须看取四种异类中)。”

时稠布衲问：“水牯牛是甚么堕？”曰：“披毛戴角是沙门堕。”“不受食是甚么堕？”曰：“是尊贵堕。”“不断声色是甚么堕？”曰：“是随类堕。”师又曰：“若是言语中异类，则是往来言语尽是类。所以南泉道，智不到处，切忌道著。道著则头角生，唤作如如，早是变也。直须向异中行，如今须向异中道取异中事。夫语中无语，始得若是。南泉病时，有人问：‘和尚百年后，向甚么处去？’泉曰：‘我向山下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某甲拟随和尚去，还得么？’泉曰：‘若随我含一茎草来。’”拣曰：“这个是沙门转身语。所以道，汝拟近衔一茎草来亲近渠，是呼为无漏始堪供养渠。”

又曰：“随类堕者，祇今于一切声色物物上。转身去不堕阶级，唤作随类堕。”又曰：“尊贵堕者，法身法性是尊贵边事，亦须转却，是尊贵堕。祇如露地白牛，是法身极，则亦须转却免他坐一色无辨处，并(法身白牛)是称断供养边事。欲须供养，须得此食，所以无味之味。亦曰无漏是堪供养，并余触污之食，非无漏解脱之食也。有人问百丈：‘以何为食？’曰：‘无漏为食。’云岩曰：‘莫将以味为供养。’道吾曰：‘知有保任处尽是供养。’”

又曰：“不受食尊贵堕者，食者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贵堕。披毛戴角沙门堕者，不执沙门边事及诸圣报位也(须看异类开示)。不断声色随类堕者，为初心知有自己本分事。回光之时，摈出色声香味触法。得宁谧，则成功勋后，却不执六尘。堕而不昧，任之无碍。故曰：外道六师是汝之师，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食。食者则是正命食也，亦本分事也。祇是就六根门头见闻觉知，不

又云：“恁么则不相借也。”

但能不触当今讳。拣云：“傍这个。”又云：“早是傍也。”又云：“恁么则尽大地无第二人也。”

也胜前朝断舌才。拣云：“非默。”又云：“更切于这个。”又别拣云：“终不切齿。”又云：“恁么叮咛不得者。”

偏中至。拣云：“有句中来。”

两刃交锋不相避。拣云：“主客不相触。”又云：“彼彼不伤也。箭箭相拄，脉脉不断。”又别拣云：“不相敌者。”又云：“恁么则却不相管。”

好手犹如火里莲。拣云：“坏不得。”又云：“谁是得便者？”又别拣云：“弱于阿谁？”又云：“恁么则终不作第二人也。”

宛然自有冲天气。拣云：“不从人得。”又云：“恁么则不借也。”又别拣云：“非本有。”又云：“恁么则已亦不存。”又云：“非已有。”

兼中到。拣云：“妙挟。”

不落有无谁敢和。拣云：“不当头。”又云：“他是作家。”又别拣云：“正好商量。”“唤甚么作商量？道将来。”云问。

人人尽欲出常流。拣云：“皆欲出类。”又云：“有甚么出头处？”又别拣云：“动则死。”又云：“恁么则随处快活也。”

折合还归炭里坐。拣云：“即可知，也将知，合作么生？”又别拣云：“谩他不得。”又云：“恁么则赖得某甲。”

### 《五位旨诀》

正中来者，太过也。全身独露，万法根源，无咎无誉。偏中至者，中孚也。随物不碍，木舟中虚，虚通自在。正中偏者，巽也。虚空破片，处处圆通，根尘寂尔。偏中正者，兑也。水月镜像，本无生灭，岂有踪迹。兼中到者，重离也。正不必虚，偏不必实，无背无向。

又曰：“心机泯绝，色空俱忘(是云正)，到头无讳。曾无变动(是云中)，更无覆藏。全体露现(是云偏)，是曰正中偏。山是山，水是水。无人安名字，无物堪比伦，是曰偏中正。净裸裸赤洒洒，面目堂堂，尽天尽地，独尊无二，是曰正中来。宛如囊中天子，不借禹汤尧舜令。眼见耳闻，终不借他力。耳之不入声中，声之不塞耳根。里头才转身，尘中未带

借位明功。同于此也。又独脱物外，起众圣前。云是正位却圆，其实屈正位也。此例是古人道过迹尚在，犹未得语中无语。此复呼为非正位也。为语中有语故，此可呼为有病兼带。为语中有语故，不得呼为相兼带来。夫相带兼来者，直须似文殊吃茶语。及先师答云岩锄姜语，并安和尚法堂语。及药山布衲洗佛语，于中最妙兼带无过药山答云岩带刀语。及百丈下堂，大众欲散未散时，索云是甚么。药山遥闻此语云在此，便道暗头兼带。借功明物，借物明功，借过明功，借功明过，等来。若是药山与新丰并前诸德所出，超过人正位，是玄谈奇特句已。次到小小得力者，即且抽入正位。此例吾常用也。吾缘住持多绪，不及子细，略明少分许。汝等诸人不须容易轻慢，若更有疑带。旋当决了。直须厉力修行令未来际不断，此事不得慢泄。或值纯付者，是奇器也。亦不可隐耳。

### 《逐位颂并注别拣》

正中偏。拣云：“暗里點頭。”

三更初夜月明前。拣云：“黑白未交时辨取。”又云：“萌芽未生之时。”又别拣云：“只今是甚么时？”又云：“此中无日月，不说前后去也。”

莫怪相逢不相识。拣云：“忘却也。”又云：“就也。”又别拣云：“甚么劫中违背来？恁么则拱手去？”

隐隐犹怀旧日妍。拣云：“此两句一意终不相似。”又云：“圆也则不自欺得。”又别拣云：“今日重甚么，又云恁么？”

偏中正。拣云：“缘中会也。”

失晓老婆逢古镜。拣云：“露也，适来又记得。”又别拣云：“是甚么模样！”又云：“恁么则别不呈色。”

分月靦面别无真。拣云：“即今会也。”又云：“只这个便是也。”又别拣云：“失。”又云：“恁么则未有真时较些子。”

休更迷头还认影。拣云：“不是本来头。”又云：“莫认影即是。”又别拣云：“终不记得。”又云：“恁么则改不得也。”

正中来。拣云：“过也。”

无中有路隔尘埃。拣云：“无句中有句。”又云：“相随来。”又别拣云：“从来事作么生？”

## （二）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

### 曹洞语录序

荆山之璞，非逢明世与和氏，则空藏荆石之中。灿然连城之美，岂得显乎哉！玉实不乏，明世与和氏，实难相逢而已。新丰、荷玉之语录。初先是往，盛行于世。鱼目淆珠，纯金在沙，宜默上座伤其弊深矣，就郭氏五宗录暨群籍之中。取其精，舍其粗，录终成矣。余与上座，方外之交甚厚，俾寄余读之。余曰：“上座也，其丰玉之和氏乎！虽有和氏，复非逢明世，则何以能至于斯哉。於戏懿哉！吾大东文明之征，至于有今日之美。孔门之徒，岂何敢不美其美喜其喜乎哉。”新丰之录，雕梓已成；荷玉之录，今亦成，不佞书其所以美而喜，俾大方之人，知上座之正法眼也。

元文庚申八月望

郡山柳泽里恭公美书于绿竹书室南窗。

### 曹山语录序

古人有言曰：“意不在言。”又曰：“得意忘言。”意者旨也，言者标也，旨乎不易得之，标乎不难得之。所以假易得之标，得难得之旨。苟得其旨，忘标可也。若失其旨，标其安用。故古人为唯执其标者，谓之葛藤也，又谓之敲门瓦子也。云州禅者契宜默，得荷玉大师语于郭正中之《五宗录》。又得慧霞广晖晦然等所著陈编，校讎同异，辨验真伪，题曰《曹山语录》，附向者所刊《洞山语录》，以广其传。大哉志于，其自隗始，然予未尝知之，果其得意者乎，抑又执言者乎，将以为敲门瓦子者乎。请质之禅者，是岁宽保辛酉之春，鹰峰源光主人请问和南拜稽首撰焉。虚玄无著，妙转灵机。金鸦夜翥，木马风嘶。四禁三堕，掌上然犀。重离五相，鼻尖斫泥。青原白家酒，醉人失东西。眉目不相识，阿师犹自迷。虫毒乡曾经历，滴水也难沾兮。者个描来那个聋，流布云仍辨端倪。

林泉沙门元趾和南拜题

### 重集曹山元证大师语录自序

语录者何，荷玉大师元证之所说也。其所说也，存乎古，存乎今。自其存乎今者，而校其存乎古者，则古者可也，今者未可也。若其取之，抑取

所知。”“成得个甚么边事？”曰：“祇是逢草吃草，逢水饮水。”师又曰：“这个语有力，欲知有力。此人不执沙门边事，亦不入诸圣报位。便是人异类，此异类是披毛戴角。唤作沙门行，亦唤作沙门行李处，亦唤作头长三尺颈短二寸。欲知此意到沙门行时，不欲将尺寸分亲疏，不得说张三李四。又头长三尺者，只得从小至大今日功成。得到恁么时，唤作胜句妙句，颈短二寸者。是不坐沙门位，亦不处诸圣报位，故为颈短二寸。恁么时不得说著称与不称，所以道不将尺寸来向这里思量也。虽然如此，犹是类边事。须知有异类中事，不见道，智不到处不得说著。说著即头角生，唤作如如，早是变也。须向异类中行，唤作虚一位，唤作靛面兼带。全无的的也。”问：“如何是类？”曰：“披毛戴角。”“如何是异？”曰：“作么，作么。”“如何是行？”曰：“要头则斫将去。”“只如异类，成得个什么边事？”曰：“此事有二种异类：一者沙门异类；二者事上异类。事上异类者，狸奴白牯是也。沙门异类者，触处得自由。始得不变易，不同那个。先师问余：‘甚么处去？’曰：‘不变易处去。’又曰：‘此不变易事有二种：一者人人尽有本分事，二者知有底人。不舍一切声色是非，于一切物物上不滞，呼为一切处不易(盖去声音异)，亦唤作披毛戴角，亦唤作入泥入水，亦唤作行李底汉。”问：“如何是人泥入水？”曰：“不变易。”“转身也否？”曰：“不转身。”“此人屋里事如何？”曰：“诸圣测不得。”“为什么测不得？”曰：“是伊不同诸圣。”“此犹是类边事，还有向上事否？”曰：“有。”“如何是向上事？”曰：“向汝道，则恐落类边去。”

### 《三然灯(前后正三)》

师曰：“谓然灯前有二种：一未知有，同于类血之乳；二知有，犹如意未萌时得本物，此名然灯前。一种知有，往来言语声色是非。亦不属正照用，亦不得记，同类血之乳，是漏失边事。此名然灯后。直是三际事尽，表里情忘，得无间断。此始得名正然灯。乃云得记。

抚州曹山元证禅师语录(终)

余曰：“胜句妙句有三种。一者世尊出世。四十九年施設方便，十二分教，百千三昧妙门，门门穿究，尽是胜句妙句，此是出世边说。二者从凡人圣。洞达自己，与佛无异，得无遗漏，始得通身，始唤作一尘一念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门。到恁么时节，不处正位，不择其身，却入异类中，披毛戴角无异念。故云：一切物类比况不得，诸佛诸祖计较不成。所以古人道沙门语不得将尺寸语与人，故唤作胜句妙句，此是色类边语。三者一切所有底物比不得。始呼为胜句妙句，所以古人道千般比不得，万物况不成，智者不能知，上根亦不识。亦云本来无相似。故胜句妙句，胜句妙句者。天上人间测度不得底事，故古人云唤作超始终句，借此为语类边说行。”(至下益详)

稠布衲问：“如何是色类？”余曰：“披毛戴角。”“如何是语类？”曰：“曹山只有一双眉。”“如何是水牯牛？”曰：“蒙蒙瞳瞳。”“此意如何？”曰：“不知有天地。”

稠又举：上座问云居：“洞山古佛有言：‘自少养得一个儿子，头长三尺颈短二寸，直至如今不奈何。如何是自少养得底儿子？’居曰：‘日给难忘。’‘如何是头长三尺？’曰：‘不奈何。’‘如何是颈短二寸？’曰：‘至今还奈何得否，问(一本作后举问师。一本连上犹为云居话)如何是日给难忘。’”余曰：“常在则是。”“如何是常在？”曰：“不违背则是。”“如何是不奈何？”曰：“到恁么时甚么人奈何得，至今还奈何得否？”“此意如何？”曰：“三世诸佛不奈何(一本迄此云居山话)。”“如何是头长三尺颈短二寸？”曰：“不是从来底事。”“如何是从来底事？”曰：“唤作甚么？”

问：“沙门行个什么行？”曰：“畜生行。”“如何是畜生行？”曰：“披毛戴角。”“如何是(披毛戴角)沙门行？”曰：“物物不间断。”“不间断底事如何？”曰：“始得行。”“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曰：“不惧业。”“为甚么到恁么地？”曰：“若不惧业。甚么处不到？”

问：“从凡人圣则不问，从圣人凡时如何？”曰：“水牯牛。”“如何是水牯牛？”曰：“蒙蒙瞳瞳。”“此意如何？”曰：“但念水草余无

利利他，愿一切众生悉皆成佛我从末后成佛。所以大权菩萨若不先化众生，己事无由得成办。故南泉曰：“先过那边知有，却来这边行李。”又曰：“菩萨具六度万行。”教云：“若有一众生未度者，吾终不成正觉。誓愿无边，众生无边。”如是行持故，名菩萨同异类(下云同中异类是同)。

三者沙门异类(后云披毛戴角)。谓先知有本分事了，丧尽今时一切凡圣因果德行，始得就体一般。名为独立底人，亦名沙门称断事，始得表里情忘三世事尽，得无遗漏，得名佛边事。亦云一手指天地，亦云具大沙门。转却沙门称断边事，不入诸胜报位，始得名为沙门行。亦云沙门转身，亦云披毛戴角，亦唤作水牯牛。恁么时节始得入异类，亦云色类边事。所以古人道：头长三尺颈短(吉祥宗祖手泽中不云长)二寸，祇是这个道理不得别会。

四者宗门中异类。谓如南泉曰：“智不到处切忌道著，道著则头角生。唤作如如，早是变也。直须向异类中行道取异类中事。”洞山曰：“此事直须妙会，事在其妙，体在妙处。”曹山自道：“此事直须虚一位全无的的也，靛面兼带始得若是，作家语不偏不正不有不无，呼为异类中虚。此事直须作家横身，逢木著木，逢竹著竹，须护触犯。嘱嘱嘱嘱。”僧问(自下问答皆以无舌语为中下道取上四异类)：“如何是异？”余曰：“我若向汝道，驴年得异么。所以有人问南泉和尚，百年后向什么处去。泉曰：‘山下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云：‘某甲随和尚去得否(彼此文别宗岂有异)？’泉曰：‘尔若随我，含一茎草来。’余曰：“此水牯牛不同沙门水牯牛，直须子细始得不迷时候。”

问：“如何是往来异类？”余曰：“未知有自己。”又曰：“一切言语声色是非，总是往来异类。”“如何是(菩萨)同中异类？”余曰：“不择其身。”“如何是披毛戴角(沙门)异类？”余曰：“不立触净。又非时答(当也)触即触，遇净即净。”“如何是宗门中异类？”余曰：“要头则斫将去。”

僧举“似洞山大师因僧问沙门行。大师曰：头长三尺颈短二寸。此意如何？”(新古两本无有别异)余曰：“胜句妙句。”“唤什么作胜句妙句？”



身，莫将知见妄疏亲。念异便于玄体昧，心差不与道为邻。情分万法沈前境，识鉴多端丧本真。如是句中全晓会，了然无事昔时人。”

僧举陆巨大夫问南泉：“姓甚么？南泉曰：姓王。亘云：王还有眷属也无。南泉曰：四臣不昧。亘云：王居何位。南泉曰：玉殿苔生。”问师：“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师曰：“不居正位。”僧云：“八方来朝时如何？”师曰：“他不受礼。”僧云：“何用来朝？”师曰：“违则斩。”僧云：“违是臣分上，未审君意如何？”师曰：“枢密不得旨。”僧云：“恁么则變理之功，全归臣相也。”师曰：“尔还知君意么？”僧云：“外方不敢论量。”师曰：“如是，如是。”

僧问：“学人通身是病，请师医。”师曰：“不医。”僧云：“为甚么不医？”师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僧问师：“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医’，未审是甚么病？”师曰：“攒簇不得底病。”僧云：“一切众生，还有此病也无？”师曰：“人人尽有。”僧云：“和尚还有此病也无？”师曰：“正觅起处不得。”僧云：“一切众生，为甚么不病？”师曰：“一切众生若病，即非众生。”僧云：“未审诸佛，还有此病也无？”师曰：“有。”僧云：“既有，为甚么不病？”师曰：“为伊惺惺。”

僧问：“沙门岂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师曰：“是。”僧云：“忽遇六贼来时如何？”师曰：“亦须具大慈悲。”僧云：“如何具大慈悲？”师曰：“一剑挥尽。”僧云：“尽后如何？”师曰：“始得和同。”

僧问师：“眉与目，还相识也无？”师曰：“不相识。”僧云：“为甚么不相识？”师曰：“为同在一处。”僧云：“恁么则不分去也。”师曰：“眉且不是目，目且不是眉。”僧云：“如何是目？”师曰：“端的去。”僧云：“如何是眉？”师曰：“曹山却疑。”僧云：“和尚为甚么却疑？”师云：“若不疑，即端的去也。”

僧问：“五位对宾时如何？”师曰：“汝即今问那个位？”僧云：“某甲从偏位中来，请师向正位中接。”师曰：“不接。”僧云：“为甚么不接？”师曰：“恐落偏位中去。”师却问僧：“祇

“此人如何亲近？”师曰：“莫向密密处亲近。”云门云：“不向密密处时如何？”师曰：“始解亲近。”云门云：“诺诺。”（妙喜云：“浊油更著黑灯心。”）

云门问：“不改易底人来，师还接否？”师曰：“曹山无恁么闲工夫。”

师因米和尚至，未相见，米遂坐却禅床，师更不出，米便去。主事遂问：“和尚禅床，为什么被别人坐却？”师曰：“去后却还来。”米果回，与师相见。

智炬到参。问师云：“古人提持那边人，学人如何体悉？”师曰：“退步就已，万不失一。”炬于言下，顿忘玄解。

师问金峰志曰：“作甚么来？”金峰云：“盖屋来。”师曰：“了也未。”金峰云：“这边则了。”师曰：“那边事作么生？”金峰云：“候下工日白和尚。”师曰：“如是，如是。”

僧清税问：“某甲孤贫，请师赈济。”师曰：“税阁黎，近前来。”锐近前，师曰：“泉州白家三盏酒，吃后犹道未沾唇。”（玄觉云：“甚么处，是与他酒吃？”）

镜清问：“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师曰：“理即如此，事作么生？”镜清云：“如理如事？”师曰：“谩曹山一人即得，争奈诸圣眼何？”镜清云：“若无诸圣眼，争鉴得个不恁么？”师曰：“。官不容针，私通车马。”（大沲哲云：“曹山虽然善能切磋琢磨，其奈镜清玉本无瑕。要会么？不经敏手，终成废器。”）

师问德上座：“菩萨在定，闻香象渡河，出甚么经？”僧云：“出《涅槃经》。”师曰：“定前闻，定后闻。”僧云：“和尚流也。”师曰：“道也太杀道，始道得一半。”僧云：“和尚如何？”师曰：“滩下接取。”

纸衣道者来参。师问：“莫是纸衣道者否？”云：“不敢。”师曰：“如何是纸衣下事？”道者云：“一裘才挂体，万法悉皆如。”师曰：“如何是纸衣下用？”道者近前应诺，便立脱。师曰：“汝祇解恁么去，何不解恁么来？”道者忽开眼问云：“一灵真性，不假胞胎时如何？”师曰：“未是妙。”道者云：“如何是妙？”师曰：“不借借。”道者珍重便化。师示颂曰：“觉性圆明无相

师因僧问“五位君臣旨诀”，师曰：“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从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当详审辩明。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僧问：“如何是君？”师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虚。”云：“如何是臣？”师曰：“灵机弘圣道，真智利群生。”云：“如何是臣向君？”师曰：“不堕诸异趣，凝情望圣容。”云：“如何是君视臣？”师曰：“妙容虽不动，光烛本无偏。”云：“如何是君臣道合？”师曰：“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师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称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学者先须识自宗，莫将实际杂顽空。妙明体尽知伤触，力在逢缘不借中。出语直教烧不著。潜行须与古人同，无身有事超岐路。无事无身落始终。”复作五相：☉曰：“白衣须拜相，此事不为奇。积代簪纓者，休言落鼻时。”☿偈曰：“子时当正位，明正在君臣。未离兜率界，乌鸡雪上行。”☺曰：“焰里寒冰结，杨花九月飞。泥牛吼水面，木马逐风嘶。”○偈曰：“王宫初降日，玉兔不能离。未得无功旨，人天何太迟。”●偈曰：“浑然藏理事，朕兆卒离明。威音王未晓，弥勒岂惺惺。”

师行脚时，问乌石观禅师：“如何是毗卢师，法身主？”乌石曰：“我若向你道，即别有也。”师举似洞山，洞山曰：“好个话头，祇欠进语。何不问为甚么不道？”师却去，进前语。乌石曰：“若言我不道，即哑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謇却我舌。”师归举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云门问：“如何是沙门行？”师曰：“吃常住苗稼者是。”云门云：“便恁么去时如何？”师曰：“尔还畜得么？”云门云：“畜得。”师曰：“尔作么生畜？”云门云：“著衣吃饭有甚么难？”师曰：“何不道披毛戴角？”云门便礼拜。

师示众曰：“诸方尽把格则，何不与他道一转语，令他不疑去？”云门在众，出问：“密密处，为甚么不知有？”师曰：“只为密密，所以不知有。”（云宝别云：“达磨来也。”）云门云：

古而可乎，将取今而可乎，宁并取得今古而可乎。呜呼何取何舍，不如校讎今古而取其可也。大凡称大师语录而行于世者，率属伪撰。如夫作上堂示徒者，或如四禁颂加助辞，以作上堂曰者。其所伪撰，可以知矣。洞曹语录之于支那，郭黎眉所辑录也，是亦今而古则未也。虽然非全璧，光润亦非燕石之属也。于是不佞，拔出荷玉之教于《五宗录》中，取其所取，舍其所舍，或陈编以补其阙，语录成矣。於戏古人垂教后世，负其志者，为之前焉。征垂其教，居后之世。负其志者，安得前焉。不佞所以欲拮据古人之机语，校正古今之真伪，广传其教而亶亶也。敢请居后之世，负其志者。为之前焉，为之人焉，为之体焉。若其如此，可谓吾与祖师。同乘一龟泛泛乎游泳于深池之中矣，岂不愉快乎。

元文五年庚申之冬大日本国沙门宜默玄契和南拜撰

#### 《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卷上

无地地主人 郭凝之 编集

师讳本寂，泉州莆田黄氏子。少业儒。年十九，往福州灵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寻谒洞山。洞山问：“闍黎名甚么？”师曰：“本寂。”山曰：“向上更道。”师曰：“不道。”山曰：“为什么不道？”师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僧宝传》：师名耽章，此灯录所载。遂仍之），自此入室。盘桓数载，乃辞去。洞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复问云：“子向甚么处去？”师云：“不变异处去。”洞山云：“不变异处，岂有去耶。”师曰：“去亦不变异。”遂往曹溪，礼祖塔。回吉水，众向师名，乃请开法。师志慕六祖，遂名山为曹。寻值贼乱，乃之宜黄。有信士王若一，舍何王观，请师住持。师更何王为荷玉。由是法席大兴，学者云萃。洞山之宗，至师为盛。

师示众曰：“凡情圣见，是金锁玄路，直须回互。夫取正命食者，须具三种堕：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断声色，三者不受食。”时稠布衲问曰：“披毛戴角，是甚么堕？”师曰：“是类堕。”云：“不断声色，是甚么堕？”师曰：“是随堕。”云：“不受食，是甚么堕？”师曰：“是尊贵堕。”

如不接，是对宾，是不对宾？”僧云：“早是对宾了也。”师曰：“如是，如是。”

僧问：“万法从何而生？”师曰：“从颠倒生。”僧云：“不颠倒时，万法何在？”师曰：“在。”僧云：“在甚么处？”师曰：“颠倒作么。”

僧问：“不萌之草，为甚么能藏香象？”师云：“阇黎幸是作家，又问曹山作么？”

僧问：“三界扰扰，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师曰：“不辨色。”僧云：“为甚么不辨色？”师曰：“若辨色即昏也。”

师闻钟声，乃曰：“阿耶，阿耶。”僧问：“和尚作甚么？”师曰：“打著我心。”僧无对。（五祖戒云：“作贼人心虚。”）

师问维那：“甚处来？”云：“牵醋槽去来。”师曰：“或到险处，又作么生牵？”维那无对。（云居代云：“正好著力。”疏山代云：“切须放却始得。”）

师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云：“今日好寒。”师曰：“须知有不寒者。”僧云：“谁是不寒者？”师焚火示之。僧云：“莫道无人好。”师抛下火。僧云：“某甲到这里却不会。”师曰：“日照寒潭明更明。”

僧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师曰：“汝道洪州城里如许多人，甚么处去？”

僧问：“如何是无刃剑？”师曰：“非淬炼所成。”僧云：“用者如何？”师曰：“逢者皆丧。”僧云：“不逢者如何？”师曰：“亦须头落。”僧云：“逢者皆丧则固是同，不逢者为甚么头落？”师曰：“不见道能尽一切。”僧云：“尽后如何？”师曰：“方知有此剑。”

僧问：“于相何真？”师曰：“即相即真。”僧云：“当何显示？”师提起托子。

僧问：“幻本何真？”师曰：“幻本元真。”（法眼别云：“幻本不真。”）僧云：“当幻何显？”师曰：“即幻即显。”（法眼别云：“幻即无当。”）僧云：“恁么则始终不离于幻也？”师曰：“觅幻相不可得。”

僧问：“即心即佛即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师曰：“兔角不用无，牛角不用有。”

问：“如何是常在底人？”师曰：“恰遇曹山暂出。”云：“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师曰：“难得。”

僧问：“拟岂不是类。”师曰：“直是不拟亦是类。”僧云：“如何是异？”师曰：“莫不识痛痒。”

人问：“古人曰‘人人尽有，弟子在尘蒙’，还有也无？”师曰：“过手来。”乃点指曰：“一二三四五六足。”

僧问：“鲁祖面壁，用表何事？”师以手掩耳。

僧问：“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师曰：“肯即是。”僧云：“如何是起？”师曰：“起也。”

僧问：“子归就父，为甚么父全不顾？”师云：“理合如是。”僧云：“父子之恩何在？”师曰：“始成父子之恩。”僧云：“如何是父子之恩。”师曰：“刀斧斫不开。”

问：“灵衣不挂时如何？”师曰：“曹山孝满。”云：“孝满后如何？”师曰：“曹山好颠酒。”

问：“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尸’，如何是大海？”师曰：“包含万有。”僧云：“为甚么不宿死尸？”师曰：“绝气者不著。”师曰：“万有非其功，绝气有其德。”僧云：“向上还有事也无？”师曰：“道有道无即得，争奈龙王按剑何。”

问：“具何知解，善能对众问难？”师曰：“不呈句。”僧云：“问难个甚么？”师曰：“刀斧斫不入。”僧云：“恁么问难，还有不肯者也无？”师曰：“有。”僧云：“是什么人？”师曰：“曹山。”

僧问：“世间甚么物最贵？”师曰：“死猫儿头最贵。”僧云：“为甚么死猫儿头最贵？”师曰：“无人著价。”

僧问：“无言如何显？”师曰：“莫向这里显。”僧云：“向甚么处显？”师曰：“昨夜床头，失却三文钱。”

僧问：“日未出时如何？”师曰：“曹山也曾恁么来？”僧云：“出后如何？”师曰：“犹较曹山半月程。”

师问僧：“作甚么？”僧云：“扫地。”师曰：“佛前扫，佛后扫。”僧云：“前后一时扫。”师曰：“与曹山过鞞鞋来。”（五祖戒代僧语云：“和尚是何心行。”）

僧问：“抱璞投师，请师雕琢。”师曰：“不雕琢。”僧云：“为甚么不雕琢？”师曰：“须知

曹山好手。”

僧问：“如何是曹山眷属？”师曰：“白发连头戴，顶上一枝花。”

僧问：“古德道：‘尽大地惟有此人’，未审是甚么人？”师曰：“不可有第二月也。”僧云：“如何是第二月？”师曰：“也要老兄定当。”僧云：“作么生是第一月？”师曰：“险。”

僧问：“学人十二时中，如何保任？”师曰：“如经蛊毒之乡，水不得沾著一滴。”

僧问：“如何是法身主？”师曰：“谓秦无人。”僧云：“这个莫便是否。”师曰：“斩。”

僧问：“亲何道伴？即得常闻于未闻。”师曰：“同共一被盖。”僧云：“此犹是和尚得闻，如何是常闻于未闻？”师曰：“不同于木石。”僧云：“何者在先，何者在后？”师曰：“不见道，常闻于未闻。”

僧问：“国内按剑者是谁？”师曰：“曹山。”（法灯别云：“汝不是恁么人？”）僧云：“拟杀何人？”师曰：“但有一切总杀。”僧云：“忽逢本父母，又作么生？”师曰：“拣甚么？”僧云：“争奈自己何？”师曰：“谁奈我何？”僧云：“何不自杀？”师曰：“无下手处。”

僧问：“家贫遭劫时如何？”师曰：“不能尽底去。”僧云：“为甚么不能尽底去？”师曰：“贼是家亲。”

问：“一牛饮水，五马不嘶时如何？”师曰：“曹山解忌口。”又别曰：“曹山孝满。”

问：“常在生死海中沉没者，是甚么人？”师曰：“第二月。”僧云：“还求出也无？”师曰：“也求出离，只是无路。”僧云：“出离什么人接得伊？”师曰：“担铁枷者。”

僧问：“雪覆千山，为甚么孤峰不白？”师曰：“须知有异中异？”僧云：“如何是异中异？”师曰：“不堕诸山色。”

僧举“药山问僧：年多少？云：七十二山。云：是七十二么？云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师曰：“前箭犹似可，后箭射人深。”僧云：“如何免得此棒。”师曰：“王敕既行，诸侯避道。”

僧问香严：“如何是道？”香严曰：“枯木里龙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香严曰：“髑髅里眼睛。”僧不领，乃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

龙吟？”石霜曰：“犹带喜在。”僧云：“如何是髑髅里眼睛？”石霜曰：“犹带识在。”又不领，乃举似师。师曰：“石霜老声闻作这个见解。”因示颂曰：“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僧遂又问师：“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师曰：“血脉不断。”云：“如何是髑髅里眼睛？”师曰：“干不尽。”云：“未审还有得闻者么？”师曰：“尽大地人未有一人不闻。”云：“未审枯木里龙吟，是何章句？”师曰：“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填沟塞壑。”僧问：“如何是师子？”师曰：“众兽近不得。”僧云：“如何是师子儿？”师曰：“能吞父母者。”僧云：“既是众兽近不得，为甚么却被儿吞？”师曰：“岂不见道，子若哮吼，祖父俱尽。”僧云：“尽后如何？”师曰：“全身归父。”僧云：“未审祖尽时，父归何所？”师曰：“所亦尽。”僧云：“前来为甚道全身归父。”师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国之事。”又曰：“阇黎此事不得孤滞，直须枯木上更撒些子花。”

问：“才有是非，纷然失心时如何？”师曰：“斩！斩！”

师读杜顺、傅大士所作法身偈，乃曰：“我意不欲与么道。”门弟子请别作之，既作偈又注释之。其词曰：“渠本不是我（非我），我本不是渠（非渠）。渠无我即死（仰汝取活），我无渠即余（不别有）。渠如我是佛（要且不是佛），我如渠即驴（二俱不立）。不食空王俸（若遇御饭直须吐却），何假雁传书（不通信）。我说横身唱（为信唱），君看背上毛（不与尔相似）。乍如谣白雪（将谓是白雪），犹恐是巴歌（传此句无注）。”

僧问：“朗月当空时如何？”师曰：“犹是阶下汉。”僧云：“请师接上阶。”师曰：“月落后来相见。”（赵州语录同此今并存之）

师垂语曰：“有一人向万丈崖头腾身直下，此是甚么人？”众无对。道延出云：“不存。”师曰：“不存个甚么？”延云：“始得扑不碎。”师深肯之。

僧举“西园一日自烧浴次。僧问：何不使沙弥？西园抚掌三下。”问师，师曰：“一等是拍手抚掌，就中西园奇怪，俱抵一指头禅。盖为承当处

红烂到阇黎。”又问：“丑陋人与满身红烂底人，阿那个是重？”师曰：“大丑陋底人重。”师又举问僧：“大保任底人，保任个什么？”自代曰：“终日在背后，不曾觑著。”

俱胝和尚凡有诘问，唯举一指。后有童子，因外人问：“和尚说何法要？”童子亦竖起一指，胝闻遂以刃断其指，童子负痛号哭而去。胝复召之，童子回首，胝却竖起指，童子忽然领悟。胝将顺世，谓众曰：“吾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用不尽。”言讫而寂。师曰：“俱胝承当处莽卤，只认得一机一境。”

洞山上堂：“道无心合人，人无心合道。欲识个中意，一老一不老。”后僧举问师：“如何是一老？”师曰：“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师曰：“枯木。”

僧问师：“维摩默然，文殊赞善。未审还称得维摩意么？”师曰：“尔还缚得虚空么？”僧云：“恁么则不称维摩意也？”师曰：“他又争肯。”僧云：“毕竟有何所归？”师曰：“若有所归，即同彼二公也。”僧云：“和尚又作么生？”师曰：“待尔患维摩病始得。”

洞山到栴树，栴问曰：“来作什么？”山云：“亲近和尚。”栴曰：“若是亲近，用动两片皮作么？”山无对。师曰：“一子亲得。”僧问洞山：“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堕众数？”山曰：“吾常于此切。”僧问师：“先师道，吾常于此切。意作么生？”师曰：“要头便斫去。”

洞山将圆寂，谓众曰：“吾有间名在世，谁人为吾除得？”众皆无对。时沙弥出曰：“请和尚法号。”山曰：“吾间名已谢。”师曰：“从古至今，无人辨得。”

无著吃茶次，文殊拈起玻璃盏问：“南方有这个么？”著曰：“无。”文殊曰：“寻常将什么吃茶？”著无对。师代曰：“久承大士按剑，为什么处在一尘。”

师曰：“谓然灯前有二种：一未知有，同于类血之乳；一知有，犹如意未萌时得本物。此名然灯前。一种知有，往来言语声色是非，亦不属正照用。亦不得记，同类血之乳，是漏失边事。此名然灯后。直是三际事尽，表里情忘，得无间断。此始得名正然灯，乃云得记。”

受种种虚妄果报，如前升降不同。一类者，知有自己本来事，呼为父母，不因外得，无修无证，非因非果，不因师受，不从证行所得，不起父见曰杀，不起母见曰害，即是一切本分事不取不存故曰杀害。才有纤毫奉重，得味不成，知有自己事也，故曰大阐提。以此动拨妙力，即是从上宗乘体会家事承当，要截玄道破诸迂曲，即如新丰老人所玄示也。”

忠国师蓦唤侍者，侍者来立。国师低头，侍者立多时出去。国师唤侍者，如是三度了，曰：“将我辜负汝，汝却辜负我。”百丈举问赵州：“国师三唤侍者意作么生？州曰：如人暗里书字，字虽不成，文彩已彩。”又后有人，举问师：“国师三唤侍者意作么生？”师曰：“侍者第二遍回来，云某甲不信和尚唤。”

南泉曰：“未具胞胎时，还有语也无？”有人举问雪峰，峰曰：“道有道无，则吃三十棒。”又问招庆，庆曰：“从他自道。”又举问师，师曰：“有。”云：“请和尚傍警。”师曰：“将什么物闻？”云：“聋者还闻也无？”师曰：“聋者若得闻，则具耳目。”云：“什么人得闻？”师曰：“未具胞胎者。”

僧问师：“教云：‘一句能吞百千万义。’如何是一句？”师曰：“针札不入。”

有一座主，辞南泉。泉问：“什么处去？”对云：“山下去。”泉曰：“第一不得谤王老师。”对云：“争敢谤和尚。”泉喷水曰：“多少？”座主便出去，师曰：“赖也。”

汾山一日唤院主，院主来。山曰：“我唤院主，汝来作什么？”院主无对。师代曰：“也知和尚不唤某甲。”又令侍者唤第一座，第一座来。山曰：“我唤第一座，汝来作什么？”师代曰：“若令侍者唤恐不来。”

有僧，辞药山归乡去。药山问：“有一人，遍身红烂，卧在荆棘之中。”僧云：“恁么则学人不归去？”药山曰：“但知归去，与尔休粮方。问如何是休粮方？”山曰：“每日上堂不咬破一粒米也。”师曰：“只如古德有云遍身红烂底人，祇是丑陋底人。一切人近不得，无拈掇处。更道卧在荆棘之中，只道在如今日用，也亦无作拈掇处护持保任边事。”时有僧问：“遍身红烂时如何？”师曰：“荷负。”云：“荷负什么人？”师曰：“勿

槃及以善恶因果，但饥来吃草，渴来饮水。若能恁么，不愁不成办。不见道，计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牵犁拽来，得此便宜，始较些子。不见弥勒阿閼，及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唤作无惭愧懈怠菩萨。亦曰变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么生，大须仔细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么体会修行，莫趁快利。欲知此事，饶令成佛成祖去，也只这是。便堕三涂地狱六道去，也只这是。虽然没用处，要且离他不得。须与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即是不变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变易也。不见永嘉云：‘莽莽荡荡招殃祸。’”问：“如何是莽莽荡荡招殃祸？”曰：“只这个总是。”问云：“如何免得？”曰：“知有即得。用免作么，但是菩提涅槃烦恼无明等，总是不要免。乃至世间粗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即同变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祸为不小。因甚么如此，只为变易。若不变易，直须触处自由始得。”

师于天复辛酉夏夜，问知事曰：“今日是几何日月？”对云：“六月十五。”师曰：“曹山平生行脚到处，祇管九十日为一夏。明日辰时，吾行脚去。”及时焚香，宴坐而化。阅世六十二，腊三十七。葬全身于山之西阿。谥“元证禅师”，塔曰“福圆”。（终）

### 《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卷下

日本沙门 玄契 编次

上堂，僧问：“如何是大阐提人？”师曰：“不惧业。”僧云：“如何是无明人？”师曰：“始终不觉悟。”僧云：“此二人谁在前。”师曰：“无明者。”僧云：“阐提人为什么在后？”师曰：“向去者。”僧云：“恁么则无明者不从今日去也？”师曰：“是。”僧云：“既不从今日去，无明从何处来？”师曰：“光处不敢入。”僧云：“岂不是不明不暗？”师曰：“是。”僧云：“正恁么时如何？”师曰：“不受触。”师复曰：“阐提有多种。一类者，是杀父杀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毁坏伽蓝，此克定实报受种种苦。一类者，亦所作如前，此则为杀无明父贪爱母，不信有佛法僧可破、有伽蓝可坏，计为业心所得，故堕亦

不谛当。”僧却问师：“西园抚掌，岂不是奴儿婢子边事？”师曰：“是。”云：“向上更有事也无？”师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师叱曰：“这奴儿婢子。”

南州帅南平钟王，雅闻师有道，尽礼致之，不赴，但书偈付使者曰：“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见之犹不采，郢人何事苦搜寻。”（钟氏请不起，但写大梅山居颂，答之。）

师作四禁偈曰：“莫行心处路，不挂本来衣。何须正恁么，切忌未生时。”

示学人偈曰：“从缘荐得相应疾，就体消停得力迟。瞥起本来无处所，吾师暂说不思议。”

示众曰：“僧家在此等衣线下，理须会通向上事。莫作等闲，若也承当处分明，即转他诸圣。向自己背后，方得自由。若也转不得，直饶学得十成，却须向他背后叉手，说甚么大话。若转得自己，一切粗重境来，皆作得主宰。假如泥里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问药山曰：‘三乘教中，还有祖意也无？’答曰：‘有。’僧云：‘既有，达磨又来作么？’药山曰：‘只为有所以来，岂非作得主宰转得归自己乎。’如经云：‘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滞也，谓之十成，亦云断渗漏也，只是十道头绝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耽著名为取次承当，不分贵贱。我常见丛林，好论一般两般。还能成立得事么？此等但是说向去事路布。汝不见，南泉曰：‘饶汝十成，犹较王老师一线道。也大难事到此直须仔细始得明白自在。’不论天堂地狱饿鬼畜生，但是一切处不移易。元是旧时人，只是不行旧时路。若有忻心，还成滞著。若脱得，拣甚么？古德云：‘只恐不得轮回。’汝道作么生？只如今人，说个净洁处。爱说向去事，此病最难治。若是世间粗重事却是轻，净洁病为重。只如佛味祖味，尽为滞著。先师曰：‘拟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斋。’且唤什么作味，只是佛味祖味。才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说破斋破戒，即今三羯磨时，早破了也。若是粗重贪嗔痴，虽难断却是轻，若也无为无事净洁，此乃重无以加也。祖师出世，亦只为这个，亦不独为汝。今时莫作等闲，鬻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禅有道。如汝种种驰求，觅佛觅祖乃至菩提涅槃。几时休歇成办乎，皆是生灭心。所以不如鬻奴白牯，兀兀无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

句相随来也。又从来事作么生。恁么则不相借也）。但能不羈当今讳（傍这个早是傍也。自是一般人恁么则尽大地无第二人也），也胜前朝断舌才（非默更切于这个又终不切齿。恁么则叮咛不得者）。

兼中至（有句中来），两刃交锋不须避（主客不相触彼彼不伤也。箭箭相柱。脉脉不断。不相敌者又恁么则却不相管）。好手犹如火里莲（坏不得。谁是得便者弱于阿谁。又恁么则终不作第二人也），宛然自有冲天气（不从不人得。又恁么则不借也非本有。又恁么则已亦不存非己有）。

兼中到（妙挟），不落有无谁取和（不当头。他是作家。正好商量。唤什么作商量。道将来云问）。人人尽欲出时流（皆欲出类。有什么出头处。又动则死。又恁么则随处快活也），折合还归炭里坐（一也。即可知也。将知合作么生。谩他不得。又恁么则赖得是某甲。此位中事总就正位为主。若是正位中。兼无言说。亦无对宾底道理。若是对宾。偏位极则处。呼为对宾也。若是兼带等。总是临时索唤不同。或时对。或时不对。亦呼为有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广如偏正位中所明。更有不入偏正位子语。方难为人。须是明眼底人始得。不受指东划西）。

### 《三等之堕》

夫沙门取食，有三等堕：作水牯牛是沙门堕，不受食是尊贵堕，不断声色是随类堕。只堕去是甚么人分上事（欲知则是人异类中。不认沙门边事。所以古人权借水牯牛为异类。只是事上异类。非言语中异类）。

若是言语中异类，则是往来言语尽是类。所以南泉道：“智不到处切忌道著，道著则头角生，唤作如如，早是变也。直须向异类中行。”如今须向异中道取异中事，夫语中无语始得。若是南泉病时有人问：“和尚百年后向甚么处去？”泉曰：“我向山下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云：“某甲拟随和尚去还得么？”泉曰：“若随我，含一茎草来（这个是沙门转身语。所以道：汝拟近，含一茎草来。亲近渠，是呼为无漏始堪供养渠）”。

又曰随类堕者，只今一切声色物物上。转身去不随阶级，唤作随类堕。又曰尊贵堕者。法身法性是尊贵边事，亦须转却，是尊贵堕。只如露地白

么处去也。云岩曰：“作么，作么？”又曰：“即今作么生？”此例甚多亦有功勋中兼带，似向上事。临时辨取，如落净妙之处，则须知有事在。要去则去，要止则止。千万宛转不得莽卤，夫问答两家语势相报，皆不出五位也。但语有粗细，答有浅深。所以先师于非言句中。强以言，皆为对缘，而设斯要耳。如大无明底人为全体，不同阐提。阐提则知有事，却鞞虽鞞却成孝养，鞞者不存祖佛及自己本分父母也。红烂底人为不归全担荷不立至尊，大保任底人为刺脚入泥里。非小小护持夫相兼带来者，直须似文殊吃茶语。及先师答云岩锄姜语，并安和尚法堂语。及药山淳布衲洗佛语，于中最妙兼带。无过药山答道吾带刀语。及百丈下堂大众欲散未散时问云：“是什么？”药山遥闻此语，云在此。便道暗头兼带，借功明物，借物明功，。借过明功，借功明过。等来若是药山与新丰并前诸德所出超过人正位，是玄谈奇特句已。次到小小得力者，则抽入正位。此例语常用也。吾缘住持多绪，不及子细，略明少分许。汝等诸人，不须容易轻慢。若更有凝滞，旋当决了，直须励力修行。令未来际不断此事，不得慢泄。或值纯朴者，是奇器，亦不可隐耳）。

他智上座临迁化时，向人道：“云岩不知有，我悔当时不向伊说。虽然如此，且不违于药山蔡子。”看他智上座合作么生老婆也？南泉曰：“异类中行，且密闍黎不知有。”

### 《注释洞山五位颂》

正中偏（暗里点头），三更初夜月明前（黑白未交时辨取萌芽未生之时。只今是什么时。此中无日月。不说前后去也）。莫怪相逢不相识（忘却也。就也。又作么劫中违背来。恁么则俱拱手去也），隐隐犹怀旧日嫌（此两句一意。终不相似。又曰。圆也。又今日重什么。又恁么则不自欺得）。

偏中正（缘中会也），失晓老婆逢古镜（露也。适来又记得。又是什么模样。恁么则别不呈色）。分明觑面更无真（即今会也。只者个便是也失。又恁么则未有真时较些子），争奈迷头还认影（不是本来头。又莫认影即是又终不记得。又恁么则改不得也）。

正中来（过也），无中有路出尘埃（无句中有

此是“正位中来”。此一例语切不得呼为“正位中来”，可曰“玄学路中问答”。俱然也别是一路。又不得呼为“相兼带。”为显明故。纵宾主回互祇得呼为“有病兼带”）。

或有偏位中来者，是有语中无语（偏位中来者，则兼缘。如曰：“即今底呼作什么即得？”无对。先师自代曰：“不得不得，”此例亦多。唤为“有语中无语”也。语从四大声色中来，不立处所是非。故曰“缘中辨得是偏位中来也”。引语例者，如曰什么物恁么来，亦曰光境俱忘复是何物，亦曰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例亦多。唤作“有语中无语”。偏位中来者，就物明体。如曰什么物恁么来，又光境俱忘、复是何物。此一例语寄功明位，亦是余旧举例。什么物恁么来，此一例语虽缘中认得。不同向云，又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理如何？此一例语亦余初举例语。又如光境俱忘，为是教中之则。不同玄学，只要于他教则出宗门中。玄学外事也祇如出息不依众缘，入息不居蕴界而住。此语全是功不同缘中认得，亦是予旧举例。主家抽入正位，云有一人无出入息，令渠知有正位更有挟功极则净洁位。亦得呼为“偏位中来”。此难辨，须拣得出如学士拣僧问先师：“如何是玄旨？”师曰：“如死人舌。”又问：“十二时中将何奉献？”曰：“无物。”曰是“偏位中来”。此二例语不得呼为“偏位中来”。须各拣，若是玄旨一例语，可同于功勋也，此二例语并不得呼为偏位及兼带也。前已明破了，是借功明位，借位明功。同于此也）。

或有相兼带来者，这里不说有语无语，这里直须正面而去，这里不得不圆转。事须圆转（相兼带来者，为语势不偏不正，不存不无。如全不全，似亏不亏，唯得正面而去也。去则不立的，不立的则至妙之言。境不圆常情之事，如先师代文殊吃茶语，曰：“借取这个看得么？”亦如翠微曰：“每日么嚏什么？”）。

然在途之语，总是病。夫当人先须辨得语句，正面而去。有语是恁么来，无语是恁么去。作家中不无言语，不涉有语无语。这个唤作兼带语。兼带语全无的的也（相兼带来者，不落有语无语，如药山带刀语。此是兼带语临时看语来势。或当头正面而去，或异中虚。此若不妙会，则千里万里也。引相兼带来语例者，如文殊吃茶语，及这个人如今什

### 《解释洞山五位显诀》

（夫先师所明偏正与兼带，等用先师本意。不为明功进修之位兼涉教句，直是格外玄谈要绝妙旨。祇明从上物体现前，冥[口+]古圣之道。今见诸学士詮拣先师意度，似有误彰。不免聊为叙其差，当愧在不混其功。于中或有借位明功、借功明位，缘绪多端，功在临时。看语来势，不负来机，妙在佳致尔）。

正位却偏，就偏辨得，是圆两意（正位却偏者，为不对物。虽不对物，却具正中无用为偏。全用为圆，是两意。问：“如何是全？”云：“不顾者得底人也。”此正位不明来也。若佛出世也恁么，若佛不出世也恁么，所以千圣万圣皆归正位承当。正中偏却具此一位，第一不得动著如学士拣独脱物外。起众圣之前，云是正位却圆，其实屈正位也。此例语是古人道过迹尚存，犹未得语中无语，此复呼为非正位也。为语中有语故，此可呼为有病兼带，不得呼为相兼带来耳）。

偏位虽偏，亦圆两意。缘中辨得，是有语中无语（为用处不立的，不立的则真不常用也。偏位虽偏亦圆者。用中无物不触，是两意虽就用中明，为语中不伤。此乃竟日道如不道一般。又曰：偏位却圆。亦具缘中不触）。

或有正位中来者，是无语中有语（正中来者，不兼缘。如药山曰：“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说。”道吾曰：“相随来也。”此是他妙会得，如湖南观察使语。此例甚多。事须合出不得混尊卑，呼为无语中有语。又“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说”，此问答家。须就出不得乖角，乖角则不知有故句。句无语，不立尊贵，不落左右。故云正中来也。正位来，明正位不涉缘。又引语例者，如“黑豆未生芽时作么生？”又如曰：“有一人无出入息。”又曰：“未具胞胎时还有言句也无？十方诸佛出身处也。”此例唤作无语中有语，又有借事，正位中来者。此位答家。须向偏位中，明其体物，不得入正位明也。此一句要知。如先师问新罗僧：“未过海时在什么处？”无对。自代曰：“祇今过海，也在什么处。”又如先师代慎微长老出拄杖语曰：“如今出也有人辨得么？”此例虽缘中认得，不同向去，辨不得，恐后人收落功勋，将为向上事如诸学士拣问祖师意，答待特牛生儿则向汝道，曰

是畜生行。余曰。被毛戴角。云如何是沙门。余曰。物物不间断。云不间断底事如何。余曰。始得行。云如何是被毛戴角底人。余曰。不惧业。云为甚么到恁么地。余曰。若不惧业。甚么处不到。问从凡人圣则不问。从圣人凡时如何。余曰。水牯牛。云如何是水牯牛。余曰。蒙蒙瞳瞳。云此意如何。余曰。但念水草。余无所知。云成是个甚么边事。余曰。祇是个逢草吃草。逢水饮水（又曰。这个语有力。欲知有力。此人不执沙门边事。亦不入诸圣报位便是人异类。是异类是被毛戴角。唤作沙门行。亦唤作沙门行李处。亦唤作头长三尺。颈长二寸。欲知此意。到沙门行时。不欲将尺寸分亲疏。不得说张三李四又头长三尺者。只得从小至大今日功成。得到恁么时。唤作胜句妙句。颈长二寸者。是不坐沙门位。亦不处诸圣报位。故为颈长二寸。恁么时不得说著称与不称。所以道。不将尺寸来向这里思量也。虽然如此。犹是类边事。须知有异类中事。不见道。智不到处。不得说著。说著即头角生。唤作如如。早是变也。须向异类中行。唤作虚一位。唤作覩而兼带。全无的的也）。

云：“如何是类？”余曰：“被毛戴角。”云：“如何是异？”余曰：“作么，作么。”云：“如何是行？”余曰：“要头则斫将去。”（云：“只如异类，成得个甚么边事？”余曰：“此事有二种异类：一者沙门异类；二者事上异类。事上异类者，狸奴白牯是也。沙门异类者，触处得自由。始得不变易，不同那个。”先师问余：“甚么处去？”余曰：“不变易处去。”此不变易事有二种：一者人人尽有本分事，二者知有底人。不舍一切声色是非，于一切物物上不滞，呼为一切处不易。亦唤作被毛戴角，亦唤作入泥入水，亦唤作行李底汉）。

云：“如何是入泥入水？”师曰：“不变易。”云：“转身也否？”余曰：“不转身。”云：“此人屋里事如何？”余曰：“诸圣测不得。”云：“为甚么测不得？”余曰：“是伊不同诸圣。”云：“此犹是类边事，还有向上事否？”余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余曰：“向汝道，则恐落类边去。”

#### 《八要玄机》

回互，不回互，宛转，傍参，枢机，密用，正

一头水牯牛去。云：某甲随和尚去得否？泉曰：尔若随我，含一茎草来。”余曰：“此水牯牛不同沙门水牯牛，直须子细始得，不迷时候。”）。

问：“如何是往来异类？”余曰：“未知有自己。”又曰：“一切言语、声色、是非，总是往来异类。”云：“如何是同中异类？”余曰：“不择其身。”云：“如何是被毛戴角？”余曰：“不立触净，又非时答触，即触遇净即净。”云：“如何是宗门中异类？”余曰：“要头则斫将去。”（洞山先师因僧问沙门行，先师答曰：“头长三尺颈长二寸。”又问余：“此意如何？”余曰：“胜句妙句。”僧云：“唤什么作胜句妙句。”余曰：“胜句妙句有三种：一者诸佛出四十九年施設方便，十二分教，百千三昧，妙门个个穿究，尽是胜句妙句，此是出世边说。二者从凡人圣，洞达自己与佛无异，得无遗漏始得通身，始唤作一尘一念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门。到恁么时节？不处正位，不择其身，却入异类中，被毛戴角，无异念，故云一切物类比况不得。诸佛诸祖计技不成，所以古人道：‘沙门语不得将尺寸语与人。’故唤作胜句妙句，此是色类边语。三者一切所有底物比不得，始呼为胜句妙句，所以古人道：‘千般比不得，万物况不成。智者不能知，上根亦不识。’亦曰：‘本来无相似，故胜句妙句。’胜句妙句者，天上人间测度不得底事。故古人曰：‘唤作超始终句。’借此为语类边说行。”）。

稠布衲问：“如何是色类？”余曰：“被毛戴角。”云：“如何是云语类？”余曰：“曹山只有一双眉。”又问：“如何是水牯牛？”余曰：“蒙蒙瞳瞳，云此意如何？”余曰：“不知有天地。”稠又举：“上座问云居，先师有言：‘自少养一个儿子，头长三尺颈长二寸，如何是自少养得底儿子？’居曰：‘日给难忘。’云：‘如何是头长三尺？’居曰：‘不奈何。’云：‘如何是颈长二寸？’居曰：‘至今还奈何得否？’云：‘如何是日给难忘？’居曰：‘常在则是。云如何是常在。居曰。不违背则是。云如何是不奈何。居曰。到恁么时甚么人奈何得。云至今还奈何。此意如何。居曰。三世诸佛不奈何。问余。如何是头长三尺颈长二寸。余曰。不是从来底事。云如何是从来底事。余曰。唤作甚么。问沙门行个甚么行。余曰。畜生行。云如何

问：“如何是水牯牛？”曰：“冥冥朦朦。”云：“如何是含一茎草来？”曰：“古人道了，也毛羽相似去。”又曰：“一草者，祇是明得不变异也。”

余曰：“祖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云：“为什么狸取白牯却知有？”曰：“祇是百无所解？”云：“祇如祖佛，为甚么不知有？”曰：“祖为执印，佛为相似。”云：“祇如狸奴白牯，知有个甚么？”曰：“祇知有狸奴白牯。”云：“如何是狸奴白牯知有底事？”曰：“不从东西来，不从三十二相。”问：“如何是祖？”曰：“上有。”云：“如何是佛？”曰：“相似去。”

#### 《四种异类》

一者往来异类者。如今一切声色、言语、阶级、地位，舍父逃逝，尽皆却向上祖，又得为异类。又天堂、地狱、饿鬼、畜生、修罗等，皆是异类。二者菩萨同异类者。先明自己然后却入生死异类中摄他，已证涅槃之果。不舍生死类，自利利他。愿一切众生皆成佛，从末后成佛，所以大权菩萨若不先化众生，己事无由得成辨。故南泉曰：“先过那边知有，却来遮边行李。”菩萨具六度万行，教云：“若有一众生未度者，吾终不成正觉。誓愿无边，众生无边。”如是行持，故名菩萨同异类。三者沙门异类者。先知有本分事了，丧尽今时一切凡圣、因果、功行，始得就体一般，名为独立底人，亦名沙门称断事，始得表里情忘三世事尽，得无遗漏，得名佛边事。亦云一手指天地，亦云具大沙门，转却沙门称断边事，不入诸圣报位，始得名为沙门行。亦云沙门转身，亦云披毛戴角，亦唤作水牯牛。恁么时节始得入异类，亦云色类边事。所以古人道：头长三尺颈长二寸。祇是这个道理，不得别会。四者宗门中异类者。如南泉曰：“智不到处，切忌道著。道著则头角生，唤作如如，早是变也。直须向异类中行，道取异类中事。”洞山曰：“此事直须妙会，事在其妙，体在妙处。”余自道：“此事直须虚一位全无的的也，覩面兼带始得若是。”作家语不偏不正，不有不无，呼为异类中虚此事。直须作家横身，逢木著木，逢竹著竹，须护触犯，囑囑囑囑。（有人问余：“如何是异？”曰：“我若向汝道，驴年得异否。所以有人问南泉：百年后向甚么处去？泉曰：山下檀越家作

牛，是法身极则，亦须转却免他坐一色无辨处，并是称断供养边事。欲须供养，须得此食。所以无味之味，亦曰无漏是堪供养，并余触污之食，非无漏解脱之食也。有人问百丈：“以何为食？”曰：“无漏为食。”云岩曰：“莫将以味为供养。”道吾曰：“知有保任处，尽是供养。”

夫取正命食者，须具三种堕。时有僧问：“被毛戴角是甚么堕？不断声色是甚么堕？不受食是甚么堕？”余曰：“被毛戴角是沙门堕，不断声色是随类堕，不受食是尊贵堕。不受食尊贵堕者，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贵堕。被毛戴角沙门堕者，不执沙门边事及诸圣报位也。不断声色随类堕者，为初心知有自己本分事。回光时，摒出诸色声香味触法，得宁谧则成功后不执六尘。堕而不昧，任之无碍。故曰：外道六师是汝师。彼师所堕，汝亦随堕。可以食，食者则是正命食也，亦本事也。只是就六根门头见闻觉知，不被染污，呼为堕。不同向前怕也。本分事犹不取，况其余（沙门取食有三种堕。“作水牯牛是甚么堕？”代曰：“不处正位，不拣其身，始唤作沙门堕。”“不断声色是甚么堕？”代曰：“凡情得尽，圣量亦忘，声色尘中不应更断，乃可取食。是为随类堕。”又曰：“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食。沙门堕者，亦不无其行，亦不无其间。虽有其间，常无其间。虽有其行，常无其行。其中此事切须知时节莫东西）。”

问：“如何是彼师所堕？”曰：“田舍翁入聚落，眼耳鼻舌身意俱失却。”云：“如何是随类堕？”曰：“不断声色。”又曰：“不失香味。”云：“如何是彼师？”曰：“六处云如何是汝亦随堕？”曰：“存。”云：“存个甚么？”曰：“不得动著，又不离声色。”问：“不受食甚么堕？”曰：“了达正因，不存胜解。故曰尊贵堕也。”

又汾山曰：“我百年后，作一头水牯牛。左肋上书汾山僧某甲一行字。汝道：当见之时，唤作甚么？”无对。后师代曰：“唤作水牯牛。”问：“未审此水牯牛还解耕稼否？”曰：“灼然。”云：“是甚么类？”曰：“被毛戴角者。”云：“四时食何水草？”曰：“不入口者。”云：“如何是水牯牛？”曰：“不证圣。”云：“如何是含一茎草？”曰：“毛羽相似去。”

问：“是超圣？是超类？”曰：“是超圣。”

按，傍提。

#### 《五位旨诀》

正中来者，太过也。全身独露，万法根源，无咎无誉。偏中至者，中孚也。随物不碍，木舟中虚，虚通自在。正中偏者，巽也。虚空破片，处处圆通，根尘寂尔。偏中正者，兑也。水月镜像，本无生灭，岂有踪迹。兼中到者，重离也。正不必虚，偏不必实，无背无向。又曰：心机泯，色空忘，更无覆藏，全体露现，是曰正中偏。山是山，水是水，无人安名，无物此伦，是曰偏中正。净裸裸，赤洒洒，面目堂堂，尽天尽时，独尊无二，是曰正中来。宛如寰中天子，不借禹汤尧舜令，眼见耳闻，终不借他力，耳之不入声中，声之不塞耳根，里头才转身，尘中未带名，是曰兼中至。不是心不是境，不是事，不是理，从来离名状，天真忘性相，是曰兼中到。

#### 《曹山本寂禅师语录》（终）

慈湛居士字禅海，丹州野野村人也。姓菅原氏，假字清左卫门，原名广次。少卜居京师，向往鹰峰觉城和尚，执弟子礼。曩者请予刊洞山语录，既卒其业；今也刊曹山语录，附乎曩者所刊，以为壹帙。广布法宝，所鳩功利，以荐妇与女，又预修自冥福者乎。妇也者，慈照禅尼者；女也者，智贞善女者。将其芳名标出乎右。又记其事，而传居士勇为于不朽矣。

宽保元年辛酉春

## 三、曹山研究文献

#### 曹山本寂禅师出家地考

王荣国

本文通过佛教史籍与福建地方志史料相应证，认为《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禅林僧宝传》等有关曹山本寂禅师出家“福州(福唐县)灵石山”的记载是可靠的，《宋高僧传》有关本寂出家“福州云名山”记载中的“云名山”，属鲁鱼亥豕，应为“灵石山”之误。今福清市灵石山实为曹山本寂禅师的披剃之地。

佛教史籍关于本寂出家地的记载有如下几种：

《祖堂集》本转载：“曹山和尚，嗣洞山，在抚州住。师讳本寂，泉州莆田县(引者按：莆田县在唐代隶属泉州)人也。俗姓黄，少习九经，志求出家，年十九，父母方听。受业于福唐县灵石山。”[1]就是说，本寂出家“福唐县灵石山”。

《宋高僧传》本转载：“释本寂，姓黄氏，泉州莆田人也。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侨寓，儒风振起，号小稷下焉。寂少染鲁风，率多强学，自尔淳粹独凝，道性天发。年惟十九，二亲始听出家。入福州云名山。”[2]就是说，本寂出家“福州云名山”。

《景德传灯录》本转载：“抚州曹山本寂禅师，泉州莆田人也。姓黄氏，少慕儒学，年十九出家，入福州福唐县灵石山。”[3]就是说，本寂出家“福州福唐县灵石山”。

《禅林僧宝传》本转载：“禅师讳耽章，泉州莆田黄氏子。幼而奇逸，为书生，不甘处俗，年十九弃家人福州灵石山。”[4]就是说，本寂出家“福州灵石山”。

《五灯会元》本转载：“抚州曹山本寂禅师，泉州莆田黄氏子。少业儒，年十九，往福州灵石出家”[5]就是说，本寂出家“福州灵石”。

上述有关本寂出家地的5种记载中，“出家福唐县灵石山”的记载与“出家福州福唐县灵石山”的记载实则相同。因福唐县是福清县(今称福清市)的旧称。据《三山志》载：“福清县，(福)州东南百二十里，唐圣历三年(700)析长乐南八乡置万安县，天宝元年(742)改为福唐。”[6]可见福唐县在唐代属福州。因此，《祖堂集》与《景德传灯录》有关本寂出家地的记载相同。而“出家福州灵石”的记载与“出家福州灵石山”的记载是否又相同呢?据《八闽通志》福州府侯官县“灵石”条载：“灵石，在十四都真人宫内。内有潭，潭之旁有石凡四：一似龟、一似蛇、一似剑、一似印。……(在)府城西。”[7]又《三山志》载，侯官县“灵石尼院，齐礼里，政和三年(1113)置。”[8]显然，二者都不是本寂出家处。笔者认为，所谓本寂“出家福州灵石”的记载中的“灵石”应是“灵石山”之省称，“出家福州灵石”的记载与“出家福州灵石山”的记载应相同，亦即《禅林僧宝传》与《五灯会元》关于本寂出家地的记载应是相同的。笔者考福建地方志获知，在唐代福州辖地内仅福清县有

“灵石山”。《八闽通志》福清县“灵石山”条载：“灵石山，在清源里”。[9]《闽书》福清县“长东乡”条载：“长东乡，旧长乐东、西二乡，宋并。……清源里，……旧半属长乐西乡。山曰灵石。”[10]可见《八闽通志》与《闽书》所载相同即“灵石山”在明代福清县“清源里”。《三山志》无“山川志”或“方域志”，“山附”于“寺观类”。据《三山志》福清县“灵石俱胝院”条记载可知：灵石山在清元里。[11]这里的“清元里”与《八闽通志》、《闽书》所载的“清源里”是否为同一地方呢?据《三山志》福清县“长东乡”条载：“长东乡，县西四十里，旧有长乐西乡，为东乡后，并西乡，此遂去‘乐’字。文兴里，旧无；清元里，旧半属西乡；永寿里；新宁里，旧属西乡，有里外里；方兴里。”[12]《八闽通志》福清县“长东乡”条载：“长东乡，在县西四十里。旧有长乐西乡，北为长乐东乡。宋并西乡，此遂去‘乐’字。文兴里，在县东三里。旧为隆兴里。清源里，在县西二十五里。旧为清源里，半属西乡。新宁里，在县西四十里。旧属西乡，有里外里，今并。方兴里，在县西北二十里。”[13]可见“清元里”与“清源里”实为同一地方。显然，无论《三山志》还是《八闽通志》、《闽书》的记载都表明：福州灵石山在福清县亦即唐代“福唐县”。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禅林僧宝传》、《五灯会元》所载本寂出家福州灵石山山与《祖堂集》、《景德传灯录》所载本寂出家福州福唐县灵石山相同。至此，可以说，史籍关于本寂出家地的几种记载其分歧实际上只能归结为二种：一为《宋高僧传》所载的本寂出家“福州云名山”；一为《祖堂集》、《景德传灯录》所载为代表的本寂出家“福州福唐县灵石山”。有的论者肯定《宋高僧传》所载本寂出“福州云名山”为正确，而认为《祖堂集》、《景德传灯录》记载本寂出家福建福唐县灵石山，“是据福州的传说”。[14]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考福建地方志，不但未见唐代福州辖区内有“云名山”，而且福建全境亦未见有“云名山”者。《宋高僧传》本寂传所载的“云名山”当属鲁鱼亥豕，因“灵”字的繁体字“靈”与“云”字的繁字“云”相近，“石”字与“名”字相近，“云名山”实则“灵石山”之误。又《祖堂集》灵观和

尚传有一则曹山本寂参谒洞山良价时的对话：“曹山到洞山。洞山问：‘近离什摩处?’对云：‘近离闽中。’……洞山又问：‘什摩处人?’对云：‘莆田县人。’洞山云：‘什摩处出家?’对云：‘碎石院。’山云：‘碎石院近黄檗，你曾到不?’对云：‘曾到。’洞山云：‘有什摩佛法因缘?’对云：‘某甲自问如何是毗庐师法身主?’云：‘我若向你道则别更有也。’洞山闻此语 便合掌云：‘你见古佛，虽然如此，只欠一问。’曹山礼拜，便请问头。曹山再三苦切问三度，方得问头。人岭参师(指灵观和尚——引者)，举前话进问：‘为什摩故不道?’师云：‘若道我不道，则恶却我口，若道我道，则秃却我舌。’曹山便归洞山，具陈前事。洞山执手抚背云：‘汝甚有雕琢之分。’便下床向黄檗合掌云：‘古佛，古佛。’”[15]这一则记载表明：其一，本寂禅师出家闽中“碎石院”，此地离福清黄檗山近，本寂亦曾往黄檗山参问灵观禅师；其二，本寂禅师参谒洞山良价禅师是多次往来请益。笔者认为，上述记载对探讨本寂出家地十分重要。但首先需要判定上述记载是否可信，也就是说，是否如有的论者所说的属“福州的传说”。据《宋高僧传》本转载：本寂“年二十五，登于戒足，凡诸举措，若老比丘。咸通之初，禅宗兴盛，风起于大沕也。至如石头药山其名寝顿，会洞山悯物，高其石头，往来请益，……”[16]。又《景德传灯录》本转载：本寂“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年，禅宗兴盛。会洞山价禅师坐道场，往来请益。洞山问：‘闍黎名什么?’对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师曰：‘不道。’曰：‘为什么不道?’师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师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盘桓数载，乃辞洞山。’”[17]可见僧传与灯录均载本寂参谒洞山良价是从闽中“往来请益”。这就证明了《祖堂集》灵观和尚传所载本寂与良价对话史料的可靠性。前已述《祖堂集》本转载，本寂“受业于福唐县灵石山”。而同书灵观和尚传又载，本寂自云：出家碎石院。综合二传所载可以得出如下思路：本寂出家福唐县(亦即福清县)灵石山碎石院。

据《三山志》载：福清县灵石山有“灵石俱胝院，清元里，大中元年置。先是唐武宗时，僧元修始庵于此……，后深入岩谷中。人以为遁去矣。

有蔬甲泛流而下，乃沿源访而得之，再往则庐已虚矣。盖避会昌禁也。宣宗时出，诣阙贡金买山，始创精舍，名‘翠石院’。至是赐今额。”[18]《闽书》福清县“灵石山”条载：“灵石山，……唐武宗时，僧元修庵此，……后深入岩谷中，人谓遁去矣。有蔬甲泛流而下，乃沿源访得之。再往，则庐已虚。宣宗时出，诣阙贡金，始买山创精舍，名翠石院。至是，赐额曰：“灵石俱胝院”，院今为寺。”[19]《八闽通志·寺观》福清县‘灵石寺’条[20]；《福清县志·杂事志》“灵石寺”条，[21]又同书《人物志·仙释》“释俱胝(元修)传”[22]所载与上述所引《三山志》“灵石俱胝院”条、《闽书》“灵石山”同。笔者认为，地方志记载的“灵石山翠石院”当为本寂禅师的出家地。理由是：其一，本寂19岁出家，时间当在唐玄宗大中十一年至十二年。其时该寺院尚称“翠石院”。《祖堂集》记载作“碎石院”，应是“翠石院”同音的别称；其二，翠石院所在地灵石山与黄檗山同在福唐县(今福清市)，二者相距不过十余华里。与上述所引《祖堂集》灵观和尚传中洞山良价问本寂“碎石院近黄檗”的记载吻合。总之，基于上述所论可得出如下结论：《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禅林僧宝传》、《五灯会元》诸书的本寂传有关本寂出家地的记载是正确的，《宋高僧传》记载本寂出家福州“云名山”应为“灵石山”之误，属鲁鱼亥豕。当为《宋高僧传》成书后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今福建福清市灵石山实为曹山本寂禅师的披剃之地。

[1]〔南唐〕静、筠：《祖堂集》卷第八，《曹山和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94年版第157页。

[2]〔宋〕赞宁：《宋高僧传》卷第十三，《梁抚州曹山本寂传》，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上册，第308页。

[3]〔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七，《抚州曹山本寂禅师》。上海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1909~1913年版。

[4]〔宋〕释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一，《抚州曹山本寂禅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52册。

[5]〔宋〕普济：《五灯会元》卷第十三，《曹山本寂禅师》，苏渊雷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中册，第787页。

[6]〔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之三，《地理类三·叙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4册。

[7]〔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四，《地理·山川》，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旧志整理组、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整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册，第72页。

[8]〔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四，《寺观类二·僧寺》侯官县“灵石尼院”条。

[9]〔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五，《地理·山川》，上册，第84页。

[10]〔明〕何乔远：《闽书》卷之六，《方域志》，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校点，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册，第137页。

[11]〔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六，《寺观类四·僧寺》福清县“灵石俱胝院”条。

[12]〔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之三，《地理类三·叙县》。

[13]〔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十五，《地理·乡都》，上册，第293页。

[14]杜继文、魏道儒著：《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8页。

[15]〔南唐〕静、筠：《祖堂集》卷第十九，《观和尚》，第365页。

[16]〔宋〕赞宁：《宋高僧传》卷第十三，《梁抚州曹山本寂传》，上册，第308页。

[17]〔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七，《抚州曹山本寂禅师》。

[18]〔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六，《寺观类四·僧寺》福清县“灵石俱胝院”。

[19]〔明〕何乔远：《闽书》卷之六，《方域志》，第一册，第142页。

[20]〔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七十五，《寺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册，第788页。

[21]〔清〕饶安鼎等：《福清县志》卷二十，《杂事志》，福清县志编纂委员会点校，1989年铅印本第746页。

[22]〔清〕饶安鼎等：《福清县志》卷十五，

《人物志》，第603页。（《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

<b>曹山本寂若干史实考（节选）</b>
刘福铸

#### 一、本寂名讳及家世考

曹山本寂禅师的名、字，在史籍记载中有几种说法。一说名本寂。如五代《祖堂集》卷8：“曹山和尚……师讳本寂。”元代《释氏稽古略》卷35：“曹山禅师，名本寂。”又有说其名为耽章的。如宋代《禅林僧宝传》卷1：“(本寂)禅师，讳耽章。”宋代《輿地纪胜》卷135：“寂禅师，名耽章。”清《康熙福建通志》卷51则说是“耽章，……号本寂”。那么，其名到底是本寂抑或是耽章?1997年8月方志出版社出版的《涵江区志》卷36“人物传”“本寂”传曰：“本寂，俗姓黄，名崇精，黄巷(今国欢镇黄霞村)人，……大中十二年(858年)弃家人福州云名山学禅，法名耽章，……尊称本寂禅师”。这样说来，本寂俗名应是崇精，耽章为法名，而“本寂”是“尊称”。

同书卷36“人物传”又载有本寂胞兄妙应禅师之传。略曰：“妙应禅师，俗姓黄，名文矩，字崇法、子薰，黄巷(今国欢镇黄霞村)人……出家后，法名涅槃、辟支、圆智。”

妙应与本寂系同胞兄弟，成年后均出家为僧。对照他们的字号：妙应俗名文矩(一作“炬”），字崇法，而本寂俗名却是崇精。按一般的兄弟排行字辈习惯，显然，这“崇精”也应为字，而不是名。按佛相号金精，他们兄弟之字可能含有崇拜佛法及佛祖如来之意。查本寂家乡涵江黄巷之《黄氏族谱》，谱中载黄氏人莆始祖为黄岸，岸五世孙名昌岌，“昌岌，行次三……子二：涅槃、崇精”，“涅槃字崇法，昌岌长子”，“崇精，法号本寂，昌岌次子”。谱中无妙应俗名文矩和本寂俗名耽章之记。联系僧史资料，我们可以归纳得：耽章实为出家后的法名，崇精为俗家谱字，本寂乃是其法号。他因居江西曹山弘法，世称曹山和尚、曹山禅师。本寂卒后，还得了一个“元证大师”的谥号。而其兄法名文矩，俗家谱字崇法，涅槃为其法号，

因居莆田囊山辟支岩，故人又称辟支，卒后因得“妙应”谥号，故后人又称其为妙应禅师。传说其生前驯虎为骑，故又称伏虎祖师。至于本寂兄弟真正的俗名为何，已不可考。

关于本寂家世，禅史无只字提及。宋《五灯会元》称其兄“国欢文矩禅师”为“福州黄氏子”(卷4)，而称本寂为“泉州莆田黄氏子”(卷13)。显然前者的“福州”是错误的。他们兄弟二人原籍均为莆田涵江黄巷村，唐时属泉州莆田县延寿里延福之黄巷村，今则属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黄霞村黄巷自然村。

据《黄氏族谱》载，黄氏祖籍河南中州，晋黄知运官浙江永嘉太守，其子黄元方始迁闽之侯官，号其所居地曰黄巷。元方生子冲，冲生子黄岸、黄崖。唐玄宗时，黄岸两任广西桂州刺史，后以疾疏请回闽。时由南越乘船白海路归，不意中途遇风，漂到莆田涵江延福山。岸因见延福山水之胜，于是偕子定居于此，仍袭用侯官旧地名黄巷。

黄岸为人莆初祖，生一子名谣，官至闽县令。谣生五子，名英、盖、华、革、莫。黄莫官大理评事，生三子，其长子名昌岌。昌岌生二子，其长子即妙应，次子即本寂。因此，本寂禅师可说是出生于一个累代簪缨的书香门第。但妙应、本寂兄弟却均出家成为一代高僧，此亦罕见之事。当其父母去世后，兄弟俩就舍俗家的旧宅建庵奉佛，初以地名，称延福院。开平元年(907年)，闽王王审知始赐名国欢院，后升国欢寺，址在今涵江区国欢镇塘西村，历代重修，成为兴化著名大刹，今已列为莆田市文物保护单位。

#### 二、本寂出家山寺考

本寂的出家处，今人著述或认为是“福州云名山”，持此说的有影n随著作如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徐长青《少林寺与中国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林继文、魏道儒合著《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佛教宗派史丛书》，1995年)等。就连本寂家乡莆田市涵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涵江区志·人物传》(方志出版社，1997年)以及政协涵江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涵江文史资料》等五期有关文章，如《曹山行》、《唐代兄弟两高僧》等，也都认为本寂出家于“福州云名山”。

那么，本寂是否出家受法于此山呢?“云名山”存不存在?

认为本寂出家于“福州云名山”自是事出有因。追溯此说最早出处为宋赞宁的《宋高僧传》一书(988年成书)，该书卷13载：“释本寂，姓黄氏，泉州莆田人也，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寂少染鲁风，率多强学，自尔淳粹独凝，道性天发。年惟十九，二亲始听出家，入福州云名山。年二十五登于戒足……”

此后，凡用《宋高僧传》材料者，遂沿用此说，所引也必为此书。

但是这“云名”二字，却实属讹误。

首先，福州府所属各县，根本无“云名山”，历代志书也从未记载过此山名，本寂怎么会在一个不存在的山寺出家呢?

第二，比赞宁《宋高僧传》早36年成书的《祖堂集》原版明确记载本寂出家于“福唐县灵石山”，这是最有力的证据，它直接否定了“云名山”之说。

按《祖堂集》一书为唐末五代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师合编，时在南唐保大十年(952年)。此书为现存最古的一部灯录体著作，在国内一度失传，近年始从日本传回国内。该书卷8载：“曹山和尚，嗣洞山，在杭州住。讳本寂，泉州莆田县人也，俗姓黄，少习九经，志求出家，年十九，父母方听，受业于福唐县灵石山。年二十五，师方许受戒，而举措威仪皆如旧习……”《祖堂集》作者为泉州招庆寺僧，时莆田与之同郡，况作者成书年代与本寂生活年代十分接近，故其记载尤为可信。

后代不少僧史灯录著述其实也多取《祖堂集》之说。如：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成书的《景德传灯录》卷17曰：“抚州曹山本寂禅师，泉州莆田人也，……年十九出家，入福州福唐县灵石山。”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成书的《禅林僧宝传》卷1曰：“抚州曹山本寂禅师……年十九，弃家人福州灵石山。”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成书的《五灯会元》卷13曰：“抚州曹山本寂禅师……年十九往福州灵石出家。”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成书的《释氏稽古略》卷3曰：“江西抚州路曹山禅师名本寂……年十九岁，往福州灵石出家。”他如宋王象之《輿地纪胜》卷135"兴化军·仙释”等，

也均正确记载本寂是“人灵石山为僧”。但本省著名方志只有《闽书》卷137见载本寂“往福州灵石出家”，康熙《福建通志》卷51载“入灵石为僧”。其他许多有关方志如宋《三山志》、明《八闽通志》、《闽都记》、《福清县志》等等史志反而漏载本寂出家于灵石山的史实，这或许是受了“云名山”的困惑而有意不载。

福清灵石山被误作“福州云名山”是很容易理解的。“福清”古名“福唐”，属福州管辖，故与称福州并无矛盾，而且此称于僧史常见。而“灵(霓)”与“云(霁)”二字繁体均为“雨头”，形体相近；“石”与“名”二字也颇相似，这样就很容易出现讹误。其致误原因可能是赞宁笔误，也可能是传抄或雕板时刻工之误。实际上，《宋高僧传》原书误字极多。“本寂”传记开头的“泉州蒲田人”中“蒲”也显为“莆”之误。赞宁为杭州人，在古代文化传播手段十分落后情况下，记述出错是不足为怪的。

本寂出家于灵石山已无可疑，但是《祖堂集》及诸书却未明确记载他出家于灵石山的什么寺院。查宋《三山志》、明《八闽通志》等书记载，唐代灵石山建有翠石院，后得宣宗赐额改“灵石俱胝院”，即今灵石寺。今灵石寺门坊有联曰：“九叠已荒墟，复振翠石光古迹；三门翻胜景，喜看天寿换新颜。”翠石即灵石寺原名。唐代灵石山上除翠石院外，别无其他寺院，可见，本寂出家处为灵石山翠石院无疑。《祖堂集》卷19的《(灵)观和尚》传中附有一则洞山良价与本寂的答问，它也直接为本寂出家寺院提供了证据。文曰：“洞山云：‘什么处出家?’对云：‘碎石院，”’因是记录师徒对话，故把“翠石院”听成了“碎石院”。“翠、碎”古音相同，无可非议。明末福清高僧即非的《福清县志续略》卷广灵石山”条也明载：“唐曹山本寂和尚、宋鼎需懒庵禅师俱在此出家”。以上记载可互相印证。

### 三、本寂出家师承考

本寂生于唐开成五年(840年)，他19岁到灵石山翠石院出家，故其时应为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但是本寂出家灵石的传法师父为谁，他书均未记载，只有《灵石山寺志》明确记载其师即灵

石开山祖师俱胝和尚。《灵石山寺志》卷3《僧宝志》本寂传载：“曹山本寂禅师，讳耽章，莆田黄氏子，诞于开成庚申岁(N0年)。胞兄为涅槃和尚。至年十九，乃大中戊寅(858年)，师俱胝和尚出家。经六年，方剃染受具。寻谒悟本于洞，尽得洞上之道……”

关于本寂师父俱胝和尚，宋《淳熙三山志》卷36“福清县寺观类四，僧寺”“灵石俱胝院”条记载了其法迹。略曰：“先是，唐武宗时，僧元修始庵于此，诵《七俱胝咒》，治疾祟。元结诗：‘万计千谋总不真，虚将文字役心神。俱胝只念三行咒，自得名超一世人。’后深入岩谷中，人以为遁去矣。有蔬甲泛流而下，乃沿源访而得之，再往则庐已虚矣。盖避会昌禁也。宣宗时出，诣阙。贡金买山，始创精舍，名‘翠石院’。至是锡今额。光启三年(887年)，将死，书云：‘吾初住庵，刀耕火种，造伽蓝，买庄田，供僧待客，未尝缘化……’”《灵石山寺志》卷3亦有其传：“开山俱胝和尚，讳元修，里族姓氏未详。初，武宗时，结庵于此，常诵《七俱胝咒》，故名。乡民有疾祟，辄请治之。后深入岩谷中，人以为遁去矣。时有蔬甲泛流而下，乃沿源访而得之。再往，则庐已虚，盖避会昌禁也。宣宗大中四年，出请阙，贡金买山，始创精舍名‘翠石院’。时元结有诗赠曰：‘万卷千章总不真，虚将文字役精神。俱胝只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示寂，谥‘慧胜’，塔于寺左菜园垆。”这些记载清代又被编入《福清县志》有关人物传记。

从寺志记载中可知，本寂师父俱胝，名元修，里籍未详，应不是本地人。说他与洛阳人著名诗人、进士元结(字次山)相友善，是逃避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的禁佛运动而南来的北地僧人。但查元结生于719年，卒于772年，宣宗大中四年(850年)恢复佛教、俱胝“诣阙”(赴京城)时，元结已死78年了。那么，《灵石山寺志》说的“时元结有诗赠曰”时间上是对不上号的。元结平生未至闽中，况其集中也无此诗，再说据《三山志》记载，俱胝卒年为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他与元结卒年(772年)更相差达115年，这也难以认为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人。故后人或疑此诗作者应为北宋宦闽诗人元绛之讹，当然只是题咏而非赠诗，这似有一定道

理(见陈尚君辑《全唐诗续拾》卷15)。

俱胝和尚，以念《七俱胝咒》而得名，擅长为乡民治疾除祟。根据这些特点，又似可推定他属于密宗僧人，而不是禅宗弟子。因为佛教密宗就是以念真言咒语为修持的主要内容，并且也热衷于为人消灾治病、驱鬼祈雨等法事。故密宗又有“真言宗”之称。密宗最早是由来华的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及弟子不空通过翻译弘扬印度密教经典教义而形成的。由于唐玄宗的支持，得以流行全国。唐代，王公贵族多信奉密宗，至唐末达到极盛。联系俱胝元修曾诣阙面圣，得赐寺额的事迹，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俱胝原是密宗僧人。因此，晚唐的灵石山翠石院很可能是密宗道场。

本寂最初依止之师既为俱胝和尚，可见他早先所习者亦应为密宗。具体说，他自19岁入灵石，至25岁俱胝方许其受戒，他在灵石翠石院学习了整整6年的密宗。本寂后来赴江西参谒洞山良价，改习禅宗，密室承旨，默传心要，成为创宗立派的一代高僧。唐宋时代，许多著名禅师，多有这种转益多师的学道经历。

另外，本寂卒年诸书均载为唐天复元年(901年)，世寿62岁。惟南宋志磐的《佛祖统纪》记其卒年为天复三年(903年)，以理度之，“三”、“元”手写体相近，“三”或为“元”之误。（《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9年第1期）

### 曹山本寂禅师的禅法思想（摘录）

徐文明

曹山本寂为曹洞宗的创建者之一，他发展并完善了由洞山良价开创的曹洞宗基本理论。本文对曹山的五位君臣、五相偈、三种堕等理论及其机缘语句进行了具体的解释，指出对自由的极端追求才是曹洞宗的真精神，而这一精神是建立在以自性为唯一真宰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特征与南岳一系十分接近，表明直到曹山时期，曹洞宗仍然未改属青原。

一、以五位君臣和五相偈为核心的偏正回互说曹山发展并完善了由洞山开创的曹洞宗理论，他著有《五位君臣旨诀》、《解释洞山五位显



贵，不出门户，不涉外境，不受食，不取物，不知食者为本分事。此食其实是正命食，虽是就六根门头见闻觉知，却不受染污，将此见闻觉知为堕，以为其与向前均同，不知己事一明，万法皆从，山河大地总成净境，见闻觉知无非妙用，故欲免染堕，反生净障，落尊贵堕。尊贵堕自尊自重，本分事尚不取，何况他事，故一尘不染，高于独觉及初心。据师自言，所谓堕，即混之不得，类之不齐，欲混然无别而不能得，思分门别类而不能齐，因而进退失据，上下两难，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故而堕于二见，不得出离。此三种堕，皆是重体轻用，有本无末，凡圣情重，染净心盛，欲免斯累，直须不存二见，心无分别。欲免类堕，披毛带角即得；欲免随堕，不断声色即是；欲免尊贵堕，不受供养即可。不以披毛带角为耻，则无类之高低，不受类堕。断声色求道，遇声色还迷，不断声色，不除生死，生死本无何必除，声色虚妄何须断。但知自家主人公，自然不随声色转。故不断声色而声色自断，六尘为我奴仆，转从于我，不复为我之师，令我效他，由此可免随堕。不自尊贵，即真尊贵，自求尊贵，即非尊贵。不生自贵之心，不受人天供养，八方来朝，虚位不受，不受食，即得法喜禅悦之食，终身受用不尽，不著价，却成无价之宝，最尊最贵最第一，此即免得尊贵堕。

### 三、以自性为唯一真宰的自由精神

曹山志慕六祖，道继洞山，对于自性自我十分重视，故一方面但求明得己事，于诸荣利外相毫不挂怀，带有一种强烈的遗世独立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对外界诸法平等视之，无凡情圣见，无染净二病，甘向“异类中行”。钟陵大王再三邀请，他始终不下山，并书大梅法常的一偈回绝之：“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视之犹不顾，郢人那得苦追寻。”这首偈虽是大梅所作，却也明确地表达了曹山与世诀绝的精神，一悟之后，心无再移，任其春来冬去，此心再无回转。这种重视内心的自由、完全不计其他的精神可以是禅宗一贯的风格，与此相应，一切凡圣、理事诸境都是平等无二的，这种平等一方面体现在它们都是无自性的空的存在这一共性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自我的奴仆，不论是佛是驴，皆在我之身后，在此

晓，弥勒不知。此即兼带，为最高境界。曹山以五相配合五位，只是进一步申明回互傍参之意，无论五相还是五位，以及君臣、爻相等说，都是为了这一目的，既不是汲引儒家之说，也不是杂取道家之术。若谓曹洞宗旁通外学，就不符合其本意了。

### 二、以三种堕说明执于分别之害

曹洞宗一方面强调分别说，注重宾主、偏正，反对无原则的盲目尚同的所谓平等，一方面又主张无分别，反对执著于宾主、偏正之说而落于分别二见。故而曹山又立三种堕。据《五灯会元》卷十三：

稠布衲问：披毛带角是什么堕？师曰：是类堕。问：不断声色是什么堕？师曰：是随堕。问：不受食是什么堕？师曰：是尊贵堕。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贵堕；若执初心，知有自己及圣位，故曰类堕；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时，捺却声色香味触法，得宁谧，即成功勋后，却不执六尘等事，随分而昧，任之则碍，所以外道六师是汝之师，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门头见闻觉知，只是不被他染污，将为堕，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岂况其余事邪？师凡言堕，谓混不得，类不齐；凡言初心者，所谓悟了同未悟耳。

所谓类堕，指发初心者。发初心，即《起信论》所说之始觉，虽觉非觉，悟同未悟，知凡俗之可厌，明圣位之可期，故舍凡执圣，二见炽盛，有等级类别之心，故堕于类见。本意莲台宝座，反成披毛带角。故厌凡求圣是初发心者易生之病，此种人执著于凡圣异类的差别，故分别心重，欲求圣位，反生陷堕，落入畜生一道。所谓随堕，指发初心，得始觉，了悟自性非干六尘，故回光返照自身，捺却六尘外境，从而心神安宁，修证悟道。然得悟成功之后，却不能了却六尘等事，随之则昧理，任之则碍物，故外道六师即六尘为汝之师，彼有所堕，汝即随堕。随堕是说发初心者由离世独修而悟道，但悟道之后，唯知净法，不解染法，只知体，不解用，故一入尘世，便被外境六尘所染，随之而堕。此虽胜于初心，却仍然未得大悟，只是小乘独觉而已，故于声色等事不能了断。所谓尊贵堕，指明了自性，悟得自家主人公，于是自尊自

生，不治事，不受礼，却不敢不朝，有违则斩。力用是有，不离因缘，却又不借外缘，借亦不得，逢而不借，故有而不执，有而不执，故有而非有。不欲犯中，故不犯虚玄，回互旁参，虽非无语，却不得犯讳，不可说破，凡有所说，皆是回互，故有句而无句，有说而非说。潜行密用，如愚如鲁，修行为本分事，须脚踏实地，深深海底行，不可虚浮，不必外眩，但自潜修即得。无身有事，即体无用有，体无即空界，本来无物，五蕴非有，用有即色界，有修有证，有位有功，体性空寂，而有弘法利生之用，此乃正理。若舍凡取圣，沉空守寂，直是好无，非但无身，亦言无事，以为如此方可悟道，其实转入顽空，陷于始终。曹山复作五相偈：☉偈曰：“白衣须拜相，此事不为奇。积代簪缨者，休言落魄时。”白衣拜相，是说自下而上，布衣百姓，积功而升，喻修行悟道。积代簪缨，今时落魄，是说自上而下，世家士族，于今败落，喻本是佛种，今暂蒙尘。黑多白少，喻正中有偏。☪

偈曰：“子时当正位，明正在君臣。未离兜率界，乌鸡雪上行。”这一偈语与前偈似有颠倒。为正中偏，言君位，所说却是白衣臣相；为偏中正，为臣位，所说却是君。当正位者为君，在兜率为佛，而乌鸡雪上行是说黑上白下，皆与此相不符。子时即夜半，夜半正明，君王即位，诸道来贺，君臣之分已定，不可混之，故君上臣下，黑上白下，君重臣轻，黑多白少。☉偈曰：“焰里寒冰结，杨花九月飞。泥牛出水面，木马逐风嘶。”白中藏黑，阳中有阴。用由体生，偏从正来，故用不碍体，偏不妨正。体用无滞，理事双融，故泥牛戏水，木马逐风，秋舞杨花，夏日结冰。冰炭相聚而共存，猫鼠一笼而无伤。☉偈曰：“王宫初降日，玉兔不能离。未得无功旨，人天何太迟。”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日将坠而未隐，月已升而初照，日月丽天，回互一个“明”字。日月并照，上下朗然，故纯白无黑，一切皆现。理事俱明，体用互显，法境相敌，宾主相见，事功到此，至于极端。然此皆有功之功，有用之用，未得无功之功，无用之用，也只是人天初果，渐修小道，不能速证道果，疾得菩提。●偈曰：“浑然藏理事，朕兆卒难明。威音王未晓，弥勒岂惺惺！”纯然一色，理事混然，君臣道合，上下和融，到此境界，释迦未

诀》、《注释洞山五位颂》等，“排五位以铨量区域，无不尽其分齐”，使五位之说更加系统。

### 据《五灯会元》卷13：

师因僧问五位君臣旨诀，师云：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从上先德，推即一位最妙最玄，当详审辨明。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僧问：如何是君？师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虚。曰：如何是臣？师曰：灵机弘圣道，真智利群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师曰：不堕诸异趣，凝情望圣容。曰：如何是君视臣？师曰：妙容虽不动，光烛总无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师曰：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师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称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乃作偈曰：学者先须识自宗，莫将真际杂顽空。妙明体尽知伤触，力在逢缘不借中。出语直教烧不着，潜行须与古人同。无身有事超歧路，无事无身落始终。

曹山指出，虽言五位，其实以三位为本，一者色界，为事，为用，二者空界，为理，为体，三者兼带，理事双融，体用无滞，君臣道合，最妙最玄。三者既有分别，又无分别。从境界来论，兼带最高，空界其次，色界最低，然而虽然空界高于色界，臣从于君，子顺于父，却不能重体轻用，有理无事，若有空无色，有体无用，则落顽空，反成陷堕。故对于理事、体用、本末、空色，既不可昧其分别，又不可执其尊卑，迷其分殊则父子不分，宾主不辨，执其尊卑则有取有舍，陷于边见。故兼带最是难得，先德推尊，上贤莫识，欲得兼带，须不昧因果，不落有无。

曹洞宗从有分别到无分别，不昧两边，不立两边，与中观派从性空、假有到中道实相的理论相应。但中观派的性空是说自性空，并非实有空界，而且是从否定意义上立说。而曹洞宗则以本来无物为空界，是从肯定方面立论。曹山认为，己宗的宗要是直显真际，不落顽空。妙明之体，尽而非尽，无而非无，虽然无形无象，无思无为，却是不可毁伤，不得触犯。譬如君王，虽不离宫门，玉殿苔

曹山有《洞山五位显诀拣出语要》，其中对元真的《五位拣》有批评，还有《先曹山本寂禅师逐位颂(并)注别拣》。

现存《(重编)曹洞五位显诀》卷一中附有广辉之“释”及晦然之“补”，后来日本僧人慧印所编《抚州曹山证禅师语录》，附有其门人本光重编之《显诀》等，内容一致，亦是自前编摘出，文字稍有出入，互有得失。今为研究方便，仅述洞山五位显诀及曹山拣词：

正位却偏，就偏辨得，是圆两意。

曹山拣云：正位却偏者，为不对物。虽不对物，却具。别时(本光本无“时”字，于义无碍，下不具述)拣云：正中无用为偏，全用为圆，是两意。问：“如何是全？”云：“不顾(本光本误作‘顽’)者，得底人也。此正(本光本无‘正’字)位，不明来也。若佛出世也恁么，若佛不出世也恁么。所以千圣万圣，皆归正位承当。”又别拣云：夫先师所明偏正与兼带等，用先师本意，不为明功进修之位兼涉教句，直是格外玄谈，要绝妙旨，只明从上物体现前，冥叶古圣之道。今见诸学士诠拣先师(本光本作“人”)意度，似有误彰，不免聊为叙其差当，婉在不混其功。于中或有借位明功，借功明位，缘绪多端，功在临时，看语来势，不负来机，妙在佳致尔。拣云：正中偏却具，此一位，第一不得动着。拣云：如学士拣“独脱物外，起众圣之前”，云是正位却圆，其实屈正位也。此例语是古人道，过迹尚存，犹未得语中无语，此复呼为非正位也，为语中有语。故此可呼为有病兼带，不得呼为相兼带来耳。(此段拣文，本光本置于最后相兼带部分)

偏位虽偏，亦圆两意。缘中辨得，是有语中无语。

拣云：为用处不立的(本光本作“的的”)，不立的(不立的，本光本作“的的”)则真，不常用也。又拣云：偏位虽偏亦圆者，用中无物不(本光本作“无”)触是两意。虽就用中明，为语中不伤，此乃竟日道如不道。一般又云(一般又云，本光本作“别时拣出”)：偏位却圆，亦具缘中不触。

或有正位中来者，是无语中有语。

拣云：正中来者，不兼缘。如药山云“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说”，道吾云“相随来也(本光本无‘也’)”，此是他妙会得。如湖南观察使语，此例甚多。事(本光本无“事”)须合出，不得混尊

吟。学云：不会。曰：髑髅里眼睛。后问石霜：如何是枯木里龙吟？石霜云：犹带喜在。又问：如何是髑髅里眼睛？石霜云：犹带识在。师因而颂曰：枯木龙吟真见道，髑髅无识眼初明。喜识尽时消息尽，当人那辨浊中清？其僧却问师：如何是枯木里龙吟？师曰：血脉不断。曰：如何是髑髅里眼睛？师曰：干不尽。曰：未审还有闻者无？师曰：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曰：未审龙吟是何章句？师曰：也不知是何章句，闻者皆丧。

香严义端为南泉弟子，石霜不知指的是百丈怀海弟子石霜性空还是道吾弟子石霜庆诸。枯木里龙吟，即体寂而用生，故寂而非寂，大有生意，体虽寂灭，顿现灵机。虽是枯木，血脉未曾断，生意自盎然。髑髅里眼睛，即由定发慧，身心寂止，如同髑髅之断绝情识，故尘翳皆尽，慧眼为开。是故肌肤尽脱，真性显露，体发皆枯，眼睛不干。石霜云犹带喜识，有未能净尽之意，故他书载曹山斥之为“老声闻”，并称喜识若尽，则消息不通，何以辨清浊、分宾主？看起来曹山赞同香严的说法，以为体寂非寂、用有非功、死中得活、回互旁通，不可拘泥失道。

曹山主张自性为唯一真宰，不可变易，得此主宰，佛祖不必求，业惑不须免，触处自由，任意东西。这种对自由的极端追求体现了曹洞宗的真精神，其他偏正回互之说不过是表达这一精神的曲折方式，不可但言其表，而忘其里，但重其肌肤，忽略其灵魂。

（《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2期）

<b>曹山本寂禅师的思想及其对曹洞宗理论的创建（摘录）</b>
徐文明

曹山本寂禅师学识渊博，思想深刻，是曹洞宗的实际创建者之一，对于本宗理论的完成有很大的贡献。

有关曹山思想及曹洞理论资料，以曹山门人慧霞等所编《重编曹洞五位显诀》最为重要，虽然此书经元代晦然等重编，杂人他篇，非全原貌，然不失其本，值得特别重视。

根据此书，洞山有《五位显诀》，但很简短，

有自知之明，本性未昧，若能于此有省，则能自名及实，了知自性圆满，勿须他借。曹山云“清原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是说清税不识好恶，明明赈济于他，却不解其味。若是清税醒悟，便知曹山不过是借花献佛，盗人之宝与人，还欲得赈济之名，赶紧喝止，守护自家宝藏勿失，曹山定然“作贼人心虚”，大笑而罢。

有僧问曹山：即心即佛则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曹山曰：兔角不用无，牛角不用有。即心即佛即直下承当，识取自家宝藏，心佛非他，皆是自家，只如牛角，本来是有，不用强调其有。非心非佛则于前句有疑，不肯承当，或以心为幻化、佛为相好，非但不悟，又加一重枷锁，故说非心非佛以除其病，心佛皆相，只如兔角，本来是无，不必强调其无。

曹山一门应对机缘语句，多与洪州有关，而与石头无涉。如问即心即佛，问不与万法为倡者，问鲁祖宝云面壁事，举大梅偈，举南泉玉殿苔生意旨，举香严枯木龙吟句等。值得注意的是，曹山在解释五位旨诀时，曾举“什么物，恁么来”一句，这是六祖问怀让的语，南岳法乳，由此而生，实是非同小可，对于行思与六祖对答句，却一无道及，这是否表明直至曹山之时，曹洞宗尚自认是南岳一脉，并未改宗石头呢？

曹山认为，法身如来藏自性涅槃，本来清净，不动不变，不生不灭，“不变异”，“不变心”，故不立知见，不存妙解，只如枯木，又如鬻奴白牯，兀兀无知，始与理相应。然本寂之体，非同无情，而是能生种种妙用，弘法利生，无事不办。若但知体寂，不知有用，便入死寂，不能解脱，大悟底地人，当于空寂体上起诸妙用，如死中得活。“有僧问：灵衣不挂时如何？山曰：曹山孝满。问：满后如何？山曰：曹山好颠酒。”所谓孝满，指于空寂清净之体已经完全证得，不用再拂拭守护、恐其有失了，孝满之后，便转父母佛祖为自家，自可随缘放旷、任运东西，处处是道，步步履真，“举足下足，鸟道无殊，坐卧经行，莫非玄路”，酒也吃得，茶也饮得，一任自在，无拘无束。

**据《景德传灯录》卷十七：**

僧举有人问香严，如何是道？答曰：枯木里龙

意义上彰显了其平等的一面。

曹山为己性之自由反对顽空，破除空见、佛见，以免净病，同时又反对知见，以破智病。曹山曾示颂曰：“觉性圆明无相身，莫将知见妄疏亲。念异便与玄体昧，心差不与道为邻。情分万法沈前境，识鉴多端丧本真。如是句中全晓会，了然无事昔时人。”法身无相，觉性圆明，实际理地，纤毫不容。知见无非兔角，情识皆是蛇足。说真说妄，论疏分亲，欲明其事，却昧其理。一则迷于外境，与理事为缘，于诸法作奴，二则丧乎本真，意味于玄体，心异于大道。因此求知求见，舍迷求悟，不知反成其迷；说空道无，除染布净，不料适成其染。自性清净，何必求净；本来灵觉，何必求悟！

值得注意的是，曹山反对空见知见，重视本真之性，此与马祖一系接近，与石头一支有别。南岳一系继承了六祖如来藏性净之说，主张自性是佛，自性涅槃，性本清净，但莫污染。青原一系继承了六祖般若性空学说，主张自性明觉，自性菩提，性本觉悟，不可迷失。是故石头一支重视法空知见，如招提慧朗始参马祖，求佛知见，马祖便言佛无知见，知见乃魔界，令慧朗去参石头，慧朗果于石头得悟。这表明两系宗风已经形成，石头自解其梦，道是与六祖同乘灵智、共游性海，表明其对智慧觉悟的偏重。

曹山重视如来藏一系之说，以为自身本具如来之藏，有如是宝藏，故一切具足，无所欠缺。据《曹山语录》：“人问：古人云人人尽有，弟子在尘蒙，还有也无？师曰：过手来。其僧过手，师点指曰：一二三四五六，足。”“人人尽有，凡圣无别，虽在尘中，何曾欠少？凡俗之人，总是不肯承当，不信自身本有，一味东顾西盼，寻寻觅觅，虽觅不得，却不肯止。曹山为其点手，告之五指俱全，丝毫无缺，有什么疑处，更问是有是无、在尘在净？”又据《五灯会元》卷十三：“僧问：清税孤贫，乞师赈济？师召：税阁黎。税应诺。师曰：清原白家酒三盏，吃了犹道未沾唇。”“穷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虽然身无分文，可与国王斗富，因为心中自有无价珍，识得自家宝藏，终生受用不尽。清税不识自家宝藏，故求曹山赈济。山呼其名，税应诺，其中暗藏机锋。山呼其名，令其回光自照，自识其宝，税应诺，表明他还

卑，呼为无语中有语。又“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说”，此问(本光本作“句”)答家须就出，不得乖角(原作“乘角”，依本光本改。按：自相矛盾，谓之乖角)，乖角则不知有故。又拣云：句句无语，不立尊贵，不落左右，故云正中来也。正位来，明正位不涉缘。文引语例者，如“黑豆未生芽时作么生”，又如云“有一人无出入息”，又云“未具胞胎时还有言句也无”，“十方诸佛出身处也”。此例唤作无语中有语。又拣云：又有借事正位中来者。此一位答家须向偏位中明其体物，不得入正位明也。此一句要知，先师问新罗僧，“未过海时在什么处”，无对，自代云“只今过海也在什么处”。又如先师代慎微(原作征，依本光本改)长老出柱杖语，云：“如今出也，有人辨得么?”此例虽缘中认得，不同向去辨不得。恐后人收落功勋，将为向上事。

或有偏位中来者，是有语中无语。

拣云：偏位中来者，则兼缘。如云“即今往来底，唤作什么即得”，无对，洞山自代云“不得不得”。此例亦多，呼为有语中无语也。又拣云：语从四大声色中来，不立处所是非，故云缘中辨得，是偏位中来也。引语例者，云如“什么物，恁么来”，亦云“光境俱忘，复是何物”，亦云“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例亦多，唤作有语中无语。又拣云：偏位来，明偏位涉缘，缘性无体，皆同正位。又拣云：偏位中来者，就物明体。如云“什么物，恁么来”，又“光境俱忘，复是何物”。此一例语寄功明位，亦是予旧举例。“什么物恁么来”，此一例语，虽缘中认得，不同向去。又“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理如何”，此一例语，亦予初举例语。又如“光境俱忘”，为是教中之则，不同玄学，只要于他教，则出宗门中玄学外事也。又拣云：只如“出息不依众缘，入息不居蕴界而住”，此语全是功，不同缘中认得，亦是余旧举例。主家抽入正位，云“有一人无出入息”，令渠知有正位。又拣云：如学士拣，僧问洞山“如何是玄旨”，山云“如死人舌”，又问“十二时中将何奉献”，云“无物”，云是偏位中来。此二例语，不得呼为偏位中来，须各拣。若是玄旨一例语，可同于祖师意。如“十二时中将何奉献”，云“无物”，此一例语可同于功勋也。此二例语并不得呼

为偏位及兼带也。前已明破了，是借功明位，借位明功同于此也。

或有相兼带来者，这里不说有语无语语。这里直须正面而去，这里不得不圆转，事须圆转。

拣云：相兼带来者，为语势不偏不正，不有不无，如全不全，似亏不亏，唯得正面而去也。去则不立的，不立的则至妙之言境，不圆常情之事也。如先师代文殊吃茶话云“惜取这个看得么”，亦如翠微云“每日噫什么”。(此下一段原文无，依本光本补)亦有功勋中兼带，似向上事，临时辨取。如落净妙之处，则须知有事在。要去则去，要止则止，千万圆转，不得莽卤。如大无明底人为全体，不同阐提。阐提则知有事却挽，虽鞅却成孝养。鞅者，不存祖佛及自己本分父母也。红烂底人为不归，全担荷，不立至尊。大保任底人为刺脚入泥里，非小小护持。

然在途之语总是病。夫当人先须辨得语句，正面而去。有语是恁么来，无语是恁么去。作家中不无言语，不涉有语无语，这个唤作兼带语，兼带语全无的的也。他智上座临迁化时向人道：“云岩不知有，我悔当时不向伊说。虽然如是，且不违于药山蔡子。”看他智上座合作么生老婆也!南泉唤作异类中行，且密闍黎不知有。

拣云：相兼带来者，不落有语无语。如药山带刀语，此是兼带语。临时看语来势，或当头正面而去，或异中虚此，若不妙会，则千里万里也。又拣云：引相兼带来语例者，如文殊吃茶语，及“这个人如今什么处去也”，云岩云“作么作么”，又云“即今作么生”，此例甚多。又拣云：相兼带来，不涉偏正二途。此一位奇绝，妙旨难辨，号为兼带，皆为明这个一段事，况复偏正不同。又拣云：夫相兼带来者，直须似文殊吃茶语，及先师答云岩钮姜语，并安和尚法堂语，及药山淳布衲洗佛语。于中最妙兼带，无过。药山答道吾带刀语及百丈下堂、大众欲散未散时、问云“是什么”，药山遥闻此语，云“在也”，便道暗头兼带，借功明物，借物明功，借过明功，借功明过等来。若是药山与新丰并前诸德所出，超过入正位，是玄谈奇特句。已次到小小得力者，则抽入正位，此例吾常用也。吾缘住持多绪，不及子细，略明少分许。汝等诸人，不须容易轻慢。若更有疑滞，旋当决了。直须励力

修行，令未来际不断。此事不得慢泄，或值纯朴者，是奇器也，亦不可隐耳。

偏正五位是曹洞宗的核心理论，虽为“洞山大师之所作”，却也有曹山“制颂排章，若获神珠人海；随文解释，如窺明镜照人”的功劳。从曹山拣文来看，洞山之时的偏正五位比较古朴，“不为明功进修之位兼涉教句”，就是说没有“功”与“位”的说法。曹山并非仅仅是一个解释者，还是一个创造者。《洞山五位显诀并先曹山拣出语要》下所附的《六借》当出自曹山，因为《拣出语要》中已经有“借功明物，借物明功，借过明功，借功明过”等说法。

五位颂，即《逐位颂》为曹山所作，非是洞山。

曹洞宗以偏正、君臣、宾主、内外、理事、功位等来说明一心之体用本末，强调从有分别到五分别，此与南岳一系强调修证之次第、重视自性本我的门风相同，而与青原一系凡圣俱混、“不落阶级”的宗风有别。曹洞宗认为自与他、形与影是有主从之别的，故以偏正、君臣喻之。所谓偏正五位，正位即空界，即体，即君，偏位即色界，即用，即臣。

正中偏，即体多用少，黑主白从，君重臣轻，失之于践履不深，于事不明，颂云“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记，隐隐犹怀旧时妍”，是说黑多白少，故相逢不相见，体用失度，故君臣揆离；偏中正，即体少用多，自主黑从，臣重君轻，失之于昧于本来，于理不了，颂云“失晓老婆逢古镜。分明覩面别无真，争奈迷头还认影”，是说有用无体，虽有古镜可鉴，恰逢老婆失晓，是故虽然分明覩面，却不见本来面目，前颂云有眼无镜，此颂称有镜无眼，均有偏失，故不得见。正中来，即由体起用，以君视臣，用由体生，色依空立，故虽有而无，虽见非见，颂云“无中有路隔尘埃。但能不触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是说体无有用，依空寂之体而有出世绝尘之功用，洞山一系特别强调自悟亲证，反对自外而得，因为“从门人者非宝”，在师授方面也注重启发诱导，即便弟子一时不能理解也不说破，洞山欲从汾山明无情说法义，机缘不契，汾山不欲说破，令其转事云岩，云岩不明南泉“异类中行”之义，南泉、药山皆不为说，道悟为之咬指血出，亦终不说破，洞山初不会云岩

之意，云岩令其自觉，后临水睹影而大悟，人问其初见南泉，为何为云岩设斋，洞山却道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只重其不为我说破，可见“不说破”已经成为此派的门风。洞山以“不犯讳”重申“不说破”之义，说明直言无益，说食难饱，故曲折回互以为说，终令学者自悟。是以“回互”成为曹洞宗的特色，故言偏正、君臣，广取诸譬以喻之，不敢犯讳，以免有断舌之忧。偏中至，后作兼中至，即从用归体，臣奉于君，如此有体有用，有君有臣，体用俱备，君臣协力，只是欲到未到，将合未合，故宾主历然，法境相敌，颂云“两刃交锋不相避。好手还同火里莲，宛然白有冲天意”，是说二者如同两刃交锋，然意在相合而非相伤，真正的作家应当不怕矛盾，如火中生莲，水底扬尘，夜半正明，天晓不露，如此用中显体，体中显用，须是好手始得。兼中到，即体用一如，君臣道合，此即兼带，为最高境界，颂云“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时流，折合还来炭里坐”，是说到此不落有无，不存两边，宛然中道，凡圣不能明，诸佛不得辨，故黑似炭，暗若漆，修行至此，方称究竟，出得常流，总归这里。

五位颂义理深邃，文字巧妙，值得重视。前人指出，其中文句宛转回互，不犯不触，有语中无语，无语中有语，体现了自家宗旨。如“三更、初夜、月明前”，都是说黑说暗，却又始终不言黑字；“失晓老婆逢古镜”，意在说明说白，老婆头白，古镜澄明，而又不终不道白字；“折合还来炭里坐”，以纯黑之炭比喻无上涅槃，亦终不言黑字。这种解释或许有穿凿之嫌，故受大意之讥，但也不无道理。

除《五位颂》之外，《六借》也是曹山创立的重要理论。

据《(重编)曹洞五位显诀》卷一：借物明功者，汾山云：“有句无句，如藤倚树。”云岩无对，却举似道吾。吾特上来问汾山：“见说师有此语是否?”山云：“是也。”吾云：“请师举。”汾山问道吾，吾云：“树倒藤枯时作么生?”山云：“此人较些子。”又夹山云：“倒树无根则不活。”举问寂住，住云：“不许用功。”此例非一。

借是假借之意，所谓借物明功，是指假借物相来揭示显明功勋作用。如所举例，是借用树与藤这

些物相来说明修行的功夫。沩山强调的是树与藤的依存关系，道吾则言树倒藤枯，一法不立。

据《(重编)曹洞五位显诀》卷一：借功明物者，洞山游田次，朗上座指牛云：“这个须得看，恐吃稻去。”山云：“若是好牛，不吃稻。”又问：“返本还源时如何?”山云：“如一片雪从天降下，若丝发大物挂着，则终不到地。”此例语，子细看寻。

借功明物，则是不直言物相，而是通过其作用来显现。不吃稻，不食他人苗稼，只用本分水草，方是好牛。返本还原，即是修证用功，如何用功呢，一则仅守本分，不食人家水草，二则一丝不挂，一念不生，如同一片雪花从天而降，中途遇到丝发细物挂着，则生执著，不能落地，功夫不能落堂，难以到家。通过一物不违、一念不生、一法不立的功夫，体现了修行者的境界。不吃稻，即是好牛；不挂物，即是好雪。好雪，则片片不落别处；好牛，则时时谨守本分。通过不食稻、不挂物来说明好牛和好雪，即是借功明物。

据《(重编)曹洞五位显诀》卷一：借过明功者，僧问洞山：“暂时不在，如同死人如何?”山云：“好埋却。”又云：“[自／宛]也。”又云：“命绝也。”又洞山云：“知有底人解入地狱，不知有底人门外走过。”此例甚多，就过明功也。功之与过，相去几何?在禅者看来，二者能够相互借用，相互说明，都是悟道方便，并无实义。死人却有生气，芸芸众生，满街上都是行尸走肉，虽活如死。知有的人，能入地狱；不知有的人，门前错过。入地狱者，却是大自在人；门外走过者，却是当面蹉跎。入地狱去，异类中行，名过实功，不可错认。

据《(重编)曹洞五位显诀》卷一：借功明过者，问苕溪：“如何是修行路?”溪云：“好个阿师，莫客作!”南泉问陆亘大夫：“十二时中作么生?”夫云：“寸丝不挂。”泉云：“犹是阶下汉。”夫云：“弟子恁么道，过在什么处?”泉云：“还知道，有道之君不纳有智之臣?”此例甚多，一一证之。

修行是功，有功不如无功，因为道不用修，修即离道愈远。故有有为求，名功实过。若是真正修行人，识得自家主人公，无为无求，不修不染，

天然自在。若起修道心，即是造作，即是客作汉，所谓客作，即是被雇佣、不自由的民工，禅宗经常以之比喻没有觉悟、不得自在的人。寸丝不挂，犹是阶下汉，阶下汉，即是臣僚，不是君主，未曾达到最高境界。寸丝不挂，也是用功，也是有智，不过用功不如无功，有智不如无智。有智之臣，有功之臣，其处境危如累卵，因为有道之君不纳有智之臣，有智之臣师心自用，自以为有智，上者骄傲，下者谋逆，实不可用。有功有智，不如无功无智，有功实则过，此乃借功明过。禅宗经常以此表明修行求佛的造作有为，说明有功不如无功，无功之功，才是真功。

据《(重编)曹洞五位显诀》卷一：借位明功者，有问药山：“请和尚吃药食。”山云：“不吃。”云：“为什么不吃?”山云：“消他底不得。”云：“还有能消得底也无?”山云：“有。”云：“是什么人?”山云：“不抱优婆夷者。”云：“和尚为什么消他底不得?”山拈起针线卷子，云：“争奈者个何?”(补曰：学论优婆夷者，取处尘不染之意，言随染大悲大行。)

又僧问曹山：“眉与目还相识也无?”山云：“不相识。”云：“为什么不相识?”山云：“为同在一处。”云：“恁么则不分也。”山云：“眉且不是目，目且不是眉。”云：“如何是目?”山云：“端的去。”云：“如何是眉?”山云：“曹山却疑。”云：“和尚为什么却疑?”山云：“若不疑，则端的去。”此例就本位明功也。

借位明功，即就体显用，虽然说体，用在其中。不抱优婆夷者，即不近女色、不犯戒者，如此之人，能够消受一切供养。药山自称消受不得，按照《补》之解释，取处尘不染之意，乃随缘大悲之行。

曹山对眉与目的解释堪称经典，体现了曹洞宗对分与不分的特殊理解。因为同在一处，距离太近，故不相识，此中包含了深刻的道理，有近有远，有同有异，才可能相识。同是相识的可能性，异是相识的必要性，二者具足，才会相识。由于离得太近，反而距离更远。眉与目也是有一有异，虽然同在一处，却不得混同。有目，即是具眼的人，自然端的去，直达彼岸。眉的作用则更加特殊，似乎无用，实则大用，龙牙居遁在偈颂中多处提到眉毛，看来是同气相求。曹山是大悟的人，为何不识

眉毛，心中有疑，其实曹山不是有疑，不是不能端的去，而是在尘不染，为度众生方便示疑。

据《(重编)曹洞五位显诀》卷一：借功明位者，洞山问云岩：“拟写和尚真，得也无?”岩云：“几得成”厂山云：“寻常写真得七八。”岩云：“犹是失在。”山云：“不失时如何?”岩云：“直得十成。”山云：“古人道‘直得十成不似’时如何?”岩云：“他无成数。”又洞山勘僧云：“心法双忘性即真，第几座?”僧云：“第二座。”山云：“因什么不与他第一座?”无对。有一人代云：“非心非法。”山云：“心法双亡，即是非法，何更是道?”无对。山自代云：“真不得座。”又问曹山：“教云，一句能吞百千万义，如何是一句?”山云：“针割不入。”此例亦多，细详之。

借功明位，即由用显体。写真，即画真像，与时下的用法一致。能够画得七八成，已经不错了，然云岩道不可，必须十成。洞山道，古人云即使十成还是不似，是什么意思，云岩称他无所谓成数、不能以几成论之。这是借画像成数(修行程度，功)来显现其境界地位的例子。洞山引《永嘉证道歌》中“心法双亡性即真”一句来勘验僧人，问如此该当第几座，僧人称第二座，再问为何不与第一座，无对。有一人代云“非心非法”，洞山道心法双亡即是非心非法，为何无谓重复，又无对。洞山自己代云“真不得座”，意思是说若得性真，即是无位真人，超越一切，无处安排，哪论座次?心法双亡，即是功用，由此无功之功，显现无位之位。有人问曹山，教中道“一句能吞百千万义”，一句具无量义，如何是一句，曹山云若是一句子，针扎不得人，水泼不能进，蚊子上铁牛，无你下口处。由具足无量义之用，说明无可倾动之位。

后世曹洞宗对于“六借”特别是“借功明位”、“借位明功”有所解释发挥。

据《嘉泰普灯录》卷三《芙蓉道楷禅师》：大观改元，敕移天宁。上堂曰：“唤作一句，已是埋没宗风。曲为今时，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体处；借位明功，体在用处。若也体用双明，如门扇两开，不得向两扇上著意。不见新丰老子道‘峰峦秀异，鹤不停机。灵木迢然，凤无依倚’?直得功成不处，电火难追；拟议之间，长途万里。”芙蓉道楷(1043—1118)为投子义青门人，是宋代曹洞

宗再兴的关键人物，他的解释当然具有权威性。他强调，借功明位时，用包含在体中；借位明功时，体蕴含于用中。如果体用双明，如何两扇大门一齐打开，然而不得向两扇门(体与用)上产生执著。他还引《玄中铭》，表明虽然峰峦秀异，鹤却不会止步；灵木备列，凤凰也不会依倚，外境虽好，本心也不会在意，不会执著牵挂。即便功成不居，也是差之万里，强说一句子，也是埋没宗风。

又据《宏智禅师广录》卷一《泗州大圣普照禅寺上堂语录》：遂指法座，云：“征兆未兴，会要借功明位；影响才露，还须借位明功。诸人还相委悉么?跨足已超凡圣表，通身不滞有无功。”便就座。天童正觉(1091—1157)是南宗曹洞宗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征兆未起、本体不彰之时，必须借功明位；影响已露、名著位高之时，还要借位明功。当然超越凡圣、不滞有无，才是体用双明的最高境界。

据《(重编)曹洞五位显诀》卷一：便道暗头兼带。借功明物，借物明功，借过明功，借功明过等来。若是药山与新丰并前诸德所出，超过人正位，是玄谈奇特句。这是曹山对五位的《拣》语，其中言“六借”即是兼带，而且是最高的暗头兼带，如若举药山及洞山等上代诸德所述，属于最高的玄谈奇特句，超过人正位。所谓“借”，即是回互兼带，不触不犯，旁敲侧击，不直言其事，体现了曹洞宗婉转绵密、迂回善巧的宗风。

《重编曹洞五位》卷下还录有曹山《三种堕》和《四种异类》。三种堕，“披毛戴角是沙门堕，不断声色是堕类(堕)，不受食是尊贵堕。”披毛戴角，即是异类中行，作水牯牛，向异中行，始出得类，即有语中无语，此则不处正位，不求胜报。不断声色，即是一于一切声色物物上转身去，不随阶级，无有分别，不断不失，不除不受，不断即是能转，能转一切声色，始终作得主人翁。尊贵堕，即了达正因，不存胜解，对于法身法性等尊贵之事亦须转却，不受其惑，不受正命之食，知有不取。

据《(重编)曹洞五位显诀》卷三“四种异类”：一者往来异类者，如今一切声色言语、阶级地位，舍父逃逝，尽背却向上父，又得为异类。又天堂、地狱、饿鬼、畜生、修罗等皆是异类。二者菩萨同异类者，先明自己，然后却入生死异类中摄

修行却快，不是有禅有道。如汝种种驰求，觅佛觅祖，乃至菩提涅槃，几时休歇成办乎!皆是生灭心，所以不如鬻奴白牯，兀兀无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恶因果，但饥来吃草，渴来饮水。若能恁么，不愁不成办。不见道“计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牵掣拽耒，得此便宜，始较些子。不见弥勒阿闍，及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唤作无惭愧懈怠菩萨!亦日变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么生?大须子细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么体会修行，莫趁快利。欲知此事，饶今成佛成祖去，也只这是；便堕三涂地狱六道去，也只这是。虽然没用处，要且离他不得，须与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即是不变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变易也。不见永嘉云“莽莽荡荡招殃祸”!问：“如何是莽莽荡荡招殃祸?”曰：“只这个总是。”问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即得，用免作么?”但是菩提涅槃，烦恼无明等，总是不要免。乃至世间粗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即同变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祸，为不小。因什么如此，只为变易。若不变易，直须触处自由始得。

这段《示众》非常重要，其中义理语句，与《三种堕》、《四种异类》非常接近。如言“鬻奴白牯，兀兀无知”和“百无所解”、“朦朦朦朦”、“但念水草，余无所知”一致，又如“若不变易，直须触处自由始得”，与“触处得自由，始得不变易”意思一样。

综合以上诸说，曹山强调“明自己事”，明得己事，即转一切事(包括佛祖诸圣)向自己背后，为自己受用奴仆，如此则作得主宰，转一切归自己。作得主宰，则始终不变易，不变易，则触处自由，能够人泥人水，轮回六道。

曹山认为，天下病，唯佛病、净洁病最难治，佛病，即执著于成佛，对于净洁处、向上事念念不忘、恋恋不舍。这种执著，比执著于世间万法的贪欲更为可怕。

据《天圣广灯录》卷九《洪州大雄山百丈怀海禅师》：心若不乱，不用求佛、求菩提涅槃。若著佛求，属贪，贪变成病。故云佛病最难治。谤佛谤法，乃可取食。食者是自己灵觉性无漏饭、解脱食。此语治十地菩萨病，是从初至十地也。只如今

如苇、如粉、如葛，佛出世亦不奈何，祖出世亦不奈何。唯有体尽，即无过患。你见他千经万论说成底事，不得自在，不超始终，盖为不明自己事。若明自己事，即转他一切事为闹梨自己受用具；若不明自己事，乃至闹梨亦与他诸圣为缘，诸圣与闹梨为境。境缘相涉无有了时，如何得自由?若体会不尽，则转他一切事不去；若体会得妙，则转他一切事向背后为僮仆著。是故先师云：‘体在妙处。’莫将作等闲。到这里不分贵贱，不别亲琼，如大家人守钱奴相似，及至用时，是渠惣不得知东西。这里便是不辩[辨]缁素，不识清浊，若是下人出来着衣，更胜阿郎，奈何缘被人识得伊。专甲向诸人道：向去语则净洁，事上语却不净洁。且唤什么作事上语?这里没量大人弁[辨]不得。”

据《禅林僧宝传》卷一：示众曰：僧家在此等衣线下，理须会通向上事，莫作等闲。若也承当处分明，即转他诸圣向自己背后，方得自由。若也转不得，直饶学得十成，却须向他背后叉手，说什么大话!若转得自己，则一切粗重境来，皆作得主宰，假如泥里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问药山曰：“三乘教中，还有祖意也无?”答曰：“有。”曰：“既有，达磨又来作么?”答曰：“只为有，所以来。”岂非作得主宰，转得归自己乎!如经曰“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滞也，谓之十成，亦日断渗漏也。只是十道头绝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耽著，名为取次承当，不分贵贱。我常见丛林好论一般两般，还能成立得事么?此等但是说向去事路布。汝不见南泉曰“饶汝十成，犹较王老师一线道”?也大难事，到此直须子细，始得明白自在。不论天堂地狱，饿鬼畜生，但是一切处不移易。元是旧时人，只是不行旧时路。若有忻心，还成滞著。若脱得，拣什么?古德云“只恐不得轮回”，汝道作么生?只如今人，说个净洁处，爱说向去事，此病最难治。若是世间粗重事，却是轻，净洁病为重。只如佛味祖味，尽为滞著。先师曰：“拟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斋。”且唤什么作味?只是佛味祖味，才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说破斋破戒，即今三羯磨时，早破了也。若是粗重贪嗔痴，虽难断却是轻；若也无为无事净洁，此乃重，无以加也。祖师出世，亦只为这个，亦不独为汝。今时莫作等闲，鬻奴白牯

如《(重编)曹洞五位显诀》卷三：云：“如何是宗门中异类?”师云：“要头则斫将去。”得无遗漏，始得通身。始唤作一尘一念，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门。到恁么时节，不处正位，不择其身，却入异类中，披毛戴角无异念。故云一切物类比况不得，诸佛诸祖计较不成。所以古人道，沙门边语，不得将尺寸语与人，故唤作胜句妙句。此是色类边语。三者一切所有底物比不得，始呼为胜句妙句。所以古人道：千般比不得，万物况不成。智者不能知，上根亦不识。亦云本来无相似。

又据《宗镜录》卷九十八：先曹山和尚云：古佛心，墙壁瓦砾是者，亦唤作性地，亦称体全功，亦云无情解说法。若知有，这里得无辩处。十方国土，山河大地，石壁瓦砾，虚空与非空，有情无情，草木丛林，通为一身。唤作得记，亦云一字法门，亦云总持法门，亦云一尘一念，亦唤作同辙。若是性地不知有，诸佛千般喻不得，万种况不成。千圣万圣尽从这里出，从来不变异。故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

两相对照，可知其思想宗旨、语言风格完全一致，甚至许多关键词都一样，可见同出一人。

据《宗镜录》卷二十九：先德云：第一不得于一机一教边，守文作解，实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我宗门中不论此事，但知自心即休，不更用思前虑后。又偈云：千般比不得，万种况不成。智者不能知，上贤亦不识。又据《黄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卷一：第一不得于一机一教边，守文作解。何以如此?实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我此宗门不论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前虑后。可见《宗镜录》所说的先德，就是指黄蘗希运，其所引偈，和曹山所引古人偈也是一样，此偈有可能就是黄蘗之作，《传心法要》漏载。总之，《四种异类》所引确有出处，内容可靠。由此可知，《重编曹洞五位》的相关记载是可靠的，足以信赖，可以作为研究曹山禅法思想的原始资料。

从现存几种资料来看，曹山的基本思想和说法是一致的。

据《祖堂集》卷八：师每上堂示诲云：“诸人莫性[怪]曹山不说，诸方多有说成底禅师在，你诸人耳里惣满也。一切法不接不借，但与么体会，他家差别知解无奈闹梨何。天地洞然，一切事如麻、

他。已证涅槃之果，不舍生死类，自利利他，愿一切众生皆成佛，从未后成佛。所以大权菩萨若不先化众生，己事无由得成办。故南泉云：“先过那边知有，却来遮边行李。”菩萨具六度万行。教云：若有一众生未度者，吾终不成正觉。誓愿无边，众生无边。如是誓愿，故名菩萨同异类。三者沙门异类者，先知有本分事了，丧尽今时一切凡圣因果功行，始得就体。一般名为独立底人，亦名沙门，称断事始得。表里情忘，三世事尽，得无遗漏，得名佛边事。亦云一手指天地，亦云具大沙门，转却沙门，称断边事，不入诸圣报位始得。名为沙门行，亦云沙门转身，亦云披毛戴角，亦唤作水牯牛。恁么时节，始得入异类，亦云色类边事。所以古人道“头长三尺，项短二寸”，只是这个道理，不得别会。四者宗门中异类者，如南泉云“智不到处，切忌道著，道著则头角生”，“唤作如如，早是变也，直须向异类中行”，道取异类中事。洞山云：“此事直须妙会，事在其妙，体在妙处。”曹山自道：“此事直须虚一位，全无的的也，觑面兼带始得。”若是作家语，不偏不正，不有不无，呼为异中虚。此事直须作家横身，逢木著木，逢竹著竹，须护触犯，嘱嘱嘱嘱!

异类中行，主要是继承发挥南泉普愿的思想。往来异类，是“未知有自己”、不明自性的六道众生，也包括一切有为法。同中异类，指知有自己、己事已明，但为利益众生而不取正觉、“不择其身”的大权菩萨。曹山的重点，是放在后两种异类上。沙门异类，即“不惧业”，不怕生死，不触不净，“遇触则触，遇净则净”，故“触处得自由”，始终不变易。宗门异类，“直须向异类中行”，始得通身，一切物不得比况，佛祖不得计较，天人不可测度，故为胜妙之句。宗门异类，包含着将菩萨同中异类与沙门异类合在一起的意味，代表了禅宗修行的最高境界。

曹山还指出，所谓不变易，有两种，一是人人皆有的本分事，二是知有的人，不舍一切声色是非，一法不舍，一物莫违，于一切物上不滞，物物不间断，步步无处所，称为一切处不易。亦是人泥人水，逢草吃草，逢水饮水，自由自在。

曹山三种堕及四种异类，虽然出现较晚，其真实性不容怀疑。

**农禅并重 致富乡里**  
**记江西宜黄县曹山宝积寺的扶贫故事**  
养立法师

## 一

历史上在农耕为重的中国，禅宗首倡“农禅并举”，《百丈清规》里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佛法不离日用，直心即是道场，农禅成为禅宗僧侣必不可少的修行法门之一。

运水搬柴，无非妙道；锄田种地，总是禅机。怀海禅师一生奉行、倡导这一制度，彻底改变了旧禅规里重参禅轻劳作的局面。耕作与洒扫变成了一件必要与可靠的修行之法，从而形成了农禅结合的传统，使得禅宗在中国得到了更为长远的发展。

在后世的禅宗寺院里，僧人每日出坡耕作，以欢喜自在之心劳作于天地之间，在洒扫应对中参习佛法。春耕秋获，四季更迭也是佛法在其中轮转。僧人们藉由此实现与天地自然的印证，悟得禅机在。而慈悲养护下的每一株植物，经由这里，回馈给众生，也实现了佛法在世间的传递。

## 二

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曹山宝积寺就是这样一处世代推崇农禅并重，寓农于禅的禅宗寺院。

昔日曹洞宗祖师本寂禅师于宝积寺修行，在此传承并完善洞山良价禅师的禅宗思想，创立“五位君臣”法，形成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禅宗理论。曹洞宗因此成为禅宗五支之一。而曹洞宗风也与宝积寺周围的山、水内外相应，皆是那样如天地造化般的绵密无比，细入无间。

1993年春，曹山宝积寺恢复重修。曹山宝积寺成为女众驻锡办道的祖庭道场，亦是全国女众道场中挂起曹洞宗钟板的寺院。

1200年后的今天，宝积寺的比丘尼师父们每日依旧按照曹洞的钟板行止，谨遵古训，坚持农禅并重、文禅并重的严谨道风，以春日的劳作换取秋冬的收成。出坡耕田，入山拾柴，春华几度成秋实。比丘尼师父们春日耕地，夏日除妄，秋日守藏，冬日结缘于众生。宝积寺的红米、莲子、笋干等均是由僧人们奉行三宝，发菩提心，以合乎四时的勤耕与护持，种善因，得善果。农禅非农非禅，而是两

卑，迷其分殊则父子不分，宾主不辨，执其尊卑则有取有舍，陷于边见。故兼带最是难得，先德推尊，上贤莫识，欲得兼带，须不昧因果，不落有无。

曹洞宗从有分别到无分别，不昧两边，不立两边，与中观派从性空、假有到中道实相的理论相应，但中观派的性空是说自性空，并非实有空界，而且是从否定意义上立说，而曹洞宗则以本来无物为空界，是从肯定方面立论。曹山认为，己宗的宗要是直显真际，不落顽空。妙明之体，尽而非尽，无而非无，虽然无形无象，无思无为，却是不可毁伤，不得触犯，譬如君王，虽不离宫门，玉殿苔生，不治事，不受礼，却不敢不朝，有违则斩。力用是有，不离因缘，却又不借外缘，借亦不得，逢而不借，故有而不执，有而不执，故有而非有。不欲犯中，故不犯虚玄，回互旁参，虽非无语，却不得犯讳，不可说破，凡有所说，皆是回互，故有句而无句，有说而非说。潜行密用，如愚如鲁，修行为本分事，须脚踏实地，深深海底行，不可虚浮，不必外眩，但自潜修即得。无身有事，即体无用有，体无即空界，本来无物，五蕴非有，用有即色界，有修有证，有位有功，体性空寂，而有弘法利生之用，此乃正理，若舍凡取圣，沉空守寂，直是好无，非但无身，亦言无事，以为如此方可悟道，其实转入顽空，陷于始终。

据《五灯会元》卷十三，曹山还作有《五相偈》，然此事真假，难以定论。其中“白衣拜相”、“积代簪缨，暂时落魄”等说法见于洞山与神山的对话，亦有出处，未必全假，大慧宗杲时已见黑白五相流行，但前代引用乏例，未敢定为曹山之作。

据《祖堂集》卷八：问：“教中有言：：杀一阐提，获福无量。，如何是阐提？”师云：“起佛见、法见者。”云：“如何是杀？”云：“不起佛见、法见是杀。”师却问僧：“是明阐提?是暗阐提？”僧无对。师代云：“白裹肚，着皂袄。此意者，起见是明，故云白；不起见是暗，故云墨。”如此《祖堂集》中有曹山以黑白比喻明暗的例子，然并未明言五相，这一例证还嫌不足。

总之，曹山对于曹洞宗理论完善贡献很大，后世将其与洞山并列为曹洞宗创始人是有根据的。

山、观音、丹霞。上堂，曰：“韶山近日没巴鼻，眼里闻声鼻尝味。有时一觉到天明，不在床上不落地。大众且道在甚么处?诸人于斯下得一转语，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辜行脚。其或未然，三级浪高鱼化龙，痴人犹岸夜塘水。”上堂，拈起拄杖曰：“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唤作清净法身。”以拄杖横按曰：“天台御栗木，南岳万年藤，唤作圆满报身。”卓拄杖一下曰：“敲空作响，击木无声，唤作千百亿化身。”遂倚拄杖曰：“三名一体，座主家风；靠在虚堂，俗流见解；总不恁么，如何商量?”掷下拄杖曰：“惊起木鸡啼子夜，能教乌狗吠天明。”僧问：“如何是君?”曰：“宇宙无双日，乾坤只一人。”云：“如何是臣?”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机。”云：“如何是臣向君?”曰：“赤心归舜日，尽节报尧天。”云：“如何是君视臣?”曰：“玄眸凝不瞬，妙体鉴旁来。”云：“如何是君臣合?”曰：“帐符尊贱隔，潜信往来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为四，众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复曰：“丹霞有个公案，从来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诸人，且道是个甚底?”顾际左右曰：“会么?”云：“不会。”师曰：“伟哉大丈夫，不会末后句。”遂就寝右胁而化。寿五十九，夏三十九。天宁禧浦(1057—1115)为芙蓉道楷(1043—1118)门人，其所传当得之于道楷，因此《五位君臣旨诀》早就在曹洞宗中流传了，肯定不是出于惠洪的编造。此外，《人天眼目》卷三引有大阳警玄(943—1027)《五位君臣颂》，更证明北宋初年此说便流行了，警玄师承云居系的梁山缘观和疏山系的大阳慧坚两家，对曹洞宗上代传承非常熟悉，其说很具有权威性。

《五位君臣旨诀》借用君臣关系，对禅宗修行境界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解释。曹山指出，虽言五位，其实以三位为本，一者色界，为事，为用，二者空界，为理，为体，三者兼带，理事双融，体用无滞，君臣道合，最妙最玄。三者既有分别，又五分别。从境界来论，兼带最高，空界其次，色界最低，然而虽然空界高于色界，臣从于君，子顺于父，却不能重体轻用，有理无事，若有空五色，有体无用，则落顽空，反成陷堕。故对于理事、体用、本末，空色，既不可昧其分别，又不可执其尊

但有一切求心，尽名破戒比丘、名字罗汉，尽名野干，灼然销他供养不得。如此这一思想源于百丈怀海，但有求心，皆是破戒，求佛求法，更是破戒。洞山道“拟心是犯戒，得味是破斋”，也是说拟心求佛即是犯戒，得佛味祖味，便是破斋。这些都是为了破除对佛祖净法的执著贪爱，因为这是出家人修行的最大障碍，虽是净障，其过远超于染障，不得不破。

《禅林僧宝传》虽时有造作之嫌，然亦不可全然不信。其述曹山之传，虽《宝镜三昧》及疏山偷听事可疑，然其他部分多有可取。其中如《五位君臣旨诀》，明白易晓，可能实为曹山所作。

据《禅林僧宝传》卷一：僧问五位君臣旨诀，章曰：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形象(《五灯会元》作“万象形”)；偏中至(《五灯会元》作“正”)者，舍事入理；正中来(《五灯会元》作“偏”)者，背理就事；兼带者，冥应众缘，不随(《五灯会元》作“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从上先德，推即一位最妙最玄，要当审详辨明。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问：“如何是君?”师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虚。”问：“如何是臣?”师曰：“灵机弘圣道，真智利群生。”问：“如何是臣向君?”师曰：“不堕诸异趣，凝情望圣容。”问：“如何是君视臣?”师曰：“妙容虽不动，光烛不(《五灯会元》作‘本,)无偏。”问：“如何是君臣道合?”师曰：“混然无内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称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乃作偈曰：学者先须识自宗，莫将实际杂顽空。妙明体尽知伤触，力在逢缘不借中。出语直教烧不着，潜行须与古人同。无身有事超歧路，无事无身落始终。

此说与《五灯会元》卷十三所载，文字偶有出入，互具得失。此说并非始见于《禅林僧宝传》，前人亦有引用。据《嘉泰普灯录》卷五：西京天宁禧诵禅师，蔡之西平人，族宋氏，齟齬辞亲，师开元继平。熙宁六年，中经选，下发受具。初游讲聚，洞究入微，学徒宗之。一日罢讲，浮食方外。仅二十年，始蒙记于芙蓉。白振法天宁，继徙韶

个领域，无不因其熔铸而生机勃勃。

文禅并重，既可提升自身的艺术文化修养，又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未来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培养人才。为此，寺院开设了佛教美学、绘画、书法、诗学等课程，为出家、在家众学习、弘扬传统文化提供平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奠定了自然和人文基础。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及现代文化艺术发展的影响，大量的传统文化正在衰退和消失。对此，宝积寺推行“文禅并重”，自主研发、推广创意型文化产品系列，可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和禅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作出积极的贡献。

（《法音》2016年第3期）

### 农禅并重，弘法利生

#### ——曹山宝积寺的农禅新探索

王来彬

2016年11月5日，为庆五谷丰登，祈国泰民安，江西曹山宝积寺举行“千人抄经·祈福法会”。是时，来自全国各地千余名四众弟子共同参与了此次法会。法会结束后，每一位参与抄经的信众都得到了一份由曹山宝积寺赠送的礼品——一小包莲子。这是曹山宝积寺“农禅”品牌的产品之一，也是寺里多年来秉承丛林遗风，坚持农禅并重的结晶。

1200年前，曹洞宗祖师本寂禅师于宝积寺修行，在此传承并完善洞山良价禅师的禅宗思想，坚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宗风，曹洞宗因此成为禅宗五支之一。1200年后的今天，宝积寺的比丘尼师父们每日依旧按照曹洞的钟板行止，谨遵古训，坚持农禅并重、文禅并重的严谨道风，出坡耕田，入山拾柴，以春日的劳作换取秋冬的收成，过着自给自足，自食其力的传统自然的生活。

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农禅是祖师禅的核心，在宝积寺这种传统和现代化结合的丛林当中，农禅是必不可少、重要的一课”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说。在她看来，宝积寺作为禅宗五脉之一的曹洞宗的重要祖庭，僧众

由印度传至中国的如来禅，是由印度托钵乞食的传统背景下发展而来的，而到中国后，祖师又根据当时的国情（农耕文化），将其转化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祖师禅，践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祖训，实现了从乞食到自食其力的生活制度转变。作为禅宗的重要祖庭，我们继承传统，僧众按时出坡，开荒种粮种菜。同时，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下，佛教亦与时俱进，在此背景下，我们提出实现从“农禅并重”到“文禅并重”的转变，并已开始践行这一理念。

（三）自主研发文化创意型产品

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本寺自主研发的文化产品极具文化创意。例如，作为衣钵传承的象征，钵对于出家僧人而言，其重要性非同一般。本寺新近推出的创意产品“钵”，其文化创意略述如下：

- 1.考虑到平底钵在实用性上有所欠缺，现改为凹底，以方便使用；
- 2.由收口钵改为唇口钵，美观大方，易于清洗；
- 3.颜色及烧制工艺仍遵照唐代传统。

如此，该产品既保留了古代唐宋制钵的传统，又能体现当今时代的特色，美观、实用，令见者爱不释手。

（四）积极发挥居士在推动文化产品中的作用  
本寺文化产品系统的推广方式极具寺院特色，即积极发挥居士在推动文化产品中的作用，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乃至销售，每一环节皆由居士以带有供养性质的方式予以护持。如此一来，此系统既可利用居士已有的资源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又可实现寺院的自养，自他二利兼而有之。

（五）培养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宗白华先生在其名著《美学散步》中说：“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却是‘澄怀观道’，在拈花微笑里领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禅境。”“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禅是中国人接触大乘教义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阐明了禅境与艺境的统一。晓云禅师说：“艺通于道，道与艺合。”从古至今，禅赋予了文化艺术以新的含义、新的内容，祖国文化的各

米，临济栽松锄地，仰山牧牛开荒，洞山锄茶园，雪峰斫槽蒸饭，云门担米，玄沙砍柴等都是证悟之途。以劳动促修行，以修行促劳动，农禅的播种与收获是触类见道、直指本心的修行方式之一。

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酹茶三两碗，意在镢头边。农禅从寺院活动中超脱出来，带动周边村庄从土地中找到致富之路，这使寺院与周边村庄的关系更加和睦，也更贴近佛教“勤耕福田，广结善缘”的美好愿望。

（《中国宗教》2016年第2期）

江西曹山宝积寺：

实现从“农禅并重”到“文禅并重”的转变（摘编）

佚名

曹山寺自2003年开始重建，现已基本完工，因地处山林，每年的香火钱不足以交电费。在高举爱国爱教旗帜，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同时，完善僧团自身建设，令僧众身心健康、安心办道，我们做了如下应对：

（一）创建文化符号系统

查尔斯·莫里斯（美国哲学家，现代“符号学”创始人之一）指出：“人类文明是依赖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并且人类的心灵和符号的作用是不能分离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就是符号，文化是人的符号活动的产品，由此人可以说是符号的人。人类文化生成是可能的，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类的符号活动。人的符号活动，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世界，反过来，这些文化世界又成了人的各种符号形式。所以，符号与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文化在传播中随着环境、风俗的不同被赋予不同的符号来表示。

世间求财宝，出世间求法宝，“宝”是世出世间不二法的文化符号，因此我们以“宝”作为本寺院的文化符号，并以“宝”为主题自主研发系列文化产品。

（二）实现从“农禅并重”到“文禅并重”的转变

者的契合，在一袋袋的食物上生发。

三

除了注重自身农禅修行外，曹山宝积寺还很重视对当地农业、农村的带动，使得农禅从寺院生发，扩展到帮助周边的村庄致富。宝积寺所在的曹山森林繁茂、风景秀丽，青山翠谷中泉水清冽、人迹罕至，是国家级的宜黄华南虎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高达67%，也是各类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天堂，整个保护区内没有任何工业污染，是难得的一片清净无染的深山净土。这样的环境造就了富饶的土产，对于当地村庄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宝积寺在1990年代重新开放之初，与周边的村子虽同处一地，但是没有太多交往。得益于曹山得天独厚的林被与土壤，此地盛产无需熏硫、不经农药的纯天然竹荪，宝积寺的比丘尼师父在农禅中，特别是丰收季里应时采摘竹荪时常有富足，于是就供给当地村民食用，因此结缘于院外众生。

这样的接触逐渐增加，拉近了寺院和周边村庄的距离，后来逐步变成宝积寺帮助周边村子的农产品，比如蜂蜜、莲子等进行销售。由于这些产品天然、无污染，而且具有曹山当地特色，因此迅速打开了销售渠道，村民找到了致富之路。

现如今，宝积寺还专门创办了“农禅”品牌，对这些村民的农产品进行包装，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影响力，已经形成了规模和特色。“农禅”品牌的标识和“自由自在”的字样可以在这些包装好的农产品上找到，产品销路更好了，村民们的收入也相应增加了。四通过农禅并重，当地的农民以日常的农耕的方式，收获了健康自然的食物，也带动了经济。农禅虽不高深，却是佛教质朴观点的一种体现：为农民创收，农民才得以安适自在。

在工业喧嚷、社会变化快的今天，农禅就显得尤为可贵。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不以技巧之心，而是本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朴素真理，僧人们以自证的方式与土地形成连接，再以布施善念之心让寺院与大众形成了连接。禅宗中要求每一个僧尼与院内居士都要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就形成了禅门中的“普请”（俗称“出坡”）原则，意思是普请大众，上下合力，共同劳动。其后禅门高僧如黄檗开田择菜，沩山摘茶合酱，石霜筛

按时出坡，开荒种粮种菜坚守着传统农禅并重的宗风，是对祖师禅的继承和发扬。

事实上，农禅作为最富中国特色的禅宗修行方式和生存方式，是禅宗历代祖师们根据当时中国农耕文化的国情演变发展而来的，其孕育于东山法门时期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的“坐作并重”，完成于马祖弟子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的“普请法”。从四祖道信在黄梅双峰山“定居山林，聚收徒众”过着自耕自给的农禅修行生活，到百丈怀海禅师在江西奉新大雄山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修行不离生活，生活不离修行的丛林化的理念。其中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农禅并重”，自耕自给的修行方式。农禅日渐成为禅宗僧侣必不可少的修行法门之一，在后世的禅宗寺院里，僧人每日出坡劳作，春耕秋获，以欢喜自在之心劳作于天地之间，在洒扫应对中参习佛法。

“我们现在是继承了祖师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精神。”养立法师说。近几年来，她一直致力于恢复宝积寺的农禅传统。2013年，养立法师升座成为宝积寺的当家师。为恢复祖师道场，她不断地为恢复和发扬传统寺院进行着思考与实践，这其中就包括山林寺院的出路问题。

作为一座已有12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寺，宝积寺坐落在距县城十多公里的曹山山林之中，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远离都市尘嚣。“山林寺院最重要的是自养，农禅就是实现自养的一个途径。”养立法师说，她刚来到宝积寺时，周边还都是荒山一片，穷山僻壤，什么也没有。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养立法师的带领下，宝积寺尼众开始因地制宜建整道场，重建禅堂挂起钟板依止曹洞仪轨修行。比丘尼师父们春日耕地，夏日除妄，秋日守藏，冬日结缘于众生，农禅的发展也初具规模。

如今，寺院有了自己专门的土地，还有近2000亩的山林，宝积寺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自养。寺里的尼众们每天固定有一个小时的出坡劳动，每个周六的下午还会安排一次集体的出坡活动，上山捡柴、打扫卫生、除草、耕地等。“我们种的红米够寺院法师们全年早餐，而且我们的蔬菜大部分也都是自己种植的，还有花生、玉米、西瓜、红薯等。”就连煮饭烧水烧的柴都是寺里的僧众们趁着天气晴好

的时候，去往周边的山林中砍的。“竹笋长出来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去山上挖竹笋。”

## 二、自养与修行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每一个季节都有针对寺院的日常劳动，该耕种时耕种，该收获时收获，农禅几乎贯穿了宝积寺僧众一年四季的生活。在宝积寺，僧众们的生活作息也完全按照最原始的丛林生活状态。“我觉得这才是原始农禅的根本，自给自养，自食其力。”

除了自养，宝积寺的尼众们更是把农禅作为一种修行的方式和途径。以农悟禅。把修行和农业劳动结合起来，“默耕田地，力锄葛藤”，“泥泥水水一年农”，自古就是禅宗农禅的传统。早在道信和弘忍时，禅徒不仅通过劳动达到自给，同时也视运水搬柴无非佛事，舂米做饭正好参求，做到农禅并重。其后禅门高僧如黄檗开田择菜，沩山摘茶合酱，石霜筛米，临济栽松锄地，仰山牧牛开荒，洞山锄茶园，雪峰斫槽蒸饭，云门担米，玄沙砍柴等都是证悟之途。唐朝布袋和尚曾有著名的一偈表达农禅与修行悟禅之间的关系：“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而对于宝积寺的僧众来说，劳动不仅仅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作为触类见道、直指本心的修行方式。实质上即是从劳动中悟修行，以修行促劳动。“农是一种形式，一切法皆是佛法。利用农这种形式来体验禅，我来到宝积寺之后才真正体会到农禅的含义。”养立法师说。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她之前从来没有深入地接触过土地，在宝积寺，养立法师跟其他的尼众们一起亲自种瓜点豆、插秧种菜、挖竹笋、砍毛竹，实践着最原始的丛林生活。“在这中间，我才真正体会到农与禅的关系。首先山林寺院的环境讲求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所以祖师们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第二，我觉得农是让我们回归自然，而禅本身也是回归自然，农禅是通过农让我们回归自然，从而发现到禅。”

## 三、农禅并重新内涵

三年来，在宝积寺僧众的共同努力下，寺院里的农禅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养立法师又有了新的想法。除了注重自身农禅修行外，他还积极探索寺院农禅对当地农业、农村的带动。使得农禅从寺院

生发，扩展到帮助周边的村庄、村民致富，赋予了“农禅并重”新的内涵。

宝积寺所在的曹山森林繁茂，青山翠谷中泉水清冽，人迹罕至，没有任何工业污染，是难得的一片清静无染的深山净土。这样的环境造就了富饶的土产，这对于宝积寺以及当地的村庄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比如我们这边满山遍野都是竹笋，而且还跟其他地方的不一样，别的地方的竹子是种下去的，而我们这边是山林里自己生长出来的，纯天然的竹笋。”

除此之外，当地的土特产还有营养丰富的红米、莲子等。但是如此富饶的物产，却依旧深掩于深山，无人知晓，也没有销路，当地的村民仍旧无法改变贫困的状况。“我就想寺院能不能跟周边的老百姓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带动他们，让他们借助宝积寺这个平台，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农产品，这也是我们做农禅的一个初衷。”养立法师把这看做是寺院弘法利生的一部分。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宝积寺重新开放之初，寺里的师父们就开始不断地跟周边的村民交往。曹山得天独厚的植被与土壤，让当地盛产一种无需熏硫、不经农药的纯天然竹荪，宝积寺的比丘尼师父在农禅中，特别是丰收季节里应时采摘竹荪时常有富足，于是就供给当地村民食用，以此结缘于院外众生。这样的接触逐渐增加，拉近了寺院和周边村庄的距离，后来逐步变成宝积寺帮助周边村子的农产品，比如蜂蜜、莲子等进行销售。由于这些产品天然、无污染，而且具有曹山当地特色，因此迅速打开了销售渠道。

如今，宝积寺更是专门开发出了“农禅”品牌，红米、莲子、笋干、竹荪等这些当地的特色物产都成了其中的特色产品。但是，寺院僧人们日常

在农禅中收获的东西毕竟有限，除了用于寺院自养之外少有富余。为此，宝积寺积极探索着当地周边的村庄联动起来，发展订单农业。“就是寺院先出一部分钱给当地的村民，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种植农产品，等到收获时，寺院再回收回来。”

但在一开始，这种模式发展得并不顺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宝积寺坚持绿色、生态农业，对农产品的要求比较高，比如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一下子让当地的村民很难接受；另外一方面，由于红米的产量低，经济效益差，很多村民并不愿意种植。寺里跟村民的关系也曾因此一度闹得很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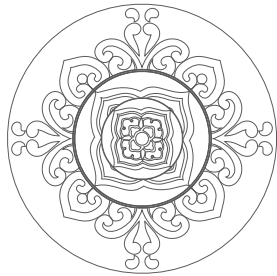
但在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村民们发现，有了宝积寺作为依托，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的销路更好了，田里的收入也相对增加了。有了一定的收益，村民们开始慢慢认可了宝积寺的这种模式。现在宝积寺的“农禅”品牌已经形成了规模和特色，周边的村民们每年都能分到不少的收益，真正实现了共同致富。

“农禅可以改善寺院与周边老百姓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块。”陈涛居士说。作为一名护法居士，她主要负责农禅的具体落实工作，比如与当地村民的对接，而目前“农禅”品牌的运作也主要由居士们在负责。

“我以前并不知道宝积寺，养立师父来了以后，经常听师父讲农禅，讲寺院的发展，就觉得这里挺好的”当她看到，寺院里的师父们整天劳作，种红米、蔬菜，生活清苦，就想留下来为师父们做点事情。“因为宝积寺时山里的偏远寺院，少有信众来供奉，我觉得做农禅也是寺院里的一个自养系统，有了农禅作为支撑，师父们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修行。”

（《佛教文化》2016年第6期）





## 第七章 大事记

唐乾符五年（878），本寂禅师来到抚州宜黄荷玉山，邑人王若一舍何王观请师住锡，释本寂易其名为荷玉寺，并有所建设。本寂禅师志慕六祖慧能曹溪，名荷玉山为曹山，荷玉寺也因俗称为曹山寺。法席大兴，学者云萃，洞山之宗，至师为盛。

唐天复元年（901）农历六月十六日，本寂禅师在曹山圆寂。世寿62岁，僧腊37年。门人奉骨葬殓，建塔于寺西凤形坑，敕赐元证大师，塔名“福圆”。

本寂弟子慧霞了悟禅师，继住持荷玉寺，为曹山二世。其后，曹山光慧、曹山智炬和慧济法安等相继住持曹山法席。

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敕赐荷玉观寺名为宝积禅林，亦称“宝积禅院”。因地处曹山，俗信仍称之为“曹山寺”。

北宋中前期，黄龙宗法嗣释雅禅师、释道震禅师等先后执掌曹山寺法席。

南宋绍兴二年（1132），曹山寺方丈寮遭陨石震坏，住持释了如得邑人将士郎邓经相助修复，并对大雄宝殿、禅堂等加以修复，寺院建设一时兴盛。

元代末年，曹山寺遭兵祸而毁，法脉传承失详。

明洪武年间（1368-1398），释显化住持曹山寺法席，大行农禅，兴复寺务。曹山寺一时复振。

明洪武六年（1373），江西遭水灾。释显化捐稻谷一千多赈灾。事闻于上，明太祖朱元璋敕封释显化“斯道禅师”之号，赐寺额“宝积禅林”。

明代中后期，临济宗第三十一世释万如、第三十二世释行秀先后住持曹山寺法席。

明崇祯后期（约1640年前后），崇仁龙济寺方丈释观心应知府、县令之请，兼主曹山寺法席，重新修葺三间大殿，僧徒数十人。

清顺治五年（1648），土寇蹂躏，独逃难曹山者获免。

清初，曹山寺遭兵乱，释本寂禅师全身法塔被毁。顺治十三年（1656），时为博山能仁寺方丈的曹洞宗第33世宗匠觉浪道盛禅师，率徒释大智等人专程来曹山礼祖，主持重葬本寂灵骨并建塔立碑。

清康熙、乾隆年间（1662-1795），释仙源、释智胜、释明敏等相继住持曹山寺法席。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曹洞宗桃峰、石碧诸山弟子重修曹山本寂禅师塔。

清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皇帝加封本寂禅师为“宝藏元证禅师”。

清道光五年（1825），僧俗重修已衰败不堪的曹山寺。

民国期间，曹山寺宇仅存部分旧殿和一些佛像，僧人离散，惟有斋公照顾香火。

1958年，曹山寺佛像被毁。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曹山寺庙宇全部拆除，附近山上的历代禅师墓塔，碑铭也均被打碎。

1982年，宜黄县政府开始谋划重建曹山宝积寺的工程，将曹山宝积寺本寂禅师墓塔列为县次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年江西省人民政府拨款5000元，用于修复曹山宝积寺本寂禅师墓塔。

1982年9月，以日本驹泽大学教授松田文雄先生为团长的“日本曹洞宗第四次佛教史迹考察团”一行15人，来到曹山宝积寺遗址，虔诚参拜祖师墓塔。

1984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再拨款2000元，用于修复本寂禅师墓塔。

1985年5月，本寂禅师墓塔修葺完毕。

1985年，江西省政府把曹山宝积寺和本寂禅师墓塔列为省级第一批风景名胜点。

1986年11月，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日本花园大学著名禅宗学者柳田圣山教授为团长的佛教史迹考察团一行14人，考察曹山祖庭。

1992年10月16日，日本佛教民间旅游观光团一行20余人，参礼曹山寺。

1992年11月，江西省佛协会会长一诚长老委派江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吴月兴、秘书李辉一行来宜黄考察曹山宝积寺遗址，提出应尽快修复曹山宝积寺的大殿。。一诚长老捐款3万元，用于修复大殿。

1993年4月，宜黄县委、县政府批准修复曹山宝积寺，并成立了宜黄县曹山宝积寺旅游区开发领导小组。在全县募集善款40多万元，用于整修进寺公路、架设高压供电线、搭建茅棚、工棚、安装自来水等。

1993年4月19日至21日，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陪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长老，来曹山宝积寺考察，提出关于修复寺庙“要由僧人主持”的建议。

1993年4月29日，宜黄县政府礼聘怀善法师任曹山宝积寺住持、修复委员会主任。

1993年5月，怀善法师前往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汇报曹山宝积寺中兴规划图纸及有关情况。

1994年3月28日，宜黄县供电所开工架设进寺高压供电线路，同年6月20日竣工。

1994年6月20日，怀善法师率7位僧尼入住曹山寺修建施工工棚，布置佛堂，重启曹山佛

事。

1994年6月27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率诸山长老、居士大德、各地善信二千多人，参加“修复曹洞宗祖庭曹山宝积寺奠基法会”。

1994年8月4日，宜黄县人民政府批准曹山宝积寺对外开放。

1994年底，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曹山宝积寺亲笔题书“曹山宝积寺”、“大雄宝殿”匾额墨宝。

1995年6月，曹山宝积寺三层建筑面积680平方米的客堂（伽蓝殿）正式竣工。

1996年，曹山宝积寺斋堂、观音堂落成，自来水工程竣工。23位宜黄籍旅台同胞乐捐定制香炉一罇，置于伽蓝殿前。

1996年4月，韩国《中央日报》社编辑局专门委员李殷允先生一行3人，考察曹山宝积寺。

1996年9月日本驹泽大学第十六次中国佛教史迹参拜访中团一行12人，参拜曹山宝积寺。

1998年3月，美国佛教居士（在台湾的学者）2人，考察曹山寺史迹。

1999年9月19日，缅甸信众梦见曹山，先后两次捐赠玉佛卧佛、观世音菩萨、如来佛、药师佛、阿弥陀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韦驮菩萨等共计13尊玉佛。

1999年9月日本佛教徒及居士5人参访曹山寺。

2000年4月4日至24日，曹山宝积寺举行“万佛忏”法会。4月24日在宜黄县城举行了宜黄县有史以来的首次放生仪式。

2001年3月24日至4月12日，曹山宝积寺举行“万佛忏”法会。3月19日在宜黄县城举行了放生仪式。

2003年12月，宜黄县政府征地征山380余亩，无偿划拨给曹山宝积寺。

2003年12月9日，宜黄县政府礼请全国佛教协会理事心亮法师亲任寺院住持。

2004年5月7日，香港旭日集团董事局主席杨钊先生来曹山宝积寺视察。5月8日，宜黄县委书记黄晓波、宜黄县政府县长谢祖鹏等领导、曹山宝积寺住持心亮法师与杨钊先生就曹山寺重建工作进行协商并取得广泛共识。

2004年9月3日，曹山宝积寺举行重建奠基仪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中国佛教协会咨询委员会主任佛源长老和江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纯一、纯闻、印空等大和尚和江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民族宗教局局长陈卫民、抚州市委副书记罗建华、抚州市政协主席李品行、抚州市委常委统战部副部长王晓媛、宜黄县委书记黄晓波、宜黄县政府县长谢祖鹏等领导出席仪式。

2004年12月30日，香港大屿山宝莲寺退居方丈圣一长老来到曹山宝积寺视察。

2005年8月28日至30日，香港宝莲寺退居方丈圣一长老再次莅临曹山宝积寺，视察曹山宝积寺建设情况，并多方筹资。

2006年9月22日，由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护法居士大德、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全资

兴建的三学堂启用，曹山宝积寺筹办佛学院首届戒律班开学，六十余位来自全国各地寺院的学员开始为期两年的佛学专业学习。

2007年秋，曹山宝积寺重修本寂祖师墓塔。

2007年10月18日，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王林森到曹山寺视察。

2007年11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省佛教协会会长、湖北四祖寺方丈净慧长老在曹山宝积寺举行“曹洞宗重回祖庭传法法会”，心亮法师、衍悌法师等七位比丘尼成为曹洞宗第四十九代衣钵传人。

2009年11月20日，曹山宝积寺大殿竣工暨佛像开光法会举行，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中国佛学院院长传印长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长老、香港宝莲寺退居方丈圣一长老主持。

2012年5月2日，江西省政府副省长朱宏到曹山寺视察，抚州市委常委、宜黄县委书记李智富等领导陪同。

2013年11月20日，曹山宝积寺住持心亮法师，将曹洞宗第五十代衣钵传与养立法师。

2013年12月20日，由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诚长老推荐，曹山宝积寺隆重举行新任住持养立法师晋山仪式。国家宗教局及江西省委省政府发来贺电并派人到会祝贺。河北省佛教协会会长明海大和尚、湖北省佛教协会会长明基大和尚、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纯一大和尚等境内外高僧大德，香港民政局副局长许晓晖女士及香港旭日集团代表也到会祝贺。

2013年冬，曹山宝积寺如理如法举行冬季禅七法会。这是自祖庭中兴以来首次举办冬季禅七法会。

2014年7月4日，江西省宗教局领导到曹山宝积寺视察指导工作。

2014年7月，曹山宝积寺举办首届女子禅修夏令营。

2014年8月16日，曹山宝积寺举行二期工程奠基仪式。此后曹山宝积寺开始向国家宗教事务局申请开办曹洞佛学院。

2014年9月，曹山宝积寺全体僧众在住持养立法师的带领下，开始自东向西的“祖庭拜谒之旅”。先后拜谒了少林寺、白马寺、龙门石窟、草堂寺、净业寺、香积寺、护国兴教寺、大慈恩寺、净居寺、南华寺、云门寺等祖庭道场。

2015年1月7日始的49天中，曹山宝积寺举办甲午冬月禅七活动。

2015年2月20日至26日，曹山宝积寺隆重启建一年一度的药师忏吉祥法会，祈福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2015年4月28日至29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四司赵忠海副司长一行，到曹山宝积寺考察调研佛学院的办学情况，认为可以筹办曹洞佛学院。

2015年5月29日至6月27日，曹山宝积寺承办江西省佛教会第十九次二部僧三坛大戒传戒法会，会期有来自全国的300多僧众在曹山宝积寺学习受戒圆满。

2015年结夏安居期间，二部僧三坛大戒传戒法会期间，以及女子禅修夏令营期间，江西省

佛协副会长纯一大和尚先后三次莅临曹山宝积寺为众人做开示。

在2015年8月17日至23日举办的“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禅茶博览会”上，由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设计的“清水供”，获得本届世博会中国禅茶博览会金奖。

2015年9月，曹山宝积寺全体僧众在住持养立法师的带领下，沿丝绸之路西行行脚。先后拜谒了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张掖大佛寺、嘉峪关、安西榆林窟、玉门关、鸣沙山等圣处。

2015年9月19日，江西省政协主席黄跃金来到曹山宝积寺调研。

2015年9月20日，抚州市委书记肖毅、抚州市市长张鸿星陪同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一行到曹山宝积寺视察、调研。

2016年2月23日，由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与泰国僧王办公室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杰出领袖”颁奖盛会在泰国曼谷举办，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获授“世界佛教卓越领袖奖”，此奖旨在表彰她30年来致力于佛教慈善事业的贡献。

2016年5月14日（农历四月初八），曹山宝积寺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

2016年7月18日，斯里兰卡凯莱尼亚大学副校长Prof.LakshmanSenevirathne和人文学院资深教授Rajitha到曹山宝积寺参访祖庭并视察了曹洞佛学院的办学情况，同时邀请宝积寺参加即将于该年9月举办的中斯合作交流国际研讨会。

2016年8月3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再次考察曹洞佛学院筹备情况，并对考察结果极为满意。

2016年8月21日，曹山宝积寺僧众一行踏上普陀山朝圣行脚之路。先后拜谒了浙江天童寺、阿育王寺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雪窦寺、太虚大师舍利塔、慧济寺、法雨寺等诸圣道场。

2016年9月22日至27日，应中斯合作交流国际研讨会的邀请，曹山宝积寺西堂养戒法师、堂主能律法师一行15位比丘尼组成的僧团抵达科伦坡，与凯莱尼亚大学围绕“学术共建”的主题就佛教教育、巴利语、佛教心理学等三个专业进行了办学方面的交流，在女众传戒方面进行了探讨。曹山宝积寺释宗显法师、释普净法师、释果兴法师的论文入选优秀论文并在研讨会上发言。

2016年10月5日，由曹山宝积寺制作的国内首部关注00后沙弥尼的寺院VR纪录片《参见小师父》震撼上线。

2016年10月，经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曹洞佛学院筹备成立，学制四年，宗教本科学历，面向全国招生。这也是第一座以宗派命名的全国性的女众佛学院。

2016年11月5日，曹山宝积寺举办“千人抄经祈福法会”。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抄经法会，当天除在曹山宝积寺现场进行抄经的四众之外，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在线抄经的人数超过30万人，有2760万人点击观看，盛况空前。

2016年11月8日，曹山宝积寺住持方丈养立法师陪同英国科学院与欧洲科学院院士、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及其夫人一行与抚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鸿星进行了友好会面。麦克法兰教授一行随后来到曹山宝积寺参观。

2016年11月17日，“心手相连·我梦最美”抚州双残协会募捐晚会在抚州汤显祖大剧院

隆重举行。由曹山宝积寺发起，江西省民政厅批准的公募型慈善基金会——江西曹洞慈善基金会捐赠爱心助学款100万元整，用于精准扶贫。

2016年11月，日本国立东北大学宗教学泰斗铃木岩弓教授参访曹山宝积寺，并做了一场关于临床宗教师的讲座。11月下旬，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一行回访日本国立东北大学。

2017年1月，由曹山宝积寺出品的最美寺院VR《参见小师父》获邀参加2016CHINA VR新影像奖，并荣获“最佳人文纪录片奖”。

2017年1月1日，抚州市委书记肖毅视察宜黄曹山的旅游公路建设情况，并至曹山宝积寺听取了住持养立法师关于曹洞佛学院的建设和办学情况，表示了充分支持和肯定。

2017年3月14日，日本国立东北大学教授谷山洋三及助手来到曹山宝积寺拜谒，并应邀于曹洞佛学院进行为期三天的《临床宗教师》课程讲座。

2017年3月22日下午两点，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受凤凰佛教、凤凰网风直播《师父来了》栏目邀请，分享佛陀的“智慧饮食”观念。全球共有近20万人次在线观看了养立法师的直播分享。

2017年4月6日，江西曹洞慈善基金会成立揭牌仪式在宜黄县曹山宝积寺举行。

2017年4月5日至15日，江西曹洞慈善基金会秉持佛法慈悲济世，普渡众生，秉承“弘法济世，慈心为民”的宗旨，联合北京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开展为期十天的慈善义诊活动，共有上万人次获益。

2017年4月19日下午两点，曹山宝积寺住持养立法师接受凤凰佛教、凤凰网风直播《师父来了》栏目邀请，为大众分享“禅与养生的奥秘”，全球有超过33万人次在线观看了此次直播。

2017年5月5日，江西省宗教局局长曹国庆、省委统战部处长廖敏、省民宗局林剑卫处长，抚州市统战部部长韦萍，黄晓红局长，宜黄县委书记姚飞翔，宜黄县长叶峰等领导一行莅临宝积寺。各位领导十分关心即将于2017年7月9日召开的“中国首届曹洞宗国际禅学研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并对具体的进展情况进行研讨和指导。

2017年5月14日，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江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居山真如禅寺方丈纯闻大和尚来曹山宝积寺做重要开示。

2017年7月9日至12日，首届中国曹洞宗禅学国际研讨会在曹山宝积寺隆重召开，研讨会的主题是《全球格局中的曹洞禅法：历史、现实与未来》（Caodongchan in the World:Past,Present and Future）。来自日本、韩国、英国、东南亚等多个国家的政要、宗教学者与佛教高僧大德共襄盛会。

## 主要参考文献

【日】高楠顺次郎主编：《大正藏》，河北佛教协2005印本。

&\$S\$\*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孙昌武等点校：《祖堂集》，中华书局，2007年。

（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7年。

（清）同治十年版《宜黄县志》。

（清）雍正十年版《江西通志》。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

丁福宝编纂：《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

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佛光山出版社，1988年。

袁宾：《禅宗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1-4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

印顺：《中国禅宗史》，台湾正闻出版社，1987年。

韩溥：《江西佛教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

韩溥：《佛教人士事略》，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

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江西省宗教志编纂委员会：《江西省宗教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

童辰：《中国佛教与江西的历史渊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毛忠贤：《中国曹洞宗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程宗锦：《丛林胜境——江西佛教名山名寺游》，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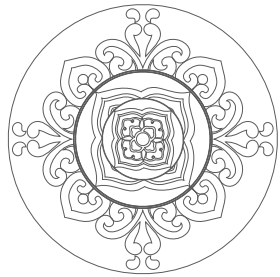
宜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宜黄佛教文化》，2008年。

伍常安、杨会林：《江西禅宗史话》，中国国际图书出版社，2009年。

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15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潘桂明：《佛教小百科 禅宗》，上海科技普及出版社，2011年。

徐文明：《青原法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 后记（暂略）

# 曹山志

(征求意见稿)



曹山寶積寺

# 曹山志

(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